



西班牙文学名著

# 侯爵府内外

埃·帕·巴桑 著

李德明 译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侯爵府内外  
PDG

责任编辑 / 李宇宏

装帧设计 / 蒋悦



TRADUCCION REALIZADA  
CON EL AUSPICIO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ISBN 7-207-01562-3



9 787207 015624 >

ISBN 7-207-01562-3/1 · 321

定价：18.00 元



190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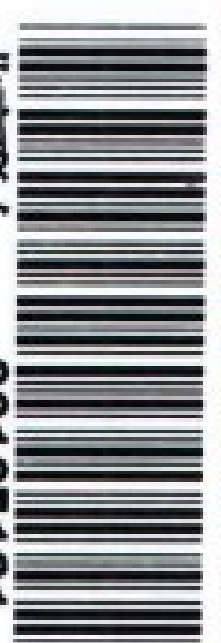
●西班牙文学名著

# 侯爵府内外

埃·帕·巴桑 著

李德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京联大 00105121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出版

(黑)版贸审字 08—96—0022  
黑龙江版权代理中心参与策划  
Colección Planeada por el Centro de Asuntos  
Relativos a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de Heilongjiang

EMILIA PARDO BAZAN  
LOS PAZOS DE ULLOA

Aguilar Madrid  
1962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蒋悦  
特邀编审:孙厚惠

西班牙文学名著  
侯爵府内外

Houjuefu Neiwai

埃·帕·巴桑 著  
李德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黑龙江省绥化印刷厂制版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9 10/16·插页 7

字数:190 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 450—7 950

ISBN 7—207—01562—3/1·321

定价:18.00 元

(缺页、污损或倒装请寄回本社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盛事和希望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

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 PROLOGO

---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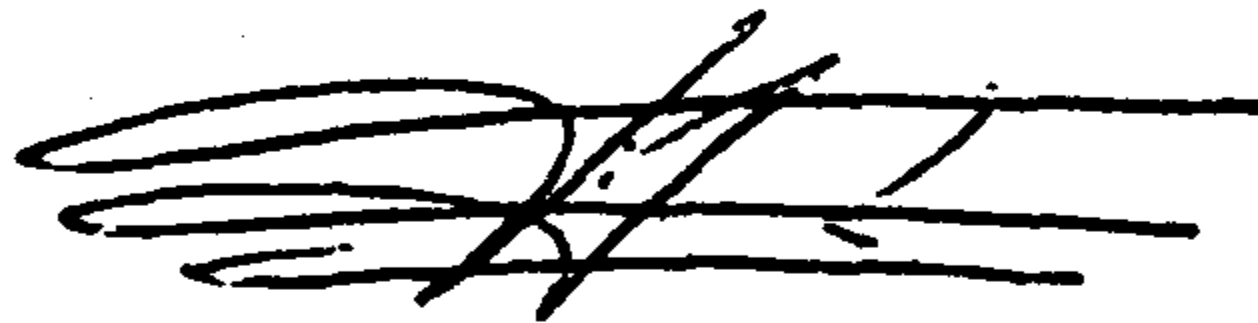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áñez Soler

Madrid

director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耀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珂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

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19世纪。19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19世纪为重点,包括其它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敬意,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敬意。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 译 序

---

在西班牙文学宝库中，女作家的作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我国，对于这部分文学作品的译介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

本书作者埃米利娅·帕尔多·巴桑，在西班牙文学史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于1851年出生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里，逝世于1921年，享年70岁，身后为世人留下了许多描写加利西亚地区风土人情的小说、散文和故事。她的主要作品有：《侯爵府内外》、《维利亚莫尔塔的天鹅》、《大自然母亲》、《卷烟女工》、《墙角石》、《老光棍回忆》、《黑色美人鱼》、《蜜月行》等长篇小说；另有短篇小说集《长虹》。她的小说多以情节生动曲折、文笔娴熟畅达、人物着墨细腻入微见长，其题材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堪称一部现实主义佳作。



《侯爵府内外》是埃·帕·巴桑的最著名的一部小说，评论界一致认为它写得最为成功，最受读者欢迎，也是评论家评论最多的一部作品。它曾先后印行过16次。

《侯爵府内外》是堂佩德罗侯爵的一部婚姻恋爱史。小说以神父胡里安多次出走和返回乌略亚侯爵府为主线，以堂佩德罗侯爵与努契娅和萨贝尔这两个不同阶层女人的婚姻关系的发生、发展为情节，通过努契娅的爱情悲剧，描绘了一幅19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社会的图景：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和它们之间的较量。君主专制势力在君主立宪势力面前的失败，堂佩德罗侯爵一家的败落，象征着整个贵族阶层的逐步消亡。

在埃·帕·巴桑的笔下，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个性十分鲜明：堂佩德罗粗鄙野蛮；努契娅温柔重情；萨贝尔貌美动人，是主人兽欲的牺牲品；神父胡里安心地善良，胆小怕事；管家普利米蒂沃阴险狠毒；私生子佩鲁乔顽皮可爱。此外，法官夫妇、大祭司兄妹、“利箭”、“陷阱”等人物也都各具特色，他们的形象跃然于纸上，宛如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素描。

小说还以无情的笔锋揭露和抨击了流行于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各种弊端和丑恶现象：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尔虞我诈的竞选活动，实属戏剧舞台的议会制……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西班牙文学史上杰出女作家埃·帕·巴桑的《侯爵府内外》是一幅社会风俗画、人物素描画、自然风光画，是了解西班牙历史和社会的优秀作品。

本书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西班牙文化部合作出版的首

批文学作品之一。我作为译者,衷心祝愿这一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为增进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出新的贡献。

李德明

1990年2月于北京



骑手想让他坐骑的骏马停下来，可是，不管他怎样用尽全身力气拉住马的唯一一根缰绳，连连低声命令它“老实点，安静些”，那匹长毛大马还是急速向山下冲去；虽然谈不上那是疯狂的飞驰，但也足以使人的五脏六腑移动位置的。圣地亚哥—奥伦塞公路的这处坡路委实陡峭，许多行人经过那里时都无不摇晃脑袋，抱怨说它比法律允许的坡度要大得多；而且把公路建成这种走向，只有工程师们可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也就是说，附近一定建有政坛重要人物的别墅，或者权贵的府第。骑手满面通红，但那不是辣椒红，而是草莓红，淋巴病人所特有的红润。他年纪尚轻，四肢瘦弱，没有留胡须，因而看上去没有一点神父样子，倒是很像个孩子。他身上虽然落满了骏马奔驰掀起的黄尘，但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年轻人穿一身黑色平绒衣服，裁剪随便，做工粗糙，这是神职人员着装世俗化的一种表现。他戴一付也是黑色的手套，虽然崭新如初，但已被粗糙的缰绳磨破了；那顶黑色的软帽一直压到眉际，那是怕坐骑狂奔时被风卷走，而如果真的发生这类事情的话，他将处在世界上最严重的窘境之中了；皱皱巴巴的衣领下面，竖着一指多



高的领巾，并且饰着一串念珠。骑手的驾驭本领并不高明：他把身子完全倾俯在马鞍上，两条腿紧紧地夹着，担心从马背上颠下来。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那样惧怕这匹马，仿佛那是一匹尚未驯服、野性十足的烈马。

一直奔跑至坡路的尽头，那匹马才把速度减下来，开始不紧不慢地迈动四蹄。这时，骑手才得以从圆形马鞍上直起身子；马鞍是那样宽大，以致骯骨和坐骨都好像脱臼松散了一样。他吸了一口气，摘下帽子，让傍晚的凉风吹一吹冒着汗珠的额头。太阳已经偏西，光线斜射在杂草和树丛上。一个修路工人把衬衣袖子卷得老高——因为他把外衣搭放在花岗岩的界碑上——，疲倦地挥动着锄头，铲除排水沟旁的小草。骑手拉一下缰绳，让马停下来；那匹马跑下山坡以后便没了兴致奔驰，于是立刻站住了。修路工人抬起头，金黄色的帽顶上顿时闪了一下光芒。

“劳驾，请您告诉我，这里离乌略亚侯爵府还很远吗？”

“乌略亚侯爵府？”那工人反问道。

“对。”

“乌略亚侯爵府在那边。”那人一边用手指着远处，一边低声答道。“如果这匹马跑得快的话，余下的路程不用多少时间就走完了。现在，您应该直奔那片松树林，看见没有？然后向左手拐，再向右，那儿有一条近路，走到十字架以后……走到十字架以后，您就不会迷路了，因为从那儿可以望到乌略亚侯爵府，侯爵府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物。”

“可是……大概还有多远呀？”神父关切地问道。

那工人摇了摇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头。

“不远，不远……”

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便又开始干起活来，有气无力地挥动着锄头，仿佛锄头重如千斤。

骑手不知道“不远”到底有几莱瓜<sup>①</sup>远，只好用脚跟踢了一下马肚，继续赶路。那片松树林不很远，茂密的林子中央有一条羊肠小路，骑手催马向前行走。树林深处阴暗无光，小路难走极了；但是，那匹加利西亚马可真有本事，低着头，用蹄子探路，沿着那条艰难的小路谨慎地向着走着。它特别小心，因为大车轧过的车辙曲曲弯弯，到处是石块，砍倒的树干横七竖八地躺着。它慢慢地往前走，终于走到了羊肠小路的尽头。在新生松树之间，在种植着荆豆的山岗上，伸展着一条比较宽阔的大道。那儿没有庄园，只有一片白菜地表明附近有人家居住。突然，马停住了，四只蹄子陷到了松软的地毯里，那是一堆面积炕席大小的农家肥。这是当地的习惯，每户农家房前都堆放着一堆杂肥。在这户人家门前，一位女人正给孩子喂奶。骑手停下来：

“太太，我到乌略亚侯爵府去，这么走对吧？”

“对，对……”

“路还远吗？”

那女人皱了皱眉头，本来沉静的眼睛这时闪烁着猎奇的光彩；她用当地方言含含糊糊地答道：

---

<sup>①</sup> 西班牙里程单位，每莱瓜约合 5.5 公里。



“如果是狗一口气跑下来的话……”

“这个人太不会讲话了！”骑手这样想。如果说他弄不清楚狗一口气到底能跑多远的路，但他一定会估计到，那路程也够马跑一阵子的了。总之，到了十字架那里就会看到乌略亚侯爵府了……要找到那条近路，向右拐……哪有那条近路的影子呀？路越走越宽了，它在散落着栎树和仍然挂着果实的板栗树的山地上伸延着。大道两旁，生长着大片大片的黑色欧石楠。骑手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烦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生长在一个静谧沉睡的镇子里，而今天是第一次置身于这野蛮、浩瀚、孤寂的大自然之中，不禁使他想起路人被劫，在荒凉野外惨遭杀害的传说。

“这鬼地方！”他有些害怕了，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时，他突然看到右侧有一条捷径伸了出来，高兴极了。那路狭窄，有陡坡，夹在两座大山中间，路的两侧堆砌着石堤。他放心大胆地让马自己顺着坡路往下走，他相信它是不会绊倒的；他望见不远处有个东西，不禁一惊。原来是一枚木制十字架，黑底上衬着白色线条，半倒在土堆上。神父知道，这样的十字架说明曾有人在那儿暴死。他一边画着十字，一边祈祷；马好像嗅到了狐狸气味，轻轻地抖动了一下，竖起两只大耳朵，惊恐地跑动起来，不多工夫就把骑手送到了一处十字路口。在一棵枝叶茂盛的栗树下，竖立着路标。

此处十字路口的路标是一块普通石头，凿制得十分粗糙，乍一看像似罗马时代的文物，而实际上它只有 100 年历史，出自于某位渴望成为雕塑家的石匠之手。但在此时此地，这块路

标在那棵大树的枝叶编织成的天然华盖之下，却显得漂亮，富有诗意。骑手立刻放下心来，摘下帽子，虔诚地祈祷说：“耶稣哟，我们发誓崇拜你，我们发誓祝福你，为了拯救世界，你受了苦。”他一边祈祷，一边用眼睛在远方搜寻，看看乌略亚侯爵府到底在什么地方。山谷尽头的那幢筑有钟楼的长方形庞大建筑物，该是乌略亚侯爵府了吧？他又往四处看了两眼。这时，马受了惊，竖起耳朵，疯狂地跑起来，神父险些被抛到地上。原来，从不远的地方突然传来两声枪响。

骑手吓得浑身冒着冷汗，用力抓住缰绳，根本不敢察看一下附近的草丛，看看拦路抢劫的强盗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他的恐惧感很快消失了，因为从路标后面的斜坡上走来三个人，前面还有三条猎犬开路。猎犬的出现足以说明它们的主人的猎枪只不过是用来捕获山中野味的。

走在前面的猎手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高个子，浓胡须，脖颈和面孔被太阳晒得黝黑。但是，由于他袒露着胸脯，帽子拿在手中，可以看到不经常暴露在外的额头和皮肤很白净的胸部。他额宽胸阔，表明他的身体十分健壮。一小撮髻曲的绒毛把两只小奶头左右分开；两条结实的大腿束着皮革绑腿，并且用卡子扣系到大腿根部；一只麻绳网子从鼓鼓的背囊垂下来，在右胯附近晃动；左肩背着一支新式双筒猎枪。第二位猎手像似中年人，身份比较低下，他的背囊是用粗草绳编织的。他剃着光头，那支老掉牙的火枪用绳子捆扎着。他的面孔瘦削，已经精心刮过，高鼻，大眼，浓眉；表情里隐藏着机敏、奸滑；皮肤泛着红色，甚于任何一个欧洲人。看到第三个猎手那

身打扮，骑手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位神职人员。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神职人员呢？神职人员本应该削发，但是他却留着一头又粗又硬的灰白头发；神职人员应该注意修剪边幅，可是他那像枪筒一样粗壮的胡须，已有月余没有刮过了；他既没有戴神职人员特有的领巾，也没有身着神职人员的衣装。他穿一身和狩猎同伴一样的猎装，脚上的一双牛皮着漆靴子多皱起皮。然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神父，他的神父特征太明显了，就是地狱的烈火也难以烧掉。你看他的表情、神色和姿态，你看他的眼色、走路的姿势，不都说明他是一位神父吗！

骑手向几位猎人走过去，又同样问道：

“劳驾，问一下，到乌略亚侯爵府，这么走对吗？”

高个子猎手转身对他的两个伙伴亲切而威严地说道：

“太巧了！这位先生来了……喂，普利米蒂沃……我一直想打发你明天去塞布列，找……而您呢，神父先生……这回有了帮手啦，把教区好好整顿一下吧！”

那位猎人看到骑手站在那里，一副犹豫不决的表情，又继续说道：

“看样子您是我舅父德·拉拉赫先生介绍来的了？”

“无名教士，愿为您效劳……”骑手一边高兴地回答，一边想跳下马来；他显得很吃力，乌略亚神父急忙伸手帮他。“您是侯爵先生？”骑手转过脸来，大声问道。

“我舅父好吗？您……从塞布列一直骑马到这儿？”侯爵先生试探着问道。那位远方来的神父兴奋而好奇地望着他。

侯爵穿戴倒很随便，皮肤被微微渗出的汗珠滋润着，肩上



斜挎着步枪,看上去委实是一个英俊青年男子。但是,他那潇洒的外表后面却流露出某种粗野气质,凶狠的目光同他对来客表现的热情和爽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神父恭恭敬敬,详细地解释说:

“是的,先生,我是从塞布列……我在塞布列下了马车,立刻骑马出发向这儿走来。上帝还保佑……德·拉拉赫先生心眼好,说话总是很逗趣……连顽石都会被逗笑……他那么大年纪了,还那么英武……我在想,如果他是您的父亲的话,那就太……几位小姐都很好,整天有说有笑的,身体很健康……少爷在塞哥维亚,经常捎回令人高兴的消息。对了,还有件事,可不能忘了……”

他把手伸到礼服的内侧衣兜里,慢慢掏出一个熨叠得十分平整的手帕和一本小书,最后掏出一个用皮筋束着的黑色羊皮夹子,从里面抽出一封信交给侯爵。那几条猎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走到十字路口路标那儿坐下来。乌略亚神父想卷支烟,他一边用指甲把雪茄弄碎,一边用唇边轻轻地叼着烟纸的一端;普利米蒂沃把猎枪支在地上,下巴放在枪筒上,用两只小眼睛盯着那位不速之客。太阳在初秋宁静的景色中慢慢地向西移动着。侯爵突然大笑起来。那笑声和他本人一样,强劲有力;那笑声与其说使人感到爽朗,毋宁说令人生畏。

“我舅舅,”他把信叠起来,大声说道,“总是那样滑稽风趣……他说给我派来一位圣徒讲经诵道,让我……好像每一个人都有罪恶似的,喂,神父先生,是不是这样?您有什么看法?”

是不是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恶？”

“这事很清楚，这事很清楚，”乌略亚神父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但是声音很高亢。“我们这儿的人一向是清白无瑕的。”

他说着动了动直竖着的浓眉，用眼睛盯着那个新来乍到的人，像一位战将对待刚刚入伍的新兵，内心深处充满对那位英俊青年模样的小神父的蔑视，因为后者只有紧锁着的金黄眉头和苦行僧面部表情才道出他是一个神职人员。

“您是胡里安·阿尔瓦莱斯吗？”侯爵问道。

“愿意永远为您效劳。”

“这地方不太好找吧？”

“可真费了不少周折。这儿的人所答非所问，不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有多远，所以……”

“现在您不会找不到了。上马吗？”

“先生，不骑了！”

“普利米蒂沃，”侯爵命令说，“把那匹马牵上。”

他说着便迈开大步走起来，时不时地和跟在后面的神父说句话。普利米蒂沃对主人敬畏，尾随在后；乌略亚神父走在最后，他正用火柴点燃那支刚刚卷好的烟。

猎手向乌略亚神父那边靠了靠。

“说说看，这个小神父怎么样？真的没有让人起敬的地方吗？”

“呸！……现在很时兴把圣职交给滋事之徒……还有，什么领巾呀，手套呀，纯粹是欧芹加莖莢……我若是那里的主教呀，早把他打发到天涯海角去了！”



当他们走进其后面就是乌略亚侯爵府高大建筑物的小树林时，天已经黑透了，没有一点月光。建筑物的线条和细部都被夜色吞没了，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点轮廓。那座庞大的建筑物没有一丝灯光，中间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侯爵走到旁边的小便门，一个胖女人立刻端着油灯走了出来。

他们穿过几道阴暗的走廊，最后走进一间地下室一样的房子，泥土地板，石拱，靠墙摆着一排大桶，看来那儿是酒窖。他们从那儿很快走到厨房里。宽敞的厨房被灶里的火光照得通红；那灶膛甚大，能烧掉半座柴山。实际上，灶里燃烧的只是几根又粗又壮的栎树杈，时而加进一些小块木柴，让火始终烧得旺旺的。

一串串腊肠和血肠，还有火腿，整齐地挂在长长的壁炉烟囱上，壁炉两侧都摆放着舒适的椅子和板凳，供人取暖时坐用。灶膛里的火苗吻舔着黑锅的铁肚子，锅烧得滚开。

在侯爵带领三个人走进厨房的时候，胡里安·阿尔瓦莱斯看见一位老太婆蜷曲身子守在灶边。老太婆头发雪白、蓬乱，有几绺遮在眼睛上，面孔被火光照得红红的。她看见有人



走起来，立刻站起身——她动作是那样迅速，像她那样大年纪的人不可能再快了——，一边嘟嘟哝哝地说着“我的上帝哟，今天晚上是怎么啦”，一边飞快地走掉了，谁也没有看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离开厨房的。侯爵站在年轻女仆面前，说道：

“我不是早就有话，闲人不能来这儿吗？”

女仆把油灯挂在壁炉的壁柱上，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她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帮我剥栗子来着。”

如果不是普利米蒂沃比他主人更加严厉和气愤地介入那件事，也来训斥女仆的话，侯爵一定会大发雷霆的。他说道：

“你在那儿胡说些什么……？还不快把饭端上来。别让我们费口舌了！快点，快去呀！”

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栎木桌子。桌子已被用得黑污，桌布十分粗糙，满是酒迹和油垢。普利米蒂沃把猎枪扔在一个墙角里，卸下背囊，掏出两只石鸡和一只死兔子；兔子的眼睛湿漉漉的，皮毛上挂满了血块。女仆把猎物移到一边，在桌上摆好白镏合金菜盘和老式的金银刀叉；中央放了一个大面包和一个葡萄酒坛，酒坛和那面包一样大小；然后，又跑开去照看灶上的煮锅，从碗橱里取来一个大汤盆。

侯爵又恶狠狠地斥责她说：

“狗呢？我说，狗呢？”

仿佛狗也懂得它们有权利首先应该得到关照似的，立刻从最黑暗的角落里跑了出来；几条狗忘记了疲倦，只是饥饿地打着呵欠，摇着尾巴，张着大嘴寻找食物。胡里安顿时觉得狗多了。原来是三条，而现在变成四条了。但是，当那群狗跑近



被灶火照得明亮亮的地域时，他才发现把一个三四岁的小孩也看成了狗。那孩子穿着栗色外衣，脚上是白色便鞋，从远处看上去很像猎犬身上的两种颜色。看来，这个小孩一定同那几条狗有着共同语言，情深谊长。普利米蒂沃和女仆从黑色铁锅里捞出大块大块的好东西，放到木槽里给狗吃。侯爵看完他们这样准备好狗食还不感到满意，又亲自操起铁勺，伸到锅底捞出三大块猪肉来，一一放到木槽里。三条狗你一声我一声地汪汪叫着，那是在询问，在表达愿望，不敢享用已经备好的大宴。普利米蒂沃一声令下，三条狗即刻把长嘴伸到各自的木槽里，下巴快速地张合着，咀嚼着，舌头山响。那孩子在狗腿中间爬动；几条狗饿得发狂，一边大口吞咽，一边用眼睛瞟着他，牙齿咬得发出格格响声，并且哼哼叫着进行威胁。突然，那孩子看到母狗“秋拉”的木槽里漂着一块肉，便伸手去抓，“秋拉”扭过头，一口咬了过去，幸好只咬到孩子的衣袖，他吓得哭叫着跑开了，躲到女仆的裙子里。那女仆正在给主人盛汤。胡里安正准备摘下手套，看到孩子那副可怜相很是同情，于是低下身子，把他抱在怀里。这时，他发现：孩子虽然肮脏，满面污垢，颤抖，抽泣，但仍不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天使。

“可怜的孩子！”他低声亲切地说道，“咬着你了吗？咬出血了吗？告诉我，你什么地方痛？好了，别哭了，咱们去打那条该死的狗。它太狠了，坏蛋！”

神父注意到，他的这些话在侯爵身上激起了特殊的反响。侯爵的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皱起眉头，猛地一下子把那孩子从胡里安怀里夺过去，放在自己膝盖上，摸着他的手，看看是

否被咬伤或碰破。当他看到只是外衣撕坏了一点以后，放声大笑起来。

“真是一个好演员呀！”他大声说道，“我的‘秋拉’根本没有碰着你。你，你为什么招惹它呀？再这样，说不定哪一天把你屁股咬下半个来，让你哭个够。别哭了，笑一笑！怎么才叫勇敢呀？”

说着他斟满一杯葡萄酒，送到孩子面前。那孩子把杯子抓在手里，咕咚一声全喝到了肚子里。侯爵拍手叫好。

“太棒了！勇敢者万岁！”

“不能这样，他还是个孩子呢……孩子会喝醉的。”乌略亚神父喃喃地说。

“喝那么多酒不会伤身子呀？”胡里安说道。就是他也不敢喝那么多酒呀。

“伤身子！对啦，让上帝好好伤一伤我们的身子吧。”侯爵骄傲地回答说，他的声调都变了。“再让他喝三杯，咱们看看……你说说看，我们试验一下，好吗？”

“让他沾沾边就行了，沾沾边就行了。”乌略亚神父说道。

“不能那样，先生，不能那样，先生……那样，孩子会死的……我听说孩子喝葡萄酒，就等于喝毒药……这孩子是饿了。”

“萨贝尔，给孩子盛点饭。”侯爵把身子转向女仆，命令似地说道。

女仆刚才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端过一大盆肉汤来；那孩子坐在炉灶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声不吭。

餐桌上,那几位食客吃得很开心。喝完又稠又浓的肉汤以后,又上了一盘炒菜,全是猪肉的;外出狩猎的日子,都是晚上吃炒菜,因为没法子把这种菜带到山上去。他们本来就够渴的了,刚刚吃过一盘腊肠炒鸡蛋,现在猪肉又咸,就更忍受不住了。侯爵用臂肘捅了普利米蒂沃一下。

“给我拿两瓶来……59年的。”

他说着转过身去,对胡里安十分客气地说道:

“您来喝一点我们这里产的最好的红葡萄酒……是莫伦德酒厂产的;听说里面加了什么东西,既保存了葡萄香又不那么甜,很像上等雪利酒……越喝越爱喝;它不像别的厂子出的,纯粹是糖水。”

“各有各的口味。”乌略亚神父一边说着一边用块面包去抹盘子里剩下的蛋黄。

“我对酒这类东西,”胡里安小心翼翼地声明说,“所知甚少……我除了白水,几乎什么都不喝。”

当他看到乌略亚神父浓眉下面那双眼睛闪着怜悯而傲慢的目光时,又纠正说:

“我是说……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也喝一点咖啡,也不拒绝尝一尝茴芹甜酒。”

“喝葡萄酒令人心旷神怡……谁不喝葡萄酒,谁就不配做男子汉。”乌略亚神父斩钉截铁地说道。

普利米蒂沃两只手各拿着一只瓶子走了回来;瓶子上满是灰尘和蜘蛛网。手边没有开塞钻,他们用刀子打开了瓶塞,把专门准备的小杯子一一斟满。普利米蒂沃一杯接一杯喝个



不停，同时打开了话匣子，同乌略亚神父和侯爵打趣逗笑。萨贝尔呢，随着晚宴的拖延，酒精冲向食客的头部，她更加殷勤地斟酒上菜，也时不时地倚在桌子上，听着那些打趣的话，格格发笑。胡里安听着猎手们的席间趣谈，觉得很不顺耳，总是低着头。不过，他垂下眼睛的真正原由，与其说是听了那些过激的玩笑，毋宁说是避免看见萨贝尔，因为从一开始，萨贝尔的样子就使他感到特别反感，尽管她——或者说，这是主要原因吧——长得很丰满。碧蓝的眼睛水晶一样，目光温顺，肤色动人，一头栗色髻发梳成两条大辫子，一直垂到腰部，把她衬托得更优美，同时也掩饰了她的缺点：高颧骨，低额头，鼻子扁平。胡里安为了不正视萨贝尔，便把眼睛移到那个孩子身上。孩子看到神父的目光和蔼可亲，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于是凑到他的身边，坐在他的膝盖上。孩子笑着仰起他那张厚颜无耻的脸蛋，一边拉着胡里安的坎肩，一边用恳求的声调低声说：

“给我吗？”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神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要什么？”神父问道。

“还能要什么呀？”侯爵乐滋滋地回答说。“葡萄酒，知道吗？红葡萄酒！”

“我的天呀！”神父喊着说。

还没等胡里安把几乎满满的酒杯递给那个孩子，侯爵便一下子把他举了起来。那孩子如果不那么肮脏，委实是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他长得很像萨贝尔，碧蓝的眼睛比她的还明亮活泼，一头髻发十分浓密，特别是他的五官，设计得十分端正。他

把两只黝黑、滚胖的小手伸向紫红的葡萄酒。侯爵把酒送到他的嘴边，故意挑逗他。当那孩子以为就要喝到口时，他又把杯子移开。最后，孩子一把抓住杯子，咕咚一下子喝了个精光，随后舔了舔嘴唇。

“他还没喝够呀！”乌略亚大声说道。

“怎么啦！”侯爵说道，“他可是喝酒老手了！佩鲁乔，再喝一杯吧？”

小天使的眼睛闪着光芒，他的两颊好像火炭一样，漂亮的小鼻子变得宽大了；这个嗜酒如狂的孩子简直就是小巴克科斯<sup>①</sup>。乌略亚神父邪恶地挤弄着左眼，又斟了一杯，那孩子用双手端过来，一饮而尽，一滴也没有落在地上；接着笑了笑，可是酒神还没有笑完，脑袋便垂在了侯爵的怀里，面无血色。

“你们看见了吧？”胡里安焦急地大声说道。“这么大点的孩子怎么能这样喝法呀，非生病不可。这东西不是孩子喝的。”

“呸！”普利米蒂沃插嘴说，“您以为这孩子挺不住了？不用说喝这么多呀，再喝这么多也不打紧！您不信，那就等着瞧吧！”

说着，他把孩子拉到怀里，把手指在清水里浸湿以后，在孩子的太阳穴上来回抚摩。佩鲁乔睁开眼睛，惊愕地看着周围，面色通红。

“怎么样？”普利米蒂沃问道，“还敢再喝一杯吗？”

佩鲁乔把眼睛转向酒瓶，然后下意识地摇着长满鬃发的

---

<sup>①</sup> 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脑袋说不敢了。普利米蒂沃并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他把手伸到衣兜里，掏出一枚铜币。

“你这样做……”乌略亚神父嘟哝着说道。

“你不能那样心狠，普利米蒂沃。”侯爵半似高兴半似严肃地低声说道。

“上帝哟，圣母哟！”胡里安祈祷说。“那是害他呀！喂，千万不能让孩子喝醉呀！这样做是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罪恶。真是不敢目睹呀！”

胡里安说完便怒冲冲地站起身来，他那天生的温顺怯懦性格不复存在了。普利米蒂沃也站了起来，可是他仍然抱着孩子，冷漠而讥讽地看着神父，看样子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他把那枚铜币塞到孩子手里，又拿起酒瓶开开盖子，把里面还有许多酒的瓶子塞到孩子嘴里，用力一搦，便把酒全部灌到了佩鲁乔的肚子里。等把瓶子拿开以后，孩子早已闭上了眼睛，双臂软绵绵的，他的面孔不单单是没有血色，而是像死人一样苍白；如果不是普利米蒂沃扶着的话，非重重地摔到桌子上不可。侯爵有些急了，立刻往孩子的额头上和太阳穴处浇凉水。萨贝尔走过来，也帮助浇水。一切都无济于事，佩鲁乔这回可真的不行了。

“不行了！”乌略亚神父哼了一声。

“他是喝醉了。”侯爵喃喃地说道。“快把他送到床上去，让他好好睡一觉。我保证明天会清醒过来的。这没有什么。”

萨贝尔走过去把孩子抱走了。他瘫软了，母亲每走一步，他的两条腿都摇动一下。晚饭结束时，气氛已经不像开始那样



欢快：普利米蒂沃很少讲话，胡里安缄默不语。临睡觉时，萨贝尔又走了回来，她执着一支三芯大蜡烛，照亮宽大的石阶，那儿通到楼上，通过钟楼。

给胡里安准备的房间很宽敞，里面是那样黑暗，烛光几乎不能赶走阴影，黑暗中只能看到雪白的床铺。侯爵站在房门口，向胡里安道别，祝他晚安，接着突然热情地补充说：

“您的行李明天就会运到……我打发人到塞布列去取了……好了，休息吧！我到乌略亚神父家里看看去……他有点……嗯，我看他不会在路上摔交，在大马路上睡一夜的！”

房间里就剩下胡里安一个人了。他从衬衣和坎肩中间掏出一张四周饰着箔片的彩色画，那是圣母像；之后，他把圣像立在桌子上，萨贝尔刚才把大蜡烛也放在了那里。胡里安跪下去，一边十个十个地数着念珠，一边做着祈祷。但是，他全身感到疼痛，想快些躺到舒适的大床上，于是把连祷、誓愿和天主教省去不做了。他慢慢地解开扣子，一边脱衣服，一边顺手放在椅子上，最后吹灭蜡烛。这时，一天发生的事情便在他的脑海里一一跳了出来：马险些让他嘴啃泥；黑色十字架把他吓了一大跳；特别是晚饭上的喧闹场面，孩子喝得酩酊大醉的情景，始终盘旋在他的脑际。回忆起这几个小时结识的人，他觉得萨贝尔充满调逗之情；普利米蒂沃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乌略亚神父嗜酒有余，猎技欠佳；那几条猎犬受宠若惊；至于侯爵……至于侯爵，他想起了德·拉拉赫先生说的几句话：

“您将发现我的外甥是一个平庸之辈……独自在村子里长大，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他一定很俗气，孤陋寡闻，野性十

足。”

可是，就在这些如此尖厉的话语在他脑海里回荡的时候，神父不禁后悔起来，他无法排解心中的不安。是谁使他产生了那种贸然的想法？他到这儿来是主持弥撒，帮助侯爵管理家务的；不该对侯爵的举止和性格品头论足……还是……睡觉吧……





胡里安醒来时，金色而温暖的秋日阳光早已映到了房间里。他一边穿衣服，一边颇为仔细地环视房间的四周。房间很宽绰，三扇窗户都有宽大的窗台，玻璃明亮，没有玻璃的地方，都用纸糊好。

房间里，家具既不豪华也不多，每个角落都残留着最近一位房客生活习惯的明显印记，而这位房客就是今日的乌略亚神父，侯爵的前任神父。一颗颗雪茄头丢在地板上，两双破靴子扔在角落里，桌子上放着一包猎用火药，窗台上摆放着好几件狩猎用品：鸟笼、猎犬脖链；一张鞣制欠佳的兔皮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除了这些文物之外，梁架上挂着一张张蜘蛛网，灰尘安详地躺着，从难以记忆的年代就成了这个房间的主人了。

胡里安察看着他的前任邈邈生活习惯的痕迹，虽然他并不想在内心里斥责那个人，骂他是猪猡，但问题是如此肮脏不洁，确实使他产生了住到一处环境整洁地方的幻想。也就是说，那地方应该给生活以洁净，给灵魂以纯贞。胡里安属于胆小怕事一类人，前怕狼后怕虎，既像修女那样做作，又如妙龄处女那样纯贞。他在去神学院之前，从来没有离开母亲一步，

却已从神学著作中知道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神学院的同学们都叫他圣胡里安,并且说只是他的手上少了一只鸽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信教的誓愿;也许是他年龄十分幼小的时候,德·拉拉赫一家的管家,被称为宗教狂的母亲就把他轻轻地推向了教堂,而他也愿意听从母亲的摆布。事实上,他从小就学着唱弥撒玩,长大以后便把身心全部倾注在了唱弥撒上了,直至学会为止。对他来说,节欲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由此他几乎变成了一个木头人;他一向恪守节欲的规矩,因为道德家们都认为,一失足便成千古恨。帮助胡里安取得成功,除了上帝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真心诚意地祈祷上帝帮助——以外,还有他那软弱的女性性格,没有热望,没有反抗精神,温顺,和蔼,像老黄牛一样驯服;但是,他有时也突然大发脾气。要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女人要比男人的力气小一些,然而在关键时刻,不少女人的力气会成倍增长起来。胡里安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母亲教给他用熏衣草熏衣服,在每双袜子中间都放一个苹果。正因为如此,他被称作神学院雏鸡学员;特别是当同学们发现他经常洗手洗脸时,雏鸡学员的称号更远近闻名了。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要严守教徒某些贞洁规范的话,他也会清洗身体的其他一些部位,使全身尽量干净些的。

他来到侯爵府的第一天就想好好清洗一下,把皮肤上带来的旅途尘土打扫干净;但是,乌略亚现任神父一定把洗漱用具看作是奢侈用品了,因为胡里安在整个房间里只看到一个铁皮脸盆,而窗台就是脸盆架。根本没有水坛,没有毛巾,没有

肥皂，没有水桶；他挽起袖子，站在脸盆前面，不知道怎么办，直到确认无法用水洗漱时，才想到至少去做一做空气浴，于是打开了玻璃窗。

目光所及之物令他心旷神怡。山谷两旁的山坡缓缓而上，侯爵府前沃土成片，庄稼繁茂。到处栽种着葡萄、板栗；玉米或挂着棒穗，或已经砍割；一层层栎木栅栏从坡底开始，一直爬到山岗。阳光下，灰色的坡地犹如白色铅块闪着光芒；塔脚下，侯爵府的果园酷似饰着黄色边带的绿色地毯，果园中央镶嵌着一轮明镜般的“月亮”，那是池塘的宁静水面。空气新鲜清爽。胡里安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立刻觉得这幢老式大房子给予他的恐惧感消失了，他在房主人身上看到的那些讨厌东西也隐去了。他想让每一个肺泡都吸足新鲜空气。突然，他似乎听到了轻柔的脚步声，回过身子一看，原来是萨贝尔。她一只手托着小盘和瓷杯，另一只手托着白镏盘，里面放有一杯清水，上面盖着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她把衣袖一直挽到肘端，头发蓬乱，显得干枯，一定刚刚从床上爬起来。借着曙光，胡里安发现萨贝尔面庞柔美，白里透红。他急忙穿上礼服，嘟哝着说道：

“我再说一遍，请敲两下门再进来……我今天是起床了，但是您应该想到，我也许还在床上……或者正在穿衣服。”

萨贝尔死死地看着地板，她并不感到羞怯，大声说道：

“先生，请原谅……我不知道……不知者无罪。”

“好了，好了……我本想先做弥撒，然后再喝巧克力的。”

“今天不能做弥撒了，小教堂的钥匙在乌略亚神父手里。”



上帝知道他要睡到几点钟呀，再说，也没有人去他那里取呀。”

胡里安本来要叹一口气的，但是他控制住了。整整两天没有做弥撒了！要知道，自从他当上神父以后，宗教热情倍增；第一次做弥撒时的激动心情犹存；授予他神父圣职的仪式仍然历历在目；举行祭祖仪式时，就连一个很小动作他也十分注意；举起圣餐时，他的手总是颤巍巍的，谨慎地把圣餐放到嘴里。他的虔诚难以用语言描述。总之，是不是有什么法子……

“先把巧克力放在那儿吧！”他对萨贝尔说道。

萨贝尔在执行这道命令时，胡里安抬起眼睛望着顶棚，然后垂头注视地板，并且时而咳嗽两声，他是想找到某种方式，某种比较周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乌略亚神父先生很久就不睡在这个房间了吧？”

“没有多久……也就是两个星期的样子，他搬到教堂里去了。”

“啊！……所以……这里就……这么肮脏呀，您不觉得这里很脏吗？最好还是打扫打扫……房梁上也该过一过笤帚才是。”

萨贝尔耸耸肩膀。

“乌略亚神父先生从来没有吩咐我打扫过。”

“好吧，我就是心直口快，人都是喜欢干净的。”

“对，先生，是这样……您放心好了，我一定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萨贝尔说这番话时是那样顺从，胡里安都觉得应该对她表示一点同情心了。

“孩子呢？”他问道，“昨天灌他那么多酒，没有伤着他身子吧？”

“没有，先生……睡得可安静了。现在正在院子里玩呢，您没有看见？就在那儿。”

胡里安从打开的窗子向外望去，用手遮在眼前，一眼就看见了佩鲁乔；那孩子光着头，没有戴帽子，在向池塘抛石子玩呢。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萨贝尔，”神父表情严肃地提醒说。“您不应该让人灌醉孩子。就是大人，喝酒也不好，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呀。普利米蒂沃那样灌孩子，您怎么也不劝阻呀？您应该劝阻他。”

萨贝尔用碧蓝的眼睛望着胡里安，眼神里没有半点智慧之光，也没有表示同意胡里安的意思。最后，她慢慢地说道：

“您想让我怎么办呀……我不能反对我的父亲大人呀。”

胡里安茫然地缄默了一会儿。那么说，是孩子的外祖父把他灌醉的了！一时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甚至都不能大声呼喊一下，斥责那种举动。他把杯子移到嘴边，以掩饰内心的惊异。而萨贝尔却以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已经结束，便转身慢慢地离去。这时，神父对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侯爵先生醒了吧？”

“醒了，先生……可能在果园里，要么在屋檐下。”

“请您带我去找他。”胡里安说着站起身来，同时拿起餐巾，都没有打开，匆匆地擦了擦嘴巴。

神父和他的向导跑遍了整个果园才找到侯爵。果园十分

广阔，以前一定精心耕耘过。那种对称的几何式样的园艺装饰形式是从法国传入的，而现在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记。用爱神木在地上设计的族徽现在变成了乱糟糟的树丛。在那里，就是多么锐敏的眼睛也难以看到野狼、松树、垛形塔、圆形图案和乌略亚一家光荣历史的其他徽志；不过，那儿依然保存着一些谁都不知道是用怎样的艺术头脑进行设计和栽种植物的痕迹。池塘里，石砌边堤已经多半塌陷，保护边堤的巨大花岗石块滚落在草丛中间，石块表面布满了绿色青苔，犹如在荒凉战场这里和那里散落的大型炸弹。池塘里烂泥如山，塘水混浊不清，这更增加了果园的荒芜和凄凉。那里，昨日的凉亭和石凳早已变成了杂草的世界，菜畦种上了玉米，四周随便生长着优良品种的刺玫瑰，它们是昔日历史的最顽强的见证人；玫瑰那高高的枝叶吻舔着梅花或梨树树冠。昨日的壮观景色已经残存无几了。乌略亚一家的最年轻的一位后代正在那里散步。他把双手插在衣兜里，悠闲地打着口哨，好像不知道如何消磨时光。胡里安的出现给他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子。少爷和神父并肩而行。那天，晴空万里，他们仔细地参观了整个果园，甚至走到了最北面的灌木丛和栎树林，那一大片荒野也是侯爵的领地。胡里安把眼睛睁得老大，恨不得一下子把农村知识都装到脑子里，弄清楚耕地的土质或树木生长情况。然而，过惯了神学院修士生活，又在大城市孔博斯特拉<sup>①</sup>长大的他，觉得大自然太深奥莫测了，甚至大自然的凶猛兽类、茂密树林、

---

<sup>①</sup> 在这部小说中，经常分别提到圣地亚哥和孔博斯特拉，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城市。它的全称应是：圣地亚哥·德·孔博斯特拉。



巨大树干、果园的肥土沃壤、凉爽纯洁的空气都使他感到惧怕了。他突然不安地高声说道：

“少爷，我说句实话吧……对于村庄里的东西，我一窍不通。”

“我们去看看房子吧，”乌略亚侯爵先生说道。“它是这里的最大建筑物，”他又骄傲地补充说道。

他们转过身，向巨大建筑物走去。他们从开向果园的大门进去以后，穿过石拱回廊，又经过几间大厅。大厅里，家具破旧，窗户上没有玻璃；因为潮湿，油漆已经褪色脱落；蛀虫对木质地板毫不怜悯。最后，他们来到一间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房间里。窗户上安装着铁栅，顶棚上黑乎乎的木梁看上去年代久远，栗木的高大柜橱没有上漆，没有玻璃，只是竖着几根宽大的铁条。在如此凄凉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上面摆放着兽皮墨水瓶，还有皮革文件夹和鹅毛笔；一个封缄纸盒空空的。

柜橱半掩着，可以看到一堆堆案卷和卷宗；地上，牛皮椅子上，桌子上，铁栅窗台上，更是放着一堆堆的文件、案卷，纸页泛黄陈旧，不是被蛀便是皱折破碎，浓重的潮湿味和霉味令人喘不过气来。

乌略亚侯爵停在门口，表情颇为庄重地说道：

“这是我们家族的档案。”

他把皮椅上的案卷拿开，激动地解释说（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房间里乱糟糟的，这都是他父亲的管家维南西奥修士和现在的乌略亚神父不经心造成的；而到了后者手里，就更

为杂乱了。胡里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神父大声说道，“这么随随便便对待如此重要的东西！很容易丢失的呀！”

“当然罗！只有上帝知道给我损坏了多少档案。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看都不想看……您都看见了，简直是灾难，太乱了。您看呀……看看您的脚下，皮靴下面是什么？”

胡里安惊恐地抬起脚。侯爵弯下身子，从地上拾起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裱糊着绿色羊皮，上面挂着一枚铅封。胡里安小心地接过去，打开一看，第一页羊皮纸上醒目地印着一个小型纹章图案，尽管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但颜色依然鲜明清晰。

“这是贵族证书！”少爷说道，他的表情十分严肃。

胡里安掏出叠得整齐的手帕，擦去证书上的霉迹，用手轻轻地抚摩着。母亲从小就教导他要尊重高贵血统的家族。他觉得那用红墨水写着字、印有微型纹章图案、金黄颜色的小书太可敬可爱了，他为自己把它踩在皮靴下面而感到内疚。少爷一副严肃表情，把胳膊支在桌子上，两手交叉着支撑下巴。这时，神父想起了德·拉拉赫先生的另外一些话：“我外甥家里的东西很可能杂乱无章……如果您能稍稍整理一下，那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实际上，他对案卷档案一类东西知之甚少，不过，只要有决心，有时间……

“少爷，”他低声说道，“我们为什么不遵从上帝的嘱托，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呀！您和我两个人一块干，不会不弄出个眉目来。我是这么想的，把新的和旧的分开，把破损的重新复制一下，至少把断裂的用透明纸条精心粘起来……”



少爷觉得胡里安的这个想法再好不过了。他们商议好第二天就动手干。不幸的是，次日，普利米蒂沃在附近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一群石鸡正在偷吃成熟的棒穗。侯爵先生拿起猎枪就走了，从而把神父一个人永远留在了那里，整天和一堆堆文件打交道。



神父赤手空拳地干了起来。每天上午，他一干就是四个小时，一刻也不休息。他先是用手掌抹去档案上的灰尘，或者抖落掉上面的脏物，并且弄得平整些。有些案卷已经破裂，他便用卷烟纸一一裱糊起来。他觉得那是在打扫、收拾、整理乌略亚的家，他要用双手让这个家重新放射出光彩来。那任务看起来很容易，然而对爱好整洁的神父来说，却是一件最让人烦恼的事了。潮湿的充满霉味的房子叫他喘不过气来；当他举起一大堆很久很久以前就堆放在地上的案卷时，那些被老鼠的细小、不知疲倦的牙齿啃咬得破碎的文件有时要掉落一大半；蛀虫像是会飞的活尘埃扇动着翅膀，时不时钻进他的衣服里；藏在最隐蔽地方的蟑螂也被惊扰了，它们或者因为气恼，或者因为恐惧，四处爬窜，令人生厌；他一边用鞋掌去碾，一边用手捂住耳朵，不想听见虫身被踏碾时发出的刺耳响声；蜘蛛用又长又细的腿支撑着水肿般的大肚子，常常机敏而迅速地逃到阴暗角落，神秘的本能促使它们做这种战略转移。

在许许多多令人作呕的小动物中，最令胡里安恶心的很可能是那种形如蚯蚓的潮虫。这种虫子颜色乌黑，身凉体冷，

躲在卷宗下边一动不动，总是蜷曲着；你如果用手去触动，便会感到它更像一块又软又黏的冰。

胡里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性和决心，最后，在那场同野蛮害虫的战斗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他把案卷摆放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柜橱里，弄得井井有条，那么多的东西没有用以前一半的地方就都被摆放停当了，这真是神奇的效果。三四本贵族证书——每一本都吊挂着铅封——已经用干净的绒布包好，单独存放在一个地方。除了一个书架以外，一切都收拾整洁。这时，胡里安扫视了一下架上的几本古书，黑色的书脊框以金边。那是乌略亚村里人，本世纪初乌略亚村里人的藏书。胡里安伸过手去，随便抽出一本，打开来，他看见扉页上写着：“……法国史诗《亨利亚德》的西班牙文译本，原作者是伏尔泰先生……”他把书放回原处，双唇抽搐，眼睛低垂。每次有什么刺痛或令他不安的事情，他都是这样。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忍让的人，但是现在看到了伏尔泰的书，他本来可以像对待蟑螂那样对待这位作家。然而，他只是对这里的藏书默默地表示愤慨，连在书脊上拍打一下都没有；从而，蛀虫呀，潮虫呀，蜘蛛呀，这些到处受到追击的害虫，都在笑容可掬的伏尔泰和他的死敌、感伤主义作家胡安·哈利博——他从1816年以来也一直躺卧在那里——保护下，找到了藏身之处。

清除那么多案卷上的尘埃并不像吃馅饼那么容易。然而，更为繁杂的工作却是对案卷的整理和分类。“我要留在这儿！”当胡里安把一些案卷分离开时，这些案卷好像这样对他说。那是一个乱线团，一个找不到头的乱线团，是一个没有导引线的



迷宫。在那深不可测的大洋里，没有灯塔引航：找不到财产登记簿，找不到清单，什么也找不到。他只找到两本散发着霉味的油污账本，他的前任乌略亚神父在那上面登记着债户和佃户的名字，不是用只有他一个人才看得懂的记号，就是用天书一样的字迹记录着债款的余额。比如，有的标着一个十字，有的冠以一个小钩，还有的只写个象征符号，还有的地方只写着几个字：“待付”、“将付”、“正在付”、“已付”。那么，小钩和十字是什么意思呢？实在是个难以探测的谜。有时，在同一页上，既登记着支出，又登记着收入；在这儿，某某是个没有支付能力的债户；稍稍往下一点，这个人又变成了有日工资收入的债权人。面对这种账簿，胡里安感到头痛，这太可怕了。他心想，维南西奥修士的记忆力太好了，在那么长的任期内，连一份账目细则和凭据也没有保留下来。

胡里安说干就干，他很认真，认为在如此杂乱的纸堆里不是不可能理出头绪来的；他打算起码把侯爵家三四笔重要收入的账目一一整理出来。他感到很惊奇，为了收缴那么一点债款，那么一点麦子，为什么需要一大堆乱糟糟的档案和案卷。他走进了迷宫，查阅大宗土地租约、小宗土地租约、年交租额、总租金、地租、财产、嫁妆清单、什一税、官司、为欠款呈送的状态子、为一点点地租打的大官司。他越往前走，那堆乱纸越使他头晕脑涨。如果这种整理工作只是把硬纸卷宗和软纸卷案——它们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而字迹破损——重新誊写清楚的话，那对他来说还算一件容易的事，而现在需要的是科学知识；一个没有智慧、缺乏实践经验的人，看到那些该死的卷宗

和卷案简直如同看到一些不可破译的密码。他失去了信心，于是对侯爵说道：

“少爷，我可是无能为力了……早就应该请位律师，请位行家来。”

“对，对，我好久以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应该花些功夫，因为那些档案全都乱糟糟的……您对这些东西有何感触？太可惜了吧？我猜您一定是这么想的。”

侯爵这样说着，他的语调激动深沉；不管事情多么无关紧要，只要和他本人有关，他总是用这种语调说话。侯爵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摆弄着脖铃，准备给“秋拉”挂上，带上它去打鹌鹑。

“您说得对，先生……”胡里安低声说道。“太乱了，太乱了……不过，熟悉这类东西的人是不会费什么功夫的……快请个人来吧，请谁都行；不然，这些档案就无法补救了。”

原来，胡里安对档案的印象就是对侯爵家庭的印象，即破烂不堪，一片废墟；虽然侯爵一家过去是殷实大户，而现在却迅速地破产了。这只是胡里安的初步想法；他如果对侯爵的家史了解更多一些的话，便会做出最后结论了。

堂佩德罗·莫斯克索·德·卡布莱依拉—帕尔多·德·拉拉赫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如果不是遭到这种不幸，他很可能上大学，攻读某种专业了。莫斯克索一家，从祖父——受法国影响的喜欢阅读“伏尔泰先生”的百科全书派成员、共济会会员——那时起，就有一些文化传统，尽管这种传

统已经多半丧失了,但仍足以使莫斯克索家族下决心挑选一个成员去上学念书。而在帕尔多·德·拉拉赫家族里呢,情况恰好相反,他们一致认为驴子比博士更有用。当时,帕尔多一家住在祖居里,离乌略亚一家不很远。堂佩德罗的母亲孀居以后,大儿子德·拉拉赫去圣地亚哥同一位显贵人家的小姐完婚,并在那儿定居了下来;二儿子堂卡布列尔则来到乌略亚侯爵府,说是陪伴和保护他的姐姐。而实际上,一些碎嘴子断定他是来尽情享用已故姐夫的租子的。堂卡布列尔很快掌握了全家大权。他发现了那位有名的修士维南西奥并提出让他做管家,其实这个人又糊涂又呆傻。他就是在这个人的帮助下,随心所欲地管理外甥的家产,当上了保护人的角色。堂卡布列尔使用的一个手腕,就是先同姐姐分享继承大权,最后把继承权完全抓到自己手里。可怜的老姐姐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做,因为她对生意方面的事一无所长,她只知道少花钱,一点点地积存,甚至谨慎而幼稚地换些最古老的金币珍藏起来。莫斯克索财产生息不多,而这些利息并没有从维南西奥修士那颤巍巍的手指间流到保护人那双结实的大手里,而是到达米加埃拉的手中,就是说,到达了“终点”,换成金币以后便直接送到神秘的小金库里。对此,当地渐渐地流传起各种猜测来。当母亲一个劲儿地珍藏金子时,堂卡布列尔在按照他本人的面貌教育着外甥,带他去逛集市,打猎,寻欢作乐,甚至光顾不很文明的游乐场所,像俗话说的那样,在那里教给他猎打白色石鸡。外甥很喜欢舅父的乐观性格,说他精力充沛,做事果断;舅父还很爱好体育锻炼,并且像德·拉拉赫家族的成员一样,常



常在饭间开一些粗俗的玩笑。这位在当地很受尊敬的封建领主式的人物，教给乌略亚家族继承人的东西，主要是蔑视人类和重视实力。一天，下午4点钟的样子，正当甥舅二人带着仆人和马役在离家四五个莱瓜远的地方游玩时，二十几个大汉，或蒙面或涂黑脸，趁房门四敞大开之际闯了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女仆捆绑起来，并且堵上嘴；把维南西奥修士按在地上，不准动弹；同时把米加埃拉抓了起来，威逼她告诉他们金子藏在什么地方。夫人一直守口如瓶，那些强盗狠狠地打她耳光，有的要用刀子捅，有的要烧热锅油炸她的双脚。她的胳膊和一侧乳房被扎了好几刀，老夫人无奈苦苦央求饶命，最后只好挪开一个大柜子，露出藏金机关。原来，那里用一块和其他地板一样的木板掩盖得十分巧妙，它可以上下自由移动。强盗们把圆圆的金币一抢而空，并且把随手碰到的银子也装进了腰包。一直到6点钟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他们才离开乌略亚侯爵府。有农夫或短工看见他们大模大样地走了出去，可是，有什么办法呀？二十几个强盗不是拿着猎枪，就是手枪或大刀。

维南西奥修士只不过这儿被踢了一脚，那儿被打了一拳，他仅仅受了惊，因而没有必要给他开据去另外一个世界的通行证，休养了一个星期也就没有什么事了。老夫人的身体虽然没有很快垮下来，但是，正如常人说的那样，从那以后便一蹶不振了，不几个月就得了中风，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藏金埋银了。在当地，人们对那次抢劫议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人说作案的人不是职业强盗，而是熟人，并且也很富有，其中有的人还担任公职。他们当中一些人从很久以前就

同乌略亚家族有了关系，所以了解其生活习惯，知道哪一天家里没有男人，还知道堂娜米加埃拉始终贪婪地积攒和收藏最珍贵的金币。然而，司法当局始终没有侦查到作案的凶手。堂佩德罗很快变成孤寂一人了，除了舅舅卡布列尔之外再没有其他亲人了。为了替换维南西奥修士的位子，卡布列尔找了位身强力壮的神父，是个打猎好手，遇到强盗绝不会吓得退缩的。普利米蒂沃很久以来就帮助他们远征狩猎，此人在那个地区是首屈一指的偷猎手，枪法百发百中，他还有一个在方圆十几莱瓜地段里最漂亮的女儿。米加埃拉夫人过世以后，他们父女俩便搬进了侯爵府，女儿做仆人，父亲呢……当上了第一猎手，这是几个世纪以前我们使用的头衔，现在已经没有合适的称谓了。堂卡布列尔对这父女二人限制很严，他嗅到普利米蒂沃对他的影响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姐姐死后三四年的样子，堂卡布列尔得了痛风病，生命垂危。这时，传出他和塞布列监狱的看守女儿偷偷结婚的事。这位绅士搬到了那个小镇去住，我们最好还是说，搬到小镇里苟延残喘去了。他写下遗嘱，把财产和金钱留给他的三个孩子，而对外甥堂佩德罗连一架能作纪念的钟表也没有留下。痛风病转移到心脏以后，他便恋恋不舍地把灵魂交给了上帝。这样，莫斯克索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便自食其力，完全成了自己的主人。

由于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被盗受骗，乌略亚一家尽管还有两三个像样的租源，但终因失血过多，已经死气沉沉了。由此，胡里安推断出：彻底破产了。世界上的事情太复杂了，原子构造学也适用于加利西亚的所有制制度，在当家理财



上只要稍有不慎或不当,全部财产就会付之东流。因为拖欠租子和缓付利息,这就使得侯爵家渐渐地和当铺打起交道来,当然数额不很大;然而,当铺如同癌肿一样,只要它侵蚀了肌体的一个部位,最后必然使全身受到感染。正是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的拖租欠息的缘故,少爷便整天琢磨着,母亲一定把金币藏在了别的什么地方了。他到处寻找,可是,一无所获。自从被抢以后,也许夫人再没有藏过金子,或者藏得那么秘密,就是魔鬼也难以找到。胡里安看到一张张典当证据,心中不禁一阵悲凄,因为这位善良神父感到遗憾,和贵族之家有着特殊关系的神父们应该对侯爵一家的破落负有一定责任。但是,最使他茫然的是在乱纸堆中看到堂佩德罗的父亲堂阿尔贝托和……和乌略亚侯爵打官司的文字材料。

现在应该交待一下这件事。1866年至1867年冬春之交,当胡里安在消灭蟑螂的时候,真正的合法的乌略亚侯爵,也就是在“旁系家谱”中注有大名的那个人,坐在四轮带篷马车上,悠然自得地在卡斯特利亚纳大道上散心呢。他很可能压根就不知道,他的一位住在加利西亚小地方的亲戚分文不花便享用了贵族称号,而他个人为了继承贵族称号早已严格地支付了免丁税和杂税。原来,对合法的乌略亚侯爵——全西班牙鼎鼎有名的大户,曾被封为公爵、三次侯爵、至少两次伯爵——在马德里却只被称为公爵,这就是说,是在乌略亚侯爵封号明文载入葡萄牙的卡布莱依拉宗族族谱,并且比其他望族历史都更久远,更受尊敬时,还被称为公爵,这是爵位中最高的称号。当乌略亚侯爵府的财产转归某个旁系亲戚时,从严格

的宗族关系上讲,应该是有侯爵封号的人;然而,村里人不懂得宗族关系,只知道谁住在乌略亚侯爵府里谁就是侯爵,所以对这个巢穴的主人继续称作侯爵。府第主人没有表示过反对,他们是习惯法上的侯爵。当某个农夫从低处走过来,摘掉帽子,一边向堂佩德罗鞠躬,一边低声说“侯爵先生,祝您万事如意”时,堂佩德罗觉得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说:“下午好。”

## 五

整理完那些档案以后，胡里安已经头昏脑涨了；他很想清醒清醒，仔细研究一下侯爵一家的状况，以便熟练地履行管家的职责。然而，他想错了，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想法。他对农村和司法方面的事情没有经验，每走一步都遇到很大困难。他力图掌握侯爵府内部情况，不辞辛苦地跑到马厩和畜栏察看，又去了解庄稼的长势，看看粮仓、粮囤、火炉、打谷场、酒坊、杂屋，他走遍所有附属设施，每一个角落；他不耻下问，这个是干什么用的，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另外一个又是干什么用的，值多少钱，售价多少；不过，他做的都是无用的功，他无处不看到滥用职权现象和混乱状况。他是一个不喜欢玩手腕的人，然而他又缺乏处世经验，永远不可能整治这个烂摊子。在那些“私访”中，少爷没有陪伴他，因为他的兴趣在于逛集市、打猎、视察塞布列或山区领地；所以，他的向导就只能是普利米蒂沃了。如果说这个人是向导的话，也只是一个悲观的向导。胡里安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他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耸耸肩了事。胡里安想根除某些地方存在着的人浮于事现象，猎手却说那些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最令他警觉的是，普利米蒂



沃掩饰着,但实际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仆人、佃户、小工乃至厩棚里的牲畜,好像都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还发现,人们对侯爵少爷奉承有余,而尊敬不足;对这位新来的神父既傲然无礼又冷漠无情,从而使他完全听命于普利米蒂沃。尽管这一点还没有达到公开程度,但普利米蒂沃用那双没有睫毛的小眼睛瞪他一眼,也足以使他“礼貌”一会儿了。

普利米蒂沃本来是一个仆人,但行使着管家的某些职责。面对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大权独揽的人,胡里安感到受到了凌辱。普利米蒂沃总是用眼睛在他身上搜寻着什么,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察颜观色,无疑是想在那位表情严肃、看到健美女工就把眼睛躲开的神父身上找到弱点,从而使胡里安在内心感到痛苦而沉重。普利米蒂沃的哲学大概是,世界上也许不存在没有恶习的男人,胡里安也不会例外。

时值隆冬,神父已经习惯了农村生活。新鲜、清爽的空气使他胃口大增,新来乍到时的那种早望弥撒晚做祈祷的热情,已减大半,但是对人类的怜悯感情却与日俱增。他十分关心他在周围看到的一切,特别是孩子和牲畜,他觉得对这类生灵能够下意识地表达出温情。他对被自己亲外祖父灌得酩酊大醉的佩鲁乔的同情心越来越强烈。当他看到这孩子总是在泥泞的院子里翻滚时,心如刀割。他真不忍心看到佩鲁乔在马厩的粪堆里和牲口打交道,咬着母牛的奶头吸吮温热的奶汁,躲在牲口草料上睡觉。冬天夜长,他利用几个小时教这个孩子识字,读圣经,学算术。炉灶旁的大桌子就是课堂,萨贝尔用树干把灶火烧得旺旺的。他把孩子放在膝盖上,在三芯大蜡烛的照

耀下，耐心地教佩鲁乔念音节表，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那些单调的音节：“ba, be, bi……”；那孩子不时地张开大口打呵欠，故意做出可笑的鬼脸，佯装哭相，学笼中小鸟啼叫。总之，他以能够想象出来的一切办法抵制科学文化；他一会儿踢踢打打，一会儿大声狂叫，一会儿又把脸藏起来。老师稍不注意，他便溜走，不是跑到马厩里就是躲到别的地方。

那个季节天气很冷，厨房成了聚会场所，不过，参加聚会的人几乎清一色是妇女。她们当中有的人光着脚，好像惧怕什么似的，轻轻地踏着地板走进来，头上的大围巾像尖塔一样；不少人走到暖烘烘的炉灶旁，高兴地低声惊叹着；另外一些人则从腰间取下纺锤和麻绳，把手烤暖之后干一会儿家活，或者从袋子里掏出栗子，放在炭火上烧烤。萨贝尔是这个小朝廷的皇后，她在炉灶旁，卷着袖子，眼睛潮湿，一边听着别人的谄媚，一边把铁勺伸进砂锅，往盘子里盛肉汤。每盛满一盘，就有一个女人离开人群，端着盘子躲到角落里或坐在板凳上，随后便从那里不时传来焦急的咀嚼声、吹热菜声、舔勺声。有的夜晚，这位年轻的女仆不停地斟酒，而其他女人则进来以后立刻吃饭，吃完马上离开给别人腾出地方来。毫无疑问，那里酷似一处便宜的饭馆，顾客盈门。每个人走开之前，都把萨贝尔叫到一边，说上一两句话。神父如果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那个顽皮的学生身上的话，一定会看到有块腊肉、面包或猪肘被迅速地藏到衣服下面，或者从壁炉上挂着的一串串香肠偷偷割下一节立刻放在衣袋里。最后一位顾客，即和萨贝尔说话时间最长、最亲密的，就是那位头发蓬乱得像杂草一样的老太

婆，胡里安来侯爵府的那天晚上曾经见到过她。她那巫婆一样的丑陋形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道雪白的眉毛和斑痣上猪鬃一样的白毛，从侧面看过去十分显眼。火光照耀下，她的头发显得更加花白，面部肤色更加黝黑，甲状腺是那样肿大，咽喉部位变得令人作呕。她和身材健美的萨贝尔谈话，一个艺术家很容易联想到圣安东尼奥的诱惑画。画家把一个丑陋的巫婆同一位拿着羊蹄的面容秀美、富有性感的姑娘放在了同一幅画面上。

胡里安不知道为什么讨厌起那群女人和萨贝尔来，后者总是借口在抽屉里找刀子、粉笔或别的什么东西，凑到他身边套近乎。当这位乡姑用被热气熏得潮湿的眼睛盯着他时，神父的厌烦心情是那样强烈，只有当普利米蒂沃用眼睛偷偷瞪他时才有这种感觉。胡里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样疑心重重，总觉得有人在暗算他。普利米蒂沃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有很少时候才突然狂笑一两声，他那古铜色的脸庞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由此，胡里安觉得那个猎人把对他的仇恨埋藏在心底里。而严格地说，那不应该称作恨；不是恨，而是静静地观察，等待机会，准备尽早捕获。胡里安无法弄清楚他是什么态度，为什么那样对待他。他干脆躲到自己房间里，同时也把那个孩子连推带拉地弄到楼上，教他读书写字。冬季就这样过去了，温暖的厨房也不再那么吸引人了。

在房间里，神父对那个小天使的肮脏程度比在厨房里看得更清楚了。他皮肤上的污垢足有半英寸厚，头发里可以找到各种地层的样品，有泥土、小石块和其他稀奇古怪的物质。胡



里安一把拉过孩子，把他拖到脸盆架跟前——那里已经摆放好了洗手罐、毛巾和肥皂——给他洗，给他搓。圣母哟，从那肮脏的脸蛋第一次冲洗下来的是怎样的水呀！那不是泥汤吗，多么混浊，多么浓稠呀。对于那头原始森林一样的头发，必须用齿子粗大的梳子用力梳理，还要用水冲洗，抹油，擦脂。神父这样给孩子洗理着，一个天生漂亮的小脸蛋渐渐地显露了出来；他的面部被风吹日晒染上古铜色，整整齐齐的鬈发排列得是那样艺术，仿佛那是丘比特<sup>①</sup>的脑袋，栗色的鼻子好像涂了一层金粉。上帝创造了一个多么漂亮的娃娃呀！

不管这孩子是反抗还是顺从，胡里安每天都要在上课之前给他梳洗一番。由于他尊重人类的肉体，因而不便给孩子洗身子，而这孩子又是多么需要洗洗身子呀。那个小家伙看到胡里安每天都给他梳洗，并且对他那样好，胆子便渐渐大了起来，房间里的东西他都敢摸一摸，动一动。他越来越不用功，这一点很使可怜的神父绝望。墨水对佩鲁乔还真的有了用处，他把整只手伸进墨水瓶里，然后往音节表上使劲一抹；他还用笔捅老师的下巴，扎老师的嘴，捉玻璃窗上的苍蝇；他不是把纸撕成一条一条的，就是做成高帽子；他把沙子捧到桌子上，堆山做丘，然后突然把手伸进去，制造地质大变迁；他还乱翻胡里安的柜子，在他床上蹦来蹦去；有一天，他竟然点火烧老师的靴子，弄得满靴子都是火柴棍。

胡里安对这个异教徒的恶作剧本来是一忍再忍，一心想

---

<sup>①</sup> 即爱神。

弄清楚孩子的身世。可是，他的计划被一件令他十分讨厌的事情打乱了，那就是萨贝尔经常出入他的房间。这位女仆总能找到什么借口跑到楼上来，忘记把巧克力杯子拿走了呀，忘记换毛巾了呀。她有时站在一边发呆，有时装作收拾那些并不杂乱的东西而拖好久才下去；或者大大方方地趴在窗户那儿，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炫耀胡里安对她的信任。其实，胡里安一天比一天不爱讲话，根本谈不上对她有什么信任。

一天上午，萨贝尔按照往日的时间走上楼来，手里拎着两罐供神父洗漱用的清水。当他在去接一个水罐时，突然看到这位女仆只穿着坎肩和衬裙，衬衣半敞着，披头散发，光着一只脚，雪白的大腿袒露在外边。萨贝尔总是穿着鞋子的，她每天的任务就是干厨房里的活计；又由于别的女仆和老妈子帮忙，萨贝尔的皮肤没有被晒黑，身体也没有失去线条美。胡里安不禁往后退了一步，手中的水罐晃了晃，水洒在了地板上。

“请您穿好衣服，”胡里安羞怯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您如果这样下去，以后就别给我送水了……这种模样哪能见人呀！”

“我在梳头的时候，好像听到您叫我……”她回答说，表情十分坦然，都没有用手掌遮掩一下胸部。

“就是我喊您，也不该穿这样的衣服上来呀。以后您梳完头，再上来送水。让克里斯托瓦尔送上来好了……不然，我就叫您畜生……叫您……”

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去，背朝着萨贝尔，不想再看她一眼；萨贝尔慢慢地离去了。



从那以后，胡里安便把萨贝尔看成一只肮脏的害兽，不再理睬她。不过，他觉得如果把萨贝尔衣冠不整、缺乏礼貌归罪于她有什么邪念的话，也未免有些不公平道，还是把她看作无知和粗鄙吧。然而，萨贝尔却下决心要胡里安知道知道她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在那次被严厉斥责以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正当胡里安安静地阅读《罪人指南》时，觉得萨贝尔走了进来。他没有抬头去看，只是听见她在房间里收拾什么。突然，他听到好像有人碰撞家具的声音，接着又听见呻吟声和深沉的叹息声，萨贝尔说她骤然感到“疼痛”。胡里安很是纳闷，不过，他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他急忙跑过去把毛巾弄湿，准备敷在她的太阳穴上；他要走过去救护表情痛苦的病人。他刚向她俯下身去，就立刻发现——尽管他经验很少，也没有任何邪念——女仆所说的疼痛只不过是她做出的一种下流动作，而她本人却毫无羞怯之色。胡里安的脸一下子涨得绯红。他顿时火冒三丈，要知道，他是很少那样发脾气的。他指着房门，对萨贝尔大声喊道：

“请您马上给我滚出去，不然我就动武了……您听着，从今以后别再登我的房门……我需要什么，叫克里斯托瓦尔给我送上来好了……快给我滚出去！”

女仆垂着脑袋，悻悻地走了出去，好像刚刚被骗上当似的。胡里安呢，全身颤抖不止，他对自己很不满意，好像性格温和的人在气愤面前一下子软了下来一样，他甚至感到上腹部剧烈疼痛。毫无疑问，他做得太过分了，他应该热忱地向那个女仆提出要求，而不该对她使用蔑视的语言。作为神父，他的

义务就是教诲人们，让他们改正错误，原谅他们的过失，而不应该像对待案卷中的蟑螂那样对待他们。说一千道一万，萨贝尔和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一样，也有一颗被耶稣用鲜血解脱的灵魂。可是，谁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呢？在那种可耻举动面前，谁应该冷静一下呢？有一种冲动，经院哲学家们称作最最重要的，即难以克服的、不可避免的冲动。神父这样想过以后得到了一些安慰。无论怎么说，和那个坏女人，那个并不比母牛干净多少的女人住在一起，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呢？胡里安想起了他的母亲，她老人家庄重，总是垂着眼睛，说话轻柔甜蜜，衣扣一直扣到脖领；为了显得更庄重些，还在脖领上结了一块平整的黑色绸子。女人哟，世界上的女人多么不一样哟！

自从那桩令人扫兴的事情发生以后，胡里安不得不自己打扫房间，自己打水，因为无论是克里斯托瓦尔还是女仆都根本不理睬他的命令。萨贝尔呢，他连她的影子都不想看见。但是，最使他感到惊奇和恐怖的是，从那次事件以后，普利米蒂沃总是用可怕的目光盯着他，那眼色酷似在向他宣战。胡里安不能再怀疑了，他已经成了侯爵府里一大障碍。为什么呢？他不时地思索这件事，而这种思索又常常被打断，他要阅读路易斯·德·格拉纳达修士和圣胡安·克里索斯托莫的有关神职人员的论述，后者有六本这方面内容的论著。但是，他的心情是那样矛盾；顷刻间又变得十分沮丧，他感到绝望，他觉得自己对乌略亚侯爵府将永远不会有何用处，于是又重新埋头阅读神秘主义著作去了。



在附近村镇的神父中间，除了纳亚神父堂埃乌赫尼奥以外，胡里安没有和任何人保持那样的友好关系。他倒是经常看到乌略亚神父，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位神父亲近，他爱喝酒，爱打猎。而胡里安在乌略亚神父眼里却是一个令人气恼的人，是一个女人一样的人。对乌略亚神父来说，一个男人最令人反感的毛病莫过于喝白开水、用香水洗脸和修剪指甲了。作为一个神职人员，乌略亚神父把这三种罪过同买卖圣职罪并列在一起。“女人气太重了，女人气太重了，”乌略亚神父低声嘟哝着。他确信一个神父除了不应该丧失男人的特征外，其美德就在于脾气火爆，野性十足，性格粗犷。如果是一个男人，在一莱瓜以外就应该让人嗅到他的豁达奔放性格。胡里安同周围教区的其他神父来往也比较少。在他被邀请出席某些教堂举行的仪式时，活动一结束他就离开，从来不接受吃请——尽管这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补充。但是，当纳亚神父高兴地邀请他去共度保护神节时，他则愉快地接受了下来，并且保证绝不食言。

按照两个人商定的结果，胡里安在保护神节前一天傍晚



出发去纳亚；他谢绝堂佩德罗提供的坐骑，决定徒步。不就是一个半莱瓜的路程吗？而且，傍晚的景色又这样优美！他拄着一根木棍，准备在天黑以前赶到目的地。他慢慢地走着，时而停下来观赏沿途风光，不一会儿就到了从其顶端可以望到纳亚村镇的小山岗。他到的正是时候，全村人正准备欢歌狂舞，风笛、大鼓和手鼓声齐鸣，草把火炬欢快地跳跃着。那是保护神节庆祝活动的前奏。舞蹈家们很快来到纳亚神父家门口，他们又是唱又是跳。胡里安是同这些舞蹈家们一块儿走下山岗，来到那里的。

纳亚神父在门廊下迎候。他卷起衣袖，高高举着一坛葡萄酒，女佣端着一盘酒杯。人们渐渐平静了下来。身穿蓝色灯心绒衣服的风笛手一副疲倦的表情，停止了吹奏，从而让最长的风管垂落在红缨上。这时，他用丝绸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珠。草把火炬和烛光把纳亚神父的家照得通明。神父面孔英俊，五官端正，留着两道漂亮的栗色鬓角。当仆人把酒送到那位农民艺术家手里时，后者恭恭敬敬地说道：

“为神父先生的健康，为教区所有神职人员的健康，干杯！”

他把酒送到肚子里以后，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又恭恭敬敬地低声说道：

“祝您健康长寿，神父先生。”

大家没有再说什么客套话，便你一杯我一杯地开怀畅饮起来。

纳亚神父的住所十分宽敞，只是由于筹备节日活动而显

得有些杂乱。他慷慨解囊，把房间里、酒坊里、柴屋里和果园里的东西都奉献了出来。堂埃乌赫尼奥年纪很轻，性格欢快，与其说他是灵魂之父，毋宁说他是个精明的、好动的青年。然而，在他那幼稚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非凡的才智和实际生活的渊博知识。他喜欢交际，宽宏大量，同事中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坏话，人们称他是善良娃子。

神父请胡里安喝了一杯香喷喷的巧克力以后，把他安排到家中的最好房间里，床铺也最漂亮、最舒适。天蒙蒙亮时，风笛就一阵紧似一阵地响了起来；神父叫醒胡里安，两个人一块儿检查祭坛布置情况，那里将举行隆重的弥撒仪式。

胡里安以特有的虔诚心情巡视着，因为纳亚的保护神就是他本人，即福星高照的圣胡里安<sup>①</sup>。圣胡里安的画像就供奉在大祭坛上，慈面善心，满脸甜蜜地微笑，穿着长外衣和短腿裤，右手托着一只白鸽，左手轻轻地扶在衬衣领边。圣像简陋，教堂破旧，除了一两只遍体皱纹的大蜡烛和几朵插在破盆烂碗中的山花以外，再没有任何装饰了。这一切都使胡里安产生了强烈的怜悯心；他的宗教热情奔流，感到收益匪浅，他的心变软了，精神轻松了。附近村镇的神父陆续赶了来。门廊里铺上了青草，风笛手在那儿卖劲儿地吹奏着。大殿里，茴香散落在地板上，供来人踩踏，这种植物散发出清新的田野芳香。宗教游行已经准备就绪；圣胡里安已从祭坛上被抬了下来；十字架和各种旗帜在殿里蠕动的人群头上晃动；小伙子们穿着节

---

<sup>①</sup> 天主教的圣神录中，把每一天都冠以圣神的名字。人们一般以出生那天的圣神名字当作自己的名字。

日盛装，头上围着纱巾，他们主动要求抬圣像。他们在神父家的门廊下转了两圈并在外边的一个角落里停留片刻之后，又把圣像抬了回来。人们簇拥着抬圣像的小伙子们，一直把保护神安放在大祭坛旁边的小桌子上。桌子布置得很华丽，上面铺着一块年代久远的洋红锦缎。欢快简朴的弥撒之后，又举行了其他仪式。十几位神父一齐高声做弥撒。香炉来回移动着，破旧的铁环丁当作响，浓郁的香烟飘溢四方。棉团一样的烟雾好像使神父们念诵弥撒导经的刺耳声音变得轻柔了。当乐队开始演奏时，风笛手大显身手，用力吹奏，像个小号手一样。风笛的最长风管又直竖了起来，奏出庄重的皇家进行曲，伴着神父高举圣餐的动作。圣餐之后，这边祈祷，那边跳起了穆涅依拉舞。整个弥撒结束以后，还要在前厅再跳一会儿舞，一群群男女青年在大殿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现在该尽情地欢跳了。那儿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在门廊下跳舞的人，沐浴着阳光；大殿里撒满了茴香叶和水烛叶，供人们踏踩；烛光四射，一束束阳光从门窗泻进来。神父们气喘吁吁，但一个个都笑盈盈的，互相交谈着。圣神看上去很时髦、漂亮，他站在木架上，有一条腿几乎要伸到空中翩翩起舞了，纯洁的小白鸽也要立刻展翅高飞；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人间欢乐图。宗教仪式的惯常的那种威严、肃穆气氛，已经荡然无存。胡里安觉得自己和那位圣神一样年轻、高兴；他在堂埃乌赫尼奥的陪同下走到外边，呼吸清新空气。这时，他发现萨贝尔也在舞蹈队伍中，穿着华丽的节日盛装，踏着风笛的旋律同其他年轻姑娘旋转着。胡里安看到此情此景，节日的兴致突然减了一半。



每逢保护神节的时候，纳亚神父的住所都变成一间繁忙的大厨房。堂埃乌赫尼奥的姨妈和两个表妹——这两个表妹都很年轻，性格不轻浮，堂埃乌赫尼奥不让她们每天都来他家——在那里忙这忙那；还有一个老管家，总是哭丧着脸，简直像个发呆的野鸭子转来转去，碍手碍脚。另一位老管家则和前者大不相同，堪称女强人，她是塞布列神父家的女佣，年轻时曾在孔博斯特拉的一位受俸牧师的家里帮忙，是个打黄油、制腊肉的能手。这位身强力壮的厨娘嘴唇上长着胡子，胸脯高高隆起，举止甚是潇洒。她从前一天开始就用大笤帚呼啦呼啦地打扫，只几个小时就把房子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破烂东西全都收拾到阁楼里。她还做了许多美味佳肴，腌制猪肘和鹰嘴豆，还像大总管似的察看储藏室；储藏室装得满满的，都是本区教徒馈赠的食品：羊、鸡、鳗鱼、鲱鱼，一坛坛葡萄酒，还有猪肉和蜂蜜，以及石鸡、兔子、腊肉和血肠。她了解了食品准备情况以后，立刻命令劳动大军行动起来。老太婆给鸡脱毛，年轻姑娘洗锅刷碗，村里的两三个小伙子——其中一个半傻子——则负责准备牛羊肉和擦拭猎具。如果某个用艺术之诗创作过有关家庭物质生活散文的安达卢西亚美术学院老师来到那里的话，他看到这种感人场面时该是多么兴奋呀！耀人眼目的炭火抚摸着铁锅的大肚子；女仆用圆滚滚的胳膊翻动着同样圆滚滚的烤肉；面颊红润的姑娘们像仙女戏逗被捆绑起来的好色之徒那样和那个傻子开着玩笑，将大把大把的米粒和一包包胡椒塞到他的脖子里。过了一会儿，风笛手和其他琴师来讨早餐，在当地被称作“马塔布利略”三鲜菜的肥肠、肝和肺

让人食欲大增；胃的容积扩大了，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飞杯痛饮，欢声笑语。那是一幅多么值得挥动画笔描绘的图画呀！

然而，和神父住宅客厅里准备的盛宴相比，这一切又相形见绌了！在那里，五六块木板摆放在大筐上，和平时使用的那张餐桌拼凑在一起，又铺上两条干净平整、镶金饰银的桌布，上面一字排放着几坛酿造多年的陈葡萄酒；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还摆放着好几个大肚铁锅，里面也装着同样的汁液，准备随时奉献给客人。餐具式样繁杂，有锡的，有釉陶的，还有塔拉维拉正宗瓷。现在有许多人搜集陶瓷，如果某位收藏家看到这么多贵重瓷器，一定会欣喜若狂的。在主席和陪席前面，神父们互相推让着，争着把贵宾席位让给别人。最后，罗依洛大祭司和胡里安入坐贵宾席，前者多年来一直受到附近村镇神职人员的尊敬，他不怎么出席这类仪式，是因为自己过于肥胖，担心做弥撒的人众多而被挤伤了；后者之所以坐到那里，是堂埃乌赫尼奥出于对乌略亚侯爵的崇敬。

胡里安坐了下来，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席间，他的茫然心情越来越严重。他新来乍到，又从来没有在庆祝什么节日以后留下来出席宴请。此时，他坐在显要位置上，自然成了人们目光的“众矢之的”。在桌子上入席的人可真不少，除了十五六个神父以外，还有七八个一般宾客，其中有塞布列的医生，公证员和法官，利米奥索少爷，博安神父的侄子和那个外号叫“利箭”、在当地很有点名气的首领。此人依仗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做靠山，掌握县里的大权；在他的面前，他的政敌、外号叫“陷阱”的头面人物几乎完全失去了影响。“陷阱”受到联合党的保



护,但神父们都把他视作眼中钉。总之,当地最重要的人物都汇聚在了那里,只差乌略亚侯爵一个人了,而他最后也会来的。传统的“面包汤”在大砂锅里煮得滚沸;其实这是用猪油、腊肠、鹰嘴豆和一块块煮鸡蛋精心做的大烩菜。宾客们默默不语,一个个饶有兴味地咀嚼着。不时有个神父打破沉默,说一两句夸奖厨娘手艺高超的话。主人偷偷地观察着,看见哪一位来客进食较少,便请他敞开肚皮多加餐,并且说只准备了面包汤和肉食,不要把肚子留到以后,等着吃别的了。胡里安信以为真,他觉得让主人不高兴有失礼节,于是又盛了一大盘汤和肉;可是,当以后一连上了26道纳亚保护神节传统菜肴时,他惊呆了。主人还说这在大祭司管区内称不上最丰盛的,因为罗依洛的宴会还要胜过一筹。

做这么多菜,厨娘并没有求助于法国烹调技艺常常使用的那种手法,即同样的菜肴冠以不同的名字,或者只是在菜肴的表面上点缀上一点辅料,以假乱真。尊敬的先生们,这位厨娘根本没有这样做。在那个尚未开化的地区,上帝哟,人们还不知道法国的酱和辣醋呢。厨娘使用的一切,包括砂锅,都是地地道道的传统货。26道菜!顷刻之间就拟定了下来:烤鸡、炒鸡丁、炖鸡块、菜豆鸡、葱头鸡丝、土豆鸡,等等;对于猪肉、鱼类和羊肉,也是这样配伍。26道不同的菜,举手之间就准备就绪了。

如果某个法国厨师神奇般地出现在那里,制订菜单,把菜肴限制在4道或6道之内,大菜和小菜搭配,并且以蔬菜为主的话,那位厨娘该是怎样嘲弄他呀!“就给我吃蔬菜呀!”塞布

列神父的女管家一定会这么说的，会笑得全身颤抖的。保护神节只吃蔬菜！还是拿去喂猪吧。

胡里安已经吃得满饱，不禁觉得晕眩；他除了用手表示再也不要接连不断地上菜，让客人轮流盛装以外，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了。大家都在热烈地交谈着，没有更多地注意到他。塞布列医生是人们推举来的代表，他显得黑瘦；公证员是个大胡子，面孔红润，不时地说着笑话和趣闻；博安神父的侄子是法律系学生，特别看重权势地位，他嘴里总是挂着女人话题，评论莫伦德家的几位小姐如何漂亮高雅，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塞布列面包房老板娘如何丰满。开始，神父们并没有加入交谈者的行列。胡里安垂下眼睛，大家瞟了他一眼，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不过，这种审慎不语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随着酒坛渐渐喝空，菜盘慢慢吃光，谁也不愿意沉默下去了，大家开始谈笑起来。

医生马克西莫·洪卡尔是位刚从孔博斯特拉大学毕业的学生，他首先对政治发表了几点看法，并且恶意攻击了当时使地方革命者感到担心的那个严重事件，即修女帕特罗西尼奥的卑劣行径及其在帕拉西奥的不良影响。有两三个神父听了以后，立刻怒容满面。“利箭”一副严肃表情，对洪卡尔掀着浓密的长胡子，傲然地对他讲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理：“有许多人高谈阔论，可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医生眼冒金星，马上驳斥说：“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本世纪的混乱局面即将出现，新天主教徒会去他们的先师犹大家里，把这事讲给他听的。”

还好，他发表这些可怕的预言时，大部分神父正在谈论神学问题，那是保护神节聚会时必谈的话题。他们本来可以回敬医生几句的，可是由于谈兴正浓，谁也没有听他说的话；乌略亚那位粗鄙的神父，好斗的博安神父，还有比石头还聋十倍，谈论政治时总是竖着右手食指，大喊大叫，仿佛为上天发泄愤怒的大祭司，都没有说一句话。那时，人们只喝着杯子里最后一点葡萄酒，吃着牛奶、桂皮、白糖拌米饭。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你据理力争，他竭力反驳；一会儿提出命题，一会儿运用三段论阐述。

“Nego majorem<sup>①</sup> ……”

“Probo minorem<sup>②</sup> ……”

“喂……博安！你可是在悄悄地扫我的兴呀！”

“伙计，可要注意呀……如果你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不得不做违背心愿的事了。”

“塞布列，你看，你可走错了路啦；注意呀，你正和佩拉久<sup>③</sup> 并肩前进呢！”

“我紧紧抓住圣阿库斯丁<sup>④</sup> 不放！”

“这个建议还是可以 Simoliciter<sup>⑤</sup> 接受的；不过，如果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理解……，那就通不过了。”

---

① 这是拉丁文，意为“我否定大前提”。逻辑学三段论法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否定大前提，就等于否定整个三段论。

② 这是拉丁文，意为“我赞成小前提”。

③ 佩拉久(? 360—? 422)，英国教士。他主张人类的意志自由和自我救济，否认原罪说。

④ 圣阿库斯丁(354—430)，依坡纳(阿尔及利亚古城)神父、主教。著有《上帝之城》、《天赐论》等。

⑤ 这是拉丁文，意为“完全”、“绝对”。



“我将要引证神学权威，让我引证多少，我都可以做到，可是你连五个也引证不出来吧？试一试。”

“从最初的教士会议以来，这一直是教会之根本所在。”

“这一点是值得讨论的，见鬼去吧！你别拿什么教士会来吓唬我！”

“莫非你想比圣多马<sup>①</sup>知道得还多吗？”

“难道你想反对这位神学家吗？”

“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先生们……天赐之意……”

“我们干脆堕落下去吧！那是异端邪说！是地地道道的佩拉久主义！”

“你懂得什么呀！……你懂得什么呀！你谴责的那些东西，真让我……”

“让大祭司说说看……我们随便说点什么好了，但我保证大祭司不会让我们出丑的。”

大祭司与其说因为年长，毋宁说神学知识渊博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时，他艰难地站起身来，双手放在耳后，面部一阵红涨；他准备调解——如果能够调解的话——一下争论。此刻，那场舌战已经稍稍缓和了些。然而，一件意外事件将人们的注意力拉了过去。原来是乌略亚少爷走了进来，两条猎狗跟在他的身后，脖铃欢快地丁当作响。他早就许下了诺言，最后要到这里来喝一杯。他站着喝了起来，因为山上还有一群石鸡等候着他呢。

---

<sup>①</sup> 耶稣的十二圣徒之一。

对乌略亚侯爵的欢迎是礼貌周到的，那些不能举杯和他共饮的人，则去“招待”“秋拉”和“图尔科”了，这两条狗每到一个人面前，都把脑袋依在那人的膝盖上，这儿舔舔盘子，那儿吃一块肉。利米奥索少爷站起身，他想陪伴乌略亚侯爵去打猎，为此他早已备好了猎具；他肩上不扛猎枪，腰间不挎背囊，是很少走出利米奥索府第的。

这位绅士走了以后，那场关于天赐之恩的辩论已经平静了下来。医生放低声音，给公证员朗诵了几首在当时以“惹是生非”标题流行的政治讽刺十四行诗。特别是当听到医生用加重语调朗诵那些嘲弄意味浓重的诗句时，公证员更是称赞不止。餐桌上一片狼藉，这儿黑乎乎的一片酱油，那儿血红的滴滴酒斑，地上满是啃过的骨头；宴会已经到了尾声。胡里安本想找个借口退出来；他感到很疲倦，同时对纯物质享受也十分厌恶；但是，他没有勇气打断饭后的闲谈，特别是在现在，他更没有勇气了，因为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吸着香烟，谈论着当地几位最出名的人物。在这些人物当中，当然要有乌略亚少爷了。一开始议论他打石鸡的本事，后来胡里安不知道为什么话题一下子转到了萨贝尔身上。早晨大家都看到她和人们一块儿跳舞，夸奖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身材苗条；同时对胡里安不停地挤眉弄眼，仿佛萨贝尔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胡里安习惯地垂下眼睛，装作叠餐巾的样子；但是，他觉得愤怒的火焰突然烧了起来，一时难以控制；他咳嗽了两声，环视一下四周，骂了几句难听的话。这时，全场顿时沉静了下来，鸦雀无声。堂埃乌赫尼奥看到热烈的场面被破坏了，便起身拉着胡里安去

果园散步了。有几位神父也站了起来，说是要去做最后的圣事仪式。另外一些客人则悄悄地和医生、公证员、法官和“利箭”跑出去，他们是去摸纸牌，要一直玩到夜幕降下。

纳亚神父和胡里安穿过厨房，那儿嘈杂哄乱，仆人呀，神父的表妹呀，厨娘呀，还有琴师什么的，好多人围在一起；酒坛早已空空如也，看来那顿午饭要吃到日落西山了。他们来到果园里，这里宁静得很，俨然一幅美丽春天景色，清爽的微风摇动着最后几朵梨花和樱桃花，吹拂着无花果树的坚硬枝条。两位神父在树荫下找一块松软的草地躺了下来，堂埃乌赫尼奥掏出一块手帕遮在头上，防止提前滋生出来的苍蝇搅扰。胡里安仍然生着闷气，怒火中烧。可是，他为自己缺乏耐性而内疚，下决心以后要忍耐些。尽管他……

“想睡一会儿吗？”纳亚神父看到胡里安闷闷不乐，沉默不语，便这样问道。

“不想睡，埃乌赫尼奥，我现在心里这样想，请求您原谅我在餐桌上发了脾气……我了解我自己，常常这样……火爆脾气……他们有些话，确实惹怒了我，我忍受不了。您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

“我当然要设身处地为您想了，我当然要设身处地为您想了……不过，他们也时不时地拿我的表妹开我的玩笑……应该忍受一下；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以此开开心而已。”

“有些话是纯粹开玩笑，可是，那些涉及到一个人作风的玩笑，我作为一个神父听起来，确实觉得很刺耳。如果一个人



出于对别人的尊敬而硬着头皮听下去的话，大家一定会以为他在这种事情上是个厚脸皮。如果有些人，我不是指神父，我根本不想触怒他们，就算是一般世俗人吧，以为那是真的话，我该怎么办呀……”

纳亚神父点头称是，就像一个人承认亲眼看到的事情一样。但是，他那露出长短不一牙齿的微笑，同时又是对这种严厉态度的嘲弄和小小的抗议。

“对于这种事情，要既来之，则安之……”神父像哲学家似的说道。“最重要的是要与人为善，谁能堵住别人的嘴呀？每一个人说什么，由他自己决定好了；开什么玩笑，也随他的便……要泰然处之……”

“不能这样，先生，不能这样，先生。这是潜移默化，”胡里安激动地反驳说。“我们每个人不仅仅应该在言语上与人为善，而且在行动上也应该这样。不过，对于一个神父来说，坏榜样和丑闻比罪恶更令我不安。埃乌赫尼奥，您知道得很清楚，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您是灵魂医生。”

“您如果在这里仅仅为一个玩笑，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感到不安，那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戳您的脊梁骨。这样就需要买一瓦拉<sup>①</sup> 的皮带蒙上自己的眼睛，才能在人面前生活下去……这样下去，对您没有任何好处，只能落得一肚子不高兴。”

胡里安思绪万千，紧锁眉头，他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枝，时

---

<sup>①</sup> 西班牙长度单位，约合 0.8359 米。

而在草地上戳着。他突然抬起脑袋。

“埃乌赫尼奥，您是不是我的朋友？”

“当然罗，永远是，永远是。”纳亚神父亲切而直爽地说。

“那么，您对我说一句心里话。您说说看，就如同我们是在忏悔室一样。这儿有人说……？”

“说什么？”

“说我……说我和那个姑娘有什么关系？能有这种事吗？您应该相信我，如果可以发誓的话，我将对您发誓，上帝知道，我是很讨厌那个女人的，自从我到侯爵府以后，都没有正面看过她一眼。”

“您这话就不对了，是可以正面看的，她的脸蛋像一朵玫瑰……好了！您放心好了！我觉得谁也没有猜测您和萨贝尔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侯爵并不是一个愚笨的人，他确实不愚不笨。那姑娘想和她的女伙伴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了，我是说，在今天的风笛舞中，让她痛痛快快地跳吧；可是，她绝不会那么不知羞耻，到了要和神父贴贴脸蛋的地步。喂，我们不能把侯爵想得那么坏。”

胡里安转过身来，与其说他坐在草地上，毋宁说跪在那里，把眼睛睁得老大。

“可是……少爷……少爷和这有什么关系呀？……”

纳亚神父一下子跳了起来，虽然并没有苍蝇叮咬他，接着爽朗地大笑起来。胡里安若有所悟，又问道：

“还有那个小家伙……佩鲁乔……”

堂埃乌赫尼奥又笑了起来，甚至不得不掏出方格手帕擦



拭笑出来的眼泪。

“请您不要介意……”纳亚神父半似笑着半似哭着说道。“我这么说，请您不要介意……说句老实话，我想笑的时候，说什么也憋不住；有一天，我甚至笑出了病……就像有人胳膊……有人胳膊我……非个人意志所能控制的……”

堂埃乌赫尼奥笑过以后，又补充说道：

“我是一直把您看作和我们的保护神圣胡里安一样福星高照的人……，不过，这可是件令人讨厌的事……住在侯爵府里而对那里的事情一问三不知！莫非说您是装糊涂吧？”

“说老实话，我确实什么也没有怀疑过，什么也没有怀疑过。您以为我来这么两天就什么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我住在那里，就意味着默许那种姘居关系了吗？可是……您说的真有其事吗？”

“哎呀呀……您是让我长篇大论地讲一讲吗？您的眼睛并不瞎呀？您还没有看见吗？那您就注意观察观察好了。”

“我知道什么呀？我根本不会把人都想得那么坏。那孩子……那孩子真不幸！那孩子真让我可怜！……他像摩尔人一样在那儿生活……难道天下有这样铁石心肠的父母吗？”

“呸！……那种孩子就是这样，不是婚生的孩子就是这样……有的人这么说，有的人那么说……每个人都编造一段故事……那姑娘是个乐天派；朝圣的时候，谁都给她点什么，这个请她吃面包圈，那个请她吃糖果；这个拉她去跳舞，那个推她去……说什么的都有……您看见今天望弥撒时那个吹风笛的小伙子没有？”

“是那个留着长鬓角、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吧？”

“正是他。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公鸡。大家都说他陪她在大道上……都是传闻！”

果园篱笆外面传来一阵欢笑声。

“是我表妹……”堂埃乌赫尼奥说道，“她们是去听风笛的，现在正在教堂里吹呢。您想去听一会儿吗？这样您也许会散散心……在我家里，有的人做祈祷，有的人消遣……饭后，我从来不做祈祷。”

“咱们去吧！”胡里安说道，又沉思起来。

“我们在教堂找个地方坐下来听。”

## 七

胡里安心情焦虑地往乌略亚侯爵府走去。他埋怨自己太简单了，连如此重要的事情都没有注意到。他像鸽子一样单纯；不过，在这个讨厌的世界上，确实应该像蛇一样机警……不能再在侯爵府呆下去了……他除了做弥撒以外，没有任何收入。怎么还能依靠母亲生活呢？怎么能把坦诚待他的少爷堂佩德罗一下子丢下而不管呢？还有，乌略亚侯爵府里不是需要一个任劳任怨的管家吗？这一切都是实情，可是他那天主教神父的职责呢？

这些想法使他忐忑不安。这时，他走近一片玉米地，地边的母菊和山花散发着沁人肺腑的芳香。夜色一片宁静，十分凉爽；胡里安第一次置身于农村的恬静景色之中，这是大自然这位善良母亲在我们烦乱的心境中投入的一颗定神丸。他看看天空，天空高深、漆黑。

“上帝哟！”胡里安喃喃地说着；他想到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街道窄小的村镇里，每走一步都要碰到人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胡里安继续往前走着，朝传来狗吠声的远方走去。侯爵府



那庞大建筑物已经离得不远了。便门可能开着。当胡里安走到离大门口只有几步远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两三声，他觉得身上的血液凝固了。听起来，那声音好像是受伤的害兽发出的不连贯的叫声，同时夹杂着一个小孩的嚎啕大哭声。

神父睁大眼睛向走廊和酒窖深处望去，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向厨房。他刚踏上木槛，就被昏暗油灯下发生的事情惊呆了。萨贝尔躺在地上，绝望地呼喊；堂佩德罗在一个角落里，疯狂地用枪托毒打她。佩鲁乔一边哭叫着，一边用两只手抓着眼睛。胡里安什么也顾不上了，立刻跑过去，大声呼叫着侯爵：

“堂佩德罗先生！……堂佩德罗先生！”

侯爵府的主人回过身来，木然不动；他握着枪筒，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脸气得青紫，嘴唇和双手剧烈地颤抖着；他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那样气恼，也没有走过去救助被他毒打的女人，只是用嘶哑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

“狗娘养的东西！……狗娘养的！……该死的……，不把晚饭快点给我们准备好，看我不掐死你的！快给我起来……要不我还用枪托揍你！”

萨贝尔浑身疼痛，不住地呻吟着；神父帮助她站起身来。她身上仍然穿着节日服装；几个小时以前，胡里安还看见她穿着这身衣服在教堂那里欢快地跳舞呢。然而，此刻，那件漂亮的毛料围裙已是泥迹斑斑了，酱红色的披巾从肩上滑落了下来，一只长长的银质包金耳环已被枪托打弯，扎在脖颈后部的肌肉里，鲜血流淌了出来。萨贝尔的面颊上有五六条血道子，

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位勇敢的舞蹈家是怎样被打倒在地上的。

“晚饭，我说过了！”堂佩德罗恶狠狠地说道。

那个年轻姑娘没有说话，呻吟着走到角落里，把哭泣的孩子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小天使满脸鼻涕和口水。堂佩德罗于是走过去，改变口气说道：

“这是怎么了？佩鲁乔怎么了？”

他用手摸摸孩子的额头，觉得湿乎乎的。他把手抽回来一看，原来是血。他移开手臂，握紧拳头，顺口骂了一句亵渎神明的话；如果胡里安在那个下午没有得知一些情况，不知道他面前看到的正是父亲打伤儿子的话，一定会吓得毛骨悚然的。父亲又走了回来，他一边骂着自己，一边扒开孩子的髻发，把手帕弄湿以后，小心地盖住头部伤口。

“你给我好好照看着……”他转过身去，对萨贝尔大声喊道。“快把晚饭给我准备好……你到保护神节去跳跳蹦蹦，狗娘养的，没有事到处乱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

萨贝尔把眼睛垂在地上，站立在一边。她已经不呻吟了，只是用右手轻轻地抚摩着左肩，她那儿一定受了伤，非常疼痛。她看也不看少爷，用悲凄的然而果断的声音轻轻说道：

“您还是找别人给您做晚饭吧……这儿有人……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她这样重复着，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她说的事自然而且在理，并势在必行似的。

“你说什么，贱货！”

“我走，我走……我回我的可怜的家里去……是谁把我弄到这里的呀？我心爱的妈妈呀！”

姑娘伤心地哭了起来；侯爵又拿起他的猎枪，愤怒得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看样子还要大闹一番的。这当口，有一个人走到前台来。原来是普利米蒂沃，他是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的，或者说，他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已经躲藏了许久。他的出现立刻使萨贝尔改变了态度，她全身颤抖，缄默不语，擦去眼泪。

“没有听见少爷给你讲的话？”父亲心平气和地问女儿。

“听见了，听见了……”姑娘一边抽泣着，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就快去做饭吧。我去看看别的姑娘回来没有，让她们帮你一把。萨维娅在外边，她可以帮你把火点着。”

萨贝尔没有再说什么。她挽起袖子，从挂板上取下一只炒锅。满头蓬乱白发的老太婆萨维娅，好像有个女友叫她来用巫术为她招魂一样，侧着身子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大捆干柴。侯爵还在用手握着猎枪。普利米蒂沃毕恭毕敬地把枪接过去，放在惯常的地方。胡里安不再安慰孩子，他觉得该是开展外交攻势的时候了。

“侯爵先生……咱们到外边散散步去，好吗？今天夜色太好了……到果园里去转一圈儿……”

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这样想着：

“到了果园里，我要对你说，我也要走……在这个家里，这



样生活下去,我可受不了。”

两个人来到果园里。池塘里的青蛙呱呱叫个不停;树叶一动不动,夜还是宁静的。神父鼓起勇气;黑暗鼓励人把难以启齿的话统统讲出来。

“侯爵先生,我很遗憾,我不得不对您讲……”

侯爵突然转过身来。

“我早就知道了!……好了!……我们没有必要多废口舌!正是在我不能自控的时候,被您出其不意地碰上了……常言说,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打女人……堂胡里安,我可要说句心里话,那得看是什么女人了……有的女人呀……他妈的!……有些事情,你就是有约伯<sup>①</sup>那样的忍耐精神,也是难以忍受的。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把孩子打伤了。”

“我所要说的,并不是指这个……”胡里安低声说道。“可是,您如果愿意让我同您直言不讳地讲话的话,而我认为我是应该这样做的,我要对您说,您不应该以那种方式对待任何人……只因为晚饭晚准备了一会儿,很不值得……”

“这么晚晚饭还没有准备好!”少爷突然说道,“这么晚还没有准备好!在山上呆了一整天,挨冷受冻,到家里以后连一口热东西都吃不上,心肠多么好的人也要气坏的!不过,那个坏女人如果没有别的坏心眼,也就罢了!您没有看见她吗?您没有看见她一整天都在纳亚,像个疯子似的跳呀蹦呀,一点脸皮都不要了吗?您没有看见她回来的时候,还有人陪伴她吗?”

---

<sup>①</sup>《圣经·旧约》称,约伯十分富有,并且具有忍耐精神。神为了考验他,夺去了他的全部财产和女儿,他都能忍受。转义指极能忍耐的人。

唉……您以为像她那样的姑娘能孤零零一个人回来吗？哈，哈，哈！我不是瞎子，让我亲眼看见了！我告诉您吧，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没有打断她的腿，让她几个月里跳不了舞。”

神父不说话了。面对侯爵突然表露出来的嫉妒心，不知道怎样作答。最后，他决定把卡在嗓子里的话讲出来。

“侯爵先生，”神父轻声说道，“请您原谅我贸然……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不应该把自己降到女佣的地位上，不管她是多做了一件事还是少做了一件事……人心邪恶呀，他们会认为您同那个姑娘……我是说，他们会认为！人们都是这么想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我直说了吧……我不能在这个家里呆下去了，人们都说，这个家里的一位基督徒过着姘居生活……我绝不能以自己的出现默认这样的丑恶行为，让人们以为我是这种丑恶行为的同谋。侯爵先生，这是我的心里话，您应该知道，我多少年来还没有这样痛心过。”

侯爵停下脚步，他把双手插在衣兜里。

“哎呀呀，哎呀呀……”他喃喃地说道，“应该注意的是，年轻和身强力壮意味着什么……请您不要对我说教，不要要求我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天哪！男人终归是男人。”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胡里安说道，“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看得很清楚，我永远记住您的恩德，记住吃过您的饭，因而，我必须讲真话。侯爵先生，实话实说了吧，您过着这种沉沦的生活，不觉得羞愧吗？那件事，与您的身份，与您的家世，太不相称了！那姑娘只不过是厨房女仆呀！”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着，已经快到果园的尽头，过去一点便是树林了。

“那个贱货不听话，这比什么都糟！”侯爵沉默了一会儿，大声说道。“您听我说……”他走到一棵栗树旁，补充说道，“对于那个女人，对于普利米蒂沃，对于该死的巫婆萨维娅，还有她的女儿，她的孙女，对于这群把我的家搞得乱糟糟的家伙们，对于掩护他们的人，必须这样处治。”他抓住一根栗树枝，用手截成一段一段的。“必须这样处治！他们盗窃我的东西，他们简直要把我活活吃掉……；每当我想到那个女无赖就一肚子气，一想到她会偷偷地同来我家找活干的赤脚小伙子幽会，我就恨不得像打毒蛇那样敲碎她的脑袋！”

胡里安惊愕地听着那个过着罪恶生活的人的可鄙话语，他很欣赏魔鬼把自己的理由编织得天衣无缝。

“可是，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您本人如果了解，知道那些事情的话……”

“这么说，我就不知道了吗？我难道就那么愚蠢，就意识不到那个不要脸的娘们儿在渐渐疏远我，而我每天都要像逮兔子那样到处寻找她吗？她只有呆在粗人之间才有说有笑，只有和那个巫婆在一起时才有笑脸；那个婆子就爱传播流言蜚语，在她和小伙子中间传递幽会的口信！可是，那个贱货却远远地离开我，说不定哪一天还要用毒药害死我呢。”

“侯爵先生，我对这事感到很惊奇！”神父据理力争，“不是很容易解决嘛，您有什么难办的？把那个女人赶到大街上去，不就完了吗！”

两个谈话者已经习惯了黑暗，由此胡里安不仅看到了侯爵在频频摇头，而且还看到他的嘴角在抽搐着。

“谈何容易呀……”侯爵低声说道，“说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一回事……做起来会遇到重重困难。如果我把那些人赶走，我就找不到人来帮助我料理家务。她的父亲……，我说出来您大概都不会相信，她父亲把所有年轻姑娘都控制在自己的手心里，如果哪个姑娘想到这里来替换他女儿，在她来之前，那个老家伙就会给她一枪的。这里谁都知道，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有一天，我抓着萨贝尔的胳膊，把她拉到家门口；当天晚上，所有女仆就都辞职走掉了。普利米蒂沃还装病，整整一个星期我只好到我的神父家里去吃饭，自己收拾床铺……于是，我不得不求萨贝尔帮忙……您应该懂得，他们比我们厉害呀！在他们父女身边的那些人，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仆人，对他们百依百顺。您以为我在这个荒漠里会节省一些钱吗？别提了！所有的人都吃我的：他们喝我的葡萄酒，用我的粮食喂鸡，我的山林源源不断地供给他们柴炭，我的粮仓就是他们的面包房，地租不是拖欠就是收不上来；我有七八头奶牛，可是我喝到的奶少得都能用手心装下；我家的畜栏有一大群黄牛和牛犊，可是从来没有套上过去耕种我的土地；他们用我的钱买这个买那个，然后分下去，可是从来不向我报账。”

“那么，您为什么不换一个管家呀？”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这根本不可能。事情进退两难呀：用普利米蒂沃是这样，不用他也是这样，他会在你肚子打一枪……实话实说了吧，普利米蒂沃并不是管家……如果让

他当管家,事情会更糟,他将把什么都置于他的手下,包括我在内;不过,我从来没有叫他当管家……在我家里,当管家的一直是神父……那个普利米蒂沃连一个大字也不识,可是他比谁都精明,我舅父卡布列尔活着的时候,就用过他……您知道吗?如果他有一天把两只胳膊一抱,呆在一边,那就谁也不敢做事了……不用说打猎这种事少不了他,我如果离开普利米蒂沃,就等于失去了手,失去了脚……可是,在别的事情上,情况也是一样……您的前任,即乌略亚神父,他离开了普利米蒂沃,一件事也干不成;您到这儿来是给我当管家的,那么您说句心里话,您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干得来吗?”

“说老实话,我真干不来!”胡里安谦恭地说,“不过,时间长了……有了经验……”

“哪里,哪里!在这儿,没有一个人会听您的话,会理睬您的,因为您的心地太善良了,这一点正是您的不幸。要想管住那些人,必须了解他们的手法,必须比他们狡猾一百倍。”

侯爵这番话尽管对神父的自尊心是一大污辱,但是后者不得不承认那话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他鼓起了勇气,毛遂自荐,他要使尽全部智慧,在这场非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他想了想,话题一转,说道:

“可是,侯爵先生……您为什么不到外边走一走呀?这样,不是可以超脱一下吗?像您这样一位少爷,成年累月呆在这里,从不走出这野蛮山区一步,实在令我敬佩!……您不感到厌倦吗?”

侯爵低下头,尽管地上没有任何值得看的东西。他对神父



的这个想法并不感到突然。

“到外边走一走！”他大声说道，“有什么好地方可以去呀？我呆在这儿，不管是好是坏，起码是一家之主……我舅父卡布列尔不知对我说了多少次：在城里，出身高贵的人和一个臭鞋匠没有任何区别……一个用锥子干活而成为百万富翁的鞋匠，比我们这些世袭的贵族还高高在上……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于林中之木，我说一不二，说砍多少就砍多少。”

“可是，少爷，在这儿，到底还是普利米蒂沃掌管一切呀！”

“哪里！……如果把我气急了，不管法院对我起不起诉，我都会踢普利米蒂沃几十脚的……我只是不那样做罢了；不过，我想睡个安稳觉，那是一定能睡好的。我今天用枪托打了萨贝尔，您说说看，她会去法院告发我吗？”

谈到这件悲惨的事，胡里安有些茫然了。

“少爷，我不敢对您说她不……我只想对您提个建议，到别处呆一段时间，看看是否比这儿好一些……您离开这里一些日子，萨贝尔很可能找个身世相同的人结婚，那时，您也就可以找个门当户对的，找一个合法妻子了。谁都会做错事的，肉欲难抑呀！所以，男人不应该独身，因为那样会堕落。有一位明白人说得很好，堂佩德罗先生，妻子一个，胜过野鸡十只。少爷，您为什么不结婚呀？”胡里安抱起双手，大声说道，“漂亮文雅的大家闺秀，不是多得很吗？”

如果不是天黑得那么厉害，胡里安一定会看到乌略亚侯爵的眼睛闪耀着火花。

“天哪，您以为我没有想过吗？您以为我每天夜里不都梦见长得像我，但不是荡妇生的儿子吗？我盼望有这样一个儿子传宗接代……我死了以后，继承我的家业……我要给他起一个和我一样的名字：佩德罗·莫斯克索。”

侯爵说完，便用手掌使劲儿地拍了拍他那强壮的身躯，拍了拍他那宽阔的胸部，仿佛他盼望的继承人，一个健壮的、高大的继承人要从那里跳出来似的。胡里安充满了希望，想再说几句鼓励的话；但是，他突然惊了一下，他觉得身后有声音，好像有个动物从草丛里急速跑过。

“什么？”他转过身去，惊叫了一声。“好像是个狐狸！”

侯爵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普利米蒂沃……”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过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低声说道：“是普利米蒂沃，他偷听我们讲话大概有一刻钟了……这回，您算倒霉了！……我们亮了相了……上帝哟，圣神哟！我也没了法子！过这种生活，还不如去做劳役呢！”



胡里安一边用刮刀修刮面部那稀疏的金黄色胡须，一边打定了主意。他想，刮完脸、洗漱之后，就步行到塞布列去。到了那儿，向神父要一杯巧克力饮料喝，在他家里等到 12 点钟，再坐上经过那里的奥伦塞—圣地亚哥之间的马车，继续赶路。不过，如果没有空位子那就糟了。他已经把箱子收拾停当，到了塞布列再打发人来取。他一边这样筹划着，一边紧锁着眉头望着优美的景色。果园里的池塘仍然躺在那里，树林好像一片阴暗的斑点，草地和灌木绿油油的，还有高山，如同清水洗过的天空。如此宁静而甜蜜的大自然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呀！他爱这个地方，希望在那里度过一生。怎么能这样呢！上帝按照他的意志把我们打发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不是上帝；而是罪恶，是罪恶打扮成萨贝尔的样子，把她从天堂推了下来……他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激动起来，脸上刮破了两道口子……又险些刮破第三道口子，因为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巴掌。

他转过头去。他发现堂佩德罗变成了另一副模样，都认不出来了！堂佩德罗也把脸刮得精光，脸上非但没有血道子，而且因为涂擦香脂和头油而闪着光泽。香皂的浓香犹存，浑身上



下干净整齐，还穿一件白色凸花坎肩，戴一顶蓝色软帽，胳膊上搭着一件大衣。乌略亚少爷变成了一个新人，另外一个人，他的修养和文化水准要比原来高出好几倍。胡里安立刻明白了……他高兴得全身血液都沸腾了。

“少爷！”

“怎么！快点，快点呀……您得陪我去圣地亚哥，我们必须在中午以前赶到塞布列。”

“这是真的吗？大概是圣神显灵了吧！我今天一直在收拾箱子。我的上帝哟！可是，您不会决定我留在这里……”

“哪能那样做呢！我如果一个人去，事情非弄糟了不可。我要让我的舅父马诺洛大惊大喜一场，我要认识认识我的几个表妹，在她们很小的时候，我曾经见过她们一次……我如果现在不去，十年之内再也下不了决心去了。我已经吩咐普利米蒂沃备马，并且把驴子也备好。”

这时，门口那儿闪过一个面孔，胡里安觉得那面孔有些阴险。侯爵想了一会儿什么，之后不安地说：

“咱们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马不能走长路。”普利米蒂沃低声回答说。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走长路？”

“马蹄上几乎没有铁掌了。”猎手平静地说道。

“不得好死的东西！”侯爵大叫起来，眼睛里冒着火花。“你现在才跑来跟我说这个！时时刻刻注意马有没有铁掌，这难道不是你的活吗？莫非要我天天亲自拉马去马掌铺不成？”

“我不知道少爷今天要出去……”

“少爷，”胡里安插嘴说道，“我步行好了；您既然决定要到外边去，那就骑驴子去好了。”

“也没有驴子。”猎手说道，他眼睛都不眨一下，青铜色的面孔上，肌肉动也不动。

“也没有……驴……驴子？”堂佩德罗握紧拳头，说道。“也没有……驴子？好，好……你再给我说一遍，再当着我的面说一遍。”

“没有驴子。”

“好，上帝会帮助我的！不但有驴子，而且不止一头；不然，我就要你们都长上四只蹄子，把我驮到塞布列去！”

普利米蒂沃什么也没有说，依然像钉子一样站在门口那里。

“你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没有驴子？”

“昨天，放牧的小伙子回来时发现驴子身上被人砍了两刀……少爷不信，可以去看看。”

堂佩德罗骂了一句什么，三步并作两步走下楼梯。普利米蒂沃和胡里安跟在后面。他们到了畜栏，那个长着一副傻相、患有淋巴病的小伙子证实了猎手的说法。在畜栏最里面，可怜的驴子吊挂在那里，它浑身颤抖，耳朵耷拉着，眼睛像死了一样；伤口的血黑乎乎地流成一片，从臀部到四蹄都是凝固了的血块。畜栏里到处是蜘蛛网，阴暗无光，胡里安大有置身于血案现场之感。侯爵呢，开始惊了一会儿，随后突然抓住牧人的头发，用力揪着，并且气鼓鼓地喊道：

“我让你再叫人把我的牲口扎伤了……你这个混蛋，还干



不干了！……还干不干了！……”

那小伙子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同时焦急地望着表情无动于衷的普利米蒂沃。堂佩德罗对普利米蒂沃说：

“快把我的行囊和胡里安的箱子拿来……快……我们步行到塞布列去……快点走，还能赶上马车。”

猎手按照侯爵吩咐的话去了，他依然是那样平静。他很快把箱子和行囊取了下来；但是，他不是自己用肩扛着那两件行李，而是交给一个小伙子，冷冷地说道：

“你跟少爷去吧！”

侯爵一征，颇有戒心地看了他的猎手一眼。以前，每每有这种机会时，普利米蒂沃是从来不放过的，而这次却“隐而不出”，他对此很是迷惑不解。堂佩德罗脑海里闪过许多疑团；普利米蒂沃仿佛猜到了侯爵的想法，他想打消他的疑虑：

“我要去伦达斯林子照管间伐的事……栗子树长得太密了，都……间伐工已经去了……但是，如果我不在……谁也不干活……”

少爷耸了耸肩，他想，也许普利米蒂沃对林中的活计没有照管好，今天要补救一下。然而，他自认为对普利米蒂沃是了解的，想拉下脸来让他丢下那些人，而和他们一块儿出发。他差一点喊出来：“你一定要陪我去！”但是，他预感到猎手会拒绝的，于是在心中暗想：“活见鬼！还是不让他去吧。不管怎么说，他阻挡不了我的路……他以为会对我……”

这时，侯爵用肉眼察看了一下猎手那瘦削的面容，仿佛发觉了他心里隐藏着坏主意。

“这狐狸想干什么坏事呢？”少爷想，“看来，我们这次逃不脱。这家伙太放肆了，今天好像总在给我们制造麻烦。”

堂佩德罗上楼回到房间，取来猎枪背在肩上。胡里安看着侯爵，心里感到很奇怪，出门到外地去为什么要背猎枪呀。突然，神父想起了点什么，立即向厨房跑去。

“萨贝尔！”他大声喊起来，“萨贝尔！萨贝尔，孩子在哪儿？我要吻他几下。”

萨贝尔马上跑了出来，不一会儿就把孩子拖了回来；孩子拉着她的裙子。小家伙原来躲在牛槽那里，那是他最喜欢出入的地方。小魔王的髻发上挂满了杂草和鲜花。他太漂亮了，连那伤口的绷带都使他更像爱神了。胡里安把他抱起来，在脸上左一下右一下地亲吻着。

“萨贝尔，你听我说，要经常给孩子洗一洗……每天早晨……”

“快走吧，快走吧……”侯爵在门口那儿催促着，仿佛对胡里安同那母子二人表示亲近而感到嫉妒似的。“时间太紧了……都赶不上马车了。”

如果说萨贝尔想挽留那个出逃的埃涅阿斯<sup>①</sup>的话，可是她没有一点表示；她极其平静地走回炉灶那里。堂佩德罗尽管一直催促胡里安上路，还是在门口足足等了他两分钟，他本想萨贝尔会走过去和他道别的；但是，他最后只好耸耸肩，第一个走了出去，沿着葡萄树中间的通向十字路口的小路大步走

---

<sup>①</sup> 埃涅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城被攻陷时，他背着父亲冒着大火出逃，但失去了妻子克瑞乌萨。

着。走出村子以后，便是一片开阔地，尽管有些高低不平。少爷可以清楚地看到路两旁的景物，察觉周围的动静。他那猎人惯有的锐利眼睛看不到一只兔子跳蹦出来。侯爵和胡里安谈论着，他说，到了圣地亚哥，一定会使舅舅德·拉拉赫一家又惊又喜的；他还说，可能下雨，因为天空已经乌云密布；不过，他始终注意观察着，说不定会发生令他震惊的事情呢。突然，他停下脚步，他觉得远处的葡萄园栅栏后面，有个人头闪动了一下。然而，离得是那么远，他没有看清楚。他更加警觉了。

侯爵和胡里安走得离伦达斯林子很近了，再过去一点儿便是十字架。他们越往前走，林子越稠密，这给侯爵观察周围动静带来了困难。两个人顺着林子边缘走，不一会儿就到了那个黑色十字架旁，他们从那儿走上大道，不过路更加崎岖狭窄，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怕的迹象。从密林深处不时传来斧头接连砍伐树木的声音，在栗树林里进行间伐的工人发出阵阵呼唤声。再往前走，便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天空中的云朵越来越浓密，太阳几乎无法把光线送到大地上，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胡里安想起了一件令他忧伤的事：十字架那儿发生的惨案。他们很快来到十字架旁。

“少爷！……”

“怎么？”侯爵咬住牙齿，低声说道。

“听说有人在这儿被杀害，就在立着十字架的地方，是吗？少爷，为什么要杀那个人呀？是报仇吧？”

“几个人赶集回来，喝醉了以后，打了起来。”堂佩德罗简单地回答说，他用眼睛察看着树丛。



黑色的十字架就在他们面前。胡里安习惯地祈祷起来，声音低微。他走在前面，少爷跟在他的身后，几乎踩到脚后跟。扛行李的小伙子远远地走到前面去了。他们想早一点儿赶到塞布列，到酒馆喝一盅。树叶和草丛沙沙作响，要听到有人走动，委实要有猎人那样的耳朵。这时，少爷听到一个尽管微弱但十分清晰的声音，并且看到一支猎枪对准他们；那枪瞄得那样准，如果扳动枪栓，子弹一定会打中的。原来，那枪口不是对准他的胸部，而是瞄向胡里安背部的。看到这情景，堂佩德罗都快吓呆了。只一秒钟，甚至不到一秒钟的工夫，他便清醒了过来，端起猎枪，瞄准那个埋伏的敌人。如果敌人把子弹射出来，侯爵的惩罚子弹一定会同前一颗子弹撞到一起的。这情景又持续了一会儿，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面对面的对峙着。其中最聪明的那个让了步，露出身子来。侯爵听到树丛中一阵沙沙声，同时看到瞄准胡里安的那支猎枪放了下去。普利米蒂沃从树林里走出来，挥动着他的绑着绳子、百发百中的猎枪。胡里安急忙叨念了一句“Gloria Patri”<sup>①</sup>，然后毕恭毕敬地对普利米蒂沃说道：

“喂……您是跟我们一块儿去塞布列吧？”

“对，先生。”普利米蒂沃回答说，他的表情更像一尊浇铸的塑像了。“伦达斯林子里的活计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想看看从这儿到塞布列有没有什么可打的……”

“普利米蒂沃，快把猎枪给我。”堂佩德罗命令说。“我听到

---

① 拉丁文，意为“谢天谢地”。

鹌鹑在那里叫，好像故意取笑我。我的枪忘装了子弹。”

侯爵说着拿过普利米蒂沃的猎枪，随便瞄准一个地方，放了一枪。附近一棵栎树飘落下许多树叶和碎枝，但是，并没有什么鹌鹑被打落下来。

“他妈的！”少爷大叫一声，佯装沮丧的样子，但在心里却是这样想着，“不是子弹，而是霰弹……他是想把铅粒打到……当然罗！用真子弹，事情会闹大的！那样，司法当局一定会追查到底的。老狐狸！”

接着，他又大声说道：

“不要装弹药了，今天不打猎，天要下雨了，咱们得快点走……你在前面带路，听说有近路到塞布列。”

“少爷，您认识那条小路呀？”

“当然认识，不过我时常走错。”

## 九

门铃已经响过两次，还没有仆人去开门的迹象。德·拉拉赫的几位小姐便亲自走下楼去开门，她们想这么早不会有什么要人来访。她们还没有漱洗打扮，一个个只穿着长衫和拖鞋，看上去犹如巫婆子一样。几位小姐打开门一看，眼前站着一位潇洒的青年，都惊恐起来。来客单刀直入地对她们说：

“看来，这儿谁也不认识我呀？”

几位小姐恨不得一下子都跑开；这时，看上去有 20 岁样子、最不漂亮的三小姐喃喃地说道：

“您一定是表哥佩鲁乔·莫斯克索。”

“真聪明！”堂佩德罗大声喊叫起来，“这是我们家里最聪明的姑娘！”

说着，他走上前去，伸开双臂拥抱她；可是，三小姐闪了一下身子，伸过去一只柔嫩的小手，那手刚刚洗过，擦了香水。然后，她走进家门，大声叫着：

“爸爸！爸爸！佩鲁乔表哥来了！”

地板在沉重的脚步下摇晃起来……德·拉拉赫先生走出来，他那巨大的身躯占据了整个前厅的空间。堂佩德罗拥抱他



的舅父，后者几乎把他抱到了客厅里。胡里安为了使那位表哥的出现更增加几分惊喜，事先躲在了房门的后面；这时，他笑着走出来，几位小姐和他开玩笑，说他长胖了。之后，他顺着过道向里边走去，急着见他的母亲。

德·拉拉赫先生和外甥站在一起，第一眼就能发现他们太相像了：身材高大，膀阔腰圆，骨架宽展，胡须浓密；不过，外甥长得结实，因为他经常在外边散步，并坚持锻炼，而舅父的身体却是肥胖有余，结实不足，那是因为他整天坐在家中，养了一身肉，连他本人也不知道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他还没有得那种被称为肥胖症的疾病，不过，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处处显现出巨人的特征来；他脚大如船，手掌赛过木匠的铁锤。他如果穿上散步衣装，便觉得是那样紧固，几乎喘不过气来。狭窄的房子根本容不下他；坐在戏院的包厢里，他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去做弥撒时，他必须左推右抗，尽量多占据一些空间。他是封建王朝时代战将和武侠的绝好模特儿。那时，这种人住在村庄里，不干活，不学习，不教授知识，过着无所事事的悠闲生活。噢，多么遗憾呀！那个直系血统的帕尔多·德·拉拉赫如果生在15世纪，将会给19世纪的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以什么样的启迪呀！

看到外甥仪表堂堂，他很是羡慕；为了唤起外甥的信任，他讲话甚为爽朗和直率。

“孩子，孩子！你这副打扮，是要去什么地方呀？要知道，你比我长得帅……你长得不怎么像你母亲，倒很像我和卡布列尔；唉，你母亲已经长眠地下……你父亲可不是你这个样子

……孩子，你既不像莫斯克索家族的人，也不像卡布莱依拉家族的人，你一举一动都像帕尔多家族的人。看见你的几个表妹了吧？姑娘们，快过来和你们表哥说点什么呀！”

“说什么呀？她们都把我当作外人来迎接……我本来想和这位表妹拥抱一下，可是她却向我伸过一只小嫩手来。”

“真不懂事！怎么能这样装腔作势呀！来，快来跟你们表哥拥抱一下。”

老大第一个走过来执行父亲的命令。堂佩德罗刚张开双臂，就发现这位表妹英姿超人。大表妹真是一朵花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叫丽塔吧？”表哥笑咪咪地问道。“我就是记不住名字，很可能都把你们记混啦。”

“我是丽塔，愿为表哥效劳！”表妹也亲切地答道。“这个叫马诺利塔，这个叫卡门，那个叫努契娅……”

“喂！……慢一点儿说……我拥抱一个，介绍一个。”

另外两个表妹走过来和表哥拥抱，同时欢快地自我介绍说：

“我是马诺利塔，愿为表哥效劳！”

“我是卡门，愿听您吩咐。”

三小姐藏在锦缎窗帘后面，仿佛有意逃脱那种礼仪似的；可是，她的诡计并没有奏效；相反，她躲藏起来，更引逗大表哥大声叫她：

“堂娜努契娅，或者就叫你……你可要小心呀，你还没有和我拥抱呢。”

“我叫马尔塞利娜，我说……可是，这几位总叫我马尔塞



利努契娅，或者只叫努契娅……”

她还是躲在红色窗帘后面不出来，双手交叉放在白色的细棉梳头巾上，两条散开的辫子犹如两道长长的墨迹。父亲猛地一下子把她推过去，姑娘撞在表哥身上，顿时脸涨得通红。两个人拥抱时，也贴了一下脸，她羞得把脸藏到侯爵的怀里。

表兄妹依次见面之后，德·拉拉赫先生便和外甥交谈起来，问他为什么出来，有什么事干，是不是发生了意外事件。外甥对其突然来访，没有对舅父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没有什么！……只想出来散散心……成年累月一个人独居一处，太厌烦了……想换换环境……舅父没有追问下去，他在心中暗想着：“胡里安会把什么都告诉我的。”

这时，他搓着两只大手，脑海中有个想法正向他微笑；他很久以前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晰，这样令他兴奋。他的几个女儿能找到比外甥乌略亚还理想的丈夫吗！父亲早就盼望女儿成婚，在这方面，许多像他那样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比堂马努埃尔·帕尔多的决心更坚定；不过，也没有一个比他的举止更拘谨。那位望族之家的绅士一直盼望早日为女儿完婚。但是，在他那质朴的假象之下隐藏着贵族世家的骄傲，正是这一点阻止他去求助于一般媒婆；而且，他在人际交往中和对后代的教育上极其墨守陈规，并担心发生有损家族声誉的事。他几乎把几个女儿关在笼子里，不允许她们接触外界，更不带她们去公共娱乐场所。“德·拉拉赫家的小姐应该结婚，”堂马努埃尔这样想着，“如果不能把这些出身如此高贵的幼苗嫁接到一棵名副其实的树干上，那可是违背

天意了；不过，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嫁出去，比如守备部队的小尉官，以出售布匹发财的商人，或摸脉医生，还不如终身独居。上帝哟，如果那样草率成婚，将是最严重的亵渎神明，德·拉拉赫家的小姐只能嫁给门当户对的人。”堂马努埃尔就是这样有耻于打开面子去找平庸阔老，他现在要立刻行动起来，想办法让外甥做他的女婿，正如一出说唱剧描写的那样。

那么，这几个表妹同意她们父亲的意见吗？表哥刚刚坐下和堂马努埃尔交谈起来，姑娘们便一个个扭着身子走开了，有的去梳洗打扮，有的去为来客安排房间，有的去准备可口佳肴。大家商议了，都表示愿意表哥住到家里来，打发人去客栈把表哥的箱子取了回来。

席间，气氛十分欢快。堂佩德罗和德·拉拉赫家的表妹之间很快建立起了超越亲戚间那种惯常的自然爽直关系，这虽然有些过分，但是很有必要；那是有别于一般意义情谊的家人之情，每个人都可以为它添加一点刺激性的调味剂，说些诙谐的笑话呀，半真半假的争论呀。餐桌上，双方互相交锋，玩笑迭起，一会儿你说出一句双关语，一会儿他送来几句恭维话，而这些发生在男女之间，常常引起双方激烈的论争。

“表哥，你坐在我身边，也不给我倒点水，这太叫我惊奇了！”

“我们乡下人不懂得礼貌：你教给我怎么做吧，你们都是我的老师……”

“馋猫儿，你怎么吃个没完没了啦？”

“这菜太好吃了，我猜，这一定是你的佳作。”

“你别异想天开！这是厨娘做的。我可不给你做菜，你太讨厌了。”

“表妹，这个鸡蛋黄，是给我吃的吧？”

“你别抢吃我的菜呀，馋猫儿；你别吃我的菜，听见没有，你眼前不是有菜吗？”

“我要抢你的菜了，知道吗？小心点！”

“看你能抢得着？”

于是，这位表妹站起身来，双手托着她的盘子，不让自己的蛋白酥或半个苹果被表哥抢去；而表哥则围着餐桌穷追不舍；格格的笑声此起彼伏，仿佛那里正在上演一场世界上最引人发笑的喜剧。喜剧的两位女主角是大表妹丽塔和二表妹马诺利塔。至于努契娅和卡门，则比较克制，她们不像两个姐姐那样对表哥表示亲近，她们不直接和表哥开玩笑，只是在一旁观看、微笑。不过，小妹妹卡门的脸上一直笼罩着一种阴郁的表情，好像有什么心事；而努契娅的威严的表情中却流露着欢愉。

堂佩德罗高兴极了。他决定来舅父家里时，还担心表妹是几个举止拘谨、言语讨厌的小姐呢。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将置身于窘境中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同大家闺秀接触过，不熟悉交往的礼仪；对于他来说，这些高贵的女性，如同他从来没有猎取过的“白色石鸡”。然而，他一到这里，便受到了诚挚的接待，由此那颗悬吊的心放了下来。他心中感到由衷的高兴，热血沸腾。他把表妹一个个估价了一番，看看把手帕到底丢给哪一个。最小的一个表妹，无疑是最漂亮的：她皮肤白皙，头发乌



黑，身材苗条匀称。不过，她内心的激情犹遮犹露，把眼圈描成了青紫色；堂佩德罗认为，这一点使这位表妹的媚姿大为逊色，因为他不喜欢女人打扮得过于浪漫。至于三表妹努契娅，她和四表妹十分相似，只是长相有些丑陋罢了。她有一双大眼睛，像桑葚一样乌亮，不过，两只眼睛内斜，从而眼神显得茫然，露出羞色；她身材不高，五官还算端正，只是嘴巴有些窄小。总之，她的相貌没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起码对那些喜欢丰满柔美女性的男人来说是这样。马诺利塔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人，她长得丰满、典雅；她唯一的缺点，在一些男人看来倒使她显得更为优美，而对另外一些男人，比如堂佩德罗来说，则令其生厌了。这个缺点就是，男人性格和女性魅力在她身上混杂在了一起，嘴唇上的汗毛几乎有胡须那样粗，两侧的发际是那样低下，一直长到耳边，垂落在下巴上；就是说，那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鬓角，而是胡须了。唯一一个挑不出缺点的就是大表妹丽塔了。在丽塔身上，令表哥折服的并不是漂亮的脸蛋，而是那匀称的身段和四肢，圆滚的臀部和发达的胸脯。她身上所有大胆而和谐线条都预示着她将是一个有着旺盛生育能力的母亲和理想的奶妈。那不是盛装合法的莫斯科索的漂亮瓷杯，嫁接家族继承人的理想砧木吗？侯爵看着这个傲慢的表妹，想到的并不是感官上的满足，而是她应该给他生下众多的儿子；这正如一个农夫站在肥沃的田地前面，他高兴的并不是遍地开放的花朵，而是夏末秋初能够得到好收成。

饭后，大家移到客厅里。为此，表妹们还精心打扮了一番。她们把珍藏的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拿出来给堂佩德罗

看，什么立体视镜呀，相册呀，这类东西在当时都是十分珍贵，不多见的。丽塔和马诺利塔让表哥观看她们的照片；她们或靠在椅子上，或倚在廊柱上，那时的摄影师们喜欢他们的主顾采取这种古典姿势。努契娅打开一本小相册，放在堂佩德罗的眼前，急切地问道：

“你认识这个人吗？”

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脑袋剃得光光的，身着炮兵军校学员制服；如果努契娅和卡门小姐不梳两条长辫的话，那个秃小子和她们太相像了。

“是我的孩子。”努契娅严肃地说道。

“你的孩子？”

努契娅和卡门格格地笑起来；堂佩德罗明白过来之后，大声说道：

“别骗我了！我知道，他们是你们的兄弟，我的表弟先生，德·拉拉赫家族的长子卡布列利尼奥。”

“当然罗，还能是谁呢？可是，努契娅是那么喜欢他，总是叫他孩子。”

努契娅为了证实这番话是实情，便俯下身去，温情地吻了吻照片。可怜的军校学员，也许在塞哥维亚接受着新兵的严格训练；此刻，他一定在面颊和心中有一股热流轻轻掠过。

神情阴郁的卡门看到她的姐妹那样开心，便溜出客厅，一直没有再露面。她们让表哥看完客厅里的东西以后，又带领他去参观房子，从前厅到柴房一一走过。那是一座古老、宽敞、破旧的宅第，在孔博斯特拉一带仍然保存着许多这类建筑，可以

说，它是乌略亚乡间府第在城里的孪生兄弟。威严的正面建有一道长廊，显得不伦不类，那是堂马努埃尔·帕尔多·德·拉拉赫设计的，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在盖房子时喜欢多花钱。这类建筑上的失误倒给帕尔多一家的小姐们提供了娱乐场所，随时都可以看到她们像小鸟一样栖落在自己喜欢的树枝上。在那儿，她们干活；在那儿，她们开辟一个小花园，放置花盆和木箱；在那儿，她们挂上鸟笼，加那利鸟和朱顶雀欢声歌唱；在这条有名的长廊里，她们进行的工作，大概绝非这么多。真的，还经常看到卡门在那儿探出身子望着大街，她是那样陶醉，姐妹从背后走过来，她都听不到。努契娅猛地拉一下她的衣服，她才回过身去；这时，她那没有血色的面颊顿时染上一层玫瑰红。努契娅咬着她耳朵说了些什么，于是卡门马上默默地离开玻璃窗前，脸上挂着愁云。丽塔一个劲儿地给表哥讲述着：

“从这儿可以看到最漂亮的街道……那一条是波列贡托依洛大街，街上人很多……那是教堂钟楼……，你还没有去教堂看看吧？你这个异教徒，还没有对耶稣做祈祷吧？”那姑娘一边用明亮的眼睛挑逗似地看着表哥，一边大声说着。“你听着，你听着……我得带你去教堂，让你认识认识耶稣，你应该紧紧地拥抱他……俱乐部你也没有去过吧？还有林荫大道，大学，你都去过了吗？我的先生，你什么都还没有看过呢？”

“什么都还没有看过，对……你知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乡巴佬……我是昨天傍晚才来到这里的，除了睡觉，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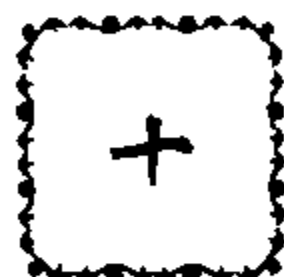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不直接到我们家里来呀？你这个冷冰块！”

“深更半夜的，我怕弄得你们全家不得安宁。尽管我很土，但还不至于那么没有教养。”

“好了，今天你得去看看一两个有名的地方……到大街上去看看……漂亮的姑娘到处都是。”

“这我早就知道，还是去林荫道散散步吧。”表哥一边回答，一边深情地看了她一眼；丽塔心领神会，立刻大胆地看了看他。



果然，几个表妹带着乌略亚侯爵去看了许多东西，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像样的；不但没有一样东西引起他兴趣，反而令他大失所望。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农村住惯了的人都是这样，对城镇本来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觉得——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里的石子街道十分狭窄，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墙壁总是潮湿着，楼房破旧肮脏；城镇面积不大，商业萧条；公共场所几乎总是冷冷清清。至于古老城镇令文明灵魂向往的东西，美好的记忆，完好保存的文物和古迹，等等，堂佩德罗知道得那样少，如同他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知道得一样可怜。可是，这里到处是布满青苔的石头！这种石头，他在自己府第所在的乌略亚，已经看得够多的了。他如同乡间绅士，保持着陈旧的观念，和破坏性最大最强的民主派处在同一水准上。他尽管小时候到过奥伦塞和圣地亚哥，还是按照自己固有观念，对现代化城镇充满了遐想：宽阔的街道，宏伟的建筑，一切都是崭新的、辉煌的；警察雄武威严；文明对它的奴仆，难道连这些起码的东西都不能提供吗？实际上，在圣地亚哥有两三座大型建筑：大教堂、红衣主教会议厅、圣马丁……但是，这



些建筑物的陈设，在侯爵看来，被不适当地炫耀了。比如说吧，格洛利娅大教堂，那些圣徒简直是些丑八怪，圣女的脸庞长得没有一点人像！廊柱雕涂得不能再粗糙了！那里有几位研究宗教建筑特色的老学究，卖力地向堂佩德罗解释说，格洛利娅大教堂的门廊富有高尚的诗意和深刻的象征性。象征什么呀？太荒唐了！门廊再普通不过了，神像好像被刀子砍过，那里的艺术品像似古代那样原始，粗制滥造。总之，在圣地亚哥的所有文物当中，侯爵只看中了一项最新建筑，即他的表妹丽塔。

圣体节一天天临近了。沉睡的大学城渐渐热闹起来，每天下午，在林荫道的树下散步的人多了。卡门和努契娅常常走在前面，丽塔和马诺利塔跟在后面；表哥陪伴在一旁；父亲则走在队伍的最后，随便和某位年长的先生聊上几句。在孔博斯特拉，老年人比什么地方都多，这大概是“人以群分”的缘故吧。

一位少爷模样的人不时走过来，靠在马诺利塔身边，此人衣装笔挺，一眼就看出他有些装腔作势，炫耀自己多么了不起；他叫堂维克托·德·拉弗尔莫塞达，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堂马努埃尔·帕尔多很高兴看到这位少爷和他的女儿套近乎，因为德·拉弗尔莫塞达是这一带山区里的门第高贵的少爷，家中财产不谓不可观。德·拉弗尔莫塞达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德·拉拉赫家这位小姐耳边骚扰的蚊子。一开始堂佩德罗就发现，无论他们在维利亚尔大街狭窄阴暗的柱廊漫步，还是在阿拉玛达和埃拉杜拉林荫道行走时，总有一个留着满头长发的年轻汉子尾随着他们。那人披着的那件灰色大衣，剪裁古老怪异。这小伙子犹如表妹的影子。只要你回过头去，没有一

次不看见他的。堂佩德罗还发现，每当这位固定巡逻者出现在某个廊柱后面或树木之间时，面色沮丧、挂着黑眼圈的卡门就兴奋起来，无神的眼睛闪闪发光。相反，堂马努埃尔和努契娅都露出不安和厌烦的表情。

来到大马路以后，堂佩德罗依然用他那老练猎手的眼睛注视着各种情况。看样子，努契娅大概在散步的成群结队的学生和闲散人中间不会有追求者，或者如果有的话，她没有去理睬他，因为她表情一直严肃和沉静。在众人面前，努契娅是那样严肃，和她年龄太不相称了。至于马诺利塔，一直和德·拉弗尔莫塞达少爷眉来眼去。丽塔有说有笑，不但和她表哥，就是和其他男人也逗趣调情。堂佩德罗看到，她对追求者投去的目光和献媚总是立刻加以“回报”，这一点不能不使乌略亚侯爵——他也许属于容易被活泼女人吸引的男人之列——产生某些想法。这种女人太坏了，他在心里骂个不停。

胡里安和侯爵睡在两间相邻的屋子里。胡里安被授予圣职以后，在这个家里也升了格。母亲继续当女仆领班和管家，儿子每天都和主人一起吃饭，房间也漂亮。虽然不能和主人平起平坐——因为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总是要有区别的——，但起码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礼遇。晚上，回自己房间之前，侯爵总是把他叫到卧室里，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他们之间的谈话没有多少新东西，几乎只有一个话题。堂佩德罗说，他对两件事感到满意，一是决定到侯爵府外边走一走，二是决定结婚，而在以前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堂佩德罗是这样一种人，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行动和变化是十分重要的，应该仔细议

论议论——这是自我主义者的通病——，并且希望身边有个下属或者部下，以便讲给他听，让他也认为自己的行动和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胡里安喜欢谈论那些话题。他认为表兄妹之间结婚是那样天经地义，就如同葡萄攀爬榆树一样。两家门当户对，年龄又相差不多，一定是桩美满婚姻，因为这样侯爵就可以把他的灵魂从那魔鬼——那个肮脏的泼妇——的利爪中解救出来。胡里安只有一点不甚满意，就是堂佩德罗看上了丽塔，只是他没敢指出来，生怕侯爵改变结婚的决定。

“丽塔这姑娘不错……”侯爵说道，他准备长谈下去。“她看上去很健壮，脸蛋像苹果一样，她生的孩子一定会继承她健壮的体魄，肯定比萨贝尔的儿子佩鲁乔还健康。”

这怎么能和佩鲁乔相提并论呢！胡里安心中不悦，急忙说道：

“帕尔多家族的人，托上帝的福，都具有健康的身体。”

一天晚上，他们谈得更深了。胡里安感到很窘迫，因为他一直怕自己说走了嘴，破坏了少爷的计划，而那样就会在自己的良心上压上个沉重的包袱。

“有件事，您知道吗？”堂佩德罗说道。“我觉得丽塔有些轻浮。散步时，她总是顾及是不是有人在注视她，是不是有人对她讲话……我敢发誓，她对男人轻就。”

“轻就？”神父重复侯爵的话，他没有听懂。

“对，我说……她会轻易地把爱献给别人的，我是说……结婚并不是开玩笑，女人不应该和第一个求爱者结婚。”



“少爷，您这话谁敢说不对呀？女人最基本的品格就是贞洁，自重。不过，不应该只看表面现象。丽塔小姐就是这种性格，直爽，活泼……”

胡里安说几句这样模棱两可的话就解脱了。可是，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堂佩德罗紧逼胡里安“招供”。

“堂胡里安，我们两个人之间，绝不要隐瞒任何……我如果打算结婚，起码得知道和谁结婚，怎么结婚……我从府第来到这儿，如果我看上的不是一个贞洁的女人，而是轻浮之辈，肯定被人家笑掉大牙的；就是说，我逃出龙潭又入虎穴，人家这样说是无可非议的。我不相信您什么也不知道。您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您一生下来就认识我的几个表妹。丽塔……丽塔比您大，对吧？”

“对，少爷。”胡里安答道，他觉得说出丽塔的年龄来，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丽塔小姐今年不是 27，就是 28 了……她之后，生下的是马诺利塔小姐和马尔塞利娜小姐……她们两个紧挨着，一个 23，一个 22……因为中间死了两个男孩……，再后是卡门小姐，她今年 20 岁……卡布列尔<sup>①</sup>少爷可能十七八岁了，他出生以后，人们都认为太太不会再生育了，因为她当时身体非常虚弱，又是难产，不几个月就去世了。”

“那么，您对丽塔该是很了解了，您说说看，好吗？”

“少爷，说句老实话……我是在这个家长大的，这一点不假。但是，我和主人没有任何接触，我的等级很低下……我母

<sup>①</sup> 即前一章提到的“卡布列利尼奥”；卡布列利尼奥是卡布列尔的昵称。

亲又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她从不允许我和小姐们在一起玩……那是为了自身尊严……您对我是很了解的，和卡布列尔少爷，我呆过一段时间；可是和小姐们……，在走廊里遇见时，只是说一声‘早晨好’，‘晚上好’，然后我就去神学院上学了……”

“哪里，哪里！您还在给我讲故事呀？……关于小姐们的事，您一定知道得很多。您母亲肯定给您讲过她们的事的，我说得对吧？您脸都红了……好了！我们聊一聊吧。喂，您可不能否认您母亲给您讲过一些事的！……”

胡里安脸涨得通红。是不是有人给他透露过什么呀？怎么能对他透露这种事呀！自从那位可敬的女人来到德·拉拉赫家当女仆领班和管家以来，从来没有被内心激情所征服，把儿子单独叫到一边，谈论一些只能和严肃的神父们谈论的事情……另外，罗莎里奥太太是不会同其他嫉妒心盛的女仆们谈论那种事情的；她绝不会那样做；要知道，她是依靠堂马努埃尔·帕尔多生活的。可是，和严肃认真的人，和从其身上能够得到正确教诲的人，比如忏悔神父堂维森特，还有她身上的这块肉胡里安被授予地球上最崇高的圣职以后，谁能阻止她把自己对主人和小姐们的看法讲给他们呀？她认为自己很审慎，只是以怜悯的心情，用温和的语言数落一些就连她这样的平民之女也绝不会干出的事情。她常常听见正派人称赞她有理智，他们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上帝哟，是给胡里安讲过一些事情！不过，给他讲过是一回事，他对别人传播又是另一回事。卡门小姐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一定要和一位医学院的普通

学生结婚,此人是一个小村庄马掌铺主人的儿子(噢,这简直是对帕尔多这家望族的极大污辱!);他疯疯癫癫地缠住小姐,发誓小姐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就像家犬跟在主人屁股后面一样;还有,人们都说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参加了秘密团体。他怎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呀?马诺利塔小姐经常去圣安东尼奥教堂做九日祭,为的是堂维克托·德·拉弗尔莫塞达向她求婚,她甚至给堂维克托写匿名信,警告他不许去别的小姐家里。他怎能把这些讲出来呀?还有,丽塔小姐做的有损于她本人声誉,被人们到处传播的那些事,他能透露出一点点吗?他如果敢说出去,还不把他舌头割下来呀!

“少爷,”胡里安吞吞吐吐地说着,“我认为几位小姐都很好,她们不会有不轨之举。不过,退一万步讲,我如果知道别人有风言风语的议论,也绝不会对外讲的,我每次……我对这一家人感激不尽……,好了……我是说,他们待我这么好,我怎能无情无义……”

他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便立即打住了话头。

“少爷,您不要误解了我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不要把我笨嘴拙舌讲出的话,理解到别的上面去。”

“就是说,”侯爵目不转睛地看着神父,问道,“您认为没有任何可怀疑的?说得清楚些,您认为几位小姐是纯洁无瑕的了?……是完美无缺的了?我可以和她们结婚了?是不是?”

胡里安沉思了一会儿,答道:

“如果您一定要我把心里想的都讲出来的话……,我坦诚地告诉您,尽管每一位小姐都可亲可爱,但我不隐瞒……让我



挑选，……我将选定马尔塞利娜小姐。”

“您说到哪里去了！她可有些斜眼呀……又瘦……只是头发好，脾气好。”

“少爷，她可是件难得的珍宝。”

“还不是和她们姐妹一样嘛。”

“没有一个能和她相比。卡布列尔少爷很小时就失去了母亲，之后马尔塞利娜小姐整天照看他，而她并不比弟弟大多少。就是母亲，也不过如此吧。无论白天黑夜，她都把小弟弟抱在怀里，她把他称作自己的孩子。人们都说那是一出动人的戏剧。好像是小弟弟重重的身体把她压垮了，所以她身体比姐妹们都差。弟弟上学以后，她健康状况差极了。所以，您现在看到她面色苍白。少爷，她可是个天使呀，她比她的几个姐妹强得多。”

“这么说，这个任性的孩子心灵手巧了。”堂佩德罗邪恶地说道。

“天哪！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您知道得很清楚，好上加好嘛，马尔塞利娜是个完人。而完人是很少的，少爷，您都看到了，马尔塞利娜小姐经常去做忏悔，领受圣餐，她不但自己虔诚，还教诲别人。”

堂佩德罗沉思片刻之后说，他很高兴女人信教，信教可以使女人变得贤惠。

“那么说她是个老虔诚了，对吧？”他补充说，“我可知道怎么激怒她了。”

于是，那次谈话很快产生了效果。要知道，胡里安不是用

外交手腕，而是出自良好愿望向堂佩德罗力荐努契娅的。从那以后，表哥总是和这位表妹开玩笑，有些玩笑开得很重，大大超过了取乐、逗趣的程度。他像个任性的小孩子似的，拿着一只含苞待放的花，非把努契娅逗得面红耳赤不可。他用大胆的玩笑和放肆举动，抓挠表妹灵魂的表皮，但每次都遭到努契娅的坚决抵制。堂佩德罗这种做法，无论是胡里安还是努契娅都十分看不惯。每次吃饭，对胡里安来说都如同一次“酷刑”，因为不但堂马努埃尔总是说些肮脏难听的笑话——这是德·拉拉赫先生的习性——，那位表哥也对努契娅不时地做出越轨举动。可怜的神父用眼睛看着菜盘，皱着眉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认为，即使用开玩笑的方式欺凌一朵纯洁的小花，也是可恶的亵渎神明。无论从母亲对她讲的，还是从努契娅身上看到的，这位小姐都令他肃然起敬，就如站在神龛之前看到圣神雕像一样。他从来不敢叫她的“缩名”，因为他觉得“努契娅”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狗的代号。当堂佩德罗大开特开玩笑时，神父便觉得应该安慰马尔塞利娜小姐。于是坐到她的身边，给她讲些圣神的身世呀，小说呀，教会礼仪呀；努契娅总是洗耳静听。

侯爵终不能自控，常常身不由己地被丽塔吸引过去。不过，随着大表妹在情感上对他的控制的日益增强，他的那种本能的不信任感也在加剧。要知道，无论哪个乡下人到城里来，看到花枝招展、眉飞色舞的女人都要同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的。一句话，侯爵进退两难，用他的话说，丽塔太令他生疑了。她有时太露骨了！公开向他调情，毫不掩饰地向他撒开情网，



你越对她表示追求，她越傲然无礼！

到镇上来的乡下人，一定早已听人讲过难以计数的农民在城里上当受骗的事例，他们像受惊的鱼儿一样，胆怯地走进城里。他们提心吊胆，左顾右盼，怕在店里被偷，谁也信不过；晚上在客栈里不敢睡着，生怕有人摸自己的钱包。乌略亚先生认为自己和乡巴佬不太一样，有一定的差别，他到了孔博斯特拉以后心里一直是这么想的。他受控于普利米蒂沃，并且在府第那个洞穴里被萨贝尔野蛮地出卖了，并不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损害。但是到了城里，那个其貌不扬的小表妹却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嘲弄。另外，和随便哪一个姑娘说笑，同恋爱结婚根本是两回事。他准备在一个女人的姓氏上写上莫斯克索，并且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个女人必须像水晶一样纯净……堂佩德罗同某些人一样，认为有过爱情接触的女人就不干净，尽管这个女人们对另一个男人同对她的丈夫一样，以贞洁而合法的方式表达爱情。在大街上散步，眉来眼去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堂佩德罗按照纯西班牙传统观念理解夫妻之间的忠贞关系，丈夫要宽容，妻子要纯洁再纯洁。不必任何人告诉他，他看得出，丽塔不可能没有那方面的瓜葛……关于卡门和马诺利塔，就不必说了，他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丽塔……

堂佩德罗在圣地亚哥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只是散步时认识了几个人；另外，在舅父家里，在他每天早晚两次以清闲之士身份出入的俱乐部里，也有个把新结识的朋友。这些人总是拿表妹和他开玩笑，说卡门对那个学生恋得发狂，只要她的追求者出现在房前，她就站在走廊窗户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

他。侯爵每次都全神贯注辨听那些人提到丽塔时操用怎样的语调。有两三次,他好像听出一些讥讽的语音来,但愿他没有听错。在小城镇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一下子就会传遍四方。人们对那些事议论来议论去,有的无中生有,有的添油加醋;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姑娘在失身之前已经身败名裂了。稍有一点轻浮之意,就被无限夸大,并且年复一年地遭受诽谤,甚至将姑娘置于死地。另外,德·拉拉赫家的小姐出身高贵,父亲总摆出贵族架子,想给女儿冠上五彩缤纷的光环。几位小姐又长得漂亮,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嫉妒和议论,不说她们傲慢无礼,就说她们轻浮不轨。

在俱乐部里,被糟蹋的家具中间有一张老式的布沙发,可謂是阅览室里的高级用品了。这张沙发应该称作说三道四者的讲台,因为那儿每天都汇聚着三把剪过全世界人衣装的快刃剪刀。这三巨头很值得漫画家认真描绘一番,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堪称诽谤学博士。这个人像狂妄地宣称对最遥远历史年代的牛毛小事也无所不知的学者一样,吹嘘自己可以一点不差地说出圣地亚哥城区二三十个显赫之家收入多少地租,吃什么,讲什么,甚至想什么。他说起话来郑重其事,有鼻有眼:

“昨天,德·拉拉赫家里做了两道大菜,油炸丸子和熏猪肉,凉菜是生拌菜花,饭后水果是榲桲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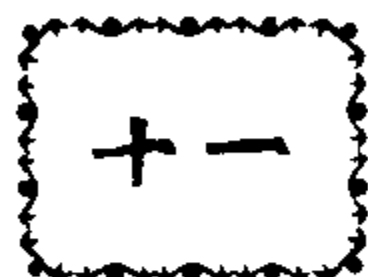
人们对他讲的话进行了印证,果然全部属实。

这位广知天下事的先生很快在多疑的乌略亚侯爵心里点燃起了更加旺盛的疑火。他只说了几句话便达到了这个目的,他的话听起来没有任何恶意,但是放在阳光下却显现出了真

实含义……他夸奖丽塔风趣，丽塔生得漂亮，丽塔身材匀称，接着又漫不经心地补充说：

“那可真是个难得的姑娘……这儿没有一个男人能配得上她。像丽塔这样的姑娘只能找外地人结婚。”





最近一个月以来，堂马努埃尔·帕尔多一直这样自问：“那个小伙子什么时候才能下决心向我请求答应丽塔的婚事呀？”

他一定会向丽塔求婚的，对于这一点那位老先生没有半点怀疑。他让侯爵住在自己家里，并且热情招待，这就默认了他是自己未来的女婿。德·拉拉赫一家的亲朋好友总是公开暗示婚期不远了。仆人们躲在厨房里也开始议论婚礼的花销了。回到房间里，妹妹们都对丽塔开玩笑。

几个表妹不时向表哥送去友好的微笑，欢快的笑声犹如百鸟歌唱。这个古老的大家庭沸腾了。

一天下午，侯爵正睡午觉时，突然有人用手掌重重地敲门。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丽塔。她身上只穿着内衣，头上包着一块漂亮的纱巾，大半个脖子露在外面。她右手拿着一只大鸡毛掸子，宛如相貌出众的女仆。她这副模样非但没有使侯爵心灰意冷，反而热血沸腾。丽塔笑盈盈，红涨着脸，眼睛、嘴巴和双颊都放射着光彩。

“佩鲁乔<sup>①</sup>！佩鲁乔！”

---

<sup>①</sup> 佩德罗的昵称。

“丽蒂妮娅<sup>①</sup>！丽托娜<sup>②</sup>！”堂佩德罗答道，他是那样死死地盯着丽塔，好像要用眼睛把她吃掉似的。

“我妹妹让你过来一下……我们都在忙着收拾阁楼，那里放着我们爷爷活着时用的全部东西。听说有不少好玩艺儿。”

“我，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呀？我想你们不会让我做清洁工吧？”

“你就听我吩咐好了。走吧，懒虫，别总睡觉了。”

阁楼的梯子几乎是垂直的，那儿并不太黑，因为光线从三个大天窗射进来。不过，天花板很低，堂佩德罗根本直不起腰，姑娘们如果不小心，也会把脑袋撞到天花板，肿起大包。阁楼里放着多年弃置不用的东西，都是帕尔多·德·拉拉赫一家以前讲排场时的用品，而现在却以灰尘和蛀虫为伴。姑娘们一边说笑，一边在那里搜寻着，盼望找个昔日的珍宝，按照现在的式样重新打制。用那里霉烂的古董完全可以写一部两百年来加利西亚贵族风俗史。扶手雕花描金的破椅子；侍童们送小姐去聚谈照亮用的灯笼，那时圣地亚哥还没有公用路灯；巡夜骑手服装；纱巾和镶着玻璃珠的绣花织品；贴花紧袖大衣；旧抽纱丝袜；缀着花边的长裙；布满锈斑的佩剑；印在绸缎上的戏剧广告，女歌星演唱的小调，小丑表演的小品。所有这些东西和其他类似玩艺儿混杂在一起，都是从几千莱瓜以外运来的。在所谓的“玩艺儿”当中，最引人注目、最具有象征意义、最货真价实的珍品，是共济会用品：圣像、三角铁、小锤、角尺和

---

①②丽塔的呢称。

围裙——是一位被授予 33 级头衔的法国血统老祖辈的遗物。还有一件非常漂亮的红色大衣，袖口和衣领都刺绣着上校标志，这是堂马努埃尔·帕尔多祖母用过的。当时有个习惯，经过允许可以模仿王后玛利亚·路易莎的做法，就是说，老祖母可以穿用丈夫的军服骑马散步。

“看你们把我带到的这个好地方。”堂佩德罗被灰尘呛得喘不过气来，坐在椅子上移动不得，感到非常难受。

“我们就是让你到这儿来，”丽塔和马诺利塔高兴地拍着手，说道。“任你怎么能耐，也不能追赶我们，捉弄我们。这回该轮到我們大显身手了。来，挎上这把佩剑，穿上这件紧袖大衣，让我们看看。”

“我哪有心思穿戴那种东西呀。”

“只一分钟。让我们看看你是个什么样子。”

“我对你们说过了，我绝不出那个洋相。”

“怎么不？你对我们太傲慢无礼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做，没有好下场。谁走近我，会后悔的。”

“魔鬼，你还把我们吃了。”

“你们走着瞧好了。”

这种奇异的威胁好像镇住了几个表妹，她们不敢动手动脚了，只是偶尔用掸子打他一两下。阁楼的清理工作进行很快：马诺利塔用一双健壮的胳膊搬动东西，丽塔负责分类，努契娅打扫灰尘，精心整理，卡门不但干活不积极，就是说笑也不多，有两三次不声不响地离开阁楼，肯定是到走廊去了，姐



妹时不时用话讥讽她。

“卡穆齐娅<sup>①</sup>，天气怎么样，下雨了，还是有太阳？”

“街上人多吧？喂，你说呀。”

“她总是心不在焉。”

衣物渐渐清理干净，姑娘们开始试穿起来。马诺利塔穿上上校制服觉得很得意，因为她身材粗壮。丽塔很喜欢祖母的浅绿色丝棉袄。卡门只对一件古怪的饰物感兴趣，原来是三位一体的羽饰，当初第一次佩戴时曾称作“三强”羽。努契娅试的是织花披巾。这时，太阳已经偏西，阁楼里布满着蜘蛛网的空间，光线渐渐暗淡下来。这正好有助于姑娘实施她们的计划。两个大表妹找到一个合适机会，偷偷凑到堂佩德罗跟前，丽塔突然给他脑袋上扣一顶三角帽，马诺利塔抓起他的胳膊，给他穿上一件绣有蓝黄花环的斑鸠色紧袖大衣。

她们这样胡乱折腾一会儿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哄闹。堂佩德罗想报报仇，弯着腰追赶他的表妹；因为阁楼很低，不能直起身来。表妹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时而碰到到处摆放的家具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她们是想找到那道小窄门，免遭表哥的报复。丽塔躲到一把破扶手椅子和一个烂立柜后面，另外两个胆子比较小的表妹则逃走了。马诺利塔趁表哥迷住眼睛那一瞬间，朝他头上扔去一块油布，从而骚乱的首领丽塔也逃脱了。说时迟，那时快，堂佩德罗把油布撕个稀巴烂，挣脱出来闯到门外，顺着楼梯追了下去。

---

<sup>①</sup> 卡门的蔑称。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下楼来，以捕捉敏捷害兽的猎手本能，在走廊里摸索着快步前进，耳朵听到那个漂亮的野兽在前面奔驰着。在走廊的拐角处，他一下子追上了她。那姑娘笑得喘不过气来，没有用力反抗。堂佩德罗决心严厉惩治，就在她耳边重重地打了一下，他觉得那姑娘并没有反抗；但是，他估计错了，因为丽塔趁他歇手的那一刻，又逃走了，并且高喊道：

“胆小鬼，看你还能再抓住我不？”

侯爵真想一把抓住她；他把危险置之度外，又向表妹追去，而他表妹早已消失在走廊的黑暗之中了。走廊弯弯曲曲，它的走向随着房子的变化而变化，忽而急转弯，忽而狭窄得如同羊肠。丽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她熟悉情况。这时，侯爵听到开门声，那是姑娘站到那个房间里躲起来了。堂佩德罗不管三七二十一，使劲推门，他认定丽塔一定藏在门后。门推不开，好像顶着什么似的；堂佩德罗用力敲了几拳，两把椅子劈里啪啦倒在了地上。他闯进屋子里，里面漆黑如洞，他本能地伸出双手，避免撞到家具上。这时，他发现阴影里有点什么在动弹，于是在空中摸了摸，摸到一个女人的身躯，他二话没说就用双臂去抱住，想好好惩罚一下。不过他大吃一惊：遭到了顽强反抗。那人死活不让他抓住，就是有一双铁手也无济于事。姑娘用力晃动身体，竭力躲开“敌人”的双臂，同时哎呀呀地叫着，呼喊“救命”……活见鬼！这不是她吧，不是……侯爵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他也该意识到……他感到很尴尬，于是放掉了那个姑娘。



“努契妮娅<sup>①</sup>，别哭……别哭了，听见没有……我放开你；我不欺侮你……你等一会儿。”

他在衣袋里摸了一阵子，划着一根火柴，环视周围，点燃蜡台上的一支蜡烛。努契娅被放开以后，便停止了哭泣。但是，她还是提防着。侯爵再次向她道歉，并安慰她。

“努契娅，别小孩子气了……原谅我吧，听见了吧……原谅我，我没想到是你。”

努契娅抹着眼泪，大声说道：

“不管是谁……对姑娘都不能那么野蛮无礼。”

“天哪，是你姐姐找我来的……是她找的我。我来了，那就不应该有什么抱怨……对不对？好了，别这么不高兴。不然，舅父该说我什么呀？可是，好妹妹，你怎么还哭呀？你感情怎么这样脆弱呀。喂，让我看看你的脸蛋。”

说着，他端起蜡台，去照努契娅的面孔。她的脸涨得绯红，和平时判若两人；一颗泪珠在面颊上慢慢流动着。但是，他用蜡烛照她眼睛时，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用手帕给她擦拭眼泪。

“你看看，谁敢欺侮你呀！你是一朵小花！我那个时候一定用拳头打得过猛了！活见鬼！”

“你走开！”努契娅命令说，她恢复了惯常的那种严肃表情。“这是我的房间，你呆在这儿不像话。”

侯爵向门口走了两步，准备出去；他突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们成了朋友了吧？和好了吧？”

---

① 努契娅的昵称。

“和好了，只要你不那样野蛮就行。”努契娅简单而坚决地回答说。

“我如果回来，你会对我怎么样？”这位乡下绅士笑着问道，“你会不会把我打倒？”

“不会，不会……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不过，有一件事，我是要做的。”

“什么事？”

“我要明白无误地把情况告诉我的父亲，让他注意他脑子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你住在这儿是不正常的，你不是我们的亲兄弟，而我们又是未婚姑娘。我知道，我向父亲提出改变这种状况是有些贸然；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不相信你会干出今天这样的勾当来。他一旦发现什么事情，事情会闹大的，尽管我不会咬着父亲的耳朵说三道四，因为我不是他的参谋。”

“好家伙！你那样去说……好像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

“正是这样！”

侯爵背着这沉重的包袱走开了。晚饭时，他闷闷不乐，根本不理睬丽塔对他套近乎的表示。努契娅尽管表情有些变化，但还是和以前一样和蔼、庄重，遵守餐桌上的礼仪。那天晚上，侯爵抓住胡里安不放，一直谈到半夜才让他回去睡觉。以后几天，气氛比较平静。堂佩德罗几乎每天都出去，主要去俱乐部，坐在“三巨头”讲坛旁边。他在那里并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听到不少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新闻，比如他舅父财产的真正状况。在圣地亚哥，传说着他早就疑惑不解的事情：堂马努埃尔·帕

尔多对他的长子卡布列尔特别关照。看来，他还会以合法继承人的地位，把德·拉拉赫的全部家产占为己有。几位表妹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她们的一位独居姑妈的遗产上了。这位姑妈叫马尔塞利娜，是努契娅的养母，住在奥伦塞，生活十分俭朴，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笔财产。堂佩德罗听到这些消息，想了很多。有几个夜晚，他和胡里安谈了个通宵。最后，他断然下了决心。

一天上午，堂马努埃尔·帕尔多看到外甥走进他的房间来，又惊又喜。他看得出，侯爵那副表情是要和他谈点重要事情的。堂马努埃尔听人家说过，如果姐妹多，最困难的是给老大找婆家。老大的问题解决了，妹妹们的事就会像断了线的念珠一样，一个接一个迎刃而解的。只要丽塔结了婚，其他几个妹妹的婚礼蛋糕也就算准备好了。马诺利塔最后将跟德·拉弗尔莫塞达家的骄傲儿子去过；卡门也会把脑袋里的狂妄想法除去，她那么漂亮，不愁找不到好丈夫；努契娅呢……努契娅的事他不必操心，她对他百依百顺；再说，努契娅是她养母的财产继承人，结婚以后，不必靠丈夫生活。即使找不到丈夫，等弟弟卡布列尔毕业，接受德·拉拉赫家长子继承权后便可以选定住地。那时，她可以和他一块儿生活。堂马努埃尔这样喜滋滋地想过以后，便侧过耳朵听他外甥雨露般的甜蜜讲话……但是，他听到第一句以后，大有挨了一枪之感。

“舅父，我进来您怎么吓了一大跳呀？”堂佩德罗看到老绅士一副惊愕之状，开心地说。“有什么不便吗？努契娅已经有了未婚夫？”

堂马努埃尔表面上矢口否认，有些事情放在心里没有说



出来。他说，女儿的年龄还小，身体不好，甚至把女儿不那么漂亮也做为一个理由，并且几乎公开暗示大女儿丽塔长得苗条，不喜欢她她会生气的，他轻轻地拍了外甥几下肩膀和膝盖，说了几句笑话。他还想像劝说选择玩具的孩子那样劝说他几句。最后，又借着话题用当地方言开了几句玩笑，宣称其女儿结婚时，他都要给一些东西。但是对努契娅……她准备继承她姑妈的遗产……天气太热了……之后，他站在侯爵面前，问道：

“努契娅那个倒霉鬼怎么说？说给我听听。”

“舅舅，您自己去问好了……我还没有对她正面提出这件事！……我们总这样眉来眼去的下去，都快老朽了。”

噢，这半个月来，德·拉拉赫家里真是沸腾了！找父亲谈话呀，姐妹间叽叽喳喳呀，彻夜不眠呀，天不亮就起来呀，敲门呀，偷偷哭泣呀，用眼睛表示愤怒呀，吃饭时吵闹呀，找头脑聪明的朋友出主意呀，女管家蹑手蹑脚地走到帘帐后面偷偷听主人对家中这一严重事端的私下密谈呀……省城的房屋墙壁都是“玻璃”的，什么事也隐藏不住，人们把德·拉拉赫家中小姐围绕同表哥的婚事而发生的纷争描绘得有声有色。丽塔把妹妹臭骂了一顿，说她把自己的未婚夫抢去了；卡门帮助了努契娅，因为大姐总数落她跑到窗前向外张望。当然，努契娅也受到了指责，说她虚情假义。还有人指着堂马努埃尔的后背说，这老头子亲口对一个人说过，“我外甥走时一定要带去我的一个女儿，既然他看上了努契娅，那就让努契娅嫁给他好了”。不少人甚至说，姐妹在饭桌上都不讲话了；还有人说，看见丽塔一个人和卡门散步，而他们的表哥却总和堂马努埃尔、

努契娅在一起。努契娅好像害羞的样子，低着头，不多说话。一天，一件事更引起了风言风语。丽塔离开家去奥伦塞，据说去陪伴姑妈马尔塞利娜住一段时间。堂佩德罗于是搬到客栈去住，避免人家说他们不结婚就住到一块儿。

8月末的一天，教皇批准了婚礼。各种准备工作十分圆满周到。双方互送礼品，朋友和亲戚也送来了礼物。其中有精心制作的蛋糕、白纱礼服和从马德里买来的一大盒子华丽饰物。婚礼前两三天，还收到从塞哥维亚寄来的包裹，里面盒子里装着一枚打制简单的金戒指和一张贺婚卡，上面写着：“献给我永生难以忘怀的姐姐马尔塞利娜，你的最心爱的弟弟卡布列尔。”看到她的“孩子”寄来的礼物，新娘痛哭了一场。她把戒指戴在左手小指上；在教堂举行婚礼时又在那个手指上戴上了另一枚戒指。

婚礼于傍晚在一座教堂里举行，来宾不多。新娘穿一件漂亮的黑纱礼服，围着一条丝织花边钻石闪闪的披巾。回到家中，仆人早已为主人和亲朋至友准备了冷饮，那是用西班牙古代方式制作的冷饮，有糖浆、冰奶、巧克力、美酒和各种蜜饯；一杯杯冷饮用明光闪亮的托盘和银碟送到每个人面前。桌子上，除了点缀婚礼大蛋糕的假玫瑰和松仁外，没有更多的饰花。两只高高蜡台上都点着像是灵灯一样的蜡烛，使饭厅里的气氛庄重肃穆；应邀宾客亲眼目睹结婚这个可怕圣礼之后仍然心有余悸，他们现在低声说着什么，犹如前来对死人表示哀悼一样。一个个都小心翼翼地使用刀叉，避免碰到瓷碟，发出响声。那里好像在为死刑罪犯准备的最后一顿饭。堂内门西

奥·安吉罗先生是一位办事极端认真的神父，对人殷勤，态度和蔼。他是堂马努埃尔的老朋友和聚谈者，这次做新郎新娘的证婚人。他刚刚为他们祈祷祝福；此刻，他想用欢快的语调说两三句逗趣的话，使气氛热烈一些。可是，他的努力落了空，在场的人仍然面孔严肃地呆在那里。所有出席婚礼的人都是这样，其中包括德·拉弗尔莫塞达少爷，他也许在脑子里想着：“当你邻居的面颊……”胡里安呢，看到自己的强烈愿望如期实现了，他推荐的人得胜了，本来应该高兴一番的，可是心中却感到沉重，仿佛预感到大难临头。

新娘虽然表情严肃，但是对前来贺婚的宾客招待、照顾得却十分周到。有两次，她在给坐在她右侧贵宾席上的堂内门西奥斟帕哈雷特酒时，由于激动，酒都洒到了杯子外面。新郎和男人们一起交谈，他时不时地从餐桌上站起身来，为客人递送上等香烟。在如此庄重的婚礼上，谁也没有说一句令新娘感到害羞的玩笑。不过，临告别时，有几位绅士做着怪相说：“晚上好。”几个老妈子和使女一边在新娘的面颊上亲着响吻，一边咬着她的耳朵低声说：“再见，夫人……你已经是夫人啦；不能再叫你小姐了……”她们脸上堆着笑容，一边说着这些极普通的祝贺词，一边看着努契娅，犹如要把她的形象印刻在脑海里。来宾陆续离去了，堂马努埃尔·帕尔多走到女儿面前，把她紧紧搂在自己怀里，亲切地吻着她的额头。德·拉拉赫先生确实很激动；他是第一次参加一个女儿的婚礼；慈父之情滋润着他的心。当他拉起女儿的手，由罗莎里奥大娘拿着从饭厅取来的五支蜡烛照路，把她送到洞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眼睛湿润了，嘴角露出骄傲的微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走到门口时，他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

“如果你那永远安息了的母亲能看到今天的场面，该多好呀！”

洞房梳妆台上，两支分别放置在蜡台上的蜡烛把周围照得通明；那两个蜡台和吃冷饮的饭厅里的蜡台一样，十分雅致、精美。由于房间里没有别的灯光，也没有人想到买一盏小说中描绘的讲究的洞房必备的瓷吊灯，所以洞房里显得宗教气氛有余，喜庆气氛不足。双人床犹如小教堂或礼拜堂，红缎金边床幔恰似教堂里的壁画和挂毯；雪白的床单浆熨得十分平整，看到它的镶嵌饰边，不禁使人想起祭坛上的光滑如镜的罩布。父亲临走时，小声对女儿说：“再见，努契塔<sup>①</sup>，亲爱的女儿。”新娘托起父亲的右手，用干热的双唇尽情地吻了吻。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了。她像树上的一片小叶，全身颤抖着，精神紧张，四肢“痉挛”，忽冷忽热。她的这种“症状”，并不是由那种人之常情产生的懊悔，而是由一种无法描述的神圣的恐怖引起的。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蜡烛从高处洒下光亮来，她觉得自己仍然置身于两个小时之前跪拜的教堂里……现在，她又跪下来，看着床边黑影里的乌檀象牙耶稣像，床幔正好给他做“华盖”。她嘴里叨念着她夜祷惯用的祷语：“愿妈妈的灵魂安息……”这时，从走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皮靴踏地声，接着门就打开了。

---

① 努契娅的昵称。

## 十二

婚礼的面包屑还没有完全打扫干净，堂佩德罗便找胡里安长谈去了。他们认为胡里安应该火速赶回侯爵府，采取一些必须采取的提防措施，并且在主人回去之前，把那个“洞穴”弄得文明些。胡里安接受这项任务以后，少爷又感到有些内疚或后悔，心想不该把这样的事情交给他去办。

“喂，”少爷提醒说，“到那儿去要有一定胆量……普利米蒂沃心毒手狠，他对您什么都做得出来……”

“有上帝保佑，死神不会找到我头上的。”

“这话您可不能说！”乌略亚侯爵说道。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声音促使他又一次这样提醒胡里安，此刻，那声音变得十分清晰和强烈。“我以前曾经对您说过，普利米蒂沃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不过我认为，他复仇的心理即使一时占了上风，也不会想干什么凶残勾当就干什么凶残勾当的……总之……”

堂佩德罗已不止一次表明自己在了解人的特性和脾气方面有锐敏目光，然而他的这种才识由于缺乏道德文化和温文尔雅概念——这是当今社会对那些出身显赫、家产丰饶、权势



超群、社会地位显要的人的要求——而无法显现出来。

少爷继续说道：

“普利米蒂沃并不是一个野蛮人，……不过，他的狡猾是出了名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他妈的！这一点我太知道了……我们来的那一天……如果他在暗中向我们放冷枪，我真无法保证您和我的生命安全。”

胡里安全身颤抖了一下，脸上的红润光彩顿时消失了。他不是一个有胆量的英雄豪杰，这一点从他的面色看得一清二楚。堂佩德罗看到神父有些惧怕，心中无限高兴。在堂佩德罗性格中，有着粗野的一面，这是因为他生活在野蛮的环境之中。

“我们打个赌吧，”侯爵笑着大声说道，“您做着祈祷走过路旁那枚十字架，一定会安然无恙的。”

“我说我不必做祈祷，”胡里安已经从惊恐中恢复了过来，这样答道。“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拒绝前往，这是我的义务。就是说，我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特别要指出的，有上帝在……有些时候，狮子并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凶猛。”

“您现在没有防备普利米蒂沃会做出无礼的事情来。”

胡里安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大声说道：

“少爷，您应该下大决心，把他赶走，把他赶走！”

“您这是在说什么呀，您这是在说什么呀……我们对他提防着点就是了……可是，赶他走……猎犬呢？怎么去打猎呀？还有那些仆人，那些山地，怎么办？除了他，别人根本管不了

……您应该清楚：没有他，我一个人真没有办法呀……您如果高兴的话，不妨试验试验，看看能不能把普利米蒂沃睡着了都能操纵的东西给我拿走一些……另外，您就是把他从大门赶出去，他还会从窗户爬进来。您应该相信我这些话，这是肯定无疑的。他妈的！我可太知道普利米蒂沃是什么人了！”

胡里安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么……别的事情呢？”

“别的事情……随您怎么处理好了……您全权处理好了。”

他拥有了全权！那么，如何使用“全权”的灵丹妙药，他也应该带上呀！胡里安得到处理其他事物的大权以后，内心深处不禁对那个不知羞辱的女人和那个私生子产生了同情。特别是对于后者，他的同情心更深了一层。对于母亲的劣迹，这个可怜的无辜何罪之有？说一千道一万，他所在的那个家的主人就是他父亲，如果把他赶出这个家门，未免太残忍了。他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要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如果不是有利于堂佩德罗声誉，同时又能使马尔塞利娜小姐——尽管已经吃过了喜酒，他仍然这样称呼她——暂时平静的话。他在到达侯爵府所坐落的山谷之前，在走过那个虎狼出没的地方时，心中不是不害怕的。猎手在塞布列等候着他，两个人见面之后一块儿上路。这一次，普利米蒂沃一反常态，表现得那样顺从和礼貌，胡里安——他和佩德罗正好相反，总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透人的心——渐渐地把不信任感抛到九霄云外，甚至认为那老狐狸不会咬他了。普利米蒂沃表情冷漠，根本看不出

他心中是不是隐藏着仇恨。他还是那样言语不多，面孔严肃。两个人闲聊时，他说今年天气不好，总是下雨，玉米没法收，采摘葡萄也遇到了困难，好多重要农活都停了下来。果然，路上到处是积水，那天早晨还下过雨，松枝上不时落下雨滴，打在两位赶路人的帽子上。胡里安渐渐排除了恐惧心理；当走到十字架旁时，一股喜悦之情油然而生，真正的宗教激情滋润着他的心田。

“上帝哟，我的上帝哟！”他心中想着，“你这样保佑我去完成一项令你欣慰的伟大善举。一年之前，我在侯爵家里发现了恶习、恶作剧、卑鄙行径和道德沉沦。我这次回来，带来一对虔诚的夫妻，带来一对尊你之命而成婚的多善多德的夫妻。我，我受你之命干预了这件事……上帝哟，我太感激你了。”

一阵狂吠打断了他的思索。那是侯爵家里养的狗，它们跑出来迎接神枪猎手。一条条都摇晃着秃尾巴，张着血红的大嘴。普利米蒂沃伸出瘦长的手抚摩每一条猎犬，猎犬很愿意让他这样摩来摩去。他的外孙也跟在猎犬的后面跑了出来，普利米蒂沃在他嘴边轻轻拍了一下。胡里安想吻一下孩子，可是还没等胡里安走过去亲，他就一溜烟逃走了。神父看到孩子浑身上下都是泥巴，怜悯和悲苦的感情又一次涌上他的心头；他看到萨贝尔还是呆在老地方，周围全是锅碗盆碟。但是原来那帮当仆人的老婆子和姑娘，包括萨维娅和她的女儿，却不见了。厨房里井井有条，干净、安宁，就是最严厉最挑剔的人，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神父看到自己走后这段时间里一切安排那样井然有序，不禁感到十分茫然和迷惑，他本来担心走



了以后会闹翻天的。他性格怯懦，有这种想法并不足为怪。吃晚饭时，他的惊异有增无减。普利米蒂沃表现得更加平和，他心平气和地给神父汇报半年来的情况：母牛下了多少崽子，开了几项工程，收了多少租子。在父亲对上司表示如此谦恭的时候，女儿殷勤地照顾胡里安，就如家犬家猫乖乖地凑到他的身边，求他抚摩一样。胡里安面对如此热情的接待，不知道用怎样的脸色回敬他们。

他以为第二天父女两人的态度会改变的，因为他运用了侯爵赋予他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力，命令那个家族的夏甲<sup>①</sup>和以实玛利<sup>②</sup>到大沙漠里去。太令他惊异了！普利米蒂沃依然温和顺从，满口答应了。

“少爷他们要从那边，即圣地亚哥带来厨娘。”胡里安解释道，他这样说是为了给解雇他们找借口。

“当然罗，”普利米蒂沃用最自然的表情回答说，“在城里有另外一套烹调法……老爷们的嘴吃惯了……我要告诉您，我也是想叫您给侯爵写封信，请他带回一个做饭的。”

“您？”胡里安惊叫了一声。

“对，先生……我女儿要结婚……”

“萨贝尔？”

“对，萨贝尔。她正在筹备……和纳亚的一个外号叫‘公鸡’的风笛手……另外，她准备到对方家里去，接受人们的祝

---

<sup>①②</sup>《圣经·旧约》称，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埃及使女。撒拉不能生育，便叫丈夫和夏甲同房，于是她生下了以实玛利。后来撒拉怀孕，生下以撒。以撒断奶时，亚伯拉罕给了夏甲饼和一袋子水，把她和孩子打发走。

福……”

胡里安高兴极了。他不由地想到，萨贝尔这桩婚事一定得到了上帝的帮助。萨贝尔结了婚，就能离开那里，免遭厄运；她将重新做人，过上有秩有序的正常生活。他再次感谢仁慈的上帝，当一般短见浅识的人认为面前的障碍无法搬除时，上帝一下子把它消除了……他脸上露出了兴奋表情，他都觉得在普利米蒂沃面前不好意思了。胡里安立刻开了腔，对猎手表示祝贺，祝福萨贝尔婚后幸福。当天夜里他就写了信，把好消息告诉了侯爵。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切都很顺利。萨贝尔依然言听计从；普利米蒂沃还是那样高兴，佩鲁乔整天看不到影子；厨房里空荡无人。胡里安只是在有关侯爵封地和财产方面遇到了某种隐蔽的抵触情绪，他在这个领域里寸步难移。普利米蒂沃占据着真正管家的地位，是幕后独裁者。胡里安意识到，他领受的“全权”只是一纸空文。他甚至感觉到猎手不仅仅在侯爵府里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正扩展到整个地区，经常有人从塞布列，从加斯特罗多纳，从博安，从更远的地方赶来找他谈话，态度恭敬、卑微。方圆几莱瓜之内，没有普利米蒂沃的交待，没有普利米蒂沃的允许，连一根稻草也不敢动用。胡里安根本没有力量与他抗衡，他也不想抗衡。他觉得同萨贝尔相比，普利米蒂沃的管理不善，给侯爵一家造成的损害还是较轻的。萨贝尔走掉，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普利米蒂沃……

而结果是，萨贝尔并没有走；不过，她会走的，时间不会很久的！谁能怀疑她会离开那里呀？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迹象令

胡里安放下心来：一天傍晚，他发现萨贝尔和那个潇洒的风笛手坐在稻草堆旁边亲切交谈，那声音细柔得比忏悔声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情此景令他羞怯，但是他装作没有看见。他想，俗话说得好，那就是“祭坛前厅”。对于这个坏女人，他已经稳操胜券了，所以对管家做了让步。不过，普利米蒂沃从不拒绝胡里安的吩咐，也不做违背他规定的事情，如果胡里安提出什么计划，谴责滥用职权，或者坚持立刻进行某项改善措施的话，普利米蒂沃举双手赞成，说要为此扫清道路，并且献计献策。可是到了执行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袋子里的面粉了”。困难接二连三出现，他一会儿说今天办，一会说明天办，一直拖着……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惰性，为了安慰胡里安，普利米蒂沃对他说：

“说容易，做起来可就……”

要不把普利米蒂沃杀掉，要不无条件听任他的摆布。神父意识到，他已经别无选择。一天，他去找纳亚教区神父堂埃乌赫尼奥倾叙自己的悲苦。这位神父让他谨慎从事，从而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和鼓舞。当时，这位神父惊恐万状，他说当地几张报纸都证实发生了政治动乱<sup>①</sup>。海军宣布起义，将女王赶下了台；女王现在跑到法国去了，成立了临时政府。还有消息说，在阿尔科莱亚桥发生了激战，军队站在了那一边，魔鬼和他的母亲……堂埃乌赫尼奥十分激动，几乎都疯了。他准备马上去圣地亚哥，打听消息是否属实，看看博安教区的大祭司和神父怎

<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动乱，发生在1868年。



么说!“利箭”呢?现在,“利箭”确实不要脸了;他的死敌,联合主义者的朋友“陷阱”将永远骑在他的头上了。天哪!

由于这些突发事件的干扰,纳亚教区神父几乎没有时间多安慰胡里安几句。

### 十三

同岳父和小姨子们过了一段家庭生活以后，堂佩德罗便思念起他的那个老巢穴了。

他不习惯大城市生活。高大的围墙布满青苔，门廊窄小，前厅黑暗，楼梯阴郁。在他看来，这种地方简直是牢房和监狱，令他喘不过气来。他在这里已经住厌了。一下起小雨，人们便躲到屋子里，顷刻之间，丝绸蘑菇，即大雨伞遍地都是。雨滴奏出的交响乐令他烦躁，雨点或者从屋檐落下，或者打在洼地的积水上，啪啪作响。他只有两种解除烦恼的法子：一是和岳父聊天，二是去俱乐部玩上一会儿。这两件事可以使他暂且忘掉厌倦。不过真正的厌倦并不是精神上的病态，即高雅之士和骄奢淫逸者的通病，而是一种无声烦闷和气恼，这是自卑心理在他内心深处作祟。堂马努埃尔多年居住在城里，得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由此涂上了一层文明的油彩，显得比他外甥高出一头。此外，他拥有比外甥更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出身显赫，贵族姓氏，按照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说，这使他摘掉了平庸俗气的帽子。堂马努埃尔除在饭桌上和在知心朋友中间喜欢讲一些趣闻轶事——虽然不使人感到难为情，但听者饿肚子委实难



以忍受——外，他确实是一个文明正派的人，完全有资格主持——比如说——决斗，出席地区友人经济社团董事会，宗教巡行时扛着大旗领路，被省长请到办公室做咨询。他如果到乡间隐居的话，并不只是想在思想上放纵一下他那粗野的本性，不系领带，不为社会缴纳税款，而是因为他还有着更为细腻的、现代社会特有的嗜好：有个小花园，种些果树，搞点土木工程；他很想以此消遣一下，同时这种消遣在乡间要比城里廉价得多。

其次，妻子柔情相待，女儿时刻陪伴，使堂马努埃尔从德·拉拉赫家族继承下来的粗鄙习俗变得淡漠了。五个可敬可爱的女人能使最粗野的男人变得温文尔雅。这里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岳父尽管从年龄外表上看比他的女婿年长一代，但在精神方面要现代化得多。

堂马努埃尔想使堂佩德罗成为一个有文化、循规蹈矩的人，但他不但白白花了力气，而且事与愿违，外甥变得更傲慢更放肆了。德·拉拉赫先生渴望外甥在圣地亚哥住下来，每年夏天回侯爵府去看看，顺便消遣几日，过问一下庄园的事儿。他这样劝说女婿时，还在话音里暗示，他对乌略亚家族的老巢发生的事无所不知。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尽管是可以饶恕的，却使堂佩德罗大为恼火；他说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他不愿意受到世界上任何人的摆布。

“我看，”他当着妻子的面宣布说，“我们还是快些逃走吧。我从生下来那天起，就不允许任何人摆布我。如果说我有时沉默不语，那是因为我现在是住在别人家里。”

他很厌烦住在别人家里。他看到什么都觉得讨厌，不顺眼。德·拉拉赫先生的讲排场，银制盘碟烛台，古式硬木家具，同城里出身显赫的友人、神职人员和来打牌的正派人之间的诚恳夜谈，他那些值得尊重的有时粗心大意但从不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的仆人，这一切都使堂佩德罗觉得是对侯爵府杂乱状况的极大嘲讽，因为在那里，他过着粗鄙生活。餐桌光秃没有桌布，窗户没有玻璃，同使女和杂工不分主仆，亲密无间。这一切并没有使他产生向岳父学习、看齐的强烈想法，而是产生了卑鄙的嫉妒心，以及它的孪生兄弟愤恼。只有卡门的疯狂恋爱举动使他得到一丝安慰。在俱乐部里，只要有人背后议论那个学生如何放肆无礼，卡门如何缺乏检点，他都搓着双手，饶有兴味地听着。任凭岳父恼羞成怒吧！光有绸缎椅子和地毯，并不能足以堵住人家的嘴巴呀！

堂佩德罗同他舅父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而政治方面的争论——对于那些没有固定政见、没有正确见解、只以印象参加争论的人来说，比任何争论更令他们激愤——等于火上加油。我们应该指出，侯爵正是这样的人。堂马努埃尔思维并非机敏，不过他很久以来就在道义上站在了纯保守党一边，注意读报，了解事态；他是那样认真而严肃地看待贡萨雷斯·布拉沃的骗局和伊莎贝尔二世的出走，甚至给自己开了一枪，险些中弹身亡。外甥的态度和他针锋相对，据理驳斥，原谅革命派的做法，重述当时报刊和人们对赶下台的王后陛下的攻击，并且相信那些攻击是正确的。舅父用辛辣的语言激奋地反驳他，同时向空中举着两只大手。

“在乡村，”他说，“什么都信以为真，连天大的谎言也信而不疑……你们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你们没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你们的不幸……你们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的……”堂马努埃尔可能是从哪篇社论中学来这句蠢话的。“应该用以往的经验，理智地分析问题。”

“您以为我们这些从那边来的人都是笨蛋吗？……我们很可能比你们聪明，比你们看得多见得广……”他这是指那时正好俯身过道的窗户上向外张望的表妹卡门。“舅父，您应该知道：什么地方都会有只知道吸吮指头的大傻瓜的。这一点，您是不应该怀疑的。”

争论带有人身攻击的色彩，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吃饭的时候。咖啡杯子重重地撞在小碟子上；堂马努埃尔气得发抖，酒杯刚刚贴到嘴边，便突然移开，把酒全部泼洒到地上；舅甥二人争论声要比平时说话声高八度。在吼叫或交锋之后，常常有片刻的沉默，那是无声的对抗。这时，姑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努契娅低着脑袋，不是团着面包屑，就是慢慢地把每个人的餐巾叠起来，放在一起。堂佩德罗常常突然站起身来，用力把椅子一推，迈大步离去。他的脚步是那样重，连地板都摇晃起来。他那是去俱乐部，那里打牌的人日夜不断。

不过，他呆在俱乐部里也并不感到舒服。那里大学城所特有的文人气氛使他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孔博斯特拉是那样一座城市，在那里谁也不愿意被人看作是无知的。少爷很清楚，如果人们知道他不怎么会正确书写西班牙文，对在那里经常谈论的其他方面的学问也少得可怜的话，那他一定会受到讥



讽，受到嘲弄的。他在乌略亚侯爵府里是无可争议的“国王”，然而在这里还不如那些经常喝得烂醉、戴着教授头衔的人；甚至都不如一些放荡无羁、脚穿破靴子、脑袋里还沸腾着刚刚在大学图书馆或俱乐部客厅读过某个现代作家作品情节的学生。一想到这些，他便感到那“国王”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对于少爷的头脑来说，那种生活过于紧张了；而对于他的肉体，又过于静止不动了。由于缺乏消遣和运动，全身血液都好像要烧干了一样，皮肤急需空气浴和日光浴，急需大雨冲淋，急需荆棘针刺。他太想回到山间小村了！

他无法忍受城市生活的那种“社会平等”状态。他本来在他封建贵族的家里是说一不二的，而在这里却有人和他平起平坐，他根本无法适应这种局面。在圣地亚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不过是堂佩德罗·莫斯克索罢了；甚至都称不上堂佩德罗·莫斯克索，而只是德·拉拉赫先生的女婿，努契娅·帕尔多的丈夫。侯爵头衔如撒到水中的盐粒，在那里已不复存在了。这都是那个老家伙搞的鬼，这个老家伙是以议论他人为职业的“三巨头”之一。他具有超凡的记忆力，多少年以前的事依然记忆犹新，那些专门从事调查和研究历史事件的人也无法同他相比。侯爵头衔不复存在也还由于一位年青人——我们已经认识他了——起了作用。他们两个人乐于考察当今问题，因而一个成了圣地亚哥的编年史家，另一个则成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事件分析专家。

编年史家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卡布莱依拉和莫斯克索两个家族的全部家谱，详尽地考证乌略亚侯爵头衔不属于也不可

能属于其他人，只能属于西班牙这个或那个大名鼎鼎的公爵；他还把“旁系家谱”拿来公布于众，以证明这一点。当然罗，在审查这些史实过程中，堂佩德罗和德·拉拉赫先生遭到了莫大的嘲弄。后者被指控在给女儿的一套床单上私自刺绣了侯爵小姐的桂冠；历史事件分析专家认为这是无意识犯的过错，并且指出那一套床单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刺绣的，桂冠上的饰物花了多少钱。

堂佩德罗已经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决定在严冬过去之前，即令人讨厌的3月底离开那里。马车那么早就启程向塞布列驶去，天还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天很冷，努契娅蜷曲在车中角落里，不时地用手帕擦着眼睛，看到她这副样子，丈夫没好气地问她：

“看来你不高兴和我走啊。”

“你这是什么话呀？”姑娘拿开手帕，笑着回答说。“丢下可怜的父亲……还有姐妹们，谁不难受呀？”

“她们呀，”少爷低声说道，“我觉得她们不会想念你，让你回来的。”

努契娅不说话了。马车在城外的水洼地上颠簸着，车夫操着嘶哑的声音扬鞭催马。马车不一会儿便驶上了公路，在平整的道路上滚动起来。努契娅重新和丈夫聊起来，询问侯爵府的详细情况。丈夫谈笑风生，大谈特谈所在地风景优美，空气新鲜，夸耀他的老式房舍，说在那里生活舒适，不必受约束。

“你不要以为，”他对妻子说，他提高了嗓门，不让声音被牲畜的脖铃声和玻璃震动声压过去，“你不要以为那儿没有高

雅的人，我家周围住的都是贵族之家。莫伦德家的小姐，很热情；拉蒙·利米奥索是位非常有礼貌的绅士……还有纳亚神父，也会陪伴我们的……还有，我们乌略亚神父，他可是我推荐的呀！他和我是那样要好，就像我带去打猎的猎犬一样……如果我下命令，他会吠叫，会追赶野兽的。你到那里就知道了，你到那里就知道了！在那儿，谁都会被当作人看待，都会有作为的。”

随着离塞布列越来越近，马车驶进塞布列管区，堂佩德罗谈兴越加浓烈。他指着栗树林和一堆堆的荆豆，兴奋地大声说道：

“我家的土地……我家的土地！……这里的兔子没有一个不是吃我家土地上的草长大的！”

马车驶进塞布列时，他的情绪更加激奋。普利米蒂沃和胡里安在小店前面等候着他。普利米蒂沃脸色冰冷，漠然无情；胡里安笑得脸都拉长了许多。努契娅不无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把行李卸下车。普利米蒂沃把油光闪亮、活蹦乱跳的棕色骏马牵到堂佩德罗跟前，他刚要骑上去，忽然发现给努契娅备的坐骑是一匹高头大骡子，不但样子难看，而且凶猛难驯，圆形马鞍中间弯曲，与其说那是让骑手坐稳，毋宁说叫骑手摔下来。

“怎么没给小姐备毛驴来？”堂佩德罗停下来，一只脚踏在马镫上，一只手抓住马鬃问道；他疑惑地望着普利米蒂沃。

普利米蒂沃说毛驴的腿有病了，生了瘤子……

“这么大的地方，就再也找不到驴子啦？真没有吗？你别



给我来那一套，就是找十个八个，你也有时间呀！”

他转过身去，安抚似地问妻子：

“我说，你害怕不？你大概不习惯这种马鞍，你用过这种马鞍吗？能坐得稳吗？”

努契娅有些犹豫了。她一只手拿着衣服，另一只手提着旅行包。最后，小声说道：

“坐稳，我能……去年在海边洗海水浴时，我骑用过各种各样从来没有见过的马鞍，只是现在……”

她突然扔掉衣服，走到丈夫跟前，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脸扎到他怀里，犹如那是第一次和丈夫拥抱一样。她这样小声轻柔地把那句没说完的话说完。侯爵的脸上现出惊愕之色，几乎同时又显露出胜利的激动表情。他爱抚地紧紧搂着妻子，大声喊道：

“难道方圆几莱瓜就找不到一头温顺的毛驴？或许只有上帝那儿有，不愿意借出来；我佩德罗·莫斯克索给你找一头来。等一等，亲爱的，只等一分钟……好了，到小店里坐一会儿……喂，给小姐搬个凳子，搬把椅子来……等一会儿，努契娜<sup>①</sup>；我马上就回来。普利米蒂沃，跟我来。努契娅穿好衣服。”

半个小时以后，他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他牵着一头又肥又胖的毛驴，十分温顺，鞍子也好，万无一失。那是塞布列法官夫人专用毛驴。堂佩德罗把妻子抱起来，放在鞍子上，并且仔细地把衣服整理好。

---

① 努契娅的昵称。

## 十四

单独交谈时，堂佩德罗没有正视胡里安的面孔，问道：

“那个女人呢？还在这儿吗？我们进来时没有看见她呀！”

胡里安皱了皱眉头。堂佩德罗接着补充说道：

“她在，一定在……我敢打 100 比索的赌，我来之前，您一定没有找到法子赶走她……”

“少爷，是这样……”胡里安十分沮丧地说道。“我不知道怎样对您说才好……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普利米蒂沃一会儿对我发誓，说他女儿准备和纳亚的风笛手结婚，一会儿又推翻……”

“我知道那个风笛手是谁。”堂佩德罗自言自语地说，他脸色阴沉了下来。

“我呢……，他们结婚是很自然的事，我就信以为真了。再说，我相信他们也是有道理的，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风笛手和萨贝尔……有接触……”

“您详细打听过没有？”侯爵讥讽地问道。

“老爷，我……我尽管对这种事情十分外行，我还是询问了，以免上当受骗……我在附近问过了，人们都说她准备结



婚。纳亚神父堂埃乌赫尼奥甚至亲自告诉我，未婚夫已经要求办理结婚手续。我觉得他们是借口办手续时遇到了麻烦或者困难，一直没有举行婚礼。”

堂佩德罗缄默不语了。最后，他打破沉默，说道：

“您是位圣神。他们很可能在耍弄我。”

“老爷，如果他们真的想欺骗我……他们可就是天字一号的大无赖了。如果谁说萨贝尔不为风笛手要死要活的话，那事可就奇了。两个星期以前，她跑到堂埃乌赫尼奥的家里，哭着跪在地上，恳求上帝快些让她成婚。她说，她结婚的那一天将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是堂埃乌赫尼奥亲自对我说的。堂埃乌赫尼奥是绝不会说谎的呀。”

“这个婊子！这个婊子！”少爷结结巴巴地说道。他气愤极了，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不过，过了一阵儿，他平静了下来，补充说道：

“对这种事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我并不是说堂埃乌赫尼奥说谎。不过……您……可真是一个大傻瓜，您上了当了。因为这里边，不是萨贝尔，知道吗？而是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在捣鬼。她父亲算把您骗到家了，对吧？那个女人，我知道得很清楚，她是很想离开这里的；可是，普利米蒂沃宁可把她杀死，也不能让她离开。”

“我现在也开始这么想了……您听我说，我现在也开始这么想了。”

少爷耸耸肩，他脸上现出一副骄傲的表情，大声说道：

“您这么想就对了……您把这件事交给我好了……还有

……他们的表现怎么样，表现怎么样？”

“他们很听话……像绵羊那样温顺，从来没有正面顶撞过我。”

“可是他们背着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堂胡里安，您听我说，有时我真想把您当作孩子那样教训一番。”

胡里安感到内疚，说道：

“少爷，您说得太对了。如果普利米蒂沃反对，在这儿什么也干不成。去年您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是千真万确的。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他对您比过去尊敬得多了，如果不是说更惧怕您的话。爆发革命以后，政治十分动荡，每天都有重要消息传来，我总觉得普利米蒂沃也卷了进去，他在这一带招兵买马……堂埃乌赫尼奥对我说过；他说，普利米蒂沃从前控制了许多人，让他们给他效力。”

堂佩德罗沉默了。最后，他抬起头，说道：

“您还记得在塞布列给我妻子找毛驴的事吧？”

“怎么不记得呀！”

“法官的妻子……，真好笑，您听我说……法官的妻子之所以借给我毛驴，那是因为普利米蒂沃跟着我去的。不然……”

对于这件使侯爵如此气恼的事，胡里安几乎没有动过脑子。谈话结束时，堂佩德罗拍着他的肩膀说：

“您太不经心了，怎么也不向我道喜呀？”他像在塞布列一样，两只眼睛闪着那样的光彩。

胡里安不知道堂佩德罗说的什么事。侯爵乐不可支，他给

胡里安做了解释。是的,先生,10月份,栗子收获季节……,世界正在等候一个男性莫斯克索的降生,一个真正的、合法的莫斯克索的降生……另外,莫斯克索像太阳一样美丽。

“难道就不可能是一个女性莫斯克索?”胡里安再三表示祝贺以后,这样问道。

“绝对不可能!”侯爵从心底里喊道。他看到神父要笑的样子,又补充说道:“您别跟我开玩笑,胡里安……别开玩笑。必须是个男孩;如果不是男孩,我就拧断那东西的脖子。我已经对努契娅讲过,非男孩莫生。如果不听我的,我敢敲断她的肋骨。上帝不会坑骗我的。我家里一向以男性传宗接代;老莫斯克索生小莫斯克索,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您那天中午翻阅我家满是灰尘的卷宗时,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如果不是我现在告诉您,您连我妻子身上的变化都发觉不了呢。”

事情确实如此。他不仅仅没有注意到,就是对这种如此天经地义的事都没有想过。他对努契娅那样尊重,他和她的接触是那样与日俱增,根本没有想到世界上其他女人身上可能发生的生理变化会在她身上发生。如果说有什么客观原因使他天真幼稚的话,那就是努契娅的表情。那一双茫然的眼睛总是闪着纯真的目光,好像在观赏着内心世界。她结婚以后,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她那颇为圆滚的脸蛋,像以前一样为了一点什么小事就羞得绯红。如果说她有什么不同的话,有什么征候表明她已经不是处女,而是已婚女子的话,也许是她比以前更加腼腆了。我们这里说的腼腆,是更加自觉的腼腆,是对自己



更为自信的腴腆；它标志着潜意识升华到了贞操的高度。胡里安发现，努契娅听到恶意嘲讽或难听的话时表情总是严肃而高尚的。她的人格如同她本人的躯壳一样，是一枚坚不可摧的盾牌，保护她免遭各种想法的攻击。她心地善良，别人对她做了一点好事，她都感激不尽，用真诚的语言表达谢意；她一身正气，犹如晴朗的天空一样纯净。在胡里安看来，努契娅是圣洁妻子的典范，是女中强人的楷模；在她额头上的天真纯洁光环尚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已经隐约看到了她未来的正直和威严的人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灵魂将集中表现在严肃认真的作风方面。就是乌黑的发辫被银丝取代以后，她的额头也不会留下劣迹，不会印刻上内疚的皱纹。这个美如阳春三月的妻子表现得多么成熟呀！胡里安想到这里，心中暗自高兴，少爷找到了一个好妻子。

胡里安兴奋极了。他这样自言自语地说：在社会的曲折发展中，他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并且使上帝欣慰的事情，即促成了一桩美满姻缘。教会将通过它以天赐智慧致力实现精神的和物质的目标，而前一个目标使第二个目标变得更为神圣。胡里安想，这是一种十分神圣的结合，它和不知羞耻的狂热，和沉迷的罗曼司，和恋人之间的热烈低语毫无共同之处。所以，当丈夫有时一反常态，把温存体贴丢在一边，大摆家长架子时，神父便觉得妻子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她是那样谦恭，那样正派，为什么要如此凶残地对待她？他觉得，努契娅低垂眼帘，面色绯红，沉默不语，是一种无声的抵抗。夫妻之间的真诚关系绝不允许有这种放肆举动。我们打个比方吧，如果在饭桌

上发生这类事，胡里安一定拉下脸来，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或举杯喝酒，或给在那儿跑动的、到处吻舔的狗喂点食物。

此刻，他脑海里不时闪出一丝疑惑来。努契娅尽管是一个绝美的妻子，但她各方面的条件呼唤她去走另一条更为功德高大、更接近天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女人将像保护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那样保护她的贞操。胡里安从妈妈那里听说，努契娅常常表示要过修女生活，时时叹息自己没有进修道院。她既然能够成为一个男人的好妻子，当然更能当好耶稣的妻子了。如果真的实现这桩圣洁婚事，她身体的这朵纯洁的花朵将完好地保存下来，免遭世界上层出不穷的灾难和争斗。

说到这种争斗，胡里安不禁想起了萨贝尔。谁能够怀疑，萨贝尔在这个家里呆下去，对合法妻子的宁静生活不是一个威胁呢？胡里安认为眼下虽然还不存在这种危险，但是，他已经预感到有点什么在威胁着新婚妻子的命运。太可怕了！住在这幢古老房屋里的合法家庭，犹如生长在断壁残垣上的药用植物！神父有时激奋起来，恨不得操起一把笤帚，狠狠把房屋打扫一番，把那些肮脏东西一扫而光。但是，当他这样痛下决心去做时，不但少爷为了切身利益消极对待此事，而且管家也在暗中作梗。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增加了扫除污垢的困难：从圣地亚哥请来的厨娘开始耍脾气了，她说她不会做饭，埋怨柴火不好烧，有烟；总之，什么也不顺她的意。萨贝尔表现得很殷勤，主动帮助她。不过，那位厨娘还是很快厌烦了乡村生活，吵吵闹闹地离开了那里。这样，萨贝尔就取代了她的位置，不声不响地独揽了厨房大权。胡里安根本来不及抗议这种“权力

的移交”和萨贝尔重返“政坛”。不过，这里应该交待一下。当时，那个非法家庭表现得十分反常：当需要普利米蒂沃时，得喊叫好几遍才能把他找来；萨贝尔把饭坐在炉灶上就立刻走开；佩鲁乔像是“气化”了一样，总是不见踪影。

这一切使得神父惶恐不安。如果努契娅知道了怎么办？谁能怀疑她会突然得知这种情况呀！糟糕的是，新婚的努契娅特别喜欢到侯爵府各处转一转，连犄角旮旯也都瞧上一眼。她什么都想知道，比如阁楼上有什么，酒窖里怎么样，压榨池是不是干净，鸽房在哪里，粮仓有多少粮食，甚至厕所、狗窝、猪圈、鸡架、马厩、畜栏和草房也都不放过。胡里安提心吊胆，生怕努契娅突然出现在这些地方，出其不意地发现点什么可怕东西。再说，勤于劳作的主妇到各处巡视一下，这本是她的职责，怎能阻止她去这样做呢？年轻的夫人来了以后，侯爵府里充满了欢乐，到处干干净净，一切井井有条，灰尘很快飞掉，笤帚飞舞；先前蜘蛛网密布、阳光多年不进的阁楼和各个角落，现在已是阳光闪烁了。

胡里安一直跟踪着努契娅，以便避免发生不幸事件。当然，他这样做是有益处的。一天，努契娅在鸡架上发现一只脱毛鸡。这件事该慢慢说来。

原来，努契娅早就注意到，他们家的鸡从来不下蛋；或者下了，但是从来看不到鸡蛋。堂佩德罗说，每年小鸡要吃掉好多燕麦和小米；尽管如此，可恨的小鸡从来不奉献一点什么。母鸡也咯咯叫，并且叫个不停，那是下蛋的明显凭证。抱窝鸡在这边轻轻叫唤，下蛋母鸡在那边高唱胜利歌。你跑到鸡窝去



看嘛，窝里还热乎乎的呢；看得出，里面的稻草被压得平平的，还留有鸡蛋大小的圆形印迹……可是，那里连个鸡蛋影子也没有。有时，把所有鸡蛋凑起来，还不够煎一个鸡蛋饼的呢。于是，努契娅警觉了起来。一天，她时刻注意听着母鸡咯咯的叫声。她突然发现有个年龄不大的孩子像耗子似的偷偷钻进鸡窝里，只把两只光秃秃的脚丫露在稻草外面。努契娅走上去，拉着那双脚，把小孩子拖了出来。这孩子手里端着一盘令这位家庭主妇垂涎的“佳肴”。原来那孩子刚才想把鸡蛋藏起来，结果慌忙之中弄破，那也就算作流质鸡蛋饼吧。

“你这个淘气鬼，”努契娅抓住那个孩子，一把拉到鸡窝外边，高声喊道，“不要脸的东西，我非剥了你的皮不可！原来是你这个狐狸偷吃鸡蛋呀！我要把你的屁股打个稀巴烂！”

那个小偷蹬腿挥臂，蜷成一团。努契娅想到他要伤心地哭起来时，心一下子软了起来。她根本看不到那孩子的脸；她把他的胳膊拉开，一看，那个不要脸的小东西正笑得开心呢。她还发现这个衣不遮体的小家伙长得非常漂亮。胡里安看到这一切，很是担心；他走上前去，想把孩子从努契娅手里夺过去。

“堂胡里安，您把他留给我！”她恳求说。“他长得多漂亮呀！一头乌黑的头发，两只大眼睛闪着光芒！这是谁的孩子呀？”

一向胆小怕事的神父很想撒个谎，骗过努契娅；可是，他怎么也说不出口来。

“我想……”他的话卡在嗓子里，结结巴巴，“我想……是萨贝尔的，就是这些天在厨房做饭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佣人的？可是，那个姑娘结婚了吗？”

胡里安更加茫然不知所措。这回好像有个硬东西卡在了嗓子里，使他喘不过气来。

“没有，太太，她还没有结婚……您早就知道……不幸的是……，这儿的乡下姑娘……一般地说，不大守贞节……这是人之常情……”

努契娅在鸡窝旁的石凳上坐下来，手里拉着孩子，仔细地端详着他的面孔。那孩子像个被捉住的小兔子那样挣扎着，用手和胳膊挡住脸庞不让看。他只把头发露在外边，那一头成熟栗子颜色的鬈发粘连在一起，并且挂着草叶和泥块；脖子和后颈被阳光晒得金黄。

“胡里安，您有小额硬币吗？”

“有，太太。”

“小家伙，拿去吧……，这回你该不怕我了吧！”

这一招还真见效。那孩子伸出手来，把硬币接过去，立刻揣到怀里。这时，努契娅看到了那张圆脸蛋，有两个小酒窝，五官端正，漂亮极了。他不就是手执明灯的青铜爱神吗！半似调皮半似天仙的微笑给大自然的这个佳作更增添了一层美貌。努契娅在他双颊上分别吻了一下。

“真漂亮！让上帝保佑你！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佩鲁乔。”那小鬼十分坦然地回答说。

“这不是我丈夫的名字吗？”小姐大声喊道。“他是我丈夫的养子吧，我们打赌，好不好？”

“是他的养子，是他的养子。”胡里安急忙声明说。他是想



堵住孩子的嘴，不让他说话。佩鲁乔半张着爱神丘比特样的厚唇，微笑着。但是，他怎能堵住这孩子的嘴呢。于是，他企图把谈话引出那个危险的领域。

“你要鸡蛋干什么？告诉我，我还要给你一枚硬币，告诉我。”

“我卖去。”佩鲁乔简洁地回答说。

“你卖去，是吗？我们这儿有个做买卖的了……你卖给谁呀？”

“卖给这儿的女人，她们经常进城去。”

“那好，她们付给你多少钱呀？”

“每个鸡蛋给两个夸尔多。”

“喂，”努契娅亲切地对他说，“从今以后，你就把鸡蛋卖给我好了，我要多付你一些钱。你长得这么漂亮，我不想说你什么了，也不生气了。喂，咱们两个交个朋友吧。我首先得送你一条裤子……你这样，太不文明了。”

佩鲁乔是太不文明了。他穿一条麻布短裤，又脏又破，胖乎乎的嫩肉暴露在外边。皮肤上的脏泥和污垢也算作一层衣服了。

“小天使！”努契娅喃喃地说，“怎么这样对待他呀？我真搞不懂，这孩子挨饿受冻，竟然死不了……胡里安，给这个圣婴找件衣服穿上。”

“好。他可真是个小圣婴呀！”胡里安挤弄了一下眼睛。“我的小祖宗，上帝会原谅我的！小姐，你不必可怜他；他是个小魔鬼，比猴子还淘气……我不知道费了多少劲儿，教他读书识

字，让他养成洗手洗脸的习惯。小姐，非把他捆起来才行，非把他捆起来才行！他长得像一个活蹦乱跳的大苹果。今年他已经掉进水塘两次了，有一次差一点淹死。”

“胡里安，您说，他这么大点的孩子能做什么呀！他绝不能和大人一样呀。小家伙，过来，我给你弄弄，别把大腿露在外边。你没有鞋吗？看来，得给你做一双木头鞋，杨木的……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妈妈，叫她天天给你洗个脸。您呢，胡里安，还是教他识字吧。要不然，我们让他上学去，那样更好些。”

谁也不能使努契娅放弃她的善良想法。胡里安忐忑不安，他担心努契娅和那孩子接近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不过，他天生一颗善良的心，于是又对以前那桩毫无收效的慈善工作关心起来。他认为努契娅在这上面表现出了美好的道德风尚。他觉得，小姐关照那个身世卑微的孩子正是上帝的旨意。而努契娅呢，她和她的被保护人在一起感到很开心。看到那孩子没有羞怯感，天生一副顽皮相，总想偷鸡蛋和水果，想要钱，喜欢喝酒，嘴也馋，她感到心中另有一番乐趣。她想好好培育这棵小树苗，不让他长歪了，永远身心健康地成长。“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神父在心中这样说道。

## 十五

莫斯科索夫妇开始回访邻近的贵族大家。努契娅骑着毛驴，丈夫则骑一匹栗色骏马，胡里安骑在骡子上，跟在后面。侯爵还挑选了一条心爱的家犬参加这支访问大军。两个小伙子身着节日服装，腰间系着刺绣束带，头上戴着新毡帽，手中拿着树枝催赶主人的坐骑。他们都携带着马刺，并且在主人下马时，负责扶稳马鞍。

侯爵夫妇首先回访了塞布列法官妻子。他们到达那里时，一个女佣光着大腿出来开门，她一看见努契娅从驴上下来，便捋了捋带有花饰的袖子，伸出手去整理裙子下摆，急忙跑回去，惊愕地高声大叫，像房子着了火，强盗闯门抢劫一样。

“太太……，我的太太呀！门外来了几位先生……，来了几位先生！”

她那气喘吁吁的喊叫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但是，过了一小会儿，法官亲自走到前厅来，他请客人原谅，他说那个姑娘干事总是笨头笨脑的，他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都没有把她调教过来，哪怕一件小事，就是给她重复上千遍，到头来也学不会；接待客人这类事，她就更……这样……，也就……法官这



样嘟哝，同时弯肘用胳膊去搀扶努契娅上楼。楼梯是那样狭窄，根本容不下两个人并排行走。莫斯克索夫人做了人世间的最大努力，用手指尖抓住先于她两个台阶、倾着身子行走的法官的胳膊，慢慢走上楼去。

到了客厅门口，法官在衣兜里到处摸索着寻找什么，嘴里还小声断断续续地叨念着，谁也听不清他的话。突然，他大声吼叫起来，真吓人。

“佩帕……，佩帕……！”

这时，传来了赤脚走路的声音。法官怒冲冲地对女佣说道：

“钥匙，钥匙呢？该死的，你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了？”

佩帕赶紧跑过去。这时，法官改变了腔调，不再怒吼，而是柔声细语了。他推开房门，对努契娅说道：

“从这儿，太太，从这儿……，请进。”

客厅里漆黑如墨。努契娅撞到了桌子上。法官又说道：

“太太，请坐……请您多多原谅……”

窗户打开之后，阳光一下子泻了进来，厅里亮堂堂的。这时，努契娅才看到厅里摆着一张蓝色棱纹平布沙发，一对大扶手椅，桃花心木烛台；沙发前面铺着地毯，上面有桂树颜色的孟加拉猛虎图案。法官想尽一切法子让客人们感到舒适些，他总是问侯爵是对着从玻璃窗射进来的光线好些，还是让光线从身后照进来好些。他用惊愕的目光扫视四周，妻子怎么迟迟不露面呀！他想不出什么话题，只好强作笑颜，不时用威严的眼睛望着房门。

走廊里终于传来了浆洗衣裙的摩擦声。法官夫人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从那身打扮来看，她是匆忙穿戴以后跑来的。她穿着紧身胸衣遮住身子；不过，里面的丝绸背心还有几个扣子没有系好。假发髻看来也是仓促戴上去的，歪歪扭扭，向右边耳朵倾斜着；有一只耳环没有扣好。这位夫人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穿上皮鞋，因为丝裙的漂亮下摆底下露出了一双胡乱套在脚上的绣花拖鞋。

尽管努契娅不喜欢嘲弄别人，可是法官夫人的那身打扮还是令她感到好笑，人们都说她是塞布列的一面镜子。努契娅偷偷对胡里安发笑，给他使眼色，让他看法官夫人戴的项链、耳环和饰针。而法官夫人呢，则一个劲儿地用眼睛盯着那位圣地亚哥新婚少妇，观察她那简朴的装束。拜访进行的时间很短，因为侯爵夫妇还想在那一天去拜访大祭司，而罗依洛教区离塞布列还有一莱瓜之路。他们向法官夫妇告辞。法官像迎接时那样，现在又搀扶着努契娅，陪同她下楼。临分别时，他请侯爵夫妇常来他家做客。

到罗依洛去必须爬一座大山，一路都是悬崖峭壁；只是到了教区管辖的地段附近，路才好走一些。罗依洛教区过去很大，而且十分富庶。然而由于变卖地产，今天却显得凄凉没有生气了。大祭司的府第还保留着昔日兴盛时期的某些光彩，表面看上去，它犹如一座修道院。乌略亚夫妇到了前廊下马，立刻感到宽大的拱下阴冷，说话声听起来十分威严。楼梯的台阶宽大，石扶手显得很有气魄。这时，有两个人艰难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原来是大祭司和他的妹妹。他们脚步缓慢，身体摇晃，

活像两头用后脚站立行走的狗熊。这两个人十分肥硕，身躯又宽又圆，他们站在一起要比一个人更像那种蠢笨动物了。大祭司兄妹二人都喘着粗气，神情惊愕，仿佛刚从死里逃生一样。他们下巴上的肉铸出三道“螺纹”，后颈堆着厚厚的脂肪，整个脖子被血红的肉块包围着。他们转过身去时，大祭司现出了光秃秃的后脑勺，他妹妹脑袋上的同样部位则是一团灰白发髻，宛如斗牛士的发式。努契娅刚刚为法官的举止和法官夫人的穿戴忍俊不止，此刻她又在暗自发笑了。特别是在交谈时，因为那两位可敬人物耳聋而产生的 *quid pro quos*<sup>①</sup>，更使她乐不可支。但是，大祭司兄妹保持着乡下人的传统，待人热情。不管客人愿不愿意，立刻把他们让进饭厅里。饭厅里摆着一张侯爵夫妇天天用餐时使用的那种桌子，这桌子两侧的相应部位各有一个大缺口。毫无疑问，那是为了让两位主人用餐时宽宽松松地放大肚子用的。就是大傻瓜看到这情景也会发笑的呀。

回侯爵府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你一言我一语评说着访问期间发生的事情。连胡里安都一反常态，丢掉威严的面孔，说起笑话来。大祭司家的缺口饭桌和法官夫人颈项及胸部饰戴的破铜烂铁都成了他取乐的话题。他们都很高兴，打算第二天去做同样内容的远足。可以肯定，也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下一次该去拜访莫伦德家的几位小姐和利米奥索夫妇了。

他们很早就离开了侯爵府，因为需要用去整个下午——那时正值夏季，下午的时间长——才能完成访问计划。说来也

① 拉丁文，意为“张冠李戴”。



巧,如果不是因为到了莫伦德几位小姐家扑了个空,而没有更多停留的话,他们的时间还真不够用呢。那时正好有一个姑娘抱着一捆干草从那儿经过,她费力地给侯爵夫妇解释说,莫伦德家的几位小姐到维拉莫尔塔赶集去了,谁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回来。努契娅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几位小姐曾去侯爵府看望过她,她很喜欢她们;莫伦德几位小姐是她在那一带看到的仅有的几张年轻面孔,只有她们才使她回忆起同她那难忘的姐妹们亲切相处和交谈的日子。他们写了一张便条,请那姑娘转交。然后,侯爵夫人转身上山,向利米奥索侯爵府走去。

道路十分难走,沿山盘旋而上。道路两侧满是葡萄架,繁茂的枝叶盖在路的上方,像是要把路阻挡住似的。山顶上,一座建筑物在夕阳照射下闪着金色光芒。那建筑物十分宽大,左侧竖立着塔楼,右侧的鸽房已经破旧,没有房顶。那就是利米奥索的豪华宫殿。它原来曾是悬崖上的一座城堡,吊在峭壁上的苍鹰的巢穴。在那座孤山后面,地平线上耸立着威严的、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涉足的雷依洛峰。在那一带,乃至全省,没有比这个贵族大家的府第更古老的了;那里的平民百姓都尊敬地称它是侯爵宫殿,贵族专有住所。

他们已经离那座大建筑物很近了,然而还看不到利米奥索侯爵府里有人影;于是,破落鸽房产生的那种凄凉印象又在他们心中投下了更加惨重的阴影。到处是一片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景象。空场,或者称它是院落吧,被杂草严严实实地覆盖着;窗户不复存在,更不必说窗户上的玻璃了;有的窗框从折页处拉下来,歪歪扭扭地挂在那里,好像从破衣服上撕扯下

来的布条。一层楼的铁栏锈迹斑斑，石缝中吊挂着干枯的常春藤。大门四敞大开，好像任凭强盗自由出入。但是，当坐骑的马蹄轻轻地踏在院中草地上时，一条大黄狗和两条猎犬立刻喘着粗气吠叫起来，同时向来访者扑过去。它们可能只有那么一点儿吠叫的力气了，身上的兽毛稀落落的，干瘦的骨架随时都可能破碎。那条大黄狗根本吠叫不出声来，四腿颤抖，把舌头从黄色的、断裂的牙齿中间伸出一大截来。听到乌略亚侯爵的声音，两条猎犬慢慢地停止了吠叫，它们跟随侯爵不知打过多少次猎。可是，那条大黄狗，如果主人利米奥索少爷不出来的话，还会吠叫下去，同来访者决一死战。

在这一带山区，谁不认识加利西亚的首屈一指勇士和贵族的这位直系后代，不知疲倦的狩猎者，坚定的传统主义者？当时，拉蒙希尼奥·利米奥索大概只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可是，他的胡须，他的眼眉，他的头发，乃至他的五官，都流露着严肃和阴郁的表情，第一次看见他的人无不觉得很好笑。那两道悲伤的弓形眼眉和克维多<sup>①</sup>的画像颇为相似。他的脖颈是那样细瘦，犹如在大声疾呼，求助别人给他加宽食管의口径。他手中没有拄着文明手杖，而是心血来潮，执着一枚包着护手的宝剑。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谁看到他那细高的身躯，皱皱巴巴的外套，膝部像似打着补丁的裤子，无论谁看到他那副可怜相，都不会怀疑拉蒙希尼奥·利米奥索是他本人道德范畴内的真正“绅士”——村民们都这样称呼他——，而不像其他

---

①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人说的那样，是“拳打脚踢”出来的绅士。

甚至他帮助努契娅下驴的样子都表明他的“不凡”身世。他不是伸出胳膊，而是按照古老方式，用左手的两个指头从容不迫地去搀扶乌略亚夫人的右手手掌。两个人的表情都十分庄重，迈着小“舞步”，走进利米奥索府里，登上通向回廊的外院阶梯。他们险些滚落下来，因为那些可敬的楼梯板已经被蛀虫钻穿得腐烂不堪了。回廊的顶篷犹如一幅透雕，通过房瓦和横梁可以看到无数块蓝色的天鹅绒。每一根柱子顶端都粗糙地雕刻着利米奥索家族的族徽——三尾小鱼在划动，一头雄狮驮着十字架。在族徽的后面，燕子挑选最舒适的地方筑窝修巢，现在正甜蜜地啼叫着。前厅的景况更为凄惨。在许多年之前，由于年久失修，蛀虫猖獗，地板早就报废了。很明显，利米奥索一家已经没有力量更换新的，只是在这座“浮桥”上随便放置几块木板。但是，在这条危险的道路，利米奥索少爷的步履十分平稳，他一直用手指搀扶着努契娅。然而，这位新婚少妇不好意思让他用力帮忙。但只要脚掌踩下去，一块块地板不是翘起，便是摇晃，而且地板下面露出黑乎乎的酒窖来，那儿摆放着酒桶，上面满是蜘蛛网。他们战兢兢地穿过“深渊”，来到客厅里。这里的地板至少用钉子固定得牢一些，尽管有些木板已经破碎，甚至被蛀虫蛀成了粉末。

努契娅惊呆了。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件漂亮的家具几乎埋在了小麦里，那是一个用贝壳和象牙镶嵌的雕花立橱。墙壁上挂着被烟熏得漆黑的陈旧绘画，这儿是一条被肢解的圣神大腿，那儿是坐骑的后臀，或者是天使的丰腴脸蛋。堆放

小麦的那个角落对面有一张包着科尔多瓦皮革的台案，颜色新鲜如故，金光闪闪。台案前面摆放着半圈雕花皮椅。在小麦和台案中间，有两个干瘦、苍白，身穿卡门教服的老太婆，她们直挺挺地坐在“塔利奥”——当地最贫困农民坐用的栎木墩子——上，正在纺线。

莫斯克索夫人从来没有想到，除了村妇之外，会是在小说和神话故事以外的场景里看到女人纺线。那两个老婆子穿着平整的衣服，不慌不忙地摆弄着梭子和纺锤，活像两尊拜占庭雕像。当莫斯克索夫人走进来时，她们同时放下手里的活计。那两尊雕像是利米奥索少爷的姑姑，少爷曾以她们的名义去拜访过努契娅。利米奥索的父亲也住在那里，他身体瘫痪，卧床不起，尽管谁也不去看他一眼，他竟然能够生存下来，这委实是山间的一大奇迹和神话。两位老太婆站起身来，同时向努契娅伸过手臂去，她不知道先握哪一只手好。这时，努契娅感到双颊上分别接受了一道冰吻，不是嘴唇而是干瘪的皮肤轻轻擦过她的面庞。她还感到两只干枯无肉、木乃伊一样的手抓住了她的手。她意识到，那是拉她到台案那里，请她坐下来。努契娅刚刚坐下去，就惊恐地发现椅子东摇西晃起来，几乎没有发出吱呀的响声就塌倒下去，分崩离析了。她已经有孕在身，本能地站立起来，让利米奥索家族的最后一件考究家具永远倒在地板上。

他们离开破陋的侯爵府时，天已经黑了下來。一路上，谁也没有一句话——他们自己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白天看到的一切都是无法言状的惨景。他们痛苦、憋闷。

## 十六

莫斯科索家族的继承人可能快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因为努契娅不停地忙着缝制像是玩具娃娃穿用的小衣服。她尽管劳动不息，但身体不但没有垮下去，反倒好了起来，仿佛孩子每向人世间走近一步，都使这位未来母亲好似一层。

虽然不能说努契娅变得宽大了，不过她确实长得丰满了，以前突兀塌陷的部位现在显现出了轻缓的线条。她的面颊红润，尽管被称作黑斑的一道乌云还在遮盖着前额和太阳穴。黑色的头发长长了许多，而且有了光泽；她的目光不那么迷茫，不那么呆涩了；嘴巴柔嫩而且有了红色；她的声音清脆，有旋律。她的体重也增加了，但并不过分，没有使她变得丑陋，她和圣母访问节那张画上的圣母一样苗条匀称。她把双手摊放在腹部，像要保护它不受到震荡；这样看上去，和圣母就更加相像了。

在等待孩子出生的那段时间里，应该承认堂佩德罗表现得不错。他把去深山悬崖峭壁打猎的习惯完全忘在了脑后，每天下午——没有一天例外——都带着妻子到外边做健身散步；随着孩子渐渐临近出世，这种散步越发多了起来。努契娅



依靠在他的肩上，在乌略亚侯爵府所在的山谷里漫步，走累了，便坐在矮墙上或斜坡上休息一会儿。努契娅提出的每一项哪怕很小的要求，堂佩德罗也都想方设法满足。有时，他甚至故意对她献殷勤，不是给她采来她喜欢的野花，就是摘来挂满果实的草莓和黑莓。由于努契娅听到枪声紧张得浑身颤抖，少爷从来不把猎枪带在身上，并且明令禁止普利米蒂沃在附近打猎。侯爵犹如蜕去了一层粗糙的外壳，原来那颗凶残自私的心变得软绵了，慈父爱夫的柔情恰似从墙壁孔洞钻出的小花在他心田上开放。如果说他们还不是一对那位虔诚神父想象的基督徒夫妻的话，上天也应该感到他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

胡里安每天都向上帝做祈祷。他的宗教热忱又返回到了他的身边，我并没有说是复苏，因为这种宗教热忱从未熄灭过；更确切地说，重新振作了，重新燃烧起来了。随着努契娅的关键时刻的到来，神父每次做完弥撒之后，越来越多地跪下来感谢上帝，而且越来越多地做连祷和诵经。每天祈祷时，他更加用心，更加虔诚。不过，这里还没有把两个重要的九日祭考虑在内，一个是8月的圣母九日祭，另一个是9月的圣母九日祭。胡里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应该表示对圣母马利亚的敬仰，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如果一个女人怀孕就是犯罪，就能成为圣母的话，那么努契娅就是圣母的一幅活生生的画像了。

10月的一天傍晚，胡里安正坐在窗前的石凳上，专心阅读尼埃莱莫尼格神父<sup>①</sup>的作品，突然听到楼梯上传来急促促

---

<sup>①</sup> 尼埃莱莫尼格(1595—1658)，西班牙耶稣教神父。

的脚步声。他知道那是堂佩德罗的走路声。乌略亚先生满面春风。

“有事吗？”胡里安放下书，问道。

“当然罗！我们散半截步就回来了。”

“去塞布列找医生没有？”

“普利米蒂沃去了。”

胡里安脸色变得很难看。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马上再打发两个可靠的人……我也想亲自去一趟；可是，努契娅说她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一个人独自呆在家里。”

“我看，还是让我去吧！”胡里安说道。“就是深更半夜，走着去，我也……”

堂佩德罗嘲讽地大笑起来，笑得让人觉得阴森可怕。

“您去？”他一边笑着一边说道，“堂胡里安，那不就成了天下一大奇事了吗！”

神父低下眼睛，皱了皱眉头。他为自己穿着长袍而感到羞愧；就是因为这件长袍，在这紧要时刻就不能为别人尽一点力。这就是神父的天职吗！作为一个男人，他也不能走进揭示人生秘密的房间里。只有两个男人有权进去，丈夫和另一个人，即普利米蒂沃去寻找的那个人，人体科学的代表人物。当胡里安想到努契娅的贞洁将被亵渎，她的身体有可能像解剖台上的尸体那样开腔破肚，心情更加忧伤焦虑。她是不是要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胡里安意识到，自己好像没有了一点儿胆量，完全处在痛苦之中。

“侯爵先生,如果您需要我做点什么的话,尽管来叫我好了!”他用低微的声音说道。

“谢谢,谢谢……我只是来这儿把消息告诉给您。”

堂佩德罗用口哨打着欢快的小曲从楼梯走了下去,神父木然地呆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珠,又望了望墙壁。墙壁上挂着好几幅嵌饰在箔金镜框的画像,他挑选了两幅:一幅是圣拉蒙·诺纳托<sup>①</sup>,另一幅是怀抱她的死亡儿子的“悲伤圣母”。他本来想找一幅“母婴双安”的画,可是他没有,而且在那以前他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他把斗橱清理干净,将画像立在上面;接着又打开抽屉,里面保存着专供小教堂使用的蜡烛。他取出两支,放在铁皮烛台上。于是,一座小型祭坛布置完毕了。黄色的烛光映在画像的箔片和玻璃上,胡里安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神父心中燃起了希望之光,他责备自己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无所作为。无所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正等待着他去完成呢——那就是祈求上天的保佑。他虔诚地跪下去,开始祈祷起来。

他一直在祈祷,没有人来打断他。楼下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大约10点钟,胡里安感到双膝下面痛痒难忍,四肢酸痛,脑袋晕眩。他用尽全身力气,颤抖着站起来。这时,一个人走进来。原来是萨贝尔,神父惊愕地看了她一眼,因为她有好长时间没有在那里露面了。

“少爷请您下去吃饭。”

---

<sup>①</sup> 圣拉蒙·诺纳托(1200—1246),西班牙感恩会神父。“诺纳托”意为圣拉蒙是剖腹产生下来的;他出生时母亲已经死去。



“您父亲回来没有？医生来了吗？”胡里安急切地问道，他不敢询问别的事情。

“还没有，先生……从这儿到塞布列可有一段路呀。”

胡里安一走进饭厅就看见侯爵津津有味地大口大口吃着东西，好像晚饭迟开了两个小时似的。胡里安坐下去，放好餐巾，想做出泰然无事的样子。

“小姐好吗？”他关切地问道。

“别提了！……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事情很不顺利。”

“您在这儿，她如果有事怎么办？”

“不会有事的。使女弗洛梅娜守在她的身边。即使有事，萨贝尔还可以帮一把呢。”

胡里安没有作声。他脑海里闪过许许多多问号，他认为还是不说出来为好。让萨贝尔照顾合法妻子，这可是天大的笑话呀；但是，如果不是丈夫本人想到这样去做，还有谁敢提醒他呢？不过，萨贝尔并不缺乏料理家务的经验，她还是有些用途的。胡里安发现，侯爵和几个小时之前相比，大相径庭，情绪不佳，脾气暴躁。神父本来犹豫不决，最后还是下了决心，问道：

“那么……能等到医生来吗？”

“您问能等到医生来吗？”少爷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回答说，“时间绰绰有余！这些纤细小姐真是娇弱极了，做什么事情都困难重重……如果没有一个大力士……假如她像她姐姐丽塔那样……”

他用杯子狠狠地敲了一下餐桌，下结论似地补充说道：

“城里的女人是灾难……一个个弱不禁风……我告诉您

吧，她们身体软弱，动不动就抽搐，晕厥……娇滴滴的，真是活见鬼！娇滴滴的，活见鬼，她们从小就养成那种娇滴滴的习惯。”

他又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起身走了出去，把胡里安一个人留在饭厅里。胡里安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还是回去做祈祷吧。于是，他走上楼去，蜡烛还在点燃着，神父又跪在了地上。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他只听见夜风的吹刮声，栗树呻吟声，附近磨坊水车的哗哗流水声。胡里安觉得大腿乏力、酸痛，周身寒冷，脑袋沉重。有两三次他向床铺望了望，同时想起在楼下忍受着痛苦的那个可怜女人。他抑制住了自己。他觉得屈从于那种诱惑是对自己的莫大羞辱。但是，他的眼睛睁不开了，困得脑袋不知不觉地垂到了怀里。他合衣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儿就起来。可是，他醒来时天已大亮。

胡里安看到自己身上穿着衣服，不禁想起了昨晚的事，他埋怨自己太懒惰太贪睡了。当他想到另一个莫斯克索可能已经来到人世间时，立刻揉了揉眼睛，迷迷糊糊地快步走下楼去。

在厨房的过道里，他面对面地碰上了塞布列医生玛克西莫·洪卡尔。医生脖子上围着灰色羊毛围巾，身穿咖啡色呢子大衣，靴子上的马刺还没有摘下来。

“您刚到呀？”胡里安惊异地问道。

“刚到，先生……普利米蒂沃说，他和两个同伴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敲我家的门，可是始终没有人开……我家的女佣是有点聋，可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按照上帝要求的那样叫门



的话……总之，一直到天大亮时我才得到消息。不过，我觉得我来得还算及时……初产妇……再说，这种战斗常常持续较长的时间……好吧，我去看看情况……”

他说着便和堂佩德罗走了出去，手中拿着鞭子，靴子上的马刺响个不停，刚才表现出的那种临战姿态看来是正确无误的，谁看见了都会把他看作奔赴战场、指挥战斗胜利的将军。他那坚定的表情给人以信心。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回来，要一杯热咖啡喝；他因为急着来这儿，没有来得及吃东西。仆人给少爷端上来的则是一杯巧克力。医生嘱托说：一定要有耐心，事情可能要拖得很长。堂佩德罗的情绪低沉，面部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有些浮肿，他急着问医生有没有危险。

“没有危险，先生，没有，先生。”玛克西莫一边回答说，一边用匙子搅拌糖，并且往咖啡里添了些蔗酒。“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还有我们在呢……喂，萨贝尔，请再给我来一小杯。”

医生又往杯子里斟了点蔗酒。他一边品尝着酒，一边把咖啡慢慢地喝了进去。侯爵把烟递给他。

“谢谢……”医生点燃一支雪茄，说道。“我们现在只好等下去。您的太太是初产妇……身体又不健壮……城里的女人接受的都是非卫生教育，她们喜欢穿胸衣，把本来应该放松的部位束得紧紧的；她们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肌肉萎缩，严重贫血；她们从早到晚坐着不动，把身体完全毁了，淋巴病破坏了血液……怀孕和生产是女人的真正职责。对于这种特殊战斗，我认为，乡下的女人要比城里的女人强一千倍。”

医生继续阐述着他的理论，他企图表明自己对最新的、最

大胆的科学假说都无一不知。他竭力炫耀自己通晓卫生方面的知识，称颂大自然这位母亲的恩惠。他认为自己聪明过人，有能力根治他人的疾病。但是，他的面色蜡黄，薄薄的双唇青紫干枯，没有健康人的半点征候。这位卫生知识的狂热鼓吹者没有以身作则。他宣称，他之所以身体不佳是因为嗜好蔗酒和爱吃塞布列一位老板娘制作的面包，这位老板娘几乎是把面包白白送给他吃。

堂佩德罗也在大口大口地抽着雪茄；他在咀嚼着医生的话。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一个人满脑子装着最新科学，另一个人则连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后者当然要同意前者的看法了。这位迂腐的绅士也在这样想，女人的主要责任是繁殖人类，生育后代，不然那将是一种罪恶。他怀着内疚的、近似乱伦的奇怪想法记起了他的大姨子那强壮的肉体，也记起了萨贝尔生佩鲁乔的情景。有一天，萨贝尔正在和面。她还没有来得及把玉米饼蒸好，孩子就呱呱落地了。那孩子用哭声宣告，他和其他人一样是上帝打发到人间来的；他需要吃饭，他需要穿衣。对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不禁使他产生了一个重要想法。

“玛克西莫，请告诉我……您看我的妻子能不能养活孩子？”

玛克西莫一边呷着蔗酒，一边笑着答道：

“堂佩德罗先生，别想好事了……养活孩子？要想养活孩子，必须有一个十分强壮的身体，必须血气方刚……您的太太是不能养活孩子的。”

“她很想自己喂养孩子，”侯爵有些绝望地对医生说道。

“我早就在心里琢磨着，她亲自喂养孩子真是异想天开……再说，她身体那么弱……总之，我们现在得想个法子，别让孩子马上生下来，不然，孩子会饿死的。我还来得及去加斯特罗多纳一趟吗？管家费利佩的女儿，您知道那个姑娘吧？”

“我怎么不知道她呀？那是一头大奶牛！您真有医生眼光……她两个月前刚刚生过孩子。但是，我不知道她父母是否让她来。我觉得，在他们那层人中间，她父母是忠厚老实人，可能不愿意自己女儿的事情张扬出去。”

“别管那一套！她如果不同意，我就抓住她的辫子，把她拖到这里来……在我面前，任何一个管家都不敢吭一声。我还来得及去那儿一趟吗？”

“来得及是来得及。但愿您能早些回来！不过，您千万不要怒气冲冲的。”

少爷走出去以后，玛克西莫又斟了一杯蔗酒，然后用亲切的语调对胡里安说道：

“我若是处在费利佩的地位……我本想告诉堂佩德罗……这些少爷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管家并不是他们的奴隶呀？在西班牙，事情就是这样，什么革命呀，自由呀，人权呀……最终，到处仍然是专制，特权，封建统治！您听我说说看：这不又回到了野蛮时代，奴隶社会去了吗？我需要你的女儿，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可以随时把她抢到家里来。我需要奶，需要一头长着人模样的奶牛。如果你不同意喂养我的孩子，我就用武力把你的奶挤出来。哎呀呀，您光听我讲了。在社会问题上，您的想法一定和我想的不一样。”



“先生，是不一样，”胡里安心平气和地答道。“我的想法和您恰恰相反……您的那番话令我感到好笑，因为我看到您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觉得很有趣。您想想看，费利佩的女儿除了能够在这个家里当奶妈，难道还有别的前途吗？她在这儿，好吃好住，不用干活……您想想看。”

“那么，人家的自由呢？您想限制人家的自由，破坏人权吗？您想想看，那姑娘认为穷人要活得有骨气；她认为虽然在自己家里受穷，总比得到您说的那一大堆好处要舒服得多……只是她是管家的女儿，就揪着人家的辫子拖到这儿来，这不是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吗？当然，您是不这样看的。这一点十分清楚。神父们不可能用别的方式考虑这个问题。您只能站在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一边。我说得对吧？您无法否认这一点。”

“我本人没有任何政治观点。”胡里安平静地说道。他突然记起了点什么，又补充说：“您去看看小姐的情况，好不好？”

“屁！……现在没有必要看；不过，我还是去看看吧。您告诉仆人，别把蔗酒拿走，好吗？回头见。”

不一会儿他就返了回来，坐在酒杯前面，看样子还想把刚才那席有关政治内容的谈话继续下去。他很喜欢这类话题，从内心里盼望有人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这样，他就可以激奋起情绪来，信手找到许许多多理由加以驳斥。激烈的争论伴随呼喊和谩骂，能够使凝固的胆汁流动起来，消化功能和呼吸功能也会变得旺盛。这些对他都大有益处。他找人争论问题是出于健康和卫生考虑的。喉和脑的运动排除肝脏梗塞。

“这么说您没有政治观点了？胡里安神父，您别给我来这套……所有黑色羽毛的鸟<sup>①</sup>都是向后面飞的。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您如果不相信，那好，我们来试验试验吧：您对革命怎么看？您同意宗教信仰自由吗？我希望您直截了当地说出您的想法。还有，您同意苏尼尔的观点吧？”

“堂玛克西莫先生，您可真会提问题呀！我怎么能够同意苏尼尔的观点呢？苏尼尔不就是在国会上大骂神明的那个家伙吗？让上帝去惩罚他好了！”

“您说清楚些。您是不是和博安的圣格雷门蒂教堂神父的看法一样？他说，对于苏尼尔和革命者，只能用大棒来说明，别无选择。您怎么看？”

“那是火头上说的话……神父也是人，吵架的时候也会生气，也会骂人的。”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正因为神父也是人，他也可能有自己的私利，想以剥削他人而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舒服些，可以骑在教民头上作威作福……您无法否认这一点。”

“堂玛克西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过的。”

“而神父还可能干出更坏的事情来，比如……不必明说了，人们也都知道……是不是？我这么说，您可别生气呀！”

“您说得对，先生。世界上一切丑恶的事情，神父都可能干出来。我们如果有幸不犯错误的话，那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在接受圣职时便得到了解脱，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圣

---

<sup>①</sup> 意指神父，因为神父都身穿黑色长袍。

职的呀。获得圣职，意味着我们要履行比其他基督徒更为重要的职责；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也就难上加难。在接受这一圣职以后，依然要在修炼的道路上做一个好人，除了我们本身做出努力之外，还需要上帝的帮助。而且，事情还不止于此。”

他的语调是那样坦诚和简洁，医生都有些收敛了。

“堂胡里安，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就……”

“我是最坏最坏的一个。您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哪里，哪里！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余的都是好人，都是好人……就是用革命手段，我们也没有摧毁他的阵地……这些天，一些人为了取悦那个叫‘利箭’的强盗，搞了不少名堂，您不会认为这是造谣吧……”

胡里安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因而没有作答。

“您想想看，”医生说道，“那个‘利箭’的手下还有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呢，此人是加斯特罗多纳人，绰号叫‘独眼龙’。他准备从葡萄牙偷渡出来；他在一天夜里扎伤了他的妻子和奸夫……听说司法部门不久前将他拘捕归案；但是，‘利箭’坚持解救他，他和神父们费了不少周折，才把那个人保释出来，很快就要到这边来了……不管怎么说，您是一直让我们听命于‘利箭’那个坏家伙的。”

“可是，”胡里安驳斥说，“我曾经听人说，‘利箭’没有上台的时候，另一个比他更坏的官老爷当政，人们都叫这个人‘陷阱’，因为他对平民百姓横征暴敛，榨取骨髓……也就是说……”



“这个嘛……这不是事实……；但是，您听我说，‘陷阱’是不拉帮结伙……而‘利箭’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想和省里的卡洛斯分子结成死党，把我们这个地方拖到火与血的灾难中去……您是小特尔索的拥护者吧？”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没有政治观点。”

“这么说，您是不想和我争论下去了。”

“堂玛克西莫，我坦率地告诉您，您说得很对。我的心一直惦念着那个可怜的小姐……一直关心着她会不会出事。我对政治问题一窍不通。请您不要笑话我，我确实一窍不通。我只知道做弥撒，今天的弥撒，我还没有做呢。在做弥撒之前，我不能吃早饭，而现在我的肚子就……我现在必须去做弥撒。我不能，”胡里安神情有些阴郁地补充说道，“为小姐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

胡里安说完便走了出去。医生十分惊讶，竟然遇到了这么一个回避政治争论的神父，而那些日子，茶余饭后的这种争论已经取代了神学争论。胡里安做了弥撒。他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清脆而响亮的钟声在空荡而破旧的教堂里回荡。外边，小鸟在果园的树梢上歌唱，远方不时传来出工的马车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响声，田野里响着令人陶醉的沙沙声。胡里安做的是圣拉蒙·诺纳托弥撒，这是专为小姐这种处境而挑选的。在他做弥撒时，念到 *ejus nobis interces sione concede, ut a Peccatur um vinculis absoluti……*<sup>①</sup>时，他竟然觉得

---

① 拉丁文，大意为：“上帝为我们赐福，上帝饶恕罪人。”

那位可怜的处女——神父仍然把她当作处女——身上的痛苦锁链突然断裂了开来，她自由了，她是那样高兴，脸上都放着光彩，露出了慈母的幸福微笑。

可是，当他回到家里时，那条锁链根本没有断裂的迹象。仆人们不再来去匆忙地走动，这向来是重要事件发生前的兆头，并非是预示着好事情来临前的宁静。少爷还没有回来，加斯特罗多纳确实离侯爵府很远。他不回来，大家也得吃饭呀。医生不想再争论了，因为他现在正担心着莫斯克索家族继承人的生命。应该承认，作为医生，他现在对他的职责是认真负责的，像胡里安尊重神父职责那样尊重医生职责。他注意卫生，注意身体，现代科学知识使他铸成了这种信念；在弘扬这些现代科学知识的书籍里，西奈上帝被许革亚女神<sup>①</sup>取代了。对于玛克西莫·洪卡尔来说，非道德行为就是瘰疬的同义词，而职责同良好地消化食物十分相似。他原谅自己的某些失误，因为他的肝囊中有点阻塞。

那时，小姐的危险处境唤醒了他同地球上的灾难作斗争的良知。痛苦、疾病、死亡，是他面临的敌人。他随便吃了一顿饭，只喝了两小杯蔗酒。胡里安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他时不时地问医生：

“堂玛克西莫，小姐不会有事吧？”

当医生用医学术语低声给他解释一些详细情况以后，他便不再发问了。夜幕降临。玛克西莫呆在产妇的房间里，几乎

---

<sup>①</sup> 许革亚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罗马神话中的萨罗斯。



不出来。胡里安是那样沮丧和孤寂，都准备上楼把“祭坛”的蜡烛点燃起来，以蜡烛和圣像为伴。但是，这时堂佩德罗像旋风一样一头闯了进来。他手里拉着那个黄土肤色的姑娘。那姑娘真是一堆肉，是一头典型的人面奶牛。

## 十七

这回玛克西莫·洪卡尔该承认这头母兽的奶河流量了——这是他的职业。由于加斯特罗多纳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堂佩德罗又是个急性子，不能让那姑娘一步一步地走来，于是就让她坐在自己马鞍的前面，一同来到了侯爵府。此情此景人们看见了无不惊奇。侯爵的坐骑一辈子都会颤抖抖地记起那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它不但驮着莫斯克索家族的当今代表，还要驮着未出世的莫斯克索的奶妈。

堂佩德罗一看自己的继承人还没有出世，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当时他觉得本来垂手可得的東西好像永远来不到他的身边了。他大声呼叫着，让萨贝尔快些把晚饭端上来，他饿得不行了。那一天，通常负责饭厅事务的使女弗洛梅娜忙得不可开交，晚饭便由萨贝尔亲自送到他面前。萨贝尔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柔嫩动人。她卷着衣袖，胳膊袒露着丰满的肌肉，闪着铜色光泽的髻发，还有甜蜜温情的蓝眼睛，这一切同在他身边忍受着巨大痛苦，几乎处于弥留之际的那个女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侯爵有好长时间没有在近处看萨贝尔了。这一次，他不是

在看，而是仔仔细细地对着她端详了好几分钟。他发现这姑娘没有佩戴耳环，一侧耳朵被撕裂了个口子。于是，他记起那一天醋意大发，操起猎枪用枪托把她的银耳环打了下来的情形。伤口是好了；可是，那只耳朵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两个耳垂。

“小姐一点没睡？”胡里安问医生。

“在疼痛间歇时，也能睡一会儿……我倒觉得她不昏睡是件好事。如果昏睡过去，病情不但不能稳定下来，而且不能好转；更为糟糕的是，会变得更为衰弱，更没有抵抗力。可以说，她已经48小时没有进食了……她告诉我，在通知她丈夫好久以前就觉得不舒服，没有吃饭了……我可不愿意她睡觉。我认为那不是睡觉，而是昏厥。”

堂佩德罗用握紧的拳头支撑着脑袋。

“我看，”他断然说道，“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城里长大的姑娘身上，这真叫人伤脑筋……乡下姑娘哪里会昏厥，不省人事呀……她们喝上半坛子酒，干起活来轻松得很。”

“先生，事情并不是这样；什么样的人都有……淋巴一神经患者身体虚弱得很……我有这方面的病例……”

他详细地解释了他这方面的经验，尽管还不很多，但是，正如常人说的，他已经开始付诸实践了。他现在还在观察，最优秀的产科大夫应该善于等待。不过，常常发生另外一种情况，事情错过一秒，全局皆毁。他说到这里，呷了几口蔗酒。

“萨贝尔！”他突然喊了一声。

“玛克西莫少爷，有事吗？”姑娘关切地问道。

“我带来的箱子，给我放在什么地方啦？”



“在您的房间里，放在床上了。”

“啊！那好。”

堂佩德罗看了医生一眼，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而胡里安还蒙在鼓里，他为医生和萨贝尔对话之后发生的那一刻死一般的寂静吓呆了，于是试探地问那只神秘的箱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器械。”医生冷冷地回答说。

“器械……什么器械？”神父感到头发根都在冒汗。

“开刀用的器械，这还用问！如果这里能做会诊，我也许让事情自行发展下去，可是现在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由我一个人负责。我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傻子一样看着发生令人震惊的事情。如果天亮时病情还在发展，看不到明显好转迹象……就应该下决心了。神父先生，您先向圣神拉蒙祈祷起来好了。”

“如果祈祷小姐就能脱离危险，那就太好了！”胡里安天真地说道。“我不是从昨天起一直在祈祷吗？！”

医生抓住胡里安的这两句话大做起文章来。他讲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风趣地把神学和产科学掺杂起来。这些故事的主角就是圣拉蒙。他讲了他在圣地亚哥诊所一位师长的故事。有一天，他走进产房，看到这位圣神像，像前还点着蜡烛，气呼呼地喊了起来：“先生们，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还是这位圣神是多余的……我如果有什么失误，你们一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而如果一切顺利，你们就会说那是圣神显灵……”他还用讽刺的语调讲了“赫里科玫瑰”、“托尔托荷圣母飘带”和其他关键时候使用的咒符。最后，闲扯一通便没了精神，原来他

被困魔征服了；又喝了点蔗酒，更觉昏昏然了。他不想躺在床上大睡一场，只是找个小篮子当枕头，在饭厅的凳子上睡了起来。侯爵少爷把脑袋枕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打盹。一声口哨之后，便鼾声大作，他也困极了。高高挂在墙上的钟，疲倦地走着，时近午夜。

胡里安是唯一醒着的人。他觉得周身寒冷，而双颊却滚烫。他上楼回到房间，把毛巾浸在清水里，然后放在太阳穴上。祭坛蜡烛已经燃尽，他又换了几根。然后，取来一个枕头，横放在地上，准备跪下祈祷，因为最讨厌的总是那种难以忍耐的蚁感。他心境平静了下来，一步步登上祈祷高峰。他有时感到晕眩，年轻人的身体被灰蒙蒙的梦幕包围着，他多么想躺在整洁的床上呀。他把双手握在一起，用一只手指甲紧紧掐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想让脑袋清醒一些。他想聚精会神地做祈祷；向上帝祈求时，什么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不靠记忆信口说去。不过，他一直昏昏沉沉的。他突然记起耶稣在橄榄园被绑上十字架时念诵的祷词，记起了灵与肉在抉择方面的差异。他还记起《圣经》中记载的一段故事：摩西举着手臂做祈祷，因为如果放下手臂，以色列将被征服。于是，他想把脑袋里幻想的东西付诸实施，他拿掉枕头，光着膝盖跪在地上。他抬起眼睛，想在圣像和梁架以远的地方看到上帝的影子，他把双臂十字张开，虔诚地祈祷起来。

屋子里冷冰冰的。一道比月光还要暗淡、灰蒙的亮光从山后伸出头来。两三只小鸟在园中啼叫；磨坊水车声变得轻缓，不那么悲伤了。晨曦本来只把它的一根玫瑰色的指头支撑在

这个球形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此刻却伸出整只手来，一道欢快、纯净的光线撒在板沿上，反射着亮晶晶的光芒。那道光线闯进神父的卧室，将黄色的烛光吞没。可是，胡里安并没有看到晨曦，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应该说，他看到了一些什么，看到了血液在我们脑海流动和点燃灯光，看到了那些小星星，紫色的，淡绿的，红色的。这些小星星散发出硫味，它们闪闪发光，但是不能照亮任何东西；我们看着那些星光，听到耳鸣和将要破裂的血管发出的嘀嘀嗒嗒声……胡里安觉得晕眩，好像要死去一样；他的双唇不能说话，只是颤抖着发出低微的声音。他脑袋晕痛，突然听到响如号角的声音……那声音说了些什么？胡里安只听到两个字：“女儿。”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站起来，他真的站了起来。不过，那是在走进房间里的一个人的帮助下站起来的，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普利米蒂沃。可是，他还没有站稳，便感到周身关节疼痛，像针扎一样。于是，又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楼下，玛克西莫·洪卡尔在萨贝尔端着的白银脸盆里洗着双手，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额头流动着晨寒使其变得冰冷的劳累汗珠。侯爵在房间里踱步，紧锁眉头，面部肌肉抽搐，脸色难看，一副健康人睡眠不足的神色。

“堂佩德罗，现在该高兴高兴了，”医生说道。“危险已经过去了，您如此盼望的东西已经有了……您不是说一定要孩子安全无恙地生下来吗？您看看，她健壮，平平安安。是费了些劲儿……可是，最终……”

侯爵鄙夷地耸了耸肩膀，好像要贬低医生的功劳，嘴里不



知叨念着什么。他来回踱着步，双手插在裤兜里，而他的裤腿像主人的神情那样紧紧地绷着。

“是个小天使，老太婆们都这样说。”洪卡尔邪恶地补充说。侯爵越生气，他好像越高兴似的：“不过，是一个女性天使。对于这类事情，只能听天由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解决方法，写信给上天，向他讲清楚要男要女，请他帮助……”

堂佩德罗气得又吐了一口唾沫，洪卡尔用毛巾擦着手，笑了起来。

“起码，您应该有一半错误，侯爵先生，”他感叹地说道。“给我支烟好吗？”

堂佩德罗打开烟盒，一边送到他面前，一边问了个问题。玛克西莫严肃地答道：

“我并没有说……我认为我没有说过。事实是，当战斗白热化的时候，战士完全可能受伤致残。但是，大自然是万能的，她在严峻考验女人的时候，也给予她意想不到的痊愈机会……现在，不是考虑这一点的时候，而是要设法使母亲康复，把婴儿养育好。我还担心眼下会发生什么意外呢……我得去看看……太太很虚弱……”

普利米蒂沃走了进来，面色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惊色。他说请堂玛克西莫上去一趟，神父出了事了，好像死了过去。

“走，快，快上去……这可真没想到，”洪卡尔喃喃地说。“这个小神父比女人身体还弱！真没出息！问题是，博安神父那头野猪参与的帮伙闹起来的话，他也不会拿起枪的。”

## 十八

努契娅一只脚已经踏进地狱门槛，在那阴森森的死亡大门前挣扎了好几天，好像在说：“我进去？还是不进去？”肉体上的可怕折磨使她的精神受到了莫大的摧残，猛兽一样的高烧使她头脑晕眩，奶水枯竭；她为孩子喝不到那种甘露而窒息感到不安。她的身体极度衰竭，生命在渐渐离她而去，看来无望挽留了；她被一步步推向地狱深渊。可是，她年轻，她渴望生活的力量在支撑着她的肌体，伟大的卫生科学，还有洪卡尔，特别是那只红扑扑的柔嫩的小手，那只在她胸衣和披巾上不停搅动的小拳头，都在努力把从地狱门口拉出来。

胡里安第一次看到重病在身的小姐，是在她刚刚能够起床后不几天。那一天，她身披大衣和毛毯，躺在一张宽大的老式沙发上。

她不能起身走动，把头枕在垫高的枕头上。她面孔消瘦苍白，像个象牙人似的，只是有一头乌亮的头发。由于那些日子她的视神经受到了损伤，眼睛显得更加斜视了。她轻柔地对神父笑了笑，指着椅子让他坐下。胡里安用饱含怜悯的目光看了看那把椅子。我们没有必要掩饰这一点，因为谁走近重病在身



的亲朋好友时，都无法隐藏内心悲痛的。

“小姐，我看您的气色还好。”神父说谎道，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卑劣的人。

“可是您，”她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怎么好。”

胡里安说确实感觉不太好，自从，自从有点感冒以来就……他有些羞怯，不愿意提到守夜、晕厥，因小姐一直处在危险中而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刺激的事。努契娅说些客套话后，单刀直入地问道：

“您见到过我的小女儿吗？”

“看到了，夫人……是洗礼那天看到的。真是个小天使！给她抹盐，滴冷水时，哭得好厉害呀……”

“对了，从那天到现在，体重起码又增长了四分之一，更漂亮了。”她抬高声音，补充说道：“奶妈，奶妈！把孩子抱过来。”

过道里响起了犹如高大雕像的脚步声，不一会儿那个土色皮肤的姑娘就走了进来；肥胖的身体上穿一件饰着黄色天鹅绒边穗的蓝美利奴新衣服，看上去太像圣地亚哥大教堂的被称作“娃娃”的女圣徒像了。纯洁无邪的小女孩依偎在从其吸吮奶汁的肥硕胸脯里，宛如小鸟栖息在粗壮的树干上一样。孩子还在静静地睡着，听到轻柔而甜密地呼吸声，谁也不忍心叫醒她。胡里安看个不够。

“上帝的小圣女呀！”胡里安把双唇轻轻地凑近孩子的帽子上，他不敢吻她的额头。

“胡里安，您抱抱……看她有多重。奶妈，把孩子给他……”

那孩子只不过一片花叶重，可是神父一遍遍发誓说，孩子好像铅铸的一样。奶妈站在那儿等候着，因为胡里安抱着孩子坐了下来。

“让我抱吧……”奶妈央求说，“现在，孩子在睡觉……一时半时醒不了。”

“需要时我叫您好了，奶妈，您去吧。”

他们围绕着努契娅喜欢的话题谈了起来：小孩漂亮，惹人喜爱。太让人喜爱了！对，是这样，先生，谁要怀疑这一点，他一定是个没有头脑的大傻蛋。孩子的眼睛活泼动人，打喷嚏时脸上一副小怪样。她如果用小手抓住谁的指头，用力是那么大，你得有赫丘利<sup>①</sup>那样的力气才能把指头从她手中抽出来。她还能做出其他各种风趣的动作来，很值得大书特书一番。说到这里，努契娅毫无血色的脸庞显得十分兴奋，眼睛闪烁着光彩，嘴角有两三次露出了笑容。可是，她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甚至泪花在睫毛中间跳动，只是没有滚落下来。

“胡里安，他们不让我养育这个孩子……都是洪卡尔医生的主意，张口是卫生健康，闭口也是卫生健康……我看我养育这孩子两个月，还不至于死掉的，我只希望养育两个月。我说不定会比现在要好些，不至于在这张沙发上躺上100年，身体动弹不得，思想在上帝的天地里疯狂奔驰……我这样并不是休息，我觉得奶妈会把我的孩子掐死，或者摔在地上。现在孩子呆在我身边，我心情安稳多了。”

---

① 罗马神话中的英雄。

努契娅对孩子笑了笑，又补充说：

“您没有发现相似的地方吗？”

“和您相似的地方？”

“和她父亲……这前额一模一样……”

神父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他改变了话题，说明天和以后几天都要来看望她。在努契娅身体缓慢恢复和极度孤独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人去致力这种善举，经常来看望她。马克西莫有时来，有时不来；即使来也都是匆忙而来，急促而去。他的病人太多了，甚至维拉莫尔塔那边都来人请他。马克西莫张口离不开政治，满嘴喷吐着臭酒味。胡里安对他讨厌极了。实际上，胡里安听了他说说的每个消息，都难以抑制满腔愤怒，什么教堂被推倒了呀，反对宗教的闹剧呀，到处修建新教教堂呀，教育自由呀，宗教自由呀，这个自由呀，那个自由呀……胡里安只是对某些过激言行表示一下自己的遗憾，希望事情得到解决，不给他制造争论的机会。他一遇到固执己见和卡洛斯观点的神父，比如博安神父或大祭司那样的人，就争个不休，想以此使自己胆汁流得畅通些；这样的争论常常引发出许多事端来。

只要好斗的医生不来，病人的房间里便是一片宁静平和的气氛，只是偶尔听到婴儿的哭声；那哭声常常骤然响起，突然中止。神父大声朗诵着《基督之年》，这本书里每一章节都充满诗情画意：“貌美、年轻、显贵的罗马贵妇塞希利娅许身耶稣，她父母逼迫她同一个名叫瓦莱利亚诺的绅士结婚，并且隆重热烈地举行了婚礼……可是，塞希利娅的心悲痛得……”神秘的新婚之夜的故事还没有讲述完毕，又继续讲到了瓦莱利



亚诺皈依基督，讲到了一个小天使飞到了塞希利娅的身边保护她的贞洁；最后讲到塞希利娅决心折磨自己的肉体。故事以这种史诗般的举动而结束。有时，不是瓦莱利亚诺，而是一位叫什么圣梅纳的士兵，或圣塞维罗的主教……情节细腻多变的故事也描绘法官的审问，殉教者回答自如：拷打，鞭笞，老虎凳，铁爪和火红的烙铁……而基督这位豪杰，面不改色心不跳，嘴角微笑（仿佛受刑的不是他，而是别人），泰然对待一切酷刑，并且要求更严厉些……神父的这些读物产生了神奇的效果，特别是当严冬黄昏之际，干枯的树叶飞舞，朵朵乌云从玻璃窗前掠过的时候，效果倍增。远处，不时传来水磨的日复一日的哭泣声，满载玉米秸或松树枝的马车的吱吱呀呀声。努契娅用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听着。她的胸脯时时隆起，发出叹息声。

自从努契娅分娩之后，胡里安已不止一次看到小姐那么伤感。神父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可能透露了努契娅不快的奥秘。看来丽塔小姐把奥伦塞的老姑妈的感情征服了过去，姑妈决定改变继承人，不是让她的养女，而是让丽塔继承她的财产。另外，卡门小姐为她的大学生未婚夫而变得越来越疯癫了；镇上的人都说，如果堂马努埃尔·帕尔多不同意这门婚事，小姐将求助法律保护。玛诺利塔小姐的境况更可怕，堂维克托·德·拉弗尔莫塞达抛弃了她，爱上了一个神父的从事工匠技艺的侄女。总之，罗莎里奥太太祈求上帝不要太冷酷无情了（对于罗莎里奥太太来说，帕尔多家的不幸就是她本人的不幸）。如果这些事情通过她丈夫或她父亲传到她的耳朵里，

她如此唉声叹气就不足为怪了。再说，她身体又那么衰弱！努契娅已经没有一点另一个圣母的样子，而是更像骨瘦如柴的索利亚特女圣徒了。洪卡尔细心地为她摸脉，叮嘱做有营养的饭菜，关切地注视她病情的发展。

努契娅看到自己的孩子，便有了精神。她要亲手抱在怀里，孩子的什么事都由她来做，只是把喂奶的事交给奶妈。她说，奶妈就是一只奶桶，需要的时候，把桶嘴塞给孩子，往肚子里倒奶就是了；奶妈就有这么一个任务。她把奶妈比作奶桶再恰当不过了，从体形、颜色、智力来讲，奶妈都和奶桶一样。她和奶桶一样，有一个大肚子。看到她在厨房里吃饭，更确切地说，应是吞咽，叫人乐不可支。萨贝尔像鸡鸭那样给她续菜，加酒，送面包，她觉得很好玩。萨贝尔在奶妈面前摆出公主的架势，表现自己会品味饭菜，举止文雅。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在名门望族之家的仆佣眼里，奶妈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野人。奶妈表现得越蠢笨，他们越感到开心。奶妈不单单是一般人的笑料，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也成了人种志学者的特殊研究对象。玛克西莫·洪卡尔给胡里安讲了一些有关情况。在奶妈教区所在的山谷里，即位于加利西亚和葡萄牙接壤的那个山谷里，女人们以她们强壮身体和特殊的生活方式而著称。她们是女中豪杰，是拉丁地理学者们谈论的那种女性，是加利西亚战争的幸存者。如果今天不是向别人而是向她们的丈夫宣战的话，她们则以从前作战的那种勇气开垦土地，半裸着身子，把健壮的肌肉块袒露在外边。她们耕地，挖土，收割，拉车，用铁肩膀扛运东西。在没有男人的帮助下独立生活，男人们一

到十四五岁常常跑到里斯本去找工作，干几个月以后才回来结婚成家立业。有了孩子以后再次外出工作。有时，他们在葡萄牙得到妻子不忠的消息时，连夜越过边境，趁奸夫淫妇熟睡之际杀死他们。“利箭”所保护的“独眼龙”就是这种情况，详细情节洪卡尔已经讲过。不过，加斯特罗多纳的女性虽然野蛮，但是很忠厚。

这位奶妈无法隐藏她的种族，她双髀宽大，四肢发达。努契娅怎么劝她穿得体面些都没有用。她总是穿那件绿呢短裙，把大腿袒露在外面，说什么也不肯穿另一件比较文明像样的裙子。她只同意穿奶妈传统的饰服——马甲，把隆起的乳房突出出来。另外，她也同意佩戴巨大的圆形耳环，这种耳环是很久以前就保存在山谷里的那种罗马饰物。让她每天都穿鞋子比上天还难，因为她们那类人把鞋子都留到主要节日里穿用。教她认识自己的名字，使用哪怕最简单的器具，也得连打带骂才能奏效。怎么对她说她喂养的孩子体弱，容易生病，不能随便使用破布包裹，放在塞满野草的大筐里，也不能像加斯特罗多纳其他新生儿一样放在树下，让风吹、日晒、雨淋，也都无济于事。尽管玛克西莫·洪卡尔是讲究卫生维护健康的伟大战士，并且也是大自然神奇美德的维护者，但在弥合两种对立矛盾时也遇到了困难。然而，他读过达尔文的最近著作《物种起源》以后，竟然摆脱了这种窘境。他并且运用某些有关环境和遗传规律阐明奶妈的做法，而如果这一切都不使孩子像鞭炮爆炸的话，一定能够让她十分茁壮地成长的。

可是，努契娅并不敢试验一下，她要亲自照看她的宝贝女



儿，把母亲的全部家务事都承担下来。不过，她常发生意外事件，不是把汤烧干，就是水烧不开。她给孩子洗澡，穿衣，精心包裹；孩子睡觉时，她守在身边；醒来时，逗她玩耍。生活单调，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心地善良的胡里安看到这一切，渐渐地了解了孩子的对于他来说极为神圣的健康与穿戴方面的秘密，并且熟悉了新生儿复杂“嫁妆”中的各种物品：帽子、脐带布、尿布、带子、线钩小鞋、刷子和围嘴。这些洁白的衣物都带有绣花和饰物，并且用熏衣草蒸熏，火盆烤干。有好多次，当母亲把孩子头朝下放在围裙上，一遍遍地用海绵擦洗她那塔夫绸一样的身子——孩子皮肤是那样细嫩，有时看上去要被擦掉一层皮似的——时，神父把这些用品抱在怀里等着。给孩子洗完之后，母亲还要给她擦些爽身粉。她常常用手指掐着她的屁股给胡里安看层层嫩肉，同时高兴地大声说道：

“您看，多好玩……长得真胖！”

胡里安还是第一次看到全身脱得精光的孩子，因为他只是在宗教组画中看到过赤身裸体的小天使。不过，他在心中暗暗想道，尽管所有肉体都意味着“原罪”，但是，他眼前看到的肉体却是世界上最纯洁、神圣的东西。那是百合花，美丽的百合花。雪白的小脑袋还挂着胎皮，覆盖着金色的细软绒毛。那特殊气味只有在尚未长出羽毛雏鸽生存的小窝里才能嗅闻到。两只小手胖乎乎的，每个指肚都像圣婴那样滚圆，双颊像蜡人抹着玫瑰色的脂粉；她的嘴里还没有牙，犹如刚刚从大海捞起的湿漉漉的珊瑚那样柔美。那双小脚由于不停地蹬踢而变得红红的，这两个小东西唤起了小孩在最铁石心肠人的灵

魂里常常引发的那种感情，这种复杂而含蓄的感情包含着怜悯、自我牺牲、崇敬和甜蜜的嘲笑，但绝不是讽刺。

这情景也在努契娅心中激起了被精神紧张和几乎病态的感情，加强了的那种母女同舟共济之情。那个柔软的小面包仿佛还保存着黏性原生质体的松绵特征，还不具备自我意识，只是为了感觉而生活着。母亲把感情本来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把整个心灵化为疯狂的吻。而那个小家伙呢，一切都理解，什么事都懂，她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来，甚至奶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她都谨慎地嘲弄一番。“这是大自然为了达到某种预想目的而创作的杰作，”洪卡尔这样解释说。当微笑第一次抹去那张小脸蛋严肃得可笑的表情，用天国表情打开那紧闭的双唇时，那是怎样的日子呀！谁也不会不记起晨曦拂去黑暗的情景吧！母亲兴奋极了。

“再笑笑，再笑笑！”母亲喊着，“小心肝，小天使，小人精，笑笑，笑笑！”

那时，孩子没有再笑。蠢笨的奶妈把她的微笑赶走了；母亲为此气愤至极。第二天，胡里安接到一项光荣使命，他要点燃这个新生儿的智慧之光。谁也不知道他在孩子眼前晃了晃什么发光的東西。胡里安渐渐打消了对孩子的恐惧，因为开始他害怕她在他手上像蛋白酥那样破碎的。在母亲整理带子，烘烤尿布时，他常常把孩子抱在怀里。

“我对您的信任要胜于奶妈，”努契娅对他倾诉着心中的秘密。“奶妈什么都不会……您想想看，她每次把头发从中缝梳开时，先把梳子放在脸上，然后顺着嘴巴和鼻子往上移动，



一直移到额头中间部位，不会用别的办法……我不知道对她说了多少次，不要用手抓饭吃，您猜怎么样？现在是不用手了，可是用勺子往嘴里送烤肉吃……胡里安，这些笑话两天一夜也说不完。说不定哪一天把我孩子给摔了呢。”

神父渐渐学会了抱孩子，不让孩子哭闹。有一件我们几乎不注意的小事，使他和孩子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了。一天，胡里安感到一股湿乎乎的暖流渗到裤子里……多么重要的事情呀！努契娅和胡里安大笑起来，仿佛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胡里安高兴地跳起来，腰都笑痛了。母亲把油布围裙递给他，他不要，反正他的裤子已经穿得很旧了，扔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说什么也要体验一下那股水流有多么温暖……胡里安在进神学院学习期间就下了决心，当上神父以后，绝不在人世间成婚立家。此刻，他同那孩子的接触把覆盖在他那颗纯洁心灵上的冰雪融化已尽；同时，在那神秘的火焰上又增加了人间柔情。神父开始痴情地爱起孩子来。他甚至想到，如果孩子死去，他也要死去；也许要干出其他蠢事来。这一切都伴随着另外一个想法产生的，即那孩子归根结底是个天使。他不知疲倦地欣赏着她，用眼睛死死盯着她，望着她的好像被乳汁包围着的清澈神秘的眸子，好像在它那深邃的底部是一个平静的世界。

一个痛苦的想法时而浮现在他的脑际。他常常记起他曾幻想在那幢建筑物里促成一个和神圣家庭保护神一样的圣洁婚姻。可是，圣洁婚姻解体了，圣约瑟不见了，或者说圣约瑟被一位神父取代了，而这神父比圣约瑟更糟糕。几乎总看不见侯爵；自从孩子出世以后，他非但不恋家，不接近家人，反而又过

起疯癫狩猎生活来了，光顾养有凶猛猎犬、喜欢大山的神父、绅士之家，到遥远的猎场打猎。他常常一个星期不回乌略亚侯爵府。他说话更加粗野，性格更加自私，脾气更加暴躁，想找什么东西，或支使别人干什么，态度更加专断。

胡里安还发现另外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他不安地看到萨贝尔又被当作“爱妻”受到照顾；看到萨维娅和她的女儿，还有那些打扮妖艳的老婆子和破衣烂衫的乞丐成群结队地重新回到那里。而当他走近时，一个个不是在怀里就是在披巾下面藏着可疑东西逃离而去。佩鲁乔不再躲藏起来，随时随地在脚下碰到他。一句话，事情完全恢复到以前那种状况了。

好心的神父心想，即使这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有件奇事使他睁开了本来不愿意睁开的眼睛。一天早晨，他比平时起得早些，准备去做弥撒，想叫萨贝尔过半小时再为他冲煮好巧克力。萨贝尔住在胡里安下榻的顶楼不远的一个房间里。他叫了半天门，也没有人出来。他又走下楼，心想可能在厨房里能找到她。当他走过紧挨卷宗室的那间大屋子门口时，看到萨贝尔从屋里走了出来，而堂佩德罗自从女儿出生以后一直住在那里。萨贝尔随便穿着衣服，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本来从通常的心理状态上来讲，做了亏心事的萨贝尔应该有不知所措之色。可是，不是她，而是胡里安被弄了个措手不及。不止如此，他上楼重新回到自己房间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双腿被人狠狠地打了一下，抬不起来了。走进房间时，这样想道：

“好吧，看哪个好汉今天做弥撒吧？”

## 十九

他，他不是好汉。他脑袋如同一锅滚开的水，能做什么样的好弥撒呀！他心情那样纷乱，在痛下决心之前，哪敢去想弥撒的事呀！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又回到了前年那种状况。这种丑恶现象，这种卑劣罪行，又在逼迫他离开那个家。哪怕在那里再多呆一分钟，也是在犯罪。除了对侯爵祖辈尚存的敬慕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他竭力为之奔波的名正言顺的婚姻，已经变成了一场骗局；和睦之家的影子在哪里？看不到。而这藏污纳垢的地方，不是他久留之地。

可是……唉，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往往想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他面前横着大山。找借口，告辞，收拾行李……他第一次想到离开那里时，犹豫了好久才成行。今天，只是有了出走的想法就使他心情沉重了起来，犹如谁在他心中塞进一团用冷水浸泡过的脏布。为什么一想到离开侯爵府，心情就如此快快不快？话说回来，他在那个家里是一个外人呀。

所谓的外人，也就是说……外人！他不是外人。他在精神



上和这个家紧紧连在一起，他崇仰这个家，支持这个家，和这个家有相同的生活习惯。特别值得指出的，这个家新添了一个小女孩，新添了一个小女孩。一想到这孩子，他就心醉如迷。他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再不能抱一抱那孩子，就感到极大的不安。您看看，他和这个洋娃娃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呀！他已经泪水盈眶了。

“在神学院时，”他有些失望地喃喃自语道，“人们都说我性格脆弱，说我……脆弱得……和女人一样，遇到什么事情都感伤一番。好一个主持弥撒的神父呀！如果我这样喜欢孩子，就不该挑选我现在从事的职业。不，不对！我现在不是在胡言乱语吗……如果说我喜欢孩子，愿意当‘阿姨’、‘阿父’，那么谁能剥夺我关照那些赤脚在大街上要饭的娃娃们的权利？他们和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一样，也是上帝的儿女……我对她这样酷爱，是错了，大错而特错了……可是，连狗，什么？不只是狗，随便一头野兽都可能亲吻天使，但是它并不真正爱她。”

他把自己的思绪理了理，又补充说道：

“我太愚蠢了，太没有志气了。我不知道第二次要来这里干什么。我当时看到，少爷必须悬崖勒马。我干不该万不该，不该没有勇气。我本应该冒生命危险把那个泼妇赶出去。如果她不乖乖地离开，就应该用鞭子赶。更为糟糕的是，正如少爷说的，我缺乏胆量。而他们，尽管是些粗鄙的人，但比我有胆有识。我上了当，他们骗了我，我没有把那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赶到大街上去。他们耻笑我，魔鬼得逞了。”

他一边这样独白着，一边从柜橱里取出一件件白色衣服，

想准备行装。不过，胡里安像所有优柔寡断的人一样，在开始时常常仓促行事，做出一些自欺欺人的事情来；箱子渐渐装满了，他自己寻找理由说道：

“上帝，上帝哟，为什么在人世间存在如此之多的丑恶和愚蠢呀？为什么一定要被魔鬼用那种可恶的鱼钩和可卑的鱼饵钓住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袜子摆在箱子里。“一个女强人，一个最贞洁的妻子，”他把一件新长袍精心叠好，脑海里突然闪过这个最高级形容词，“真正的楷模，女中明珠；然而她却被一个卑劣的姑娘、女佣、清洁工、泼妇绊倒了，而这个女人，该去和随便一个农夫混日子的呀！”

说到这里，他想把瓦形帽放在箱子上部，不被揉损。不过，他停了下来。

箱盖放下时发出的响声，皮革的轻柔声，他听起来犹如有人在讥讽地对他说：“所以，正因为如此。”

“是完全可能的！”心肠善良的神父嘴里说道。“对恶习不改的人的特殊口味来说，卑鄙、下流、肮脏的罪恶，完全可能像开胃酒或朝天椒那样起到火上加油、助纣为虐的作用。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那些有身世、有地位的绅士，完全有可能这样堕落下去；那些绅士们……”

他打住了，沉思了一会儿，把柜橱上的一堆手帕数了数：“4条，6条，7条……我一共有一打手帕，每条都编了号……这儿竟丢失衣物……”

他又重新数了数：“6条，7条……衣兜有一条，8条了……洗衣盆里可能还有一条……”

手帕突然从他手里掉在了地板上。原来他想起来了，他把一条手帕系在了小女孩的下巴下面，不让口水把脖子淹渍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把箱子打开，发现丝绸瓦形帽子被箱盖压得变了样。

“不该把帽子放在箱子里！”他这样想道。他觉得如果不带走这顶瓦形帽，便很难下决心离开那里。他看了看表：10点整。10点或者10点过一点，孩子要喝点汤水。看着她嘴巴东一道西一道的痕迹，想抓勺子又抓不住的样子，真是世界上最大的乐趣。她太招人喜欢了！他决定下楼去。第二天会找个合适的地方放帽子的，然后启程。也就是晚走二十三个小时嘛……

“稍等一等”是一种缓解药物，许多人都有服用这种特殊药物的经验。它能使人得到安慰，因而使用它不应该受到污蔑。从严格意义上讲，生命本身就是一次次约期的延误，最后一次延期就是生命的结束。“稍等一等”的想法在他脑海里点燃一颗火花，于是心情平静些了；不仅仅是平静，而是高兴。他不是那种生性开朗的人，他像患有贫血病的乡姑那样，动作缓慢，没精打采。然而，由于在那一点上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心情是那样愉快，双手都颤抖了。他迅速地把一打袜子和雪白衣服都掏了出来，瓦形帽和长袍也取出扔到了床上。之后，他飞快地奔向楼梯，朝努契娅房间走去。

那一天，没有发生与往日大相径庭的事情，因为唯一不同的也只是孩子多吃一次或少吃一次奶，或者多洗一次或少洗一次尿布罢了。不过，神父在笼罩着平和气氛的房间里看到正



在上演着一场无声的可怕戏剧。他现在真正明白了，努契娅为什么闷闷不乐，总是唉声叹气。他望着努契娅的脸，发现她消瘦多了，苍白，憔悴；那双大眼睛闪着更加茫然的目光；美丽的嘴巴抽搐着，只有对她女儿微笑时才松弛些。他估计，小姐一定什么都知道了，心中不由地对她产生了深沉的怜悯感情。他责备自己，不该想到离开那里。如果说小姐需要一个朋友呆在她的身边，保护她，这个朋友除了他以外，还能是谁呢？她需要他，这是肯定的。

那天夜里，神父在躺下之前目睹了一个奇怪的场面，从而感到更加迷惑不解。三芯大蜡烛烛油点完了，他既不能做祈祷也不能看书。于是，他到厨房去取灯油。萨贝尔正在那儿举行“社交晚会”，人很多，火炉周围摆放的凳子已经没有空位子了。有的姑娘跳舞，有的削土豆；纳亚的贝贝大伯正在那儿讲着粗俗趣味的笑话。这个老头子一肚子坏水；他那天是来乌略亚磨小麦的，想留下过夜。在侯爵府里，热情的萨贝尔给他准备了一大盘肉汤，并炒了肉丁。对这些他当然求之不得了。为了感谢萨贝尔的盛情接待，便信口开河地讲起笑话来。厨房的那张大桌——堂佩德罗结婚以后，主人再没有在那儿吃过饭——上点着昏暗的灯火，可以看出刚刚大吃大喝的痕迹：油渍渍的盘子上还残留着肉块，一瓶葡萄酒打开了塞子，还有半瓶奶。这一切被酒足饭饱的人们随便堆放在桌子的边角上。在空出的桌面上摊放着十几张纸牌；这些纸牌如果说由于长期使用过度而变成了圆形，恰似“林孔内特和莱科达迪利奥”<sup>①</sup>

<sup>①</sup> 这是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玩过的那副牌的话，那么它们的肮脏和油污，后者就相形见绌了。玛利亚太太，即萨维娅，站在牌前，伸着脏污、干树枝一样的骨结突兀的手指，若有所思地计算着什么。这位可怕的女预言家弯弓着腰，面庞被炉火和灯火照得明亮。半秃的头顶令人望而生畏，巫婆做功的面孔由于甲状腺肿大而显得更为可怖，因为后者使脖子变了形，制造出了另一个面庞：一个魔鬼面庞，没有眼睛，没有嘴巴，像一颗煮熟了的大苹果，平滑闪亮。胡里安站在楼梯的高处，观看这场迷信表演。如果他的拖鞋发出声响，发现他的出现，表演一定会中断的。假如他通晓这可怕的尚未被揭穿的卦术的话，他一定对那场景感兴趣的！而且，那样他就会看到他在生活中认识的，在他脑海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所有人物，都会像戏班子成员那样聚集在那里。那个“棒花”大王穿着饰有红边的蓝色长袍，双脚平行叉开，肩上扛着一根绿色大棒。如果他知道这个大王象征皮肤黝黑、已有妻室的男人（堂佩德罗）的话，肯定会感到恐怖的。同一棒花的那尊女像，假如他知道那是象征一位肤色也是黝黑的小姐（努契娅）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那么丑陋了。那个“金杯花”女像一定是金发姑娘萨贝尔的化身了；你看她多么无耻，嗜酒如癖；他如果知道这个，一定会狠狠踢她一脚的。最为可怕的是看到他自己了——一个金发青年，他的象征物是“金杯花”马，一匹蓝色大马。不过，纸牌是那样脏污，各种颜色早已面目全非了。

可是，以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呀？也就是说，老巫婆洗了牌，分成四堆，解释象征意义时，他清晰地听到从她那黑洞一般的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词以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呀？在



那里，“棒花”女和“金杯花”八正好配成一对，这充分说明两者之间保持着长期暧昧关系；“棒花”八的反复出现预示着夫妻不和；“剑花”女同倒置“金杯花”八多次在一起，是亡妻鳏居的可怕预兆；可是，“棒花”五却说明以后有美满姻缘。女预言家低声说着，令人毛骨悚然。只有长着漂亮脸蛋的萨贝尔一个人在听，她把双手背在身后，满脸通红，俯身看着纸牌，与其说那些预言使她高兴，毋宁说使她感到新奇。厨房里，贝贝先生的笑话引起阵阵欢声笑语，由此谁也没有注意那位老太婆在算卦。胡里安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那桌子已经变成了可怕礼仪的祭坛。他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和模模糊糊听到点东西。他听着听着，便想把隐约传到耳边的声音听个清楚。这时，他碰了一下楼梯扶手，扶手“吱”地轻轻响了一声，巫婆立刻抬起她那可怕的脑袋。说时迟，那时快，她一下子收起了纸牌。神父走下来，他为自己无意识地充当了间谍角色而感到有些茫然。但是，他偶尔撞见的那情景使他那样忧心忡忡，竟然没有想到斥责巫婆。巫婆操着惯常的谦虚卑躬声调急忙解释说，她只是用纸牌玩玩，消磨一会儿时间。

胡里安回到自己房间里，心情始终安静不下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如果说他以前曾经估计到努契娅和她的女儿生活在侯爵府里会面临许多危险的话，现在……现在他已经看到，已经清晰看到，母女要大难临头了。这太可怕了！神父的脑海沸腾了；会不会把孩子偷走，饿死她；会不会毒死努契娅。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呸，上帝哟，人世间怎么有这样多的罪恶哟！有法官，有庭长，有刽子手。那群流氓

一心想盘剥少爷，偷他家的东西；搞家中之家，包揽一切，根本不把小姐的人格和地位放在眼里。达到这些目的就会心满意足了吧？可是……如果不心满意足呢？

他给灯加了油，把双肘支在桌子上，想读一点帕尔梅斯<sup>①</sup>的作品，那几本书都是纳亚神父借给他的。读这样的书，他精神感到愉快；他愿看这种语言亲切、哲理服人的书籍，而不愿意看帕利斯科和圣塞维利亚诺写的深奥烦琐的论著。可是，他那时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耳朵里满是外边传来的凄惨声音，水坝的哭泣声和风吹树枝发出的呻吟声。他那沸腾的脑海里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惨叫声，有种呻吟声特别催人泪下，因为那是人的呻吟声，人的呼喊声。这想法太荒唐了！他没有理睬，继续读他的书。可是，他觉得又听到了凄惨的呻吟声。是不是狗呀？他探身窗外：月亮在淡云中游动，远方传来狗叫声，声音很惨；农民说狗这样叫，是嗅到了死神气味，不久一定有人死去。胡里安关上窗子，浑身颤抖。他不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他住在这个望族之家里，最初的痛苦印象非但没有驱除掉，现在又下意识地产生了恐惧心理，他觉得这种恐惧越来越严重。他性格软弱，遇到事情没有强烈的反应，不会把恐惧抛到一边，不会把幻觉丢在脑后。他面对严重危险可以挺身而出——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的话。但是，他不能镇静迎战，不能勇敢地蔑视危险，不能像血气方刚、肌肉健壮的人那样，做出英雄奇迹来。我们可以说，胡里安的

---

① 帕尔梅斯(1810—1848)，西班牙哲学家。著有实用逻辑学一类作品。

胆量是颤巍巍的胆量，女人们大怒时那种瞬间即逝的胆量。

他又重新和帕尔梅斯交谈起来。可是……老天呀！现在听清楚了，听清楚了，不能再怀疑了！一声尖锐的惨叫顺着漆黑的螺形楼梯，从虚掩着的房门传到他的耳边。怎么如此惨叫！胡里安端起油灯，灯光在他手里跳跃……他快步走下楼梯，动作是那样轻盈，连他自己都听不到，犹如我们在睡梦中坠入可怕的万丈深渊一样。他穿过狭长的走廊，走过几间大厅，直奔响过可怕声音的卷案保存室……他右手抖动，不停跳动的油灯灯光在洁白的墙壁上映出怪异的黑影……当他正要转过卷案存放室和堂佩德罗卧室之间的过道时，突然看到……老天爷！这不就是他想象过的那情景吗？正是那种情景……努契娅靠墙站立着，面色可怖，眼睛已不再闪着茫然的目光，而是充满着怒火；丈夫站在她的面前，挥舞一件偌大的家伙……胡里安扑到两人之间……努契娅又尖叫起来：

“天哪，天哪！您干什么呀？都跑了……都跑了！”

这时，脑子出现幻觉的神父不无羞愧地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他感到有些尴尬……墙壁上，一只特大八脚蜘蛛，摇晃着肚子快速向上爬动。蜘蛛爬得那样快，少爷拿靴子打都没有打到；努契娅突然向前迈了一步，用半似深沉半似惧怕的声音，天真地把孩提时说过上千次的话又说了一遍。

“圣神霍尔赫……蜘蛛哟！”

丑怪的蜘蛛刚爬到黑影边缘，便停了下来；靴子重重地打在了它的身上。恐惧释然！胡里安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好笑。可是，这时，他发现努契娅闭上眼睛，扶着



墙壁，用手帕捂住脸庞。

“没什么，没什么……”她喃喃地说，“我是紧张得流了眼泪……一会儿就好了……我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

“屁大的事闹得全家不得安宁！”丈夫耸耸双肩，感叹地说。“你们都是娇生惯养出来的！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这种事呢！堂胡里安，您大概以为房子塌下来了吧？好了，回去吧，祝您晚安。”

神父很晚才入睡。他思索着自己为什么那样恐惧，觉得干了件可笑的事情。他暗下决心，一定克服胆怯心理。但是，他的心情迟迟不能平静下来，脑海深处仍然激荡着惊涛骇浪。当他好不容易进入梦乡时，噩梦一个个向他袭来，恐怖令他喘不过气来。他梦见了侯爵府，梦见了府第的大房子。可是，梦见的东西是那样怪异，尽管它们都源于真实事物的形状，但由于幻觉狂奔乱舞，所有东西都变了，乱了，滥了；他现在看见的侯爵府和他天天看见的样子不大一样，方形的偌大建筑物不见了，宽敞的客厅不见了，宽大的门廊不见了，18世纪那庞杂修道院式的建筑物不见了，而代之而来的是与原先的大建筑物面目全非的东西。以前栽种着黄杨，中间有池塘的果园，现在变成一个又深又大的土坑；坚固的院墙现在满是孔洞，顶端筑有雉堞；门廊变成了吊桥，绳索吱吱呀呀地响着。一句话，变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城堡。更具有浪漫色彩的是，莫斯克索家族的族旗在塔楼上飘扬。可以肯定地说，胡里安以前一定见过本世纪精心复原的描述可怖场景的绘画，或者读过这类作品。城堡上唯一保留府第的东西是那枚威严的族徽，不过，在族徽上

也存在着明显的变异。胡里安清晰地看到，石制的徽志好像有了生命，那棵松树真的变成了一棵葱绿的大树，风在树梢上呻吟，两条饿狼摇着脑袋，令人恐怖地吼叫着。胡里安惊愕地抬起头，望着塔楼顶端，那儿站着一个人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影：一位绅士把帽舌拉得很低，全身盔甲；尽管连一个手指的缝隙也不露在外面，但是胡里安在梦中获得了非凡的想象力，能够透过头盔看到了堂佩德罗的面孔。堂佩德罗满面怒容，拿着一件古怪的武器——铁靴子——，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看样子要向胡里安的脑袋打过来。而胡里安并不想躲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可是，那只大靴子始终没有落下来。原来他太焦虑了，太痛苦了。突然，他感到一只猫头鹰落到了他的肩上，那只猫头鹰羽毛蓬乱、雪白。他想喊，而在梦中，叫喊声总是冻结在嗓子里的。猫头鹰静静地笑着。他想逃走，刚要跳过那个土坑时，土坑不见了，变成了水磨的大坝。城堡也不自觉地变了样，现在成了圣巴巴拉圣母手中托拿的古塔，即一座彩色卡通建筑物，方方正正的石块砌筑得很整齐。一个女人从窗户探出头来，苍白无血，十分难看……那个女人伸出一只脚，然后伸出另一只脚……最后从窗户头朝下吊挂下来……太可怕啦！那不就是“棒花”仆女吗？对，就是“棒花”仆女，肮脏，油污！墙脚下，“剑花”马在等着她。那是一匹很少见到的蓝色害兽，尾巴上长着一道道黑毛。可是，胡里安马上意识到自己弄错了：哪里是“剑花”马呀，那不是圣霍尔赫吗？这位天兵天将的勇敢统帅，脚下踏着一一条龙，这条蜘蛛模样的龙，嘴里叼着长矛……闪着寒光。锋利无比的长矛向下刺去……令人惊愕的是，胡里

安觉得长矛刺在了自己的肋骨上……他小声哭起来，他想说话，想祈祷，想得到怜悯，可是没有一个人来救他，他的身体已被长矛穿透……他突然醒了过来，右手还感到刺痛，原来他采用左侧姿势睡觉，身子压住了右手。这样睡觉，十有八九要做噩梦的。



## 二十

一般地说，第二天一早起来就会觉得夜里的噩梦是十分荒诞的。然而，胡里安从床上跳下来之后，梦中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从窗户望出去，觉得景色恐怖阴森；天穹布满了铅色的乌云，时而有灰紫色的闪光钻出来；风有时轻轻拂过，有时呼啸吹来；大树左右摇摆着。胡里安从螺形楼梯走下来，想去做弥撒，因为侯爵府的小教堂条件不好，他常常去大教堂做。他返回来时，刚刚走到侯爵府大门口，一阵旋风卷着干树叶在他脚下掠过，他不禁觉得周身寒冷。庞大的石砌建筑物是那样威严、阴郁、可怕，很像一座监狱，像他在梦中看到的那座城堡。乌云重重地压在侯爵府上空，北风发出可怖的呼啸声，不停地撞击着房屋。胡里安丧魂失魄，很快穿过冰冷的前厅和阴森的厨房，又走过空荡荡的大厅，急急忙忙躲进努契娅的房间里；在这个房间里，小姐常常吩咐仆人给他准备热巧克力喝。

努契娅的气色比平时更加难看，她那本来就瘦长的脸上挂着倦容，此刻嘴角又不停地抽搐着，满面惊色，她精神过度紧张。

努契娅怀里抱着孩子，看到胡里安走进来，赶忙使眼色示

意他不要说话,把脚步放轻些。孩子正躺在母亲的温暖怀抱里准备睡觉。努契娅低下头,轻轻地呼吸着,让孩子快些睡着;她紧张地弄好大围巾,像茧丝包着蚕虫那样,把那个新生儿小心地盖好。孩子眨了眨眼睛,便闭上了;母亲唱着催眠曲,她是从奶妈那里学来的,哼唱的调子很凄凉。加利西亚的所有歌谣都有这种拉长了的慢速哀调。催眠曲渐渐低微了,最后变成了一个长长的“e”音,忧伤,亲切。努契娅踮着脚尖站起来,轻轻地把孩子放在摇篮里。妈妈说孩子很精,能即刻分辨出哪是摇篮,哪是母亲温暖的怀抱,而如果意识到怀抱被摇篮所替换,不论睡得多么死都会醒过来。

努契娅一边和胡里安小声说话,一边用钩针编织袋兜一样的小鞋;胡里安问小姐是否已经从前一天夜里的恐惧中摆脱出来。

“已经不害怕了,不过,我还觉得……”

“我也不喜欢那种讨厌的小动物……自从我到这个村子以来,还没有见到那么大的蜘蛛呢,城里没有。”

“不过,”努契娅回答说,“我以前很勇敢,可是,自从……小家伙生下来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个傻子,见到什么都害怕……”

她突然放下手中的活,抬起脑袋,把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双唇微微颤抖。

“是一种病,是一种怪癖,这我知道,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脑袋里装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昨天见到蜘蛛,我是那样尖声惨叫,您都听见了吧?天黑以后,我如



果一个人和孩子呆在一块儿……(因为奶妈睡着了像死人一样,就是在她耳边轰轰打炮,她也不会动一下)我每走一步,都有身不由己的感觉。我怕羞愧而没有告诉洪卡尔,但是,我总是看到古怪的东西。衣服挂在墙上,我总觉得像有人呆在那里,或者像死人穿着寿衣从棺材里钻出来。就是屋里点着灯,入睡以前把衣服整理好,也无济于事。把灯一吹灭,那些东西又显现出可怕的面目来,我又不得不再点上灯,有时候我看到的人没有脑袋,有时候又恰恰相反,五官齐全,张着大嘴,做鬼脸……屏风画的那些东西,竟然活动了起来。窗子被风吹得吱呀作响时,就像今天夜里那样,我就觉得是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在哭泣……”

“小姐,”胡里安心情痛苦地说道,“那是和宗教信仰背道而驰的! 我们不应该相信鬼怪,不应该相信巫术。”

“我才不会那样呢!”小姐说完,神经紧张地笑了笑。“奶妈说,她夜里看见过鬼怪,一大排灯火,您想想看,我能和奶妈一样吗?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类荒诞的言论,所以我说,我可能有病,总觉得有鬼怪、妖魔在追赶我……洪卡尔先生一直这样说:‘要使身体健壮起来,要多造些血……’十分遗憾的是,商店里买不到血……您说呢?”

“我看……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可以给……需要血的人……献血吗……”

神父说到这里有些犹豫不决了,面红耳赤,因为他本来想这样大声说:“马尔塞利娜小姐,我有血,你需要多少,尽管说好了。”

说完这充满激情的话语之后是几秒钟的寂静，两位交谈者利用那短暂的时间若有所思地透过旁边的大窗户向外望了望景色。起初，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过了一会儿，阴郁的景色映入他们的眼帘，随后刻印在他们的心灵上。那是黑乎乎的大山，在乌云密布的天穹下显得格外坚实；那是山谷，太阳只能通过云层洒下一点微弱的光线；那是栗树林，有时纹丝不动，有时被狂风刮得枝摇干晃……两个人，神父和小姐，同时感叹地说：

“多么悲凉的天气呀！”

胡里安心中暗想，努契娅和他本人的恐惧是那样“不谋而合”。他站在一边想了想，突然说道：

“小姐，这个家也是……对，我并不是说这个家不好，可是……它终究令人恐惧。您说呢？”

努契娅的眼睛闪起了光彩，仿佛神父说出了她一直不敢表述的话。

“自从冬天来了以后，”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不知道这幢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变了样子，我觉得和以前一点也不一样了……墙变宽了，石头变暗了……很可能是我在胡思乱想！我知道是我在胡思乱想！但是，我不敢走出我的房间。而以前，随便一个角落我都要看一看，随便一个地方都要走一走……我必须在房子里转一转……我要看看地下室里到底有没有大箱子，里面装着白色衣服……胡里安，现在孩子睡着了，请您跟我走一趟……我想把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从我脑子里驱除出去。”

神父企图劝说她，他担心她身体过度劳累，穿过空荡荡的大厅下楼到回廊里，很可能受风着凉……马尔塞利娜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活，穿上斗篷，便走了出去。他们快步穿过一间间宽敞、没有家具、几乎空荡荡的房子，脚步声轻轻回荡。努契娅时不时回过头去，看着胡里安是否跟着她；她回头看胡里安时的表情流露出了她心中的不安与恐惧。努契娅右手捏着一串钥匙。

他们来到回廊，然后顺着一条陡直的楼梯下到楼下回廊，那是一条石筑的连拱廊。

当他们走到威严的回廊尽头时，努契娅指给胡里安一根柱子看：柱子上镶嵌着一只铁环，环上挂着满是锈斑的链子。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她压低声音说道。

“不知道。”胡里安回答说。

“佩德罗说，”小姐解释说，“他爷爷曾经把一个黑奴锁在这个铁环上……谁能想到他们会干这种凶残事情呀！胡里安，那可真是野蛮时代呀！”

“小姐……堂玛克西莫·洪卡尔脑子里装的全是政治，张嘴闭嘴都是那一套；不过，您应该知道，每个时代都有一段艰难道路……今天也是这样，凶残的事情也不少，你争我吵，宗教也无济于事了。”

“可是，”努契娅提出一个很有历史和哲学观点的问题，“在这儿，人们看到的都是过去老爷绅士干的凶残勾当……好像他们脑子里整天想着干坏事，……男人为什么都那么坏呀？”她微微张着嘴唇，天真而惊奇地补充说道。



在努契娅说话的时候，天空更加阴暗了，一道闪电突然照亮了回廊的连拱和小姐的面孔，青蓝色的电光好像在她脸上勾画出了圣像的愁容。

“我的老天啊！”神父虔诚地叨念着，浑身颤抖。“小姐，咱们回楼上去吧……打雷了。今年还没有过暴风雨天气……看到了吧，秋分时节一定有恶天气不可……咱们上楼去吧！”

“不回去！”努契娅说道，她竭力克服内心的恐惧。“这是地下室的门……是哪把钥匙呢？”

她在那串钥匙上找了一会儿。在她把钥匙捅进锁孔推门的时候，又一道闪电在努契娅要进去的地方撒下阴森森的亮光。接着雷声滚滚，先是断断续续，随后震耳欲聋，仿佛是一个狂怒的人发出的吼声。努契娅惊恐地退了出来。

“亲爱的小姐，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啦？”胡里安大声说道。

“没什么……没什么！”乌略亚太太结结巴巴地说道。“打开门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条狗坐着，它马上站起来，扑过来咬我…莫非我看错了？胡里安，我对您发誓，我看得一清二楚。”

“老天爷！小姐，不会的。这里很冷，电闪雷鸣，这个时候到地下室翻箱倒柜地找东西，简直是发疯……回去吧，您需要什么，由我来找好了。”

“不！”努契娅斩钉截铁地说，“您以为我那么傻呀……我非要进去不可，让您看看我做的是不是都是蠢事……您带火柴了吗？”她走进地下室时，这样喊道。

神父划着火柴，火光微弱，摇曳；他们在地下室里，模模糊糊

糊地看到了湿漉漉的墙壁，一堆堆破烂东西扔在角落里，各种各样的器物胡乱放在一起，让人望而生畏。在黑洞般的地下室里，一堆破旧家什任凭老鼠啃咬，一张桌子腿酷似木乃伊尸体的胳膊，表盘恰如死人的惨白面庞，一双绽裂的皮靴扔在破纸烂布之间。这一切不禁使人联想到有人被害，尸体藏在那里。然而，努契娅迈着坚定的步伐，径直走到潮湿、恐怖的“混沌地域”；突然，她大叫一声，那是“自己战胜自己”的人发出的低沉而激动的喊声：

“大箱子在这儿……以后给我抬上去……”

她兴奋地走出来，她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她在同令她惊恐的大房子的赤手空拳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她刚刚从小楼梯爬上来，一声比以前更沉闷、更轰鸣的巨雷便在她身边炸裂开来。快点上圣烛，念念圣颂！

他们即刻做了起来。圣烛放在努契娅的柜橱上，蜡烛很长，橘黄色，蜡油滴滴，火花飞迸。为了避免闪电再次睁开明亮的眼睛窥视，他们把窗户全部关紧，然后跪在地上。风更加疯狂地怒吼着，一串串响雷在侯爵府上空滚动，好像一队骑兵从屋顶跑过，又似巨人在屋顶上推动石块戏耍。神父是那样担忧地叨念起圣颂来。上天大怒，侯爵府像茅屋一样摇曳着。神父惊恐地念诵道：

祈祷吧，

圣颂会把你从雷公电母手中解脱出来；

祈祷吧，

圣颂将保护你；  
圣颂还要提醒你……

努契娅突然站起身来，尖叫一声，跑到沙发那里倚靠着，歇斯底里大笑起来，那笑声催人泪下。她双手抽搐，一会儿撕拉衣服的饰边，一会儿按压胸脯，还时不时地抓挠着沙发靠垫。胡里安尽管对医学是外行，但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痉挛，压抑的恐怖大爆发，是对可怜的努契娅炫耀胆量的惩罚……

“弗洛梅娜！弗洛梅娜！快来，快来……水，醋……那个小瓶子……从塞布列药店拿来的那个小瓶子在哪儿？把她衣服解开……我得回避一下；快点……把湿毛巾放在太阳穴上……打雷，那就打好了！打吧……快去小姐那里……用这张纸给她扇扇风……给她盖好没有？我给她扇吧……让她闻闻醋……”



## 二十一

过了几天，乌略亚太太的状况总的说来有了一定的好转。于是，胡里安那憔悴的面孔也消失了，放出光彩来。侯爵根本不把努契娅的病放在心上，他在组织一次远行，到河那边的加斯特罗多纳山上打猎。这些日子天气适宜，正好打猎，夜里寒冷，有月光。望月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一切都预示着满载而归。出发狩猎的前一天晚上，好几个人来侯爵府过夜：他们是塞布列的公证员，利米奥索先生，博安神父，纳亚神父和一位神枪手，当地人都叫他“耗子脸”，他那黑乎乎的脸上有两只活泼的小眼睛。家里嘈杂声此起彼伏，马脖子的铜铃叮叮作响，猎狗用前爪抓着地板，人们大呼小叫，大声命令着要在天亮前把狩猎器具准备齐全。晚饭时，气氛欢快，互相开着玩笑；这个说能逮住多少只石鸡，那个说拿到山上去的食品已经提前品尝了，还有人说用成坛子的名牌陈年葡萄酒润了嗓子。饭后吃甜食和喝咖啡时，努契娅因为要去照看孩子早已离去。这时普利米蒂沃和“耗子脸”从厨房走了上来。这两个将要患难与共、荣辱共享的朋友凑到一起，一个赛过一个地吃呀，喝呀，抽呀。对于一个真正的猎人来说，那是既开胃又开心的时候，他们讲述狩

猎奇闻，尽情地开玩笑。

不过，无论做什么，都要协商安排一个顺序，谁先谁后，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那一套”留在肚子里。于是奇闻越讲越多，笑话越说越有。猎人们围成一圈，几条猎犬蜷曲在他们的脚下，闭着一只眼，半睁着另一只眼，眼皮不时地抽搐着。有时，人的笑声刚落，或者刚说完一个笑话，几条狗又“弹起了它们的吉他”；这也是一支乐队呀，一会儿汪汪叫几声，一会儿摇摇耳朵，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没有一个人理睬它们。

“耗子脸”开了腔：

“诸位可能不相信我讲的话，可是，我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去，大地最终要吃掉我们那样千真万确！就是说，希尔维斯特莱圣神节那天……”

“有几个巫婆走出家门。”博安神父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不知道是巫婆，还是魔鬼；但是，正如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汇报我们的所作所为一样，我也给你们讲讲我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正在弯着腰追赶一只石鸡，弯着腰，”“耗子脸”真的弯起腰来。他有一个老习惯，无论讲什么都要实际表演一番。“因为当时我没有带猎犬，也没有带别的什么。列位听众，请原谅，于是我像骑马一样骑在墙上。这时就听见特啦特啦声，劈里啪啦声，原来是一只兔子，这东西……比什么动物都机灵！可是，先生……请听我说……我紧紧握住猎枪，刚要转过头去，列位请原谅……突然，嘣的一声，另一个世界的什么东西从我头上飞过，我从墙上掉了下来……”

这时，询问声、笑声和嘘声四起。



“另一个世界的什么东西呀？”

“是不是炼狱的鬼魂呀？”

“是人、动物，还是闪电？”

“把门打开吧，谎撒得这么大，屋子都装不下了！”

“上帝哟，拯救我吧，让我荣耀盖身吧！”“耗子脸”作出世界上最阴郁的表情，说道。“对不起，是那只鬼兔子，它从我身上跳了过去，弄得我四脚朝天地掉了下来！”

他的解释引起哗然大波。纳亚神父堂埃乌赫尼奥格格地笑起来。他把双手撑在胯股上，一边不住地骂着，一边笑得眼泪流了下来；乌略亚侯爵笑得前仰后合；就连普利米蒂沃也在唇角露出淡淡的笑意。令人开心的“耗子”每每开口都要引起哄堂大笑。

猎人都爱开粗俗的玩笑。他们聚集在一起，总有那么一两个爱说爱笑、当小丑的人，而且总是职业猎手出任这个角色，他们也喜欢干。“耗子脸”有时昼夜守候着，看有没有兔子跑出来，有没有石鸡什么的撞到他的枪口上。如果没有面包啃，他习惯用绳子把腰束起来，像野人一样。如果是陪富翁去打猎，他心中便乐开了花，因为这些人去猎场一定要带上几坛老酒，还有熟肉、雪茄什么的。另外，这些人也喜欢听他们胡诌八扯。他一天比一天讲得认真、自信，语调更加天真无邪；听到人们嘲讽他，他便祈求上帝和天国的圣神，支持他讲述荒诞离奇的故事。

他站在屋子中央，将手插在屁股上补着大补丁的裤兜里，那样快速地移动鼻子和嘴巴，引起阵阵大笑。他那张陈年油膏

颜色的嘴巴时刻准备着应人们之邀讲述像兔子那样真实可信的故事来。但是，现在该轮到堂埃乌赫尼奥讲了。

“你们知道不知道，”他眼睛里仍然挂着大笑时溢出的眼泪，嘴角上淌着口水，“受俸牧师加斯特莱罗和奥伦塞一位叫拉米雷斯的老先生之间发生的事？”

“加斯特莱罗神父？”博安神父和侯爵异口同声地问道。“太好了！讲下去！那小子胡扯起来……嘴张得比大教堂的塔楼还大。”

“那好，诸位请听我讲下去。讲讲他是怎样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发挥他‘才能’的场合的。一天夜里，大家正在俱乐部里玩台球。加斯特莱罗像往常一样，信口讲起了打猎的故事……他没有一句话是真的！酒足饭饱之后，便想出点风头，于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诸位一定知道，一天早晨我上山去，在草丛里听到……听到……一个可疑的声音。我轻轻地走过去……那声音还在响，他妈的。我又往前走了走……我想那儿一定藏着什么。我端起枪，瞄准，勾了扳机……蹦蹦！先生们，你们猜猜看，我打到了什么？’

大家列数着不同动物的名称，一个个猜了起来：你说是狼，他说是狐狸，还有的说是野猪，甚至有人说是熊……加斯特莱罗总是摇头，说不是……最后，他这样说道：

‘既不是狐狸，也不是狼，更不是野猪……而是孟加拉虎！’”

“喂，堂埃乌赫尼奥……！你别胡诌八扯了！”猎人们异口

同声地叫起来。“加斯特莱罗有那个胆量……！在那儿，野兽还不一下子把他咬得稀巴烂呀！”

堂埃乌赫尼奥一看大家都不听他讲话，便用手打着手势，意思是说好戏还在后头。

“请耐心等待下去！”他终于大声叫起来，“请耐心等待下去，故事还没有讲完。好了，先生们，你们一定想到，俱乐部里一定举座哗然。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骂起加斯特莱罗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撒谎大王。只有拉米雷斯先生一本正经的样子，尽力把大家的情绪安定下来。‘这没有什么大惊大怪的；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件事，这事也是在打猎时发生的，比加斯特莱罗先生讲的还奇怪。’

受俸牧师有些怀疑，其他人都想听个明白。

‘诸位一定知道，一天早晨我上山去，在草丛里听到……听到……一个可疑的声音。我轻轻地走过去……那声音还在响，他妈的。我又往前走了走……我想那儿一定藏着什么。我端起枪，瞄准，勾动扳机……嘣，嘣！受俸牧师先生，你猜我打到了什么？’

‘活见鬼，我怎么知道，可能是……狮子吧？’

‘不对！’

‘那么，可能是……大象吧？’

‘不对！’

‘那么……您说好了，他妈的。’

‘加斯特莱罗先生，是棒花女！是棒花女。’”

有好几分钟，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耗子脸”笑得打



起隔来；利米奥索少爷则嗓子嘶哑，表情严肃；博安神父不知道如何表示心中的兴奋，不时地用脚踏着地板，用拳头敲着桌子。

“喂！”堂埃乌赫尼奥大声说道，“‘耗子脸’，你从来没有遇见过老虎吗？喝一杯，来，给我们讲一讲在那儿遇见老虎的事！”

“耗子脸”把酒咕咚一下送到肚子里，眼睛闪着光彩，用满是油污的外套袖口抹了抹嘴巴，操着纯朴的语调宣布说：

“你们说的老虎嘛……这一带山上是不会有的；如果有，我早就把它们打死了。不过，我要给你们讲讲八月圣母节那天发生的事……”

“是下午3点10分吧？”堂埃乌赫尼奥问道。

“不是……，应该是上午11点，也可能还不到11点。可是，你们相信我好了，那时太阳正照在脑顶上。我去田里打斑鸠回来，路上碰见纳亚的贝贝大叔的女儿。她这样牵着奶牛。”说着，他把绳子挽在手腕上。“‘早上好。’‘好，好！’‘把斑鸠给我吧？’‘姑娘，我给你，你给我什么呀？’‘我一分钱也没有。’‘那么，让我吃点牛奶吧，我饿死了。’‘喝吧，但是不能把奶头吸干了。’于是，我跪下去。”“耗子脸”在纳亚神父面前跪下来。“我用手挤奶，请原谅，我大口大口地吸吮起来。真鲜！‘姑娘，走吧，让安东神保护你的奶牛！’我呢，走呀，走呀，走呀，走出四分之一莱瓜远的时候，我困得不得了……困得脑袋都不好使了。‘我得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呀！’我走到山上，这样躺下（请原谅）；摘下帽子，这样放在草地上（请注意）。我就睡起来，足

足睡了一个半小时才醒。我抓起帽子，把它弄平整……正像我们每个人都要死去，在最后审判的那天复活一样，帽子底下有一条蛇，比我右臂还粗……请原谅！”

“那么，那蛇没有你左臂粗了？”堂埃乌赫尼奥讥讽地打断他的话，说道。

“比左臂更要粗！”“耗子脸”镇静地说道。“蛇盘成一团，盘得那么紧，正好被帽子盖住……还睡得挺香呢！”

“可是，打鼾没有？”

“那鬼东西是闻到奶味来的！竟然想到躲到帽子底下……我知道它的用心……是想从我嘴里钻进去，请诸位老者原谅！”

一阵哄堂大笑。但是，博安神父提醒大家以前听过好几次类似的故事了。这时，安静了许多。他说，蛇钻到牛棚里，咬着奶头吸奶；蛇爬到摇篮里，钻到小孩肚子里去吸奶……

胡里安去那儿聚会，感到很开心，很高兴，因为听猎人说笑，几天来积压在心中的郁闷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对萨维娅，对普利米蒂沃，对侯爵府的恐惧，也不翼而飞了；努契娅神经恐怖症使他产生的日渐严重的悲观预感，也无影无踪了。堂埃乌赫尼奥看到他情绪好了，便鼓动他和他们一块去猎场走一趟。胡里安拒绝前往，他说要做弥撒，做祈祷。实际上，他不愿意把小姐一个人丢在家里。

最后，碍于堂埃乌赫尼奥再三坚持，他才答应最后一天去看看。

“您不要那样，”讲话大嗓门的神父说道，“明天一大早，我

们就带上您……后天上午早早地就回来了。”

他无论怎样推辞都无济于事，特别是那时大家在兴头上，坛子里的酒越来越少了的时候，胡里安知道如果再拒绝下去，那些喜欢嬉闹的人一定强行把他拉走的。



## 二十二

第二天天刚放亮，他就早早地起来跟猎人们一块出发了。他骑着一头温顺的毛驴，冻得直打哆嗦。猎人们把他当作笑料，因为他那一身打扮根本不像去打猎的，没有穿皮衣，没有打皮绑腿，没有戴猎帽，更没有带什么进攻武器或自卫武器。

那天晴空万里。草叶上，白霜闪着银光，大地冻得颤抖。太阳刚刚冒出头来，四周笼罩在一层薄薄的蒸气中。猎手迈着军人一样的脚步，踏在冻实了的土地上，显得十分有力，有节奏。

他们9点左右就赶到了猎场，然后在山上分散开来。胡里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紧紧地跟着堂埃乌赫尼奥，目睹他取得两大战绩，把刚刚死去、体温未寒的石鸡塞到背囊里。应该指出的是，堂埃乌赫尼奥并不是神枪手。为此，猎人们中午聚集在一片新生栎树林里吃饭时，纳亚神父便让胡里安出来作证，说他亲眼看见了他飞射下来两只石鸡。

“胡里安，什么叫飞射？”大家齐声问他。

猎人们看到胡里安听到这个如此别有用心提出的问题以后愣了许久，便想到给他一支猎枪和一条猎犬去打点什么，一定会更有意思。不管胡里安愿意与否，不得不表示同意。大家

把“乔尼托”交给了他，这是一条好猎犬，杂种，上唇开裂着。在猎人带去的猎犬中，“乔尼托”最凶猛，是一个常胜将军。

“您一看到猎犬停下，”堂埃乌赫尼奥对新猎手解释说——然而这位新猎手连怎么拿猎枪都还不知道呢——，“就要做好准备，让它往里……等石鸡出来时，您就瞄准，射击……这是世界上最容易不过的事……”

“乔尼托”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用鼻子嗅着地面，它的双肋一张一弛扇动着，时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看猎人是否在跟着它。突然，“乔尼托”向一处树林奔去，不一会儿就收住四蹄不动了，直挺挺地站着，像是一尊青铜铸像，等待吊装在基座上。

“喂！”纳亚神父喊道，“喂，胡里安，让它进去呀！……”

“进去，‘乔尼托’，进去。”神父有气无力地说道。

那猎犬听到如此轻柔的命令声一惊，犹豫了一下，后来还是冲进树林里。顷刻间传来一阵扑啦扑啦的响声，一群石鸡从四面八方走了出来。

“快，他妈的，快！快放枪！”堂埃乌赫尼奥大声叫道。

胡里安扣动扳机……石鸡呼啦啦地飞走了，瞬间不见了踪影。“乔尼托”茫然地看着刚刚射击的猎人、猎枪和地面；这条猎犬之王像是用眼睛询问打伤的石鸡在哪里，它准备叼回来。

过了半个小时，这情景又出现了一次，“乔尼托”醒悟了。后来，在一片庄稼地里，它又“轰”出一大群石鸡来，距离很近，几乎伸手可及，就是随便放一枪也能打到两三只。胡里安又开了火。猎犬起劲地吠叫着……可是，不见一只石鸡掉下来。这



时，“乔尼托”用几乎人一样的充满鄙夷的目光望了望胡里安，扭过头向远方跑去，根本不理睬呼叫它回来的命令声……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述晚饭时大家是怎样庆贺胡里安的战绩的。他成了猎人的笑料。大家为了给他一次补过的机会，马上让他去狩猎野兔，尽管他已经十分疲倦，并且心情不好。

那是12月的一个夜晚，月亮像是一枚闪光的银盘挂在暗色玻璃般的空中，北方的大气宁静透明，天空显得更为浩瀚高远。

冷极了。风刮过来，像无数颗小针扎在身上，肌肉抖动着，全身热量仿佛都集中在了心脏里。但是，对于穿着柔软而厚实的翻毛皮衣的兔子来说，那是一个难得的盛宴之夜。它可以尽情地去吃柔嫩的松树苗、挂满露水的嫩草和林中香喷喷的植物。那也是一个爱的夜晚，追赶长耳短尾、胆小如鼠的仙女，追上去，感动她，把她带到松林深处……

在这样的夜晚，猎人们都埋伏在松林或树丛后面。趴在地上，用纸盖住枪筒，不让嗅觉灵敏的兔子闻到火药味；他们把耳朵贴在地上，这样要等上几个小时。大地冻得很坚实。猎人趴在地上清楚地听到小兔子不规则的跑动声，即刻警觉起来，直起身，跪着将猎枪架在右肩上，歪着脑袋，紧张地触摸扳机，准备射击。月光下，他终于看到一个奇异的怪物，轻盈地跳动着，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在漆黑的树影和斜射下来的阴森月光中，毫无防备的野兔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耳朵也长了；忽而像杂技演员跳动，忽而令人头晕目眩般地飞奔。但是，准备扣动扳机的猎人停住了，没有开枪。他知道，刚刚在他猎枪射

程之内跑动的幽灵是一只母兔。那时正值发情期，难以计数的情郎在追求她。白天不好意思出来，躲在洞穴里，夜间忍受不住饥饿，疲倦地跑出来，寻找松树芽吃。然而在她后面，至少有三四只公兔在跟随着，想和她罗曼蒂克一番。如果那位贵妇人从某位情郎面前走过，就是听到把他情敌射中的枪声，奔跑的路上碰到血淋淋的尸体，枪弹对它说“新婚之后便是死亡！”，它也不会停下脚步，不去追赶情人的。

是的，这些夜游郎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也许胆怯的本能只使它们躲在树丛或岩石后面，呆上一小会儿；但是，一嗅到微风送来的爱的信息，嗅到松脂香味中夹杂着贵妇人的呼气时，那群强壮的追求者便迅速地扑上去。爱使它们昏晕，欲使它们抽搐。于是埋伏在一边的猎人摸上去，把睡在草地这间庞大新房里的新婚夫妻……抓走。

## 二十三

一段时间以来，神父在乌略亚一家的那位幼小女继承人的心中，就有了一个自由自在生活着的对手，即佩鲁乔。

佩鲁乔不管出现在哪里，都是一个胜者。一天，他踮着脚尖走进房间来，人不知鬼不觉地凑到摇篮跟前。

努契娅时不时给他几块糖果和硬币，那孩子像家中饲养的动物一样，跟努契娅很快就混熟了，并且赖在那里，撵不走他，他像受人宠爱、陪伴主人的小猫那样到处爬动。

他很快注意到了小女孩。以前，刚出壳的小鸡和狗崽、牛犊从来没有使佩鲁乔那样目瞪口呆过。他不知道这个新鲜东西是从什么地方跑到那里的。他想呀想呀。他围着摇篮转个不停，根本没有想到女主人是不是会打他。没有人赶他离开，他怔怔地望着，像花园小草一样静静不动，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肃静！”他从来没有一连几个小时呆在一个地方动也不动。这样一来，小姑娘也就开始有了一点外部的生活意识，并且做出明确表示，如果佩鲁乔喜欢她，她也是喜欢他的。两个人立刻互相承认了对方的重要性，接着又达成了友好的协议，他们都十分欢快和兴奋。小姑娘一看到佩鲁乔，两只小眼睛便



放出光彩来，从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巴里时而流出清澈温热的口水，发出轻柔的呀呀声。她急切地伸出小手，佩鲁乔知道那是无声的命令，便合上眼帘，把脑袋伸过去。这时，小女孩高兴极了，揪拉他的鬓发，把手指伸到他的嘴里、耳朵里或鼻孔里。而如果，比如说，他把手指捅到她的耳朵眼里，她便在呀呀声里还要伴着欢快的尖叫声。

两三个月的哺乳期过去，婴儿常常会发起脾气来，有时又哭又闹。这是因为有了长牙迹象，从而使他们烦躁不安。女儿出现这种情况时，努契娅便成功地使用了一件法宝，即让佩鲁乔来这里。一天，孩子一直哭闹不停，努契娅采取了极为果敢的措施：叫佩鲁乔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并且让他把小女儿抱在他的怀里。佩鲁乔安静地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两只眼睛睁得老大，屏着呼吸；他是那样漂亮，招人喜爱。小姑娘转怒为喜，张开光秃秃的嘴巴，笑个不停。她的嘴唇在笑，眼睛在笑。她不时地蹬着两只小腿，踢打佩鲁乔的大腿。他着了魔似的坐在那里，连头也不敢动一下。

小姑娘渐渐懂事了，佩鲁乔变着法给她送来自己制作的玩具，逗着她玩。他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弄来了新鲜玩艺儿，有时是鲜花，有时是小鸟，还有捕鸟器和各种各样的东西。小家伙高兴极了。佩鲁乔有时拉一只青蛙来，用小绳拴住小动物的一只腿，做出各种怪相。有时，逮一只刚刚出生的小耗子来，小崽子浑身颤抖，叫人可怜。那个小魔鬼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玩具。满是破洞的斗篷下面藏着蜥蜴、蝴蝶和鹦鹉；衣兜里和怀里装着鸟窝、水果和小虫子。小姐看到他拿来这种东西，常常

轻轻地揪着他的耳朵。

“你再把这种恶心东西拿到这儿来……等着瞧吧，有你好受的，我非把你像腊肠那样挂在壁炉上，熏干你不可。”

如果不是看到另外一些远不该小孩干的事的话，胡里安对这些小事倒不怎么放在心上。直到那天早晨他发现萨贝尔从堂佩德罗房间出来以后，每次遇到佩鲁乔，看到努契娅常常对这孩子表示出爱抚时，心中都感到一阵阵绞痛。

一天，胡里安走进小姐的房间，意外地看到一个场面。房间中央放着一个偌大的瓷盆，热气腾腾。两个孩子脱得光光的，佩鲁乔抱着乌略亚家族的女继承人在洗澡。努契娅蹲在旁边，观看着。

“没有别的法子让这孩子洗澡，”她看到胡里安一脸惊愕之色感叹地说，“而且堂玛克西莫说，孩子多洗澡有好处。”

“您的女儿洗澡我并不感到惊奇，”神父回答说，“问题是这个孩子，他在水和火之间，更怕水。”

“可是和小宝宝在一起，”努契娅反驳道，“就是在煮沸的松脂里洗澡，他也很高兴呀。您看看他们两个，不像一对小兄妹吗？”

努契娅毫无意识地说出这句话以后，从地板上抬起眼睛望着胡里安。胡里安忽然变了脸色，那样难看，那样意味深长，那样明显，莫斯克索太太用一只手支着身子，立刻站起来，面对面地站在他的面前。由于长期患病，努契娅那张脸显得十分憔悴，细腻的皮肤下能辨认出青色的血管来。她目光迷茫，镶着两颗偌大的乌黑眸子，显得有些潮湿的眼睛周围挂着黑眼

圈。胡里安看见黑色睫毛后面闪烁着一道可怕的光芒，一道由坚信、惊讶和恐怖组成的光芒。他没有说话，他没有勇气说话，也没有掩饰面部表情的变化。

小姑娘在温暖的澡盆里，不住地微笑着，佩鲁乔把双手伸在腋窝下抱着她，用亲切的语调和她讲着什么；一会儿在清澈的水中把她悠来悠去，一会儿学着努契娅的样子——他看见过她是怎样做的——拉开孩子的大腿，让温暖的清水冲洗各个部位。那是侯爵府最小的一间大厅，中间用一道百年之前的宽大而破旧的屏风隔开来。屏风上绘画着令人难以想象的风景：像莒苳一样整齐排列的、树冠尖削的大树；圣西蒙奶酪一样的高山；面包似的浓云；彩色屋顶的住宅有两扇窗户，一道门，永远朝向观看它的人。努契娅的床摆在屏风后面，镀金框架，粗壮支脚。孩子的摇篮也在那里。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小姐一动不动地愣了几秒钟以后，突然俯身浴盆，把女儿从佩鲁乔的怀里夺过来。

孩子本来在水里嬉戏，被母亲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便放声嚎啕大哭起来。母亲根本不理睬，抱起她来跑到屏风后面，放在摇篮里，胡乱包了一下就跑了出来。佩鲁乔还呆在浴盆里，一副惊色。小姐抓住他的肩膀、头发和其他部位，狠狠地推搡着；佩鲁乔光着屁股在大厅里乱跑。小姐又追上去，把他赶了出去。

“给我滚出去！”小姐面色比任何时候都苍白，眼睛里冒着火花。“我再不想看见你进来……你再来，我就打死你，知道吗？打死你！”



她又跑到屏风后面。胡里安惊慌地跟在她的身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莫斯克索夫人垂着头，双唇颤抖，两只手胡乱地收拾着女儿的尿布；孩子还在哭，那哭声搅得大人心烦意乱。

“您把奶妈叫来。”努契娅冷冷地命令说。

胡里安立刻跑去喊叫。在大厅门口，地上横着一个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抬起脚一看，原来是佩鲁乔。他浑身精光，蜷缩在那里。佩鲁乔没有哭，不过眼睛里闪耀着豆粒大的泪花，胸脯一上一下地颤动着。神父很可怜他，便抱了起来；孩子身子仍然湿漉漉的，全身青紫、冰冷。

“把衣服拿回去，”他对孩子说，“让你妈妈给你穿上，走吧。”

佩鲁乔好像一个受体罚的战士一样，表情十分冷漠，他心中只想着对他太不公正了。

“我没有做错事……”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好像都要窒息了，“我没有做错事……一件错事也没有做……”

胡里安和奶妈走了回来。过了好久孩子才安静下来。她把小嘴凑到奶妈的奶头上，突然咧了一下嘴，接着便委屈地哭了起来。努契娅下意识地走了几步，从屏风后面出来，靠到窗户跟前，给胡里安使眼色，让他跟过去。两个人顿时都换了另一副面孔，互相静静地望着好几分钟，她用眼睛急切地问着；他下决心欺骗她，不说真情。有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有人蓄意制造麻烦。而在紧迫时刻，下意识是会完美地解决那些问题的。胡里安已下定决心，把谎撒得圆满些。

最后，努契娅压低嗓音说道：

“您不要真的以为我这是第一次想到……那个……孩子是……我丈夫的儿子。我早就想过了；只是有些事情刚一想到，就闪过去了。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看您那个脸色……”

“天哪！马尔塞利娜小姐！……我脸有什么……？您不要太激动了，我请求您不要太激动了……这真是活见鬼，天哪！”

“我没有，我没有激动。”她说道。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用手掌摸了摸额头。

“天哪！小姐，您身体不好。现在脸色又……我发现您的病又复发了。喝点药吧？”

“没必要，我不喝，不喝，这没有什么，只是嗓子感到窒息。这一点……我发生好多次了。那个地方好像有个球……还觉得有什么东西扎我的太阳穴……好了，回到正题上来吧。请您把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您不要对我守口如瓶。”

“小姐……”这时，胡里安在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决定求救于那种被称为虚伪托辞的东西，即那些憎恶谎言、又怕透露真情的人所只能采取的办法。“小姐……我的脸色并不能说明什么。脸色不能说明什么呀！我从来没有想到类似的问题。我没有想到，太太，没有想到。”

小姐更加使劲地盯着神父的眼睛，同时提出两三个具体问题，要他直接回答。于是，胡里安又求救于那个虚伪做法。更确切地说，从不刺伤感情的地方入手，给努契娅透露一点真情。

“那事不可信，您知道，绝不能把事情张冠李戴了，我不知



道那个孩子是谁的，谁也不能确切知道这件事。完全有可能是那姑娘情人的私生子。”

“您敢肯定她有……有情人？”

“现在这事不都已经真相大白了嘛。”

“她的情人是不是这个村子里的小伙子？”

“对，小姐，是这个村的小伙子，长得很漂亮。他在纳亚和其他地方举行的节日活动上都吹奏风笛。我看见他到这里来过许多次，去年……两个人很亲热。还有，我可以证实的是，他们一直想开据证明，办理结婚手续。是这样，太太，我敢证实这一点。您看到……”

努契娅深深地喘了一口粗气，用右手摸了摸颈部，她一定又感到窒息了。她的表情平静了些，但是并没有恢复常态，恢复那动人的平和面容；她仍然眉心紧锁，目光茫然。

“我的孩子呀，”她低声慢慢说道，“我的孩子让他给抱过了！尽管您一直那么说，一次次发誓……胡里安，这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我怎么能这样活下去呢？您早就应该告诉我！那孩子和那女人不离开这儿，我非疯了不可！我本来身体就不好，这种事更加损伤……损伤我的身体。”

她苦笑了一下，又补充说道：

“都是我命不好……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是按照爸爸的意愿结婚的……您说，这事情该怎么办呀？”

“小姐……”

“您别也跟着他们一块儿骗我了！”她把“也跟着”三个字说得很重。“胡里安，您是在我家里长大的，我把您看作是我们

家的一员，我在这里没有别的朋友，您应该给我出出主意呀。”

“小姐！”胡里安激动得大声说道。他下决心，就是洒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她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不管世界上有多少苦痛缠绕着她。

“要么那个女人结婚，走开，”努契娅说道，“要么……”

她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在某些关键时刻，人们常常同时产生两三个激烈的、极端的想法，而语言是个胆小鬼，不敢说出来。

“可是，马尔塞利娜小姐，您万万不要这样，”胡里安坚持说道。“那都是您的猜想，小姐，是猜想……”

她用滚烫的手抓起他的手。

“请您告诉我丈夫，胡里安，把她赶出去，看在上帝和圣母的面上。”

接触到那双滚烫的手，那双恳求他的手，胡里安不知如何是好，他想也没想，就大声喊道：

“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次了！”

“您看看！”她摇着头，叉着双手说道。

两个人沉默了。田野里传来乌鸦的嘶哑叫声；屏风后面，孩子仍然委屈地哭叫着。努契娅身子抖动了两三下，最后，她一边用指关节敲着窗子上的玻璃，一边说道：

“那么，我……”

神父喃喃地说道，仿佛在祈祷：

“小姐……上帝哟……您不要摇动脑袋……不要……”

莫斯克索夫人闭上眼睛，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她尽量控制

自己。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她性格中的暴躁和镇静这两个孪生兄弟都想帮助她渡过难关。然而，她的双肩抖动着，那是神经系统过分激动的缘故，这使她那已经衰弱的身体更加吃不消了。双肩的抖动终于缓解了下来，最后停止了……努契娅恢复了常态，眼睛里没有泪水，神经平静。



## 二十四

不久，侯爵府里令人麻木昏睡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是因为“政治”这个巫师的来临。如果说这个词代表着村庄遭受的种种阴谋暗算和贫穷落后的话，那么就应该说它比萨维娅这个巫婆更具有巫术。无论在什么地方，政治这块毛毯都掩盖着个人目的、私人利益，抛弃信仰和卑鄙行为；不过，在表面上，至少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有时从争斗的激烈程度看，政治还是冠冕堂皇的。斗争充斥着角斗场，贪婪变成野心。有时要牺牲物质利益，那是为了在精神方面取得胜利罢了。在农村，政治却没有利用半点虚伪的魔法，像演戏那样表面宣讲一点点所谓的崇高目的。理想没有半点立足之地，只有人，并且在最卑鄙的领域里活动着：仇视，憎恨，争吵，可卑的名利，小小的虚荣。池塘里展开着海战。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革命年代里，政治激情，对理论的狂热信仰，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像强大的飓风一样洗涤着村庄中的充满阴谋诡计的恶臭环境。当时，西班牙的王室和地方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呼叫声此起彼伏，今天在兵工厂的车间里，明天在高山谷底，每半月或一个月就动荡一次，你争我论，

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而现在，立法委员、国务活动家和社会学家们，则需要等到条件慢慢地成熟之后，才去考虑多年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但在革命时期，一群人想通过议会激烈辩论，吵吵嚷嚷地到大街小巷游行，几个小时就解决。他们企图一顿饭的工夫就打碎旧社会，创造一个新社会；一袋烟的工夫，就找到新的原则。在漩涡深处，两种根本不同的力量在较量；这两种力量都是强大的，因为都得到人民的一定支持，并且在历史的长河中，都缓慢地表现自己。这两种力量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后者当时披着君主民主制度的外衣。

动荡波及四面八方，当然乌略亚侯爵府周围的野蛮山区也不例外。那里也在侈谈政治。在塞布列的酒馆里，每逢赶集的日子，都会听到人们谈论信仰自由、人权、取消别墅；谈论结社，公民法——当然谈论这最后一点时，是像上帝希望那样做的。神父们在宗教仪式、葬礼和庄严的弥撒之后，总是要在教堂前厅呆上一会儿，激烈地争论新近出现的某些现象，诸如四位有名的教堂司事相继出走和其他不甚主要的事件。利米奥索少爷和他的父亲及祖父一样，是个顽固的传统主义者，他秘密地到米尼奥河一带两三次，并且越过葡萄牙边界。传闻他在图伊会见了一些要人；还说莫伦德家的小姐们忙着缝制子弹袋和其他作战用品；经常收到秘密消息，说要搜查她们的家。

不过，对这件事情深知情底的人都明白，任何在加利西亚地区搞武装叛乱的企图都将失败而告终，不管对制造武器，在葡萄牙组织人马，调兵遣将的传闻多么众多，多么不脛而

走。但是，真正的战斗不是在农村，而是在选举投票箱里进行的。因而战斗将更是不流血的。

当时统治塞布列的有两个大头领，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政府秘书。塞布列这个小镇以及周围地区，在他们的权势之下颤抖着。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他们之间的斗争如同罗马统治者的斗争一样，只能是你死我活的。他们的活动、仇恨和争吵是一部永远写不完的小说。为了使大家认识到他们的“活动”并不是玩笑之举，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旅行者在山村小路走过的一些十字路口，看到的化为灰烬的房舍和在流放时被杀害的人，都证明他们之间的矛盾是那样不可调和。

还应该了解的是，这两个对手没有一个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当时西班牙正在争执的问题不置可否。然而，由于战略需要，他们各自代表和体现一种倾向、一个党派：“利箭”在革命以前就是一个温和派，现在自称卡洛斯派；“陷阱”原是奥圣内尔手下的一个联合主义者，现在在向节节胜利的自由主义一方靠拢。

“利箭”在个人复仇方面比他的对手更严厉、专断、顽固和冷酷，攻击更准确无误，更为贪婪和虚伪。他善于掩饰自己盘剥不幸雇农的丑恶嘴脸。另外，他非常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掌握法典。他说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向法院起诉了；如果前进道路不是因为“利箭”的过错而出现那么多偏差的话，当地昔日恶臭的监狱和如今塞乌塔以及梅利里亚<sup>①</sup>城墙都可以

<sup>①</sup> 塞乌塔和梅利里亚位于摩洛哥境内，但归西班牙管辖。



说明他的影响扩展到了什么地方。而“陷阱”呢,如果说他的这个绰号并不说明他蔑视法律诉讼的话,他的举动要比“利箭”更为鲁莽、粗暴。他在退守时,往往失策。所以,有好几次他的对手把他堵在门口,险些要了他的命。不过,“陷阱”有计谋,有胆量,有本事摆脱最危险的境地。“利箭”善于从他的房间布置埋伏,然后寻找具体目标;“陷阱”则亲自动手。全地区都讨厌这两个人;不过,“利箭”由于阴险,更令人惧怕。那时,“陷阱”代表着官方统治思想,他以为自己就是把半个塞布列烧掉,对另一半用大棒和酷刑控制的话也会逍遥法外。“利箭”在智力和文化水准上占优势,有两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一,他的后台硬,他依靠的人绝不会抛弃朋友;第二,他就是带着武器和物资投奔敌营,也会把“陷阱”置于死地。他已经制定了日渐临近的议员选举策略。

“陷阱”在为政府候选人入选积极活动,铺平道路。他经常去省城,和省长会谈。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政府秘书便想到有备无患这句名言;绝不忘记带上手枪,更不忘记带上坚定分子保护自己。因为他知道“利箭”手下有好几个彪形大汉,比如,令人望而生畏的加斯特罗多纳的独眼龙就是其中的一员。秘书每次去省城都捞到不少油水,同样,他的同伙也是收益匪浅的。这样,“利箭”的根基便渐渐动摇了,官吏、狱卒、筑路工人,塞布列的所有公职人员,都消极怠工,内心倾向“陷阱”。不过,“陷阱”不敢对法官动手,因为法官夫人的一位亲戚是位显要人物,在上面保护着他。但是,在一些事情上,他能使法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另一些事情上,则装作看不见。再加上他有

天资，便十分有把握地宣布，他保证塞布列的选举能顺利进行。

这期间，“利箭”装死不动，他只是像履行义务那样，给予奥伦塞的卡洛斯派提名，给予罗依洛大祭司和几个激进的神父，如博安神父、纳亚神父、乌略亚神父推举的候选人最低限度的支持。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利箭”对成功已经失去了信心。候选人是奥伦塞一位杰出人物，是一位有学问的严肃的传统主义者。但是，他在当地没有根底，又缺乏政治手腕。就连和他政见相同的人也都不喜欢他，说他不像干事业、有谋略的人，他适合在律师事务所干点事。

在事态如此发展的时候，人们发现侯爵府的狩猎官普利米蒂沃经常去塞布列。而在塞布列，什么也逃不脱人们的眼睛。不少人发现普利米蒂沃除了照例在酒馆呆上片刻以外，很长时间是在“利箭”家里度过的。“利箭”的家几乎被包围了起来，因为“陷阱”权迷心窍，胆大妄为，发出阵阵威胁声，扬言“利箭”将在偏僻处得到应有下场。但是，这位律师竟然冒生命危险陪同普利米蒂沃走出家门。有影响的神父和下属首领经常出入他的家门，其中不少人还去过乌略亚侯爵府；有的是去吃午饭，有的是去吃晚饭。常言说，三人无秘密可言，那么三十个人，就更没有秘密可保了。于是，传出了一大新闻：卡洛斯派的候选人退出竞选，“利箭”以个人名义转而支持被人们称为乌略亚侯爵的堂佩德罗·莫斯克索了。

“陷阱”得知这个阴谋以后，好像患了舞蹈症一样。他去省城更勤了，在省长办公室里经常听到他的评说。



“这一切”，他说，“都是大祭司豢养的那头大公猪伙同拉帮结伙的博安神父搞的鬼，他们鼓动侯爵府的放高利贷的管家，让他去动员不务正业的少爷。这位少爷和管家的女儿勾搭在一起。这种人还当候选人！”他疯也似地喊了起来。“就是大傻瓜也不会选这种人当候选人呀！原来的候选人还算个正派人！”说到“正派”这个词时，他又提高了嗓音。

省长看到这位首领头脑热了起来，便意识到事情一定不妙，于是严厉地说道：

“您不是说过，不管谁出来竞选，都保证选举顺利进行吗？”

“是，先生，我说过，先生。”“陷阱”急忙说道。“不过，您想想看，谁能干这种违反天理的事情呀？”

他又气又急，说起话来就打不住了。他坚持说，谁也不会想象乌略亚侯爵这样一个只知道上山打猎的少爷能当政治家。尽管他家有影响，在农民、贵族、神父之间有一定声誉，但是，如果“利箭”不插手，另外一个在“利箭”派和“陷阱”派之间摇摆不定的低级首领也不鼎力相助的话，他也就不会热衷这件事了。可是，这时，他已经下了决心，侯爵府那个果断、像狐狸一样精明的管家保证拉到许多选票，这是因为不少人都欠他家的债；他已把乌略亚侯爵榨得差不多了，由此不知不觉地富了起来。现在，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又投靠了“利箭”这棵大树之后，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整个地区都会跟他起来造反的。

只要多少了解一点竞选内幕的人，都不会怀疑省长早已

采取了措施,以便及时撤换塞布列法官和“利箭”在当地提拔的几个人,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影响。省长希望不使用特殊手段和过激言行就在塞布列取胜。他知道,如果在那里不能永远阻止建立帮派的话,鲜血就会经常洒在餐桌上和选举箱里。但是,新的形势逼迫他不择手段地行动起来,赋予大名鼎鼎的“陷阱”无限权力……

当秘书紧锣密鼓地做着各种准备时,那位律师也没有躺下睡大觉。堂佩德罗少爷接受竞选,竟然使他高兴得发疯。堂佩德罗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就在他倾向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时候,还天真地认为他会依靠这种制度重新恢复令他家族感到自豪的东西,比如血缘关系和长子继承权。除此之外,他还怀有农民惯有的那种冷漠、怀疑心理。他也和利米奥索绅士一样,脑子里充满了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比如带上二三百人从米尼奥穿过边界,去葡萄牙。但是,他虽然没有政治热情,虚荣心却促使他接受了参加竞选议员的活动。他是当地首屈一指的人物,最重要的人物,出身最高贵的人物,他家从遥远的年代起就是这个地区的贵族首领。罗依洛大祭司多次强调过这一点,让他坚信,他就是全区的代表。普利米蒂沃没有多费口舌表示支持大祭司的观点,他只是握紧拳头,用复数人称说道:

“我们这样控制着这个地方。”

自从消息传出以后,少爷便感到十分兴奋。原来有不少人,包括周围一带的贵族少爷,几乎所有的神父和“利箭”的众多支持者和追随者,在“利箭”的带领下到他家来祝贺,表示效忠。堂佩德罗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他很清楚,普利米蒂沃一

直在后面活动。但是，不管怎么说，得到祝贺和奉承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在这些日子里，他表现得异常热情，脾气温和，慷慨大方，他对女儿很亲，嘱咐给孩子穿上一件刺绣衬衣，要让莫伦德家里的几位小姐好好欣赏一下这个小家伙，这几位小姐答应为那位山区贵族代表的胜利拉到不少于 100 张选票。所有初次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都要花一段时间去“求爱”。他渴望得到议员席位，如同小伙子追求姑娘那样；所以，他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把自己修饰得漂亮些。少爷从圣地亚哥舅舅家回到侯爵府之后不太关心个人仪表，而现在一反常态，格外注意起来；他那时年轻漂亮，具有男性美。莫伦德家的几位小姐骄傲地说，要把如此英俊的小伙子送到国会去。当时，人们不单单注意竞选人的政治热情，也十分看重他的体质、头发颜色和年龄。

自从煮锅沸腾以后，侯爵府就经常摆设着餐桌：弗洛梅娜和萨贝尔在大厅里奔忙着，端送面色、雪利酒和饼干；汤匙碰在咖啡杯上发出叮铃铃响声，酒杯频频相碰。楼下厨房里，普利米蒂沃正用葡萄酒、大盘的肥鳕鱼、圆白菜和猪肉款待他的人。两张桌子，也就是说楼上的桌子和楼下的桌子，经常搬到一起，说呀，笑呀，讲些低级粗鄙的笑话。他们不是用手术刀而是用铲刀“剥拉”“陷阱”及其同伙的肉皮；他们在狂笑声中、香烟烟雾中和感叹声中，策划着大大小小的阴谋，以便动摇塞布列秘书取胜的基础。

“这次呀，”博安神父说道（博安神父是位体魄健壮的老人，眼睛里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在当地，除了普利米蒂沃以



外,他是首屈一指的猎手),“这次呀,我们要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努契娅不参加这些人的聚谈和会议。只是来访人要见她时,她才露一次面,或者给那桌永不收场的宴席送上一些东西,然后就退出来。胡里安很少下楼出席会议,就是去了,也很少开口。由此,乌略亚神父更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即这类道貌岸然的神父没有丝毫用处。不过,那些人得知胡里安写一手好字,而且十分标准,于是把书写宣言一类文件的任务便交给了他。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落到了他的头上。

原来,认识堂佩德罗母亲并且与之打交道的罗依洛大祭司想再来参观侯爵府,还要看看小教堂。现已长眠地下的老夫人在世时,大祭司曾在这座小教堂里做过弥撒。堂佩德罗勉强做陪,带他去看;这位大祭司一走进去,便大呼小叫起来。小教堂几乎像个席棚子一样,宗教绘画已经被雨浸透过,圣像服饰犹如破布烂衫,那里的一切都像被丢弃已久的教堂一样,荒凉,悲凄。胡里安多次向侯爵暗示过教堂的可悲景况,但总是没有得到下文,他也就感到厌倦了。可是,大祭司的惊愕和哀叹刺伤了乌略亚侯爵先生的虚荣心,于是,此时他想到应该对小教堂粉饰、修缮一下才对。小教堂的顶棚不久便修好了,从奥伦塞请来一位画家,把宗教绘画和两侧祭坛都重新着了色,并且描了金。小教堂完全变了样。堂佩德罗怀着骄傲的心情领着神父们、贵族少爷们和“利箭”那派的首领们参观。只剩下一件工作没有完成了,就是要给圣神雕像穿上得体的衣服,为祭坛重新缝制饰穗和台布。努契娅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希望在

胡里安的指导下完成。这样，他们两个人便躲到了清静的小教堂里，竞选俱乐部的吵嚷声根本传不到那里。神父和小姐给圣佩德罗神“脱下”衣服，给贞洁的圣母梳理鬃发，为圣安东尼奥神的“呢装加上饰边”，清洗圣婴头上的光环，就连炼狱里的鬼魂也都精心清洗过，重新涂了颜色。这些赤身裸体的鬼魂，躯壳细长，表情痛苦，受着火刑，一副丑陋面貌已完全暴露出来。胡里安很喜欢这种工作，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呆在那个安静的地方，里面充满着清香的油漆味和水浊草味，这种草是努契娅拿来点缀祭坛的。他一会儿在铁丝外面包上锡纸，一会儿用湿呢擦拭柜子上的玻璃。他静静地干着，心中充满着无限的喜悦和幸福。有时，努契娅怀里抱着她的女儿——她一刻也舍不得离开这孩子——，坐在一把矮椅子上，指点胡里安干这干那。胡里安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爬上梯子，登到顶棚的最高处。他不敢向小姐询问私生活的事，也不打听她是否和丈夫谈过萨贝尔的问题。但是，他发现小姐神情沮丧，眼睛四周围着黑环，经常唉声叹气，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他也注意到其他迹象。小姐满脑子幻想。一段时间以来，努契娅的母爱之情大发。她刚刚离开女儿，就又急促促地跑去找她，看看出了什么事没有。有一次，她本认为女儿在什么地方，可是跑去没有看到，便满嗓子喊起来：

“我孩子被人偷走了！……我孩子被人偷走了！”

还好，奶妈马上抱着孩子走了过来。有时，她是那样疯狂地亲吻孩子，小家伙都放声哭了起来。另外一些时候，她一边甜蜜地微笑着，一边欣赏她的女儿。每逢这时候，胡里安总是

记起圣母的形象，一位慈祥母亲的形象。不过，努契娅这样静静表达母爱的时候是短暂的，她的脸上大部分时间都挂着惊色和痛苦的柔情。她不让佩鲁乔到她跟前来，她一看到那个孩子，脸上马上变得难看起来。佩鲁乔不再胡闹、偷盗，也不去畜栏，而是爬到小教堂门口，躲在一边，等着小姑娘出来，向她表示亲昵；而小姑娘天使似的对他笑着，她是那样欢喜，从奶妈怀里探出身来，好像是要让佩鲁乔抱一抱似的。

一天，胡里安发现努契娅表情更加阴郁，不是一般的沮丧，而是身体和精神的全面崩溃。她的眼睛布满血丝，仿佛连续哭了好久。她的声音微弱，一副倦态，双唇干涩。她一定发着高烧，几夜不眠了，那种慢慢刺痛她心的痛苦猜疑不见了，但是，一把利剑又突然扎了进去，只有剑柄露在外边。

“小姐，您身体不好，今天一定出了什么事？！”

努契娅摇摇头，强作笑颜：

“没有什么。”

痛苦而微弱的说话声音，道出了她在说谎。

“我的上帝哟！小姐，您不要否认了！……我看得一清二楚！马尔塞利娜小姐……我的保护神圣胡里安哟！难道我不该为您效点力，帮您一把，或安慰一下您吗？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但是，小姐，我的愿望比山高。我敞开心扉对您说，我愿意听您的吩咐，愿意听您的吩咐！”

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对着祭坛上的祷文挥着拳头，看也不看地用力擦着祷文的金属镶框。



努契娅抬起眼睛，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光芒。那是无声的呐喊，是控诉，是求救……闪光即刻逝去，她耸了耸双肩，重复说道：

“胡里安，我没有发生什么。”

地板上，一只筐里满装着绣球和绿色枝叶，那是点缀花瓶用的。努契娅敏捷而细心地忙碌着，她是干家务活的能手。胡里安迷醉而痛苦地用眼睛注视着小姐把蓝色小花插在瓷瓶里，通过绿叶看着那双瘦削的手如何动作着。突然。他发现一颗偌大、清澈的水珠落在小花上。绣球仍然挂着露水，但那颗水珠绝不是从绣球上落下来的。几乎在那一时刻，他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发现几乎把他吓得血液都凝固了。原来，莫斯克索夫人的手腕上有一道环形印迹，颜色青紫，发黑……神父立刻想到两年前发生的事，又听到了那个被枪托毒打的女人发出的呻吟声；他想到了厨房的情景，看到了那个怒不可遏的男人……胡里安不顾一切，扔下祷文，抓起努契娅的手，一看果真是那种可怕的印迹……

这时，一大群人正好从小教堂门口走进来，他们是莫伦德家的几位小姐、塞布列法官，还有乌略亚神父。堂佩德罗带领他们前来参观教堂的修缮工作。努契娅赶紧回过身去，胡里安茫然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回答那几位小姐的问候。普利米蒂沃走在最后，用锋利的眼睛瞪了他一眼。

## 二十五

如果竞选活动持续时间很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将被搞得精疲力竭，身心极度紧张。这是因为深刻的仇恨，日夜怀疑有人背叛，激昂的许愿、威胁、诽谤，奔走四方，传递书信，筹谋划策和废寝忘食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紧张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图景。

幼马和毛驴都非常同意放弃这种议会制。管家又为自己私用而买了一匹牙口年轻的骏马。这样乌略亚侯爵府坐骑的各类牲畜就齐全了。骏马壮驴四处奔跑，累得筋疲力尽，浑身散发着臭汗味时，它们的脑海里能对竞选产生什么好的印象呀！

这里，我不妨交待一下“陷阱”经常去省城坐骑的骡子是一头怎样的牲口。那骡子瘦得皮包骨，肋骨好像要把肉皮穿透似的。这位杰出的首领昼夜在公路上穿梭，他每这样奔跑一次，塞布列的竞选活动就混乱一层，尖锐一筹。“陷阱”绝望了，他在省长办公室里声嘶力竭地呼喊起来。必须增加力量，该罢免的罢免，该提拔的提拔。又说要杀一儆百，又说要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有希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持的这位无名候



选人应该掏腰包才是，不然，选区就会众叛亲离，众叛亲离，众叛亲离。

“您不是说……”一天，省长大声喊道，他恨不得把那位伟大的秘书打发到地狱去，“竞选不会花多少钱吗，反对派什么也不会得到吗，奥伦塞的卡洛斯派委员会不花一文钱，侯爵府也不花一文钱吗？侯爵府尽管收入可观，但经济总是拮据的。”

“先生，”“陷阱”回答说，“这很清楚，您说的都是实情。但是，有的时候，人……人会……改变主意的。您也对我这样说过，”“陷阱”捞到一根稻草，“乌略亚侯爵……”

“什么侯爵不侯爵的！”省长打断他的话。

“好的，人们都习惯这样称呼……请您听我说下去。一个月之前我就在各地宣布了，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侯爵，政府已经把这个爵位赐给了另外一个更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这个爵位是卡洛斯七世赐予的，正如您对我指示的，等宗教裁判所和什一税……”

“说下去，说下去！”省长大声吼叫起来，他那一天可能太激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侯爵，或者别的什么……”

“先生，他不会在乎一两千杜罗钱的。”

“他可是没有钱的呀，莫非他朝别人借了？”

“当然罗！他朝住在圣地亚哥的岳父借了。但是，圣地亚哥这位岳父手头上连一个比塞塔都没有……您对我说过……他就是朝住在侯爵府的那个岳父借的。”

“这么说两个岳父都支持这位卡洛斯派的候选人了？”省长问道，他尽管心中不快，但听了秘书透露的秘闻，也顿时兴

奋起来。

“不是第一个，您对我说过……”“陷阱”格格地笑起来。  
“您一定知道我说的是谁……是吧？”

“当然罗！在莫斯克索结婚以前就住在侯爵家里的那个姑娘，她还生了孩子……您看，我记得一点不错吧？”

“那个孩子……省长先生，让上帝决定给谁吧……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孩子是谁的话，只有他母亲。”

“好了，这和竞选没有半点关系……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莫斯克索有多少钱？”

“当管家的岳父，也就是普利米蒂沃，给他提供了钱……您一定会问：一个小小的管家怎么会有成千上万杜罗的钱呀？我的回答是：他放高利贷的月息高达百分之八，前几年又连年灾荒，还有，谁都怕他，必须按期还本付息，一分一厘也不能少……您还会说：那个普利米蒂沃，或者说那个强盗吧，从哪儿弄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呀？我是这样回答的：是从主人腰包里弄来的。卖地里产的东西时，总要偷偷留下一些，卖的时候用一种价钱，而和主人算账时则用另外一种价钱。在管家理财和收缴租子方面，正如您对我说的，他竭尽一切办法捞一把……您说……”

这种谈话其实是设置圈套的辩术，可以用这种方法说服对方。省长打断他的话，说道：

“请您原谅，我本人也这样说……那个无赖把用九牛二虎之力弄来的几千杜罗借给主人，有什么目的没有呀？”

“他妈的！”秘书骂道，“正如您对我说的，那几千杜罗并不

是白白借出的，是有种种保证的。普利米蒂沃可不是傻子。他把钱借出去就等于放在保险柜里了，而且主人又被他控制了。”

“我明白了，明白了。”省长兴奋地说道。为了证明他理解得很深刻，又补充说道：“他为了扩大在当地的影响，为所欲为，本是应该把侯爵少爷推举到议员席位上去的。”

“陷阱”得意而讽刺地望着省长。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听到程度高的人说出再不能简单的道理时，都常常显露出这种表情。

“正如您对我说的，省长先生，”他说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堂佩德罗，不管人们怎么称呼他，什么反对派议员、独立派议员或中立派议员，对于他那边的人来说不会有很大的作用……普利米蒂沃投靠您的一位效忠者，或者，请‘利箭’原谅他，投靠犹太人，不需要推举主人出任议员，便可以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对吧？而没有必要把他主人推举出来，去当议员……普利米蒂沃尽管采取了这个突然行动，但他一直是找这边的人……像他那样狡猾的狐狸，在全省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早晚要把我和‘利箭’牵连进去。”

“那么，‘利箭’为什么宣布支持少爷呢？”

“因为‘利箭’经常和神父们在一起，听神父们的摆布，他们指到哪儿，他就打到哪儿。您知道他这个人都干些什么事……比如说，您今天在这儿，而明天到别处去了，而神父们总是在这儿，少爷也是如此，利米奥索一家，门德斯一家……”

首领想把心中的恼怒一下子都发泄出来，于是握紧拳头，



补充说道：

“他妈的！我们不把‘利箭’打下去，在塞布列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太好了！那么，您就给我们想个法子，把‘利箭’打下去。我们都想这么干。”

“陷阱”思索了一会儿，用香烟烧黄了的拇指的方方正正的指甲搔了搔胡须。

“我是这样想的：主人出任议员会对那个老狐狸有什么好处呢？……目前，他要利用两样东西：一方面他想把从主人手里搜刮来的钱当作典押，另一方面又让少爷为竞选支出大量费用。以后，正如您对我说的，在结账时加倍列出支出细目……不过，如果他们竞选胜利了，让我的堂佩德罗先生当上了议员，他就会飞到马德里，又在那儿借钱花；而在那里借钱，他会发现他的管家干了些什么勾当，从而不再记起那个姑娘和那个小崽子了……，这样一来……”

他又搔了搔胡须，陷入了沉思之中，仿佛在思考着解决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那聪明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紧张活动着。但是，找不到乱线团的线头。

“言归正传吧。”省长坚持说。“问题是我们应该想办法，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击败得惨不忍睹。候选人是大臣的表弟，我们已经保证竞选要得胜的。”

“战胜奥伦塞卡洛斯那派的候选人。”

“您想想看，他们那里会不会也在讨论那些问题？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要取胜。我们别争论来争论去了。您说，我们

是不是要败得夹着尾巴逃跑？您直说了吧。”

“陷阱”有些犹豫了。最后抬起脑袋，露出一副伟大战略家的骄傲表情，他相信自己总会想出计谋嘲弄敌人的。

“请您注意这一点，”他说，“到目前为止，‘利箭’还不可能对本人怎么样，虽然他有两三次对我使坏……不过，不管谁对我耍什么花招，都不会战胜我……交火前我一定会想出比较好的计谋来……我是说，魔鬼也不会想到我有这样多计谋。我这里，”他在黑乎乎的额头上狠狠地击了一拳，“一直有东西在沸腾着，只是现在无论我怎么努力，它都不出来罢了……到时候，正如您对我说的，一定会有许许多多好主意飞出脑壳的。”

他像挥动大刀那样，上下反复挥动着右臂。最后，操着傲慢的声音说道：

“别害怕，我们必胜！”

在秘书同省里文职行政首脑密谋的时候，“利箭”正在接见罗依洛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原来想亲自去塞布列打听消息。此刻，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律师办公室里，拿着一只长颈银瓶，用鼻子津津有味地吸闻着马库瓦烟丝。在整个加利西亚，除了他恐怕再没有别人“抽”这种烟了，那是秘密走私来的，要花好多钱才能买到。

在圣地亚哥，知道这位大祭司真名实姓的人很少，但是都知道他的绰号：“包装封套”。原来有一次，他去一家店里，在不适宜的时候提了一个十分天真的问题。在以前他被称为安莱斯神父的时候，曾是最有名的竞选工具。一天，有人对他说，他操纵的竞选注定要失败的。他气呼呼地喊道：“安莱斯神父能

使竞选失败？”喊声还没有落，便对着票箱狠狠地踢了一脚。于是，用来当票箱的砂锅碎片横飞，碎渣满地。这一脚却使他的候选人胜利了。虔诚的皇后伊莎贝尔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一枚大十字勋章。现在，他身体肥胖，上了年纪，耳朵也聋了，不能积极参加竞选活动，然而他对竞选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时刻关注竞选进程。在他看来，没有比轰轰烈烈的竞选更开心的事了。

大祭司每次来塞布列时，都要到邮局办公室呆上一会儿。在那儿，人们大谈特谈政治问题，阅读马德里报纸，现在和将来的首相和国务活动家常发表这样的议论：“我是首相，那些事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我比波里莫<sup>①</sup>强得多，绝不为此这么一点小事所吓倒。”甚至有的神父也提高声音，大声呼叫：“如果把我放在教皇的位置上，这类事我眨眼工夫就能圆满解决。”

大祭司从“利箭”家里出来以后，在去邮局的路上碰上了法官和书记员；而在邮局门口，他看到堂埃乌赫尼奥正把马从铁环上解下来，准备骑上去。

“等一会儿，纳亚！”他用教区名字亲切地称呼他，这是神父的习惯。“我去看看报纸上有什么消息就来，咱们一块走。”

“我要去侯爵府。”

“我也去那儿。你去客栈，告诉他们把骡子给我牵到这儿来。”

---

<sup>①</sup> 波里莫(1814—1870)，西班牙将军，政治家。曾参加1868年革命，后出任政府首相。



堂埃乌赫尼奥遵照他的吩咐做了。过了一会儿，两位神职人员便穿着整齐的长袍，用手帕把礼帽束在下巴上以免被风吹走，骑着牲口慢悠悠地走上了公路。他们当然谈到了日渐临近的竞选，候选人和有关竞选的其他事情。大祭司把一切事情都看得那么美好，他有那么大的把握，以至想到请塞布列的乐队去侯爵府给当选议员演奏小夜曲。堂埃乌赫尼奥虽然也很乐观，但是对竞选胜利不像大祭司那样有把握。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他妈的！当它发现事情对自己不利时，就会动用武力，让国民警察参与竞选运动。博安神父说过，国会里的事情就是演戏。

“不过，这次，”大祭司一边回答说，一边骂骂咧咧地用手把被风吹到脸旁的披肩重新整理好，“这次，我们一定叫他们胆战心惊。塞布列起码要送到国会一位作风正派的人。这个人必须是当地人，望族一家之首，因为他比外来的流氓无赖更了解我们。”

“你说得很有道理，”堂埃乌赫尼奥回答说，他很少正面反驳对方。“我真希望乌略亚之家代表塞布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有那些事情……”

大祭司神情十分严肃，吸了一口鼻烟。他非常喜欢堂佩德罗；正如常人所说，他是看着堂佩德罗长大的。另外，他十分看重堂佩德罗的家世。

“好，对，好！”他挤了挤眼睛，又说，“我们不要背后对人评头论足……每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上帝对此了如指掌。不应该干预别人的私生活。”

堂埃乌赫尼奥仿佛没有听懂这话,把在塞布列邮局里刚刚看到的事儿又一一说了一遍。那儿,人们对“陷阱”传达给省长的消息议论纷纷。他高声说着,想让被大风一吹显得更聋的大祭司听到他演说的精髓。这位性格活泼、心眼邪恶的神父看到身躯肥胖的大祭司几乎喘不过气来,不是把手做成喇叭放在耳边,便是使劲地吸鼻烟,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堂埃乌赫尼奥说,塞布列一片怒骂声,坚决反对堂佩德罗·莫斯克索。乡下人是很喜欢他,但在被“陷阱”保护的人所控制着的城里,到处流传着侯爵府里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已经有好几天了,就是说从侯爵被提名为候选人开始,塞布列城里就炸了锅。人们憎恶犯罪行为,谴责纳妾和淫乱,他们表示出来的这种正直而高尚的感情,令人惊愕。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他认为只是秘书周围的那些人才大力扶正驱邪;然而他们大都是些伪君子,行为很不检点。大祭司听到那些事情,气得脸色发青。

“这些伪君子,人面兽心的家伙!”他骂道。“他们哪有权利叫我们伪君子!塞布列的这些未受割礼的家伙,一点脸面也没有,把人丢尽了!”在大祭司的嘴里,“未受割礼”意味着极大的侮辱。“那群无赖好像还没有把坏事做绝,还要做些缺德事才被赶到劳役场去……非让他们上断头台不可。对,先生,非让他们上断头台不可!”

堂埃乌赫尼奥控制不住,笑了起来。

“七年前,就在七年前,”大祭司结结巴巴地说道。他镇静了些,但是风刮得那么厉害,他吃力地呼吸着。“就在七年前,



侯爵府发生了……，那件事至今令人毛骨悚然……但是，那时人们一个个都不……然而，现在开始竞选……这风真讨厌！我们快点走吧。”

“可是，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呢！”纳亚神父大声说道。

“什么？风太大了，什么也听不见。”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呢。”堂埃乌赫尼奥一边大声喊着，一边把他的活蹦乱跳的骏马赶到大祭司的肥壮的骡子旁边。

“听说要把我们都枪毙了……对我本人，那位秘书威胁说要给我罗列七大罪状，逮捕入狱。”

“什么罪状呀……？你把脑袋垂下一点……对……尽管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我不愿意把声音抬得很高……”

堂埃乌赫尼奥抓住他的同路人的教服，贴着耳朵给他解释。可是，他刚把话说出口，就被呼啸而至的北风刮走了。

“他妈的！”大祭司这样吼叫着。他只说出这么几个字来。

大约过了两分钟的样子，他的舌头才恢复过来。风刮得越来越凶了，他对着风咒骂“陷阱”那派的无耻诽谤者。堂埃乌赫尼奥打开了话匣子；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道：

“还有好多好多事呢。”

“还能有什么呀？难道还要说堂佩德罗少爷拦路抢劫吗？那些混蛋，一肚子坏水，什么上帝呀，法律呀，全不放在眼里！”

“他们说，那消息是侯爵家里的人传出来的。”

“什么？这风真讨厌……”

“消息是侯爵府里的人传出来的，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堂埃乌赫尼奥挤弄着眼睛。

“我懂，我懂……狼心狗肺，口如毒蝎！一位那么正派的小姐，出身又很高贵，她从来不傲然待人……可是，却那样诽谤她？并且说是和一位讲弥撒的神父！这些人太放肆了，他们一文不值！可是，这是什么世道呀？纳亚，这是什么世道呀！”

“还有呢……”

“他妈的！你今天能不能说完呀？圣母哟，这鬼天气！这是什么风呀……这是什么风呀！”

“听我讲给你听，这不是他们，而是‘利箭’说的。说侯爵家的那个人，当然罗，是指普利米蒂沃了，要在竞选中出我们的洋相。”

“是吗？你这家伙，糊涂了吧？这骡子，给我停下，我怎么听不清呀。你说普利米蒂沃……？”

“我没有把握，我没有把握，我没有把握！”纳亚神父高声喊道，他高兴得像演戏似的。

“我的天呀，这不有点太不像话了吗？你可别让我发疯了，听见没有？这风已经够我受的了。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时，一阵大风刮来，把大祭司的教服吹了起来，他活像画上的裸体维纳斯。狂风过后，他催促骡子狂奔起来。大道上只听得北风呼啸，远方的栗树林和栎树林奏着交响曲。

## 二十六

胡里安稍稍镇定之后，便仗着胆子问努契娅看到了什么。甚至，从那以后他都不再去小姐的房间了。他这样做是有些道理的。他尽管相信自己举止庄重，但仍然怀疑有人在暗地里监视着他。谁呢，所有的人都在这样做：普利米蒂沃、萨贝尔、老巫婆、仆人。正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潮湿的浓雾包围着我们一样，胡里安感到自己周围凝聚着不信任感、恶意、怀疑和憎恨。对于这一切，他虽然说不清楚，但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有两三次他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时，感到神父们的话音里充满着敌意，大祭司皱着眉头看他，只有堂埃乌赫尼奥对他依然像过去一样，比较热情。不过，他这也许是多疑。但是，在饭桌上，他也发现堂佩德罗总是盯着他的眼睛，窥视他的一举一动。这对他来说太难以忍受了，他是多么想多看努契娅几眼呀，偷偷看看她是否瘦了，吃饭是否有胃口，手腕上是否又有了新的伤迹。第一天，伤迹变黑，以后渐渐变青，消失了。

胡里安尽管有些迟疑，但是，要看看努契娅女儿的愿望比什么都强烈。

小教堂修缮完毕后，他只能去努契娅房间看她的女儿。一



天，他去了那里；奶妈抱着孩子穿过走廊，还没有走到努契娅房间，他就迫不及待地吻起她来。孩子已经不再全身裹着尿布了，这个没有自卫能力、身体弱小的女婴依然那样招人喜爱，像个小孩子似的，动作自如多了，并且有了意识。她一会儿像个天使，一会儿抓起一件小玩艺往嘴里放，恨不得早些长出牙齿来，一会儿做起所有小孩习惯做的那种逗人的动作，不是伸出手臂，而是不顾一切地探出整个身子向她感到亲切的人表示友好。奶妈称这种动作是“不认生”。这孩子早就会笑了，那笑声轻柔、突然、短暂，像鸟儿歌唱一样。她的嘴巴还不会拼出什么话语来，不过她会用象声词——某些语言学家称这种声音是原始语言的基础——完美地表达自己的爱和愿望。她的头骨开始坚固起来，尽管脑袋上方的囟门还在跳动；头发日见稠密、乌黑，像鼠毛一样柔软；两只小脚已经伸直；以前弯曲的脚趾，变得平直了，呈现出大人走路的那种状态，大脚趾不再朝上，其他玫瑰钮扣一样的趾头也不朝下伸着。胡里安看到孩子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没有枉费慈父般的爱，那孩子不是揪拉他的表链，抚摩坎肩的钮扣，就是把口水和奶汁流在他身上。为了心爱的孩子，他多么想多做一些事情呀！他对孩子爱得是那样深切，有时都产生一些野蛮的想法，比如说操起一根大棒，把普利米蒂沃的肋骨打得粉碎；操起一根鞭子，狠狠抽萨贝尔一顿。可是，老天哟！谁也不能篡夺主人的权位，像家长那样行事；家长，一家之长……胡里安为促成建立一个和睦家庭而费尽了心血，然而事与愿违，他从心底感到痛苦。他原来想的很好，到头来吃了自

己的苦果。如果努契娅能够出家去当修女，他恨不得洒尽全身的血液！

现在怎么办呢？胡里安认为自己绝不能插手了。从理论和权利上讲，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直到死去。他身上没有人类行动的正义杠杆，即主动精神。可以肯定，在那个家里有许多越轨的东西。胡里安正在观看一出戏，他担心出现悲剧式的结局。自从看到小姐手腕上的伤迹以后，这种担心与日俱增，始终不能从脑海中驱除出去。他整天闷闷不乐，红润的面孔变得蜡黄，祈祷的时间比过去长多了。他常常不吃饭，他以升华了的心灵做弥撒，犹如在受苦受难，他希望为小姐的幸福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那时他的身体完全由于精神紧张而有些不适，不可能往前多走一步，不可能采取措施——尽管这措施是那样易如反掌，只不过给堂马努埃尔·帕尔多·德·拉拉赫写几行字，把他女儿发生的事转告给他。他总是找出借口，推迟实施自己的想法，而那些借口是十分牵强的，比如说：

“等竞选过去以后再说吧！”

胡里安对竞选抱有很大希望。如果少爷当选议员，肯定不会呆在这个巢穴里，而是离开把其束缚在圈套里的心肠狠毒的人们。也有可能上帝终将感化他的心，使他改邪归正。

有一件事伤透了心地善良的神父的脑筋：少爷是只身去马德里，还是带上妻子和女儿？胡里安让上帝作证，他希望的是后者，尽管他会天天担心发生意外，自己也会染上致命的疑病症。几个月，甚至几年见不到孩子，孩子不是坐在他膝盖上，而是自己像只小虫子似的闷在黑暗的深井里，面对面地和萨

贝尔呆在一起；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觉得小姐离开对他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孩子的事……，孩子的事……

“如果把孩子留下，”他想，“我会照顾得十分周到的。”

决定性的战役临近了。侯爵府里人群熙熙攘攘，各种各样的人进进出出，信件、命令和送信人频繁往来，好像一座什么总部似的。畜栏里总是圈养着外地客人的骡马，备足各种饲料；宽敞的大厅里，高筒皮靴声、沉重的脚步声和木屐声此起彼伏。胡里安看到神父们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好像奔赴战场一样；他们跟他大谈特谈工作如何繁忙，对他什么也不参与感到惊讶……在那严峻而庄重的时刻，侯爵府的神父没有权利睡觉和吃饭。

他继续观看着，有些神父对他依然傲慢无礼，怀有仇恨；特别是大祭司，这个侯爵府最可亲可敬的人，更是如此；在博安神父以及纳亚神父全神贯注地注视政治上的胜利时，大祭司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侯爵的声誉上，集中在莫斯克索一家的声誉上。

一切都表明侯爵府的主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政府全力支持他。他们估计着能够得到多少张选票，他们预计赞成票是那样多，“陷阱”的计谋是不会得逞的。然而在本区里，政府只能得到——满打满算——称之为官方的最低数量的选票。如果说“陷阱”在加利西亚由于农民逆来顺受的性格，而有一定影响的话，那么在塞布列却无法抵消围着首领“利箭”转的那些神父们和少爷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大祭司高兴极了。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呀！“利箭”是唯一一个对选举不乐观



的人。他忧心忡忡，时不时地大发脾气。如果某个神父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边高兴地搓着手，一边向他报告增加多少多少张选票时，他常常露出怒容来。

永恒的上帝哟，那是怎样的选举呀！那是多么激烈的争斗呀！用尽了各种计谋和圈套，一点点地争夺阵地，“陷阱”犹如变成了一个三头六臂的人，同时在几个地方积极活动。领取选票，推迟或提前选举时间，伪造，威胁，棍棒——这一切并不是这些竞选所特有的。过去多次竞选中已经有过先例。但是，除了这些通常使用的手段以外，又创造了新的、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花招。有一处投票站，侯爵的选民们把松节油浇在衣服上，然后用火柴偷偷点燃，大呼小叫地离开现场，再没有露面。在另一处投票站，把票箱放在楼梯拐弯处，选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上去，“陷阱”的12个帮手排成一排，整整一个上午都在那儿把守着，谁若想抢先，就对谁拳打脚踢。塞布列城里的选举也是做了手脚的。

神父们鼓动，甚至亲自陪着选民们去投票，让他们消除恐惧心理。为了避免有人耍花招，堂埃乌赫尼奥利用他主持选举的权力，把他最信得过的农夫之一叫来照看票箱，命令他用眼睛时刻盯着。“知道吗，罗克？就是天塌下来，你的眼睛也不能离开票箱一秒钟。”那位老先生把臂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托着下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守着那个神秘的砂锅。他精神是那么集中，仿佛在做催眠术的试验。他如同石像一样，纹丝不动。“陷阱”亲自在那儿兜圈子，看到票箱看守死死守在那里，都有些不耐烦了，因为另一个砂锅已经装满了按照市长和选举秘

书意愿填写的选票，早已藏在桌子底下，等待时机以假乱真。于是，他派人去诱惑看守，佯装请他去进餐、喝酒，用各种法子使他动心。然而，他的计谋一无所获，白白浪费时间。看守连眼睛都不对对方瞟一下，那颗头发稠密的脑袋，尖削的下巴，瞪得圆溜溜的眼睛，犹如雕塑的一样。一定调虎离山，让他离开那里，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4点钟了，必须把砂锅这个戏法变好。“陷阱”急不可耐，询问身边的人是否了解那个看守的身世。他得知那个人在法院有个案子没有了结，家中的黄牛和地产已被查封。“陷阱”悄悄走到桌前，把手搭在他肩上，高声喊道：“先生……你的官司打赢了！”农夫像触了电一样，跳了起来。“你说什么呀？”“昨天法院判决了。”“你是疯子吧！”“我说的是实话。”这当口，选举秘书便把砂锅调换了。真是人不知鬼不觉。市长庄重地站起来：“先生们……现在开始唱票！”人们蜂拥般地跑进来，听唱票。神父们看不到自己的候选人名字，一个个惊愕地对视着。“你没有离开那儿吧？”纳亚神父问看守。“没有，先生。”看守回答得很干脆，谁也不会生疑。“一定有人把我们出卖了。”乌略亚神父一边用怀疑的目光望着堂埃乌赫尼奥，一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陷阱”把手插在衣兜里，偷偷发笑。

这些阴谋诡计使乌略亚侯爵失去了数量可观的选票。这样，斗争的胜负要到最后一刻才能明朗，因为尚有一小部分选民还未投票。当乌略亚一派人认为稳操胜券时，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即政府一边的天平倾斜了。原来，管家口口声声保证侯爵府可以完全信赖的那些人，突然——如果不是说他们



可恶地——完全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如此突然而险恶的打击实属难以预料和避免。普利米蒂沃一反冷漠的表情，暴跳如雷，大骂那些临阵投敌的人。

“利箭”表现得比较冷静和克制。得知竞选失败消息的那天下午，他正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有三四个人陪伴着。他像一头被海水搁浅于沙滩之上的鲸鱼，困难地呼吸着。大祭司突然走了进来，他气得脸色发青，倒在一张皮椅上，用两只手抓着嗓子，扯拉着衬衫的领子和钮扣；他全身颤抖，眼镜扭曲着，痉挛的右手握着鼻烟，不住地用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珠。首领若无其事的神情令他气恼。

“真是气死人呀，他妈的！看到您如此无动于衷，我真要气死了！难道您不知道发生的事情吗？”

“这种事情是预料之中的，我并不感到惊奇，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您早已预见到了这种结果？”

“就如同用眼睛看到一般。纳亚神父在这儿，我怎么预言的，他可以出来作证。给我作证的人并没有死呀！”

“他是这样预料的。”堂埃乌赫尼奥证明说，神色十分沮丧。

“我的上帝，我们这不是上了人家的圈套吗？”

“我们以前就说过，绝不能不经过较量就把县的大权让出去。你们愿意这样吗？从法律上讲，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

“从法律上讲……他妈的！从法律上讲胜利属于我们；可是，法律在什么地方！那些该死的犹太，正当事情取决于他们

的时候，背叛了我们！莫达斯铁匠，彭尔列斯兄弟，还有兽医！……”

“他们并不是犹大，您不要太天真了，大祭司先生。他们也是听人家的，听人家指挥的。犹大是另外一个人。”

“是吗？我懂了，我懂了……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狠毒，就是像惩罚犹大一样惩罚这个叛徒，我看也便宜了他！不过，您这位大圣人，为什么不阻止他呢？为什么不早些说出来呢？为什么不把那个流氓的假面具撕下来呢？如果乌略亚侯爵知道在自己家里养着一个叛徒，一定会把他捆绑起来，用鞭子抽得皮开肉绽……自己的管家怎能背叛他呀！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那样冷漠，让他得逞！”

“以后会说清楚的。不过，您看，在把竞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又不知道这个人的心是善是恶时，怀疑他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应该等待时机……所有事情都应该有证据。如果事与愿违，他一定偷偷隐蔽下来……避免张扬出去……”

首领说完“避免张扬出去”这句话时，在胸部狠击了一拳，发出深沉的响声；耶罗尼莫那位圣神<sup>①</sup>当年用飞石击打胸部时，也一定发出了同样的响声。

“利箭”和西班牙派的圣耶罗尼莫教团成员有相似之处：干瘪，骨瘦如柴，胡须长而蓬乱，黑色眸子闪着阴郁之光。

“在这里谁也不会得逞的，”他凶狠地补充道。“在我这里，时间是不会白白浪费掉的，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

---

<sup>①</sup> 耶罗尼莫圣神（？347—420），教会主义者和先知。曾将《圣经》译成拉丁文。

惹了‘利箭’而逍遥法外的。至于说到那个犹大，我们现在的处境恰如耶稣受难之时一样，他在掌握着主动权，您怎能要求我们撕掉他的假面具呢？大祭司先生，谁给我们提供过弹药，去打贏这场战斗？”

“谁给我们提供过弹药？那不是明摆着嘛，乌略亚侯爵呀。”

“弹药到了您的手里了吗？到了还是没有？这是问题的关键。那些事情除了虚荣还是虚荣，他本来没有钱，却对人避而不谈，并且也不向正直的人借一些。他被管家洗劫一空，他的家产，被管家像血一样一滴滴地吸去了。”

“奥伦塞卡洛斯混蛋们一定讥笑我们，说我们是一群笨蛋，一文不值。竞选失败，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

“都因为我们挑选了一个头脑简单的候选人。恕我直言，奥伦塞卡洛斯派如果说什么的话，一定是这一点。”

“请您不要这么说，”大祭司高声喊道。看他那样，好像要为他侯爵少爷决一死战似的。“我们不同意……”

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除纳亚神父外，还有博安神父和利米奥索少爷——都为受挫和失败而缄默不语。突然，传来一阵可怕响声，凶惨得要撕裂人的耳膜。那是刀叉刮铲炒锅声，敲打厨房用具声，迅速搅拌铁锅里的巧克力声，铜锅发出钟鸣一样的嗡嗡声，用力敲打石臼声，把铁罐头盒用绳子穿起来在地板上拖拉声，铁棍敲打三腿炉架声。此外，还能听到阴森嘶哑的牛角声，带着胃里酒气的呼叫声。看来，那些得意忘形的乐师要把秘书在市政府大楼慷慨赠送给他们的一大酒囊葡萄



酒喝得一千二净。当时，农村选民们还不了解竞选结果，也不知道像几年之后“红酒滚沸，泡沫满肚”那样的更多的奢望，喝几口酒就心满意足了。用五花八门乐器弹奏的音乐和杂乱的喊叫声，伴着酒气从窗子传进“利箭”的房间里，那群人好像比取得巨大胜利还要陶醉一样，浑身散发着酒馆气味。大祭司正了正眼镜，绯红的面孔上流露着不安的表情；博安神父紧锁花白的眉头；利米奥索少爷坚定而沉着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向外张望。

嘈杂声此起彼伏，并且越来越疯狂，在空中回荡，犹如一群发情的猫在房顶厮打。突然，喧闹声中传来一个喊叫声：打倒！这喊叫声在西班牙很有悲剧性。

“打倒特尔索！”

接着，“打倒”声和“万岁”声四起。

“打倒神父！”

“打倒专制！”

“塞布列万岁，我们的候选人万岁！”

“国家主权万岁！”

“打倒乌略亚侯爵！”

这时，又传来一个大声喊叫声，更激烈，更有恶意，听得也更清晰：

“打倒狗强盗‘利箭’！”

接着，不少人随声附和：

“打倒——！”

喊声刚过，一个面孔阴险、直到那时一直藏在角落里的男

人，出现在律师办公桌旁。此人的穿戴不像农民，而是城里下层人打扮：黑灯心绒外衣，红腰带，灰帽子，连鬓胡子修剪得很短，板斧似的大嘴，颧骨高突，太阳穴宽大，一副粗相。他有一双绿色小眼睛，深深地凹陷着，一只闪着锐利的光芒，另一只动也不动，蒙着一层白云，犹如一块乌玻璃。

“利箭”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两支一定是史前制造的大型马鞍手枪，并且检查了一下，看看是否上好子弹。他盯着刚刚走到跟前的那个人，稍稍皱了皱眉头，好像要把手枪交给他似的。那个被称作加斯特多罗纳独眼龙的人呢，让黄色刃面的折刀在腰带边上露了一下，又藏了回去。由于身体肥胖，又上了年纪，早已失去光彩的大祭司惊愕不已。

“我的朋友，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如果发生万一，我觉得从后门走比较稳妥。对不对？我们不要坐等那些混蛋来这儿为非作歹。”

然而博安神父和利米奥索少爷已经同独眼龙站在了一起，组成了一支勇往直前的队伍。利米奥索少爷表现出古老贵族的传统精神，沉着而勇敢，不枉自夸口；博安神父与其说他具有神父的天赋，毋宁说更像一员战将，兴奋地握着手枪，注视着危险；如果他是一匹战马的话，早就嘶鸣起来，跃跃欲试了。独眼龙像只猛虎蜷缩在门后，不论谁进来，他都会扑上去，咬个血肉不分。

“大祭司先生，不必害怕！”“利箭”喃喃地说道，表情严肃。“叫得欢的狗，不一定咬人。那些狗东西甚至不敢打碎我的玻璃。但是，我们应该有所准备，万一他们来了，要以牙还牙！”

“打倒”的口号声不断,听起来叫人毛骨悚然。但是,确实没有人扔石块打玻璃。利米奥索少爷又走到窗前,打开窗帘,叫堂埃乌赫尼奥过去。

“喂,纳亚,快来看呀……他们哪儿有心思上这儿来扔石块呀……都在跳舞呢。”

堂埃乌赫尼奥走到窗前,大笑起来。他看到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当中,“陷阱”的两个帮手——一个狱卒,另一个警察——正企图教唆几个喊得欢的人冲击律师的住处。他们指着这个住所的房门,打着手势告诉那些人很容易捣毁房门闯进去。但是那些酒鬼并不因为喝得酩酊大醉而丧失了谨慎行事的理智,也没有忘记农民敬而远之的那位首领是个极为可怕的人物。他们装聋作哑,只是更加疯狂地敲击炒锅和煮锅。队伍中间,几个喝得最多、堪称酒囊的人正踏着蹩脚的音乐旋律,疯子一样的舞动着。

“诸位先生,”拉蒙·利米奥索操着嘶哑的嗓音严肃地说道,“我们被这群无赖包围在这儿,不是一大耻辱吗!……我真想跑出去,跟他们斗上一场,把他们赶到市府去。”

“喂,”博安神父大声吼道,“您说话不多,但恰到好处。他妈的,我们去打一打他们的嚣张气焰!我只咳嗽一声,就会把他们吓倒。”

独眼龙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那只绿眼睛像磷光一样闪烁着。他看了看“利箭”,像是要求参战似的。“利箭”点头表示同意,但同时告诉他要把折刀收藏起来。

“说得对!”利米奥索贵族之子高声喊道。他抬起头,张开



鼻孔，一副力大无敌的气魄，在他那阴郁、萎靡的面孔上很少看到这样的表情。“要用皮鞭和棍棒给他们掸掸身上的灰尘。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弄脏了我们上山打石鸡和兔子的猎枪，他们都不如这些小动物，没有良心的东西。”

他说完“没有良心”这几个字，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要谨慎从事，我说，要谨慎从事。”大祭司艰难地说道。他伸出双手，好像要使那几颗激动起来的心镇定下来似的。

用拳打脚踢决定竞选胜负的那种火药味浓重的日子，还多么遥远呀！

“利箭”不但不反对这样做，反而走到另一个房间，取出一大捆木棍和大棒。博安神父只想使用他自己的那根大棒；拉蒙·利米奥索忠于乡下人的骄傲，操起一根最细的鞭子，一根骑马时使用的小鞭子；独眼龙握着一个鞭子样的东西，如果用那只粗壮的右手挥舞起来，一定令人望而生畏。

他们悄悄地走下楼梯，小心不踏出声音来，这样可以完全避免屋外那些人的注意。房门不但闩着门栓，还加了锁，这是律师的厨娘听到闹哄哄的喊叫声以后采取的措施。博安神父咔嚓一声打开锁，独眼龙撤下门栓，打开房门。这样，神父和世俗平民蜂拥似地向那群酒鬼扑去。他们都没有大呼小叫，个个咬紧牙齿，闪着火一样的目光，挥舞着鞭子和棍棒。

还没有五分钟的工夫，“利箭”就走到窗前，从窗帘后面观看“战场”情况。他暗自发笑，或者确切地说，张开大嘴，露出一口黄牙，把手用力按在窗框上。酒鬼们被吓得四面逃窜，呼喊着急，仿佛有一大队骑兵向他们奔驰冲去；有些人被绊倒在地，

独眼龙乘势用皮鞭抽打他们的脊背，疼得他们鬼哭狼嚎。利米奥索没有那么狠毒地抽打，但他露出一副傲然蔑视的表情，犹如在对付一群脏猪。博安神父不知疲倦地抡着大棒，左右打个不停。纳亚神父也顾不上扮演他那个威严的角色，骂呀，笑呀，打呀，三者同时并举。

“他妈的，喂，酒囊，饭桶！再喝上一点，看你再敢跑来捣乱！把衣服脱光了，回去睡觉吧！到酒馆去，灌一肚子酒精吧！酒鬼，到监狱去吧，把肠子、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吧！”

大街上“干干净净”，干净得“一无所有”。寂静取代了呐喊，取代了“打倒”的口号声和凶残的呼喊声。但是，地上散落着战斗的遗痕：锅、碟和牛角。楼梯上，胜者沸腾起来，他们纷纷跑到楼上去欢庆垂手得来的胜利。堂埃乌赫尼奥走在所有人前面，他扑通一下子坐在扶手椅上，拍着手捧腹大笑。博安神父跟在他后面，不住地擦拭额头上的汗珠。拉蒙·利米奥索表情严肃，甚至有些阴郁，把鞭子交给“利箭”，一声不吭。

“那些混帐……都滚了！”纳亚神父结结巴巴地说道，几乎笑破了肚皮。

“我们在他们中间横冲直撞……好像用镰刀割麦子一样。”博安神父高声说着，一副兴奋表情。

“可我呢，”贵族少爷说道，“如果知道他们那样胆小如鼠，吓得屁滚尿流，连头也不敢回的话，根本不用劳我的大驾跑这一趟了。”

“请诸位不要忘记，”大祭司提醒说，“现在他们回到市府，‘陷阱’一定数落他们，甚至可能亲自带领他的狐群狗党到这



儿来，吓唬一下咱们的硕士先生（朋友们都这样称呼“利箭”）。我们必须防备万一，警惕那些人夜里到这儿来闹。我明天要在罗依洛主持弥撒，我的老姐姐一定吓死了……如果……”

“不会的！”“利箭”急忙解释说，“那些人肯定各自回家了，不必担心……有我……和这个小伙子在，就足够了。”他指着独眼龙，补充说道。独眼龙又藏到他以前的那个角落里。

人们没有说服首领让“仪仗队”留下来。另一方面，也没有发现任何骚乱迹象。远处，听不到竞选胜利一方的呼喊声。四周村庄一片寂静，陷入了沉睡之中。塞布列镇上也没有人走动。这时，三位勇士和大祭司组成一只小分队，骑着高头大马向山上奔去。他们没有流露出竞选失败的沮丧表情，而是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庆祝首战酒鬼的伟大胜利。堂埃乌赫尼奥滔滔不绝地讲着，绘声绘色，同行的人饶有兴趣地听他学酒鬼们的吼叫声和讲述这些人倒在泥泞街道上的情景，以及博安神父如何横扫“敌营”的果敢行为。

“利箭”只和独眼龙留在家里。如果某个夹着尾巴逃窜的“乐师”胆敢跑到那里，伸出脑袋张望一下首领的窗户的话，一定会发现他的窗子四敞大开——这也许是有意炫耀他的胆量，也许是疏忽——，并且通过窗帘可以看到，被煤油灯照得通明的房间深处有两颗脑袋正凑到一起，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前者凶猛的保镖和帮手。他们肯定在商议什么重要事情，因为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掌灯到关上窗子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以后，房间里寂静无声，黑得令人害怕，好像有人在那里隐藏什么东西。

## 二十七

对竞选失败最感到沮丧的该是努契娅了。自从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以后，她那本来就欠佳的身体更加衰弱了。她的体质每况愈下，精神日渐萎靡不振。她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守着她的小女儿。在饭桌上，她只是懒洋洋地吃几口，静静地坐在那里。胡里安总是用眼睛盯着小姐，有时看到她蠕动几下嘴唇——在脑子里总是考虑同一问题的人的身上，这是常常发生的现象——，那是在自言自语，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堂佩德罗比任何时候都孤僻，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他大口吃饭，大口喝酒，眼睛不是盯着盘子，就是望着天花板，从来不对和他同桌吃饭的人看一眼。

神父看到小姐那样衰弱不堪，一天，鼓足了勇气，克服难以言表的疑虑，把堂佩德罗叫到一边，结结巴巴地问他是不是最好把洪卡尔先生请来看一下……

“您这是疯了吧？”堂佩德罗用鄙夷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回答说。“叫洪卡尔来？……要知道，竞选时他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玛克西莫·洪卡尔再也不可能踏进我的家门了。”

神父没有再说下去。但是，过了几天，他在从纳亚返回侯

爵府的路上，遇上了那位医生。医生勒住马，不过没有下来；他回答了胡里安的问题。

“问题可能很严重……她生产时身体很弱，本应该得到精心护理……神经过度紧张的人，只有在精神得到安慰、放松以后，才能恢复过来……喂，胡里安，如果我把那个不幸的小姐和侯爵府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您听的话，一天一夜也说不完……，不说了，看您想给国会送去一个那么漂亮的议员。要是想当议员，他的父母早该把他送去上学才是。”

“问题可能很严重……”胡里安脑子里只记住了这句话。小姐的病是很严重，他有什么办法战胜小姐的病魔和死神呢？他感到束手无策。在这一点上，他很羡慕医生。他只有治愈心灵病痛的本事。但是，就是这种本事，对他也没有任何用途，因为努契娅并不向他做忏悔。就是她有做忏悔的想法，把那颗美丽的心灵捧献在他的面前，他也会变得慌乱和茫然的。

他曾多次想到这种可能性：某一天，努契娅很可能跪在他所在的忏悔台脚下，向他打开心扉，倾诉心曲，从而得到教诲、力量和勇气。“可是，我是一个什么人呀？”胡里安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能够指导马尔塞利娜小姐这样的人呀？我的年纪不大，缺乏经验，智慧不足。更为糟糕的是，我也缺乏修养，我就该心悦诚服地承受小姐一样的苦痛，我认为上帝把苦痛降临到她的身上，是为了考验他，为了让她做出更多的功绩，为了在她去另一个世界时赋予她更多的荣耀……我是那样坏，那样世俗，那样眼睛，那样笨拙，活到如今竟然一直怀疑上天的仁慈，因为我看到这位可怜的夫人处在暂时的困境和灾难



之中……不应该表现这样。”神父痛下决心。“我应该睁开眼睛，我拥有信仰之光，而那些心地不诚的人，不敬神明的人，犯有打入地狱之罪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信仰之光的。如果小姐来找我帮助她背上十字架的话，那好，我们就教给她虔诚地拥抱十字架吧。她应该知道，当然我也应该知道，十字架的含义。背上十字架，可以步入唯一的真正幸福之地。小姐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生活得再幸福，能够持续多久，又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呀？尽管她的丈夫……给予她应有的爱，像爱护眼珠一样珍爱她，她就能够摆脱不幸、病痛和老死吗？而在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个饱经苦难和鄙夷的人生过得愉快一些，过得安宁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用的呢？”

胡里安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仿效耶稣》<sup>①</sup>。宗教书店出版的这部作品虽然装帧简陋，但是尼耶莱莫贝格神父的译文纯正、畅达。封面上方有一幅木刻画，作为艺术品不免有些粗糙；不过，神父每每看到它时，都感到无限的安慰。那是一座山，即耶稣蒙难的小丘；耶稣背着十字架，在通往受难之地的小路上缓慢地迈脚步，脸朝向一位神父。那位神父站在远处，把另一个十字架放在自己的肩上。这幅木刻虽然不甚精美，但是它教导人们忍受苦难；而这一点很适合胡里安的处境。他仔细地欣赏以后，总觉得肩上沉甸甸的，又沉重又轻松；他感到那么镇定，犹如——他在心里琢磨着——置身于海底，被海水包围着，但是并不感到窒息。这时，他翻开那本贵如黄金的小书，读

---

① 这是下文提到的德国神秘主义作家克莫皮斯(1379—1470)的作品。

了几段，句句文字印刻在他的心灵上，犹如火红的烙铁在肌肉上留下印记一样。

“既然十字架可以把你引导到天国，那么，你为什么害怕背上十字架呢？健康就在十字架上，生命就在十字架上，防御敌人的力量就在十字架上，谦恭的药方就在十字架上，精神的快慰就在十字架上，美德就在十字架上，圣洁的修炼就在十字架上……好了，背上你的十字架吧，永远跟随在耶稣的后面吧……你看，一切都和十字架有关，一切都在死之后才能取得；对于人生和真正的安宁，唯一的道路是圣十字架，永久地折磨自己……你应该按照你的爱好去安排和处理一切事情，你将或者高高兴兴或者被迫忍受点什么；这样你就可以永远感到十字架的存在，这是因为你或者感到肉体的疼痛，或者受到精神折磨……当你达到那种高度，即由于对耶稣的爱而把痛苦看作甜蜜而愉快的事情时，你则应该想到痛苦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在人间找到了天堂……”

“上帝哟，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那种幸福的境界呀！”胡里安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书上做了一个记号。

他不止一次听人家讲过，你在上帝赐予圣餐时心中默默地提出什么要求，上帝都会满足你的；而这样就会像克莫皮斯说的那样，你就会觉得上帝的十字架——而不是可怜小姐的十字架——是那样轻巧和柔软。

小教堂已经修缮一新。努契娅总是去那里望弥撒，她跪在地上，从头到尾坚持到底。只有在胡里安宣布弥撒结束时，她才离去。胡里安在做弥撒时，身体一动不动，全神贯注；不过，

他知道小姐什么时候站起身来，轻轻地踏着新铺拼的地板离开小教堂。一天上午，他听到小姐的声音，这虽然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他却安不下心来继续祈祷。他站起身来，看到努契娅也站立着，把食指竖在嘴唇中间。那一天，佩鲁乔在弥撒上帮忙，这孩子表现得无拘无束；他正在用一根很长的竹竿熄灭蜡烛。小姐的目光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让那个孩子滚出去。”

神父命令小侍从走开。小侍从把盆池里的毛巾慢慢叠好，最后才悻悻地走掉了。小教堂充满着鲜花和油漆味，温暖的阳光透过红色塔夫绸窗帘射进来，祭坛的圣神犹如血有肉的真人；而面色苍白的努契娅，只是双颊上显露出一点红晕。

“胡里安！”她用急切的语调说道。她很少用这种语调说话。

“小姐……”胡里安答道，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因为小教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他的双唇颤抖，两只手冰凉。他觉得可怕的忏悔时刻到来了。

“我们得谈一谈，而且必须在这里。如果在别的地方，总免不了有人偷听。”

“一定有人偷听的。”

“我要求您帮我做一件事，您能够做到吗？”

“您已经知道……”

“不管是什么事，您都能做到？”

“我……”

神父更加茫然了，他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他把身子靠



在祭坛上。

“您必须帮助我，”努契娅说道，她一直用眼睛盯着神父，目光显得更加茫然、迷离，“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家。”

“离开……离……开……”胡里安结巴着说道，心中十分慌乱。

“我要离开这里，带上我的女儿。我要回到我父亲身边去。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严守秘密。如果这事被这儿的人发觉，一定会把我锁起来的。他们也一定会把我的女儿夺去，杀死她。”

那声调，那表情，那态度，好像出自一个大脑有毛病的女人，出自一个精神受到刺激、言语失控的女人。

“小姐……”神父的脑子也混乱了。“不要站着，不要站着……请您坐在这个小板凳上……我们静下来谈一谈……小姐，我知道，您的心情不舒畅……现在需要耐心、谨慎……不要太激动。”

努契娅坐在凳子上。她艰难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的两只耳朵没有一点血色，向前伸张着，几乎能够透过光线。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心情平静了些。她说：

“耐心、谨慎！一个女人是应该耐心和谨慎，可是这两点，我早就有了。在这里，我没有必要隐瞒什么。您知道，那根刺是什么时候扎到我的心中的。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弄清楚事实……我没有费什么力气就达到了目的。我是说，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做……总之，那件事倒是没有多大关系。我本是不打算出走的，我身体不好，好像……活不多久了……；不过

……我的女儿呢？”

“您的女儿……”

“胡里安，那些人……会杀死她的。您没看到她碍他们的事吗？可是，您没有看到这个吗？”

“上帝哟，请您安静下来……我们安静下来谈，理智些……”

“我都安静得过分了！”努契娅怒气冲冲地说道，那话仿佛是一个听到大蠢话的人说出来的。“我祈祷过，我祈祷过……我什么都想过了……我不能等下去了，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曾经希望竞选取得胜利，以为这样我们就会离开这里，从而永远不会感到恐惧……住在这个家里，我感到害怕，胡里安，这您是知道的，太可怕了……特别是夜晚。”

胡里安借助从红色窗帘穿透进来的阳光，看到小姐的瞳孔放大了，她半张着嘴巴，弯弓着眼眉，俨然一副死人的可怖面容。

“我感到害怕。”她又把这句话说了一遍，她全身颤抖。

胡里安感叹自己言语贫乏。他多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呀！然而，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那早已准备好，记在脑子里的神秘主义的有关得到慰藉、拥抱十字架的理论……此刻，在那张苦痛、动人心弦的面孔前面不翼而飞了。

“从我到这儿的第一天开始……这幢宽大古老的房舍……”努契娅继续说道，“就把我的心冻成了冰……而现在……，这绝不是孩子般的胡思乱想，绝不是……他们一定会害



死我的女儿的……您等着看吧！我如果把孩子交给奶妈，我就感到坐在针毡上一样……我们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必须马上想个办法。我来求您，是因为我不能相信其他人……您喜欢我的孩子。”

“我之所以喜欢……”胡里安结结巴巴地说道。他的心颤抖得已经说不出一句整话来。

“我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努契娅重复着说，同时用手抚摩双颊。她的声音仿佛被努力控制着从而没有流下来的泪水打断了一样。“我曾经想过向您做忏悔；可是……上帝会让您怎样教诲我呢……如果您让我留在这儿，我是绝不能服从的……妻子不应该离开丈夫，我知道这是女人的职责。我结婚的时候，就下了这个决心……”

她突然停下来，用眼睛盯着胡里安问道：

“您难道不是和我的看法一样吗？您不是认为这桩婚事并不合适吗？在他向我求爱的时候，我姐姐丽塔几乎都是他的未婚妻了……从那时开始，并不是因为我的过错丽塔和我吵翻了……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什么；上帝知道，在我这方面，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而让佩德罗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爸爸劝我，无论如何要和表哥结婚……我听了爸爸的话……我在心里叮嘱自己，要善意待人，要真心爱他，要服从他，要精心照顾我的孩子……胡里安，请您告诉我：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过错吗？”

胡里安交叉着两只手。他的双膝弯曲了，几乎跪在地上。他满怀激情地说道：

“马尔塞利娜小姐，您是一个天使。”

“不……”努契娅反驳说道，“天使，我并不是天使；不过，我并不记得我伤害过谁。我精心照顾过我的弟弟卡布列尔，他身体不好，又没有母亲……”

说到这里，波涛在她心中翻滚了起来，泪水也终于滚落了下来。这时，努契娅感到呼吸顺畅了，仿佛对童年的回忆锤炼了她的神经，眼泪使她感到轻松了。

“我对弟弟的爱达到了那样的程度，甚至始终在心里这样想着：‘我哪一天有了孩子，我对他们的爱绝不能胜过我对弟弟的爱。’后来，我意识到这纯系无稽之谈。爱子之心胜过一切。”

天空渐渐阴沉了下来，小教堂里一片漆黑。小姐的声音平静，但听起来十分忧伤。

“我弟弟去炮兵学校以后，我更想让父亲生活得愉快些，让他为可怜母亲的死尽量少感到孤寂……我的姐姐和妹妹喜欢到外边兜风，因为她们生得漂亮，她们喜欢游玩。她们说我长得丑，又是斜眼，发誓说我一辈子找不到丈夫。”

“但愿如此！”胡里安控制不住，大声喊道。

“我笑自己，为什么要结婚呢？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要和爸爸、弟弟在一起生活。他们死了以后，我可以进修道院，进卡门修女院；我的姨妈多洛雷斯就在那里，我愿意和她在一起。一句话，对于丽塔的恼怒，我没有一点责任。当爸爸把表哥的意思转达给我时，我对爸爸说，我不愿意把表哥从姐姐手里夺过来。当时，爸爸……爸爸一次又一次地亲吻我，就像我小时候

一样……我现在还好像听到他的话……，他是这样回答我的：‘丽塔是个傻丫头……，你别说啦。’可是，不管爸爸怎么说……，我表哥仍然爱着丽塔！……”

停了几分钟之后，她继续说道：

“您这不看到了吗，我姐姐丽塔不应该嫉妒我……胡里安，有多少苦水我都咽到肚子里了！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时，都觉得在这儿有一个疙瘩……”

神父终于能够表述自己的一部分感情了。

“您那儿有个疙瘩，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和您一样，我也有一个疙瘩……我白天和黑夜都在想着您忍受的痛苦，小姐……在我看到那块印迹的时候……手腕上那块伤痕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谈了那么久，努契娅那苍白无色的脸上第一次放出光彩来。她垂下眼帘，睫毛盖住了眼睛。她没有直接回答胡里安的话。

“您看看，”她苦笑了一下，喃喃地说道，“我屡遭不幸，而这些不幸又不是因为我的过错……佩德罗再三催促我向爸爸提出，索要妈妈的遗产，因为爸爸没有为他的竞选活动捐赠钱款。我姑妈原来想立我做她的遗产继承人，而现在我看要把财产交给丽塔了。他为这个，也对我生了好几天的气……我和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我早就知道，我很穷，这一点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面前叨念……话说回来，他这样做还是次要的……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我丈夫说莫斯克索一家断了后都是我的过错……断了后？我女



儿不是他莫斯克索家的人呀！我女儿，我心中的天使哟！”

不幸的夫人开始痛哭起来，而不是抽泣。她的眼帘已经抹上了一层薄薄的红晕。画家在“苦难女神”的眼帘上常常抹上一层这样的红晕。

“我本身的事情，”她补充说，“倒没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苦痛，完全可以忍受到最后一刻。他这样待我，那样待我呀，我都不在乎；什么女仆替代了我的位置呀，也没关系……充其量是耐心地忍受下去，耐心地忍受下去……最后死去完了事……但是，这中间有我的女儿……，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私生子……我的女儿成了绊脚石……他们会害死她的！”

她的表情严峻。接着，她又慢慢地说了一遍：

“他们会害死她的。您不要这样看我，我没有疯，我只是太激动了。我已经决定离开这里，去和父亲住在一起。我认为，我这样做并不是什么罪过，把孩子带走也并不是什么罪过。如果这些都是罪过的话，请您，胡里安希尼奥<sup>①</sup>，请您不要对我说出来好了……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您跟我一起走，因为我只身一人是无法实现我的计划的。您陪我一道走吗？”

胡里安本想表示不同意。可是，怎么说出来呢？他自己知道怎样表述。小姐用昵称称呼他，小姐讲话时的那种坚定语气，使他降服了。难道他拒绝帮助不幸的女人？他绝对不能那样做。难道他感到她的计划突然，不合适吗？他从来没有那样

---

<sup>①</sup> 胡里安的昵称。

想过。如果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要那样荒唐地出走，他倒觉得是易如反掌的事。那么，反对她出走吗？他本人过去和现在都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他的这种恐惧，并不只是出自对孩子，而且也是对母亲的担心。难道他不是千百次地想到母女二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吗？另外，为了使那双纯洁的眼睛不再流淌泪水，使那颗焦虑的心平静下来，重新看到小姐在父亲家里那种安全得到保证，尊严得到保护，人格受到尊重，生活上感受到无微不至关怀的情景，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

他想象着出逃的情景。时间是黎明之前。努契娅穿得很厚实，他抱着孩子，要给孩子穿好衣服，让她半睡着，还应该衣兜里揣上一罐热奶。要走快些，用不了三个小时就能赶到塞布列。到了那儿，就可以喝上热汤了。孩子是不会挨饿的。他们在塞布列要坐四座马车，这样比较舒适些。马车的轮子每转动一圈，他们就远离可怕的侯爵府一程。

他们秘密地筹划和安排这些细节问题。一道阳光穿过云层，神龛上的圣像好像对坐在椅子上的两个人慈善地微笑着。无论散着发髻、身穿白地蓝花衣服的纯洁圣母，还是逗着胖乎乎的圣婴玩耍的圣安东尼奥神，无论手拿教皇皇冠和钥匙的圣彼得，还是手握宝剑、随时准备砍杀撒旦的圣米格尔天使，都没有在他们光彩的面孔上表露出训斥胡里安的怒容来。胡里安正在谋划着一次拐骗行动的细节，使之万无一失。他将从一位父亲手里夺走他的女儿，从一位丈夫手里夺走他的妻子。

## 二十八

故事讲到这里，我要回过头来描绘另一些情节，把这部小说写得有头有尾。在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上午，即那个英俊的男孩——萨贝尔的儿子最后一次帮助心地善良的堂胡里安完成讲弥撒这个天职（平素这之后，堂胡里安常常给他几个硬币）的那个上午，发生的事永远印刻在他的脑海里。

佩鲁乔首先牢记在脑海里的是，他走出小教堂时十分悲伤，因为那一天神父什么也没有给他。他靠在门上，吸吮指头，一副沉思表情。他在门口呆了一阵子，最后，脑子里闪现出一道光亮来。他的外祖父说过，如果他把侯爵夫人听完弥撒还留在小教堂的消息转告给外祖父，后者就给他两个硬币。他从数学角度精确地推断出，这边丢了两个硬币，就应该赶快去那边赚回两个来。他脑子豁然大亮，不禁觉得双腿摆动起来，全速跑去找他的外祖父。

他穿过厨房，溜进普利米蒂沃的矮小工作间。他一推开门，就看见外祖父坐在一张古式大桌子前，上面摊着一大堆纸，有的横七竖八地写着数字，有的用笨拙的手歪歪扭扭像孩子一样写着文字。那个房间，那张桌子，对佩鲁乔有很大的吸



引力。孩子们见到杂乱无章的东西都有一种新奇感，特别是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堆在一起时，都以为每一堆东西便是一个未知世界，一座价值千金的宝库。佩鲁乔很少去那里；就是去了，外祖父也常常把他赶出来，因为这位管家在统计钱财时不愿意别人在场。外孙走进来时，普利米蒂沃那张冷漠铁板一样的面庞闪着硬币般的光彩。他的脑袋就是一座硬币组成的大山；管家从这座大山脚下整齐地摆出一排排硬币……佩鲁乔看到只在神话中才有描述的那么多的钱，惊呆了。他的两个硬币也在那里！两个硬币还不是沧海一粟！他满怀希望，放开嗓子，把探听到的情况告诉给外祖父。他说侯爵夫人和神父先生留在小教堂里……他们把他赶了出来。

他还想补充说：“我把这消息告诉给您了，该给我两个硬币了吧？”但是，他外祖父根本没有听完他的话，立刻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他的动作像野兽一样敏捷。他起身的动作那样急促，以致“硬币之海”波涛四起，“金银宝塔”倾斜倒塌，一时间响声大作。普利米蒂沃走出房间，向内院跑去。那个小家伙留在屋里，被有生以来一直吸引着他的两样东西钉在了那里。其中一样是薄脆饼，有的雪白，有的鲜红，它们从一个铁盒子里对他微笑着，召唤他去食用。尽管对我们这位小英雄来说战胜馋虫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但是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他把沾着口水的手指伸了过去，“钩”出来一块，两块，三块，直至把盒子里的小饼全部吞到肚子里。这个欲望满足之后，另一个又向他袭来，促使他伸手，从摆在他面前的那堆硬币大山上至少取下两枚来；他不仅仅垂涎两枚硬币，因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工

钱,而且主要被那些锈迹斑斑的称为国宝的欧恰博<sup>①</sup>所吸引。从孩童头脑里的逻辑来看,这些欧恰博比大额硬币更令其倾倒。一般地说,佩鲁乔的欲望和快乐只在于一个欧恰博。在集市上和朝圣会上,花一个欧恰博可以买到几块糖果或几个面包圈,花一个欧恰博可以买到好多鞭炮和礼花,花一个欧恰博还可以买到几条压炮,印在黄色纸张上的故事画片,在肚子上安有响哨的泥公鸡。这一切就像薄脆饼一样,垂手可得,而且谁也看不见他,谁也不可能告发他!于是,小天使踮起脚尖,同时伸出两只手掌,插到“铜币海洋”里……他的手在“海面”上摸了许久,不敢合拢来……最后抓住一把欧恰博,使出一个孩子的全部力气握紧双手,生怕到手的幸福跑掉……这时,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不敢把抓着欧恰博的罪恶右手缩回胸部最安全的地方。他每每偷到什么,都把东西藏到那里。我们应该指出,佩鲁乔很有些偷窃本事,鸡蛋呀,水果呀,所有令他垂涎的东西都可以瞬间弄到自己手里。但是,他以乡下人特有的近似迷信般的崇敬心情只把钱视为他人财产,因而从来没有触摸过一枚硬币,在佩鲁乔心灵深处正在展开着一场文艺女神颂唱的那种义务和感情之间的激烈搏斗。善良天使和罪恶天使分别拉住他一只耳朵,他不知道倾向哪一方。多么可怕的斗争呀!但是,上天和一切生灵,你们都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理智取胜了。这是不是那种真诚感情第一次醒悟,教导人们勇敢地做出自我牺牲?这是不是莫斯克索家族的一滴血真正在他

---

① 古代的一种铜币。



的血管里流动，并且以遗传的神秘力量，犹如拉着缰绳那样左右着他的意志？这是不是胡里安和努契娅教育的初步结果？无论如何，那个小男孩真的松开了手掌，分开五指，让紧紧握着的欧恰博叮叮当当地掉回原来的位置上。

这并不是说佩鲁乔连那两个硬币，靠双腿敏捷及时传递消息而赚得的两个硬币也不要了。不要了！而且两个硬币是不少钱呀！我们每个人从一开始就在幼小心灵深处写上了“十戒”的大部分内容；而那颗幼小心灵一直在向他呼唤：“你不能偷拿东西！”但是，此刻却放低声音对他说：“你有权利索要对你许诺的东西。”佩鲁乔于是向他外祖父离去的同一个方向跑去。

他正好在厨房里碰见他的外祖父，后者在那里向萨贝尔小声询问什么。佩鲁乔凑过去，拉着他的外衣，说：

“我的两个硬币呢？”

普利米蒂沃没有理睬他，继续和女儿说话。佩鲁乔只听到母亲解释说少爷一大早就出去打石鸡了，她估计现在去塞布列的路上。外祖父骂了一句惯常骂的脏话，就离去了。佩鲁乔有时也学着骂那脏话。

佩鲁乔后来想到他外祖父出去时没有拿猎枪，也没有戴宽檐帽。他对此很纳闷，因为外祖父从来不忘掉这两件东西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佩鲁乔一定闪过这种想法。他一心想着赶上普利米蒂沃，而正好在面向侯爵府的山坡上追上了。那位猎手双脚如飞，急行疾走。

“真见鬼！你来干什么？”普利米蒂沃认出是自己的外孙，

挤弄着眼睛说。

“我的两个硬币！”

“有件事，你帮我办成了的话，就给你四个。到山上找少爷，见到他把你说给我的那个消息转告给他，懂了吗？你就说神父和小姐把你赶了出来，他们两个反锁在小教堂里。”

小天使一双明镜般的眼睛盯着外祖父那两只威严的蛇眼；他没等外祖父再说什么，便张开嘴巴，本能地向着他认为少爷可能在的地方飞奔而去。他简直是在飞，紧握拳头，在那双满是硬茧的脚下，石块滚动，尘土飞扬。他从荆豆地飞跑而过，感受不到刺痛；玫瑰色的欧石楠踏在脚下；像他一样高的丛棘，一穿而过。兔子惊恐地从草丛逃走，枝头上喜鹊在林子乱飞。他突然听到脚步声，随后，看见少爷正从栎树林走出来……他高兴得发疯一样，赶紧跑过去把那件事告诉少爷，希望得到奖赏。然而，这奖赏仍然是他外祖父在厨房骂出的那句难以入耳的脏话。少爷离弦箭似的向侯爵府跑去，仿佛被旋风刮走一般。

佩鲁乔愣着站了一会儿，他在心中想着，外祖父原来许诺的两个硬币就要变成四个了，不禁喜出望外。为了得到这些钱，他必须去找外祖父，把见到少爷的事告诉给他。可是，找到外祖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只记得普利米蒂沃在林中的大概位置。佩鲁乔踏上一条只有野兔和他才可以行走的崎岖近路，去寻找管家的踪影。正当他沿着一道快要断裂的陡壁——它保护着一处吊悬在那里的葡萄园——往上爬时，觉得听到另一侧有脚步声；他耳朵十分灵敏，他肯定那是猎手的脚步。

佩鲁乔以大自然之子——孩童所特有的本能，下意识地躲到陡壁后面，只露出额头。他一点也不怀疑，那是人的脚步声，野兔在草丛中跑动，狐狸和狗这些有蹄动物清脆而有节奏的走动，绝不是那种声音。他百分之百地肯定，那是人的脚步声，尽管有些犹豫、轻盈和缓慢。那人好像要埋伏在什么地方。果然，佩鲁乔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男人在草丛中爬动。在晚会上，在故事里，他千百次看到和听到对这类人物的描述，他们面容不仅可怕，而且常常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那人戴着灰色软帽，腰系红带，鬓角刚刚剪过，在油光光的面孔上，看上去十分显眼。那只没有光彩的白眼珠，像公路上的石块一样冷漠无神。总之，佩鲁乔看到加斯特罗多纳独眼龙那可怕的面孔以后惊呆了。独眼龙把一支又短又粗的铳枪紧紧抱在怀里，用那丑陋脸庞上的唯一闪光的亮星望望四周，竖起耳朵听了听，又“嗅了嗅”空气，才靠近陡壁，在一堆荆棘和欧石楠后面半跪着藏起来。佩鲁乔把双脚踏在陡壁的深洼处，犹如镶嵌在上面一样，不敢呼吸，不敢走下去，纹丝不动，因为那个陌生男人躲在那里，露出一副可憎的面容。佩鲁乔感到阴森恐怖，不知有多大的危险临头。四个硬币的念头时时出现在脑海里，但是，他不敢离开那里，怕弄出声响，如果大口径的铳枪开了火，他不就一命呜呼了吗……小天使这样焦虑地度过了足足十秒钟。正当他惊恐万状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再一次响起了脚步声，这一次不像那个躲藏的人的脚步声那样犹豫不决了，而是急促促的，像是立刻赶到要去的地点。佩鲁乔向陡壁下面的路望去，一眼就看见他的外祖父正向侯爵府走去。外祖父有一双



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肯定远远地望见了少爷，紧紧跟在后面，想及早赶上他。普利米蒂沃一心想追赶堂佩德罗，一同回侯爵府，因而没有观察四周。当他从陡壁前面走过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佩鲁乔两年后，甚至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埋伏在那里的人站起身来，那只有光彩的眼睛闪着可怕的光芒，黑乎乎的偌大枪口对着他的脸，一团黑烟顿时被大气驱散。他透过最后几丝灰色的烟雾，看见外祖父像陀螺一样转动了几下，便一头倒在地上，肯定抽搐着啃了一嘴泥土和杂草。

佩鲁乔说，他不知道是惧怕还是意志逼迫他立刻走下陡壁，沿着熟悉的小路跳着，或者说，滚着下了山。身体碰伤呀，衣服撕破呀，他都顾不上了。他像球一样在灌木丛中弹起落下，跳过一道道石墙，箭似的穿过玉米地。他不走石桥，而是跳进没腰深的水中，比他身高三倍的栅栏也被他轻盈征服，他穿过树墙，跳过沟渠。他自己也不知由什么地方，怎么一下子就回到了侯爵府里，机器人似的返回出发地点，即小教堂。他浑身是伤，血流不止，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他把四个硬币完全忘在脑后，而正是这四个硬币才使他冒这么大危险的呀！

那天上午的突发事件真是太多了。在小教堂，佩鲁乔经常看到的是，人们压低声音说话，缓缓走路，几乎都不敢呼吸，违反一点点这方面的规定都会遭到堂胡里安的严厉训斥。现在，佩鲁乔下意识地控制住惶恐和惊愕，以敬慕心情走进那个神圣之地。小教堂发生的事情，比他外祖父的悲剧还要凄惨。莫斯克索太太靠在祭坛上，面色像死人一样苍白，紧紧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全身颤抖。少爷站在她面前，一副凶相，疯狂地

呼喊着什么，他根本听不懂。神父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表情是那样恐惧和痛苦，佩鲁乔从来没有看见过；神父祈求少爷，祈求小姐，祈求祭坛，祈求圣神……突然，他停止祈求，面色红涨，眼放火花，站到少爷面前，好像要决一死战……佩鲁乔隐隐约约听懂了一些气话；那些话里包含着愤怒、气恼、暴怒、咒骂。但是，他不明白少爷为什么那样暴跳如雷，他猜测少爷一定气极了，说不定要打小姐，也许杀死她；他还可能对堂胡里安下毒手，把祭坛全部推倒，把小教堂付之一炬……

佩鲁乔记起了以前发生的类似场面，只不过那是在侯爵府的厨房里，受害者是他和他母亲。那时，少爷也是这副面孔，声音也一样。他那弱小的脑海一片混乱，心中惊惧惶恐。这时，一个想法占了上风。毫无疑问，少爷是想砍掉他妻子和神父的头；他的外祖父也是被少爷他们杀死在山上的。那一天的所有征候都说明，是一个大屠杀的日子。少爷干掉他的妻子和堂胡里安以后，谁知道他是不是还去杀害那个小姑娘呢？这些想法使佩鲁乔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他通常只有在畜栏、鸡舍和马厩里干危险的事时才是那样的。

他偷偷地溜出小教堂，决心不顾一切去营救莫斯克索家族的女继承人的生命。怎么去救呢？他没有时间仔细考虑计划，重要的是赶快行动，不被任何困难吓倒。他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厨房，从那儿又偷偷地爬上楼，侯爵夫妇的卧室就在那里。他到了那里，便把脚步放轻，多少尖利的耳朵也只会以为是轻风吹拂窗帘的声音。他担心努契娅卧室的门关着；还好，房门虚掩着。他高兴得心脏欢快地跳了起来。

他用猫儿一样的轻柔动作推开房门……那门真可恨，吱呀地响了一声；但是，他推得是那样轻缓，门只低沉地呻吟了一下。佩鲁乔走进房间，躲在屏风后面。屏风有许多孔洞，他通过一个小孔向里面探望，看摇篮在什么地方。他发现小姑娘正在熟睡之中；奶妈趴在努契娅的床上，发出阵阵鼾声。他并不害怕奶妈醒过来，他可以大胆地执行他的计划。

不过，小姑娘最好别醒，免得哭闹，弄得全家骚乱起来。佩鲁乔把她像易碎的、十分珍爱的玻璃姑娘那样抱在怀里。他那双布满硬茧的手，准确投掷石块的挥拳敲击黄牛脖颈的胳膊，现在突然变得轻巧柔软了。被包在毛巾被里的小姑娘，在从床上转移到那个早熟的抢劫犯胳膊上时，都没有吭一声。佩鲁乔屏住呼吸，脚步轻盈迅速——猫就是那样用牙齿叼着小崽脖子上的皮毛走路的——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去寻找小客厅，因为穿过厨房很可能遇到不测。

在走廊里，他停下十几秒钟想了想。把他的宝贝藏到什么地方去呢？藏到草垛里，杂草里，粮仓里，还是马厩里？还是藏在粮仓里吧，那儿很少有人光顾，里面又黑暗。对，先下楼，穿过走廊，过了畜栏就到粮仓了，然后把她藏到那里就完事了。

说是迟，那时快，佩鲁乔转眼就来到粮仓脚下。那儿竖着一个梯子。他十分艰难地往上攀登，因为他手里抱着孩子。梯子狭窄而陡直，必须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可是佩鲁乔的双手用不上，他通过大脚趾表达自己的顽强毅力。双脚像吸盘一样踏着因久用而变得十分光滑的一根根横木，向上爬去。爬到半截时，他想可别滚落到粮仓脚下。可是，当他用力抱紧孩子时，



这孩子突然一惊，醒了来大声哭叫。可别哭呀！还好，那儿没有人听到。那儿只有几只母鸡同几只麻雀争吃白菜叶。佩鲁乔终于胜利地走进粮仓大门……

玉米棒还没有堆积到仓顶，留下的空间足以供佩鲁乔和被保护的女孩这样两个身矮体小的人躲藏和活动了。佩鲁乔抱着小姑娘坐下来，柔声细语地对她说动听的话语，让她安静下来。他使用的都是小指词，而这些词出自一个乡间孩童之口，听起来十分有趣。

“小皇后，喂，小胖子，别哭了，别哭了，我给你好多好多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你再哭，魔鬼就来了，把你吃掉！你看，魔鬼来了！别哭了，小太阳，小白鸽，可爱的玫瑰！”

并不是因为他的祈求起了作用，而是因为小姑娘认出了他是她的可爱朋友，所以才立刻平静了下来。她望着佩鲁乔，一边高兴地微笑着，一边用手抚摩他的双颊。她呀呀唧唧地说着什么，口水从嘴角流淌出来，眼睛不停地看着周围。她觉得那里很奇怪。前面，后面，周围，下边，总之到处是金黄色的玉米棒，她被包围着。只要佩鲁乔稍稍移动一下身体，玉米棒就缓缓地下沉。在那里，阳光从粮仓的窗栏空隙钻进来，光线明亮、颤抖。佩鲁乔意识到玉米棒有很多让小姑娘开心的“机关”。他有时用手举起一个玉米棒，有时竖起一座“金字塔”。小姑娘高兴极了，不是自己推倒“金字塔”，就是让佩鲁乔帮助她推倒，因为他如果踢出一脚，确实能够创造奇迹。她发疯似地格格笑起来，焦虑地比划着，求他再踢一下。

不一会儿，她便对这种“游戏”感到厌烦了。不过，有佩鲁

乔陪在身边，她一直喜滋滋的。那双甜蜜微笑的眼睛总是盯着她的小伙伴，好像在对他说：“咱们两个在一块比玩什么都开心吧？这太好了，让我们尽情地享受吧。以前可是不能这样的呀！”佩鲁乔看到小姑娘这样高兴，便尽情地逗引她。一会儿用指头捅她的小脸蛋，让她发笑；一会儿用手模仿蜥蜴的动作，在她身上爬来爬去，或者学这种小动物摇尾巴的样子，左右摆动；一会儿又装作大发雷霆，瞪着眼睛，鼓起嘴巴，握紧拳头，大口喘着粗气。他不是把小姑娘扔到空中，就是高高举起，然后让她突然摔在玉米棒上。最后，估计她累了，就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轻轻摇动和哼唱。他动作和声音是那样轻柔、谨慎和温情，像母亲一样。

他太高兴了，他想尽情地玩……！为什么呢？以前，他只是在被允许时才能进到努契娅的房间。而凑近小姑娘身边，欣赏这个小生命时，从来不敢……他怕训斥，怕被赶出去。那时，一种近似宗教一样的盲目崇敬心情压过了他那顽童般的心灵，羞怯使他的双唇从来没有吻过任何人。所有这些都阻止他实现雄伟的、甚至亵渎神明的理想……然而，他现在已经成了小宝贝的主人，小姑娘属于他的了。他是光明正大得到她的，他有权利拥有她。权利，只有野蛮人才知道那是怎样的权利！他把嘴巴向前伸去，犹如品尝糖果一样，吻了小姑娘的前额和眼睛……接着，他解开大披巾，看到一双热乎乎的小腿；小腿刚刚从束缚中解脱出来，便活泼地踢动起来。佩鲁乔先是把一只脚，然后把另一只脚抬到自己嘴边，这样反复做了好几次。他用吻胳肢小姑娘，而她突然在大笑之后露出一副非常严肃



的面容。但是，不一会儿她就感到冷了，像所有小孩对温度变化十分敏感一样，她的两只小脚几乎僵硬了。佩鲁乔马上察觉了这一点，像他多次看到奶牛对牛犊做的那样，不停地给她哈热气，用披巾和毛巾把把她的小脚包起来，重新抱在怀里，摇着。

在这种时刻，最为杰出的征服家也不会有比佩鲁乔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满意心情。他认为自己把小姑娘从死神手里抢救了出来，处在他的绝对安全保护之下，谁也不会找到她。他没有一分钟想起他那倒在陡壁脚下的、青铜色面孔总是一副威严表情的外祖父……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或那个孩子守着母亲的尸体痛哭，但是得到一件玩具或一盒糖果以后便安静了下来；尽管悲痛的回忆还有可能重新征服他，不过，最为沉痛的心情已经永远消失了。佩鲁乔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为得到心爱的姑娘感到幸福，为保护她的生命安全感到光荣，他把刚刚发生的悲剧事件早已忘在了脑后。他不再记起外祖父，不再记起那支用来打石鸡的置外祖父于死地的铳枪。

无论如何，他的脑海里可能还垂吊着一道可怕的黑幕。这一点我们从他拿腔作调给小姑娘讲述的一个故事——好像她能听懂人们讲的话似的——可以看出来。那是一个关于魔鬼的故事。他是从哪里听到的？是不是某个夜晚，老婆婆守着炉灶一边纺纱织布一边给他讲的？或者女仆一边剥离板栗一边给他讲的？还是在那个不寻常的日子里，他那被恐惧笼罩的脑海杜撰出来的？“有一次，”故事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个很坏很坏的国王，他心肠狠毒，吃人，吃活人……这个国王有一个漂

亮的小姑娘，有个和5月鲜花一样漂亮的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很小很小，像玉米粒一样大。这个黑心肠的国王想吃掉她，因为他是魔鬼，面孔凶恶，凶恶极了，比地狱里的小鬼还凶恶。”说到这里，佩鲁乔为了描绘国王凶恶，作着可怕的怪相。“一天晚上，国王这样说：‘明天一大早，我要吃掉这个的小姑娘……’就这样吃，这样吃。”佩鲁乔的嘴巴一张一合，牙齿作响，像在教堂门口讨饭的人一样。“树上有一只鸟，听到国王的话，它说：‘吃这个姑娘？你不能吃，丑恶的魔鬼。’那么，小鸟怎么办呢？它从窗户钻了进去……国王正在睡觉。”他把头枕在玉米棒上，大声打鼾，学国王睡觉的样子。“小鸟钻了进去，用嘴啄出国王一只眼珠，让他成了独眼龙。”佩鲁乔挤弄左眼，描绘国王是怎样变成独眼龙的。“国王醒了过来，哭呀，哭呀，哭个不停。”他学国王痛苦的样子。“他为自己失去眼睛大哭一场。小鸟又飞回树上，高兴地笑着……小鸟在树梢上跳来跳去，它说：‘你如果不吃小姑娘，并且把她交给我，我就把眼睛还给你……’国王走出来，说：‘好吧……’小鸟把眼睛还给国王，而和小姑娘结了婚，每天都给她唱歌，吹笛——它只吹奏这种乐器；我从一个门走进去，从另一个门走出来，国王叫我再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一听。”

小姑娘没有听见故事的结尾……那音乐般的语言已经不能唤起她的思想了；她身体感到温暖了，又和她的小朋友呆在一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佩鲁乔每讲完一遍魔鬼的故事就欢闹一番。这一次他发现小姑娘闭上了眼睛……于是，他把玉米棒尽量铺得平整些，像努契娅做的那样，把大披巾一直给她盖

到脸上，生怕她的嘴巴也受凉。他勇敢而坚定地站在粮仓门口，靠在一堆玉米棒上，为小姑娘站岗。但是，可能因为站久了，站累了，或者因为长时间激动的缘故，他也感到头疼，眼皮沉了。他用手揉揉眼睛，呵欠不断。他和叛逆的困倦搏斗了好几分钟……最后才被征服。两个小天使逃到粮仓，并且在那儿安静地睡着了。

佩鲁乔做了一连串令他焦虑的噩梦。他看见一个庞大的凶猛动物，怒吼着向他扑过来，想一口把他吃掉，或者用爪子去抓他……他头发都竖了起来，全身颤抖，冷汗滚落……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怪物呀！它越来越近了，已经扑到佩鲁乔身上了……那怪物把利爪扎到他的肉里，那庞大的身躯像巨石一样压在他身上……佩鲁乔睁开眼睛……

奶妈比任何时候都庞大，都野蛮；她气得喘不过气来，一边高声骂着，一边揪着佩鲁乔的头发，拳打脚踢。我们不应该否认，他表现得十分勇敢。他低下头，用身体挡着粮仓大门，像一堵墙似的阻挡奶妈入内。他们僵持了好几分钟。但是，奶妈将巨大的身躯扑过去，把他重重地压在身下，动弹不得。可怜的佩鲁乔几乎被憋死了。当他从比铅块还重的奶妈身下——他都快被压成肉饼——挣脱出来时，急忙向身后望去……小姑娘已经不见了。佩鲁乔永远不会忘记，他在玉米棒中间痛哭了一个多小时。



## 二十九

胡里安也永远不会忘记发生意外事件的那一天。在他一生中，那一天很有戏剧性，他不可能预料会发生那种事：他被一位丈夫指控同其妻子关系暧昧。这位抱怨自己精神受到巨大折磨的丈夫对他进行威胁，扬言把他永远驱除家门，遗臭万年；同时，胡里安看到小姐是同样不幸，她作为妻子是那样忍受着屈辱，对那可笑又可怕的污辱无力辩驳，而感到十分伤心。

如果第二天就实现了出走计划，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呀？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该真的低下头，承认自己有罪了……在五分钟之前，他根本没有想到堂佩德罗和其他人会那样中伤他。

胡里安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永远不会忘记突如其来的烦恼。那一天，他自己也怀疑，不知从哪儿获得那么大的勇气。在那关键时刻，他热血沸腾，面对面地站在那位丈夫面前：被胆怯心理抑制的愤怒，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野蛮的辱骂使他敢于向堂佩德罗挑战；他那只会说平和语言的嘴巴，平生第一次怒骂起来。他走出小教堂时，气愤得……不管过多少年，也不

管双鬓的白霜多么寒冷地扎在太阳穴旁,他都不会忘记那可怖的场面。他也不会忘记他走得那么仓促,都没来得及收拾行装;他也不会忘记自己怎样用那双笨拙的手为小马备上了鞍辔;他也不会忘记他是如何“急中生智”,跨马,扬鞭,飞奔。这一切做得那样娴熟,犹如在梦中一样;他也没有让自己稍稍冷静一下,去亲吻小姑娘;因为他知道,他如果那样做的话,一定会跪倒在少爷的脚下,卑躬地乞求他,允许他留在侯爵府里,哪怕放羊牧马,做工打杂……

他也永远不会忘记走出那个望族之家的大门,沿着他第一天来时感到凄凉可怕的小路出走的情景……天空阴沉沉的,铅块一样的乌云遮住了阳光;松林沙沙作响;阵阵微风吹来松脂芳香和金雀花的蜜香。前方不远处的闪着地衣金色的十字架,伸着双臂……他的坐骑突然又踢又叫,全身颤抖……胡里安下意识地松开缰绳,抓住马鬃……地上,有一件物体,一个人,一具尸体;周围的草丛满是血迹,血已经凝固变黑。胡里安立在那儿,感到全身乏力,他又惊又喜,他感谢上帝……虽然尸体面孔朝下,但那有什么关系,胡里安立刻辨认出那是大逆不道的普利米蒂沃。神父根本没有想一下是被谁杀死的。不管是谁,那是上帝的旨意!胡里安牵开马,画了十字,便离开了那里,永远地离开了那里。他时不时地回过头去看一眼那具躺在绿草和灰白陡壁之间的黑乎乎尸体……

啊,胡里安什么也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在圣地亚哥发生的事情。在那里,人们对他的到来进行各种猜测和歪曲,为他在侯爵府的举动增添了神奇色彩。在那里,大约足有一个月的

时间，人们都在议论竞选结果、神父出走和管家被害；在那里，人们把他拦在大街上，向他询问侯爵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努契娅·帕尔多怎么样，她的丈夫是真的虐待她吗；她是不是生病了，竞选是不是有作弊行为。他也不会忘记，主教把他叫到房间里，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跪下来，一五一十地讲了发生的事情。他诚恳地讲完之后感到无限轻松；接着，他心情舒畅地吻吻主教无名指上的紫晶。他也不会忘记主教准备把他派到一处偏僻教堂去，实际是把他流放到那里，让他完全与世隔绝。

那座教堂坐落在加利西亚中部的一座高山脚下，那山比侯爵府所在的山还要高大和陡峭。教堂里，乃至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在以前的封建统治时代，在那高山之巅修筑的一座岩石城堡，现在已经成了杂草覆盖，蝙蝠和蜥蜴出没的废墟。胡里安的信徒都是贫穷的牧民；节日前夕或进贡时，信徒总是给他送去牛奶、奶酪和一陶罐一陶罐的猪油。这些信徒讲一种十分难懂的方言；他们穿用粗糙的家织棉布，蓬乱的长发齐额，像古代农奴那样。

冬天，大雪纷飞，恶狼在教堂附近嚎叫。胡里安深夜去给临危病人举行圣礼时，必须以稻草护胸取暖，脚穿木底皮靴；教堂司事提着灯笼在前引路，被阴影笼罩的圣栎树犹如一个个幽灵……

他来到这座教堂半年光景，收到一份饰着黑框的讣告。乍一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好大工夫才弄明白讣告内容；不过，他没有落泪，没有任何悲痛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



那一天及其以后的日子里，他感到内心得到了安慰，感到幸福和快乐，因为努契娅小姐在天之灵将摆脱在人间遭受的苦难，她的心灵在人间受尽了折磨呀！……《仿效耶稣》一书中的教诲又重新占据了她的脑海。那个不幸消息很快烟消云散了，一种近似冷漠之情统治着他：他想得更多的是身边的事情，把心放在破旧的教堂上；努力教会教区内野性十足的孩童们读书识字；他创建了一个圣母之女教团，让姑娘们星期天不去跳舞，而是……他就是这样胡乱地打发时光，没有幸福，也没有苦难；宁静的大自然沐浴着他的灵魂。他已经习惯了过农民一样的日子，靠天吃饭，干旱时求雨，阴涝时求晴，他把风调雨顺视为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大福音。他在灶前取暖，一大早就去做弥撒，掌灯之前便上床休息。他学会了观看星辰预报第二天是阴雨还是晴好，从而决定是否出去采摘板栗，刨挖土豆。他年复一年地这样单调地熬岁度月，农村生活犹如一副麻醉剂注入他肌体的各个部位，他年年春天看到燕子飞归，日日目睹星球在宇宙间旋转……

不过，他不会忘记，他在地球一隅隐名埋姓，竟然还有出头之日。一天，晋升消息传来，令他惊愕，他要调到乌略亚教区去。这个决定应该看作是主教对他的道歉。主教说服乌略亚的主人让胡里安来任神父，以此向谦恭的胡里安——他在野蛮的山区度过了十个年头——表明，造谣中伤绝不能玷污一个人的荣誉。

## 三十

无论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还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说，十年都可以称作一代。十年为一个更新的时代；很少情况下，十年时光是虚度的。回首往事，人们常常为自己走过的路感到惊讶。然而，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地方，对十分之一世纪漠然处之。乌略亚侯爵府就是一个例子，对此我不能以谎言混淆视听。这个偌大巢穴向时间挑战，依然像十年前那样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阴森可怕，冷酷无情。它的摆设，它的果园，它的田庄，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一点新气象。族徽上的野狼没有驯服，松林没有新生树木，古老的石桥依然被流水冲刷着。

然而，塞布列小镇却是另一种情景。这个地方的一位名人说，塞布列踏着进步的脉搏，时刻注视着道德与物质方面的更新。这是那位名人给奥伦塞和朋德维特拉各家报纸写的通讯中阐述的。人们已不是闭门谈论政治了，为此创建了一个教育、消遣、艺术和科学团体，并且开办了几家商店。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名人把这些店铺称为百货商场。诚然，那两位首领还在争论着，是建立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国家。但是，看来保守



势力和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利箭”肯定要在先进思想和新时代化身的“陷阱”面前认输了。

有些心肠邪恶的人说，自由主义首领得胜的秘密在于，他的对手——他现在已经变成了卡诺瓦分子<sup>①</sup>——年老体弱，青年时代的风度和难以驯服的、同时也是叛逆的性格，已经丧失殆尽。总之，“利箭”的影响大为减小。

侯爵府的原来神父也过早地衰老了。他的头发挂上了银丝，嘴巴塌陷，目光混浊，腰背弯弓。葡萄园和树丛中间有一条狭窄小路通向乌略亚教堂，他步履缓慢地向前行走着。

那教堂多么凄凉呀！它更像一户农家的茅屋，只是门廊顶部的十字架表明它是一处圣地。教堂阴郁霉湿，门廊长满了杂草，那里无时无刻，就是中午时分，也好像闪着露珠。门廊的地面要比教堂的其他地方高出一大截，教堂塌陷，渐渐埋在土里，甚至脱离它依靠的小丘。门廊的一角，孤零零的小钟衔着一枚几乎断裂的铁铃，中间，石阶上摆着一枚矮小的十字架，为整个图景增添一丝诗意，引人深思。耶稣就在那里，在宇宙的这个角落里……但是，他多么孤寂呀！他被人们遗忘了！

胡里安停在十字架前面。他真的老了，不过更有男子气了。他面孔上的软弱特征变得坚强和刚毅了，抽搐和苍白的嘴唇显得威严，道出他是一个惯于控制个人感情、控制凡俗冲动的人。风华年代的经验使他懂得了一个真正的神父应该有怎样的功绩和光荣。他完全变了，他宽于待人，严于律己。

---

<sup>①</sup> 卡洛瓦(1828—1897)，西班牙保守政治家。曾六次当选首相，是导致1874年复辟运动的首要人物。

当他走进乌略亚教堂门廊时，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总觉得那里有一个心爱的人，一个他心爱的人在走动。这个人死而复生，她还活着，就站在他的身旁，立在他的心中。那个人是谁呢？我的天哪！他早就得知了莫斯克索太太已经过世的消息，然而此刻疯癫地认为她依然活在世上！这无疑是他阔别十年之后，重返乌略亚所产生的幻觉，莫斯克索太太已经过世了！这是一件再容易不过证实的事情了……公墓就在那里。走近一堵杂草丛生的墙壁，推开一扇木门，踏进去，就一目了然了。

那里，尽管没有垂柳和翠柏——通常，这些以戏剧品格和威严特征而著称的树木点缀庄严的墓地——，但依然看出是一处悲哀的地方。它一侧以教堂的篱笆为界，另外三侧则是长满常春藤和寄生植物的墙。大门开在门廊入口处，竖着一扇木栅门；通过木门可以望到遥远但清晰可见的地平线，远方有一条紫色山峦。那时，太阳还不怎么烤人，它正慢慢爬上天顶。大自然好像刚刚从浴池钻出来，给人们送来清晨的新鲜空气和凉爽微风，一棵橄榄树从铁栅栏上方探出头来；那里，成群结队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些小鸟儿时而迅速地扇动起翅膀，拍击着橄榄树的枝叶。对面，长着一丛偌大的绣球；由于连续降雨，绣球病了，凋谢了，一朵朵蓝色和黄色花蕾枯萎了。公墓只有这么一点点饰物；然而，植物呢，不管它们多么繁茂和旺盛，总是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厌烦和恐惧的印记，并且引诱你去遐想，在那些齐腰高的粗壮荨麻里，在那些长势茂盛的刺菜蓟——顶着一朵朵蜜黄色的鲜花——里，长眠在那里的，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植物的灵魂的人，很可能通过神秘的轮回，已经重新回到人间；许多灵魂没有真正体会到人生幸福，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甜蜜，没有产生过那种令思想家和艺术家灵感倍生的高尚、纯洁、神秘、抽象的想法。看来，给那些茂盛但阴郁的植物以营养，并使之茁壮生长的应该是人的精髓，而这类人大概十分粗鄙，患有返祖疾病，卑微，无知。果然，在那与门廊平整地面形成鲜明对比的、布满小土包的地方，脚下时时感到踏在掩埋不实的硬硬棺木上，踏在令人气愤和恐惧的柔软东西上，仿佛踩在尸体的一些软绵绵的部位上。从凸凹不平的地面——在地下，死人成堆地埋在一起——升起一阵寒气，一种特殊的霉臭、腐烂味，一种真正的墓地气味。在潮湿的草地上，蜗牛和蛞蝓留下一道明亮的爬行印迹；那儿，白边黑地木制十字架东倒西歪地竖立着，上面写着稀奇古怪的名字，拼写错误百出。胡里安像所有人一样，脚下踏着柔软物体，踏着有生命的东西，或者说，至少以前曾经有过知觉、有过生命的东西。他心中焦虑不安，脚掌有蚁走感。他突然感到极大的漠然：一个十字架高出其他十字架一大截，上面用白字写着死者姓名。他走过去辨认，但是并没有注意拼写错误：“普利米蒂沃·苏阿雷斯骨灰葬于此地，亲朋好友祈求上帝让他灵魂安息……”那块地面突凸。胡里安低声念了一句祷词，迅速离去。他觉得脚下就是他的宿敌的青铜色身躯。十字架上立刻飞起一只白蝴蝶，他看见蝴蝶落在位于教堂墙壁的突角与栅栏拐角之间的一个简陋不堪的坟墓上。

蝴蝶停在那里，胡里安也跟着停了下来。他的心脏扑通扑



通跳着，眼睛模糊；他的神经多年来第一次变得那么错乱，甚至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感情的波涛在他内心深处激荡和拍击，冲破堤防，越过栅栏，战胜阻拦，简直把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长期压抑的、最后终于成为心灵绝对主人的感情拥有超凡的力量，它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又将心灵淹没。他连看也没有看那个乡下农民笨拙之手用石头和石灰建筑，用头颅、骨骼和其他殉葬物装饰起来的可笑坟墓；他也不需要辨认碑文。他敢肯定蝴蝶降落的地方躺着努契娅，躺着马尔塞利娜小姐。努契娅是位圣女，是个牺牲品，是天国里的圣母一样纯洁的人。她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被人遗忘了。她是被人出卖的，受尽了凌辱和污蔑；她的手腕上依然保留着被一个野蛮男人毒打的痕迹，疾病、恐惧和痛苦把她的面孔折磨得憔悴不堪……胡里安想到这里，念诵祷文的嘴巴忽然打住了。生活激流把他带回十年前的岁月。他突然情不自禁地愣住了。他跪下去，张开双臂，深情地吻着坟墓的石壁，把面颊贴在冷冰冰的石头上，孩子似的、女人似的痛哭起来；他把指甲插在灰石里，简直要把墓壁石头扒下来……

这时，他听到和此地此时十分不协调的欢笑声、低语声和喧闹声。他回过头去，茫然地站起身来。面前有一对被升到中天的太阳照着迷人的孩子。那男孩，你想象多么漂亮就有多么漂亮；如果说他儿时就像爱神一样英武的话，那么，此刻把人从青年同幼年区别开来的线条，使他能够同圣经版刻中的大小天使相媲美了；在他身上，女性的容颜和给予男性以威严的髻发绝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至于那个女孩，刚刚 11 岁就已经

长得十分丰满了。胡里安心中一阵酸楚，她和她那个年龄时的可怜母亲惊人地相似，同样留着油黑的发辫，同样有一个苍白无血的面孔；但是，她的肤色更黑些，脸庞更圆，眼睛更明亮，目光更坚定。胡里安多么熟悉这两个孩子呀！他不知抱过他们多少次！

只有一件事使他怀疑那两个孩子真的是莫斯克索的私生子和合法女继承人。萨贝尔的儿子穿一件高档灯心绒衣装，看上去既像小康农家主人，又似贵族少爷；而努契娅的女儿，却穿一件破旧棉布衣装，两只鞋子是那样破烂，可以说她在赤着脚。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侯爵府内外

作者=埃·帕·巴桑著      李德明译

页数=295

S S 号=11093878

出版日期=1990年09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